

拿破仑传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

第一章 故岛

拿破仑神话般的故事，对我来说像是圣约翰的启示录一样：每个人都觉得其中还隐藏着一些东西，但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歌德

一、永不屈服科西嘉

一位少妇坐在帐篷里，身上围着温暖的被子，一边给躺在怀中的孩子喂奶，一边聆听着远处不断传来的轰轰隆隆的响声。太阳落山后攻击还在进行吗？或许那是荒山中的雷雨声，或者是栖息着狐狸和野猪的原始森林里的阵阵松涛翻滚的声音？她好像是个吉普赛人，白色的胸脯半掩在被子里，她在雾气中沉思着，今天外面的战况如何呢？突然，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并且越来越清晰。是他吗？他答应要来的，虽然前线离这儿很远，而且外面阴云密布。

门开了，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一位军官进来了。他身材削瘦，穿一身插有羽毛的五光十色的衣服，举止潇洒利索，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贵族。他很亲热地向女人打招呼，她兴奋地跳起来，忙把婴儿交给女仆，并且亲自摆上了酒。她站在他面前，解下头巾，裹在明净的额头的栗色柔亮卷发露了

拿破仑传

出来，性感的嘴唇张翕不停地提着问题，修长白净的脖颈，活力十足，骄傲的鼻梁高高挺起，腰间的短剑闪闪发光。住在山中时，她从来都是剑不离身。这位浑身流露着战士气质的美女仿佛在向世人宣称，她来自古老的部族，他们行为果断，意志坚强。几百年前，她的祖先还住在意大利，后来迁居到了这个叫科西嘉的海岛上，并成为勇敢的战士与强有力的领导者。

现在，岛上的居民团结一致，为驱逐他们的共同敌人——法国入侵者而战斗。战斗在山里最荒芜的地方惨烈地进行着，这位仅十九岁的少妇也毅然随丈夫来到了前线。那种原来在做礼拜的路上人们都盯着看的华贵的城市贵族，现在人们不愿意在岛上看见。她同样没有得到岛上居民的特别关注，因为在这里，只有荣誉和勇敢才被人们所推崇。

这位性格活泼的丈夫一股脑儿地把前线的消息告诉了美丽的妻子：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并一直败退到海边，已无路可逃。今天他们的使者被派到波利这儿来求和，“明天就停火了。我们胜利了！拉蒂西娅！科西嘉自由了！”

多子多孙是每一个科西嘉人的渴望。因为倘若谁受到了侮辱，那么他当场就会用刀剑说话。部族之间的仇恨频繁持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这位丈夫也渴望更多的孩子，以传宗接代，后续有人，壮大力量。这位少妇也早就从她母亲或祖母那儿深深地认识到，孩子就是荣誉。十五岁时她生了第一个孩子，不幸的是她怀抱的这个孩子是惟一存活下来的。

自由思想降临了，因为这位军官就是波利的副官，是领导者的助手。是的，做法国奴隶的厄运再也不会降临到我们的孩子头上！

二、复仇者降世

春天到了，然而人们的心情却愈加沉重起来。敌人新的增援部队又开来了，岛上的男人不得不再一次浴血战场。这个少妇又随着丈夫出征，但这次她却怀着一个在秋日的某暴风雨天怀上的小生命。后来她说：“为了知道战况，我经常溜出山窝，来到前线，子弹时常从我耳边飞过，但我相信圣母玛利亚保佑着我。”

五月，他们战败了，从密林和峭壁向后撤退。在无数的男子和仅有的几个妇女组成的人群里，夹杂着骑着骡子的拉蒂西娅，她大腹便便，怀中还揣着个一岁多的孩子，最后居民撤到了海边。六月，波利带着他的几百名亲信逃到了意大利。七月，拉蒂西娅的丈夫、波利的副将，带着一队使者投降了侵略者，岛上居民的骄傲与自尊荡然无存！但是八月间，这投降者的妻子——坚强的拉蒂西娅生下来了复仇者。

新生儿的名字叫拿破仑。

战场上像男人一样勇敢顽强的她，在这幢海边的大房子里，又成了一位勤俭、聪明的家庭主妇，虽然她大可不必如此。她经常沉湎于满脑子的计划之中，但却并未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他主要的精力用在了他的遗产继承的诉讼上。在比萨上大学时，他被同学们称为波拿巴伯爵，虽然他生活优裕，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学业。当第二个儿子降世后，他终止了学业。何以谋生呢？时代动乱，人们的行动也非常实际，他于是投靠了征服者。同时，为了在岛上稳固地位，法国人也给予当地的贵族以种种好处。

拿破仑传

不久，他便做了新法院的陪审推事，苗圃的监督，法国国王想通过这个苗圃在岛上推广桑树种植。为了逢迎当那尊贵的法国总督来岛上时，他便不惜一切地大种桑树。山上有他的羊群，海边有葡萄园，他的兄弟还身为大教堂里的主祭司，收入颇丰。他妻子的异母兄弟也是一个祭司，并由于出身商人之家，精通经商。

他的骄傲、漂亮的夫人三十多岁时，就已经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这同岛上崇尚武力的居民的道德观很一致。但是，八个孩子的抚养费同样让人咋舌，孩子们经常听到父母谈论钱的事。最后父亲想出了解决办法，他带着一个十一岁和一个十岁的儿子，渡海来到法国，在土伦登岸后，抵达凡尔赛。

他交出在科西嘉的法国总督的介绍信，当他的意大利贵族爵位由认章局证实后，法国国王路易赏赐了他两千法郎，并让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免费在贵族学校里读书：一个儿子成为牧师，另一个儿子当军官。算是对他十年忠诚的回报。

三、“宁作鸡首，不为凤尾！”

一个身材矮小，默默无语，害羞且离群的男孩坐在花园的角落里，为了保护他在布力安俄学校的这一小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他用篱笆在其周围围了一圈。但这里却只有三分之一真正属于他，因为其他两个邻居的地也被他围过来，所以他也允许那两位进入他的领地，除此以外，再不能有第三者的打扰。对于入侵者，只能得到勇猛的回击。最近，有几个被爆竹火焰烧伤的学生跑进他的领地里来躲避，结果他毫不客气地用锄头把

他们赶出去了。

“任何惩罚对他都不起作用，”老师们无奈地说，“这个家伙是花岗岩做的，但里面藏着一座时时都要爆发的火山。”没有人知道他笑的样子。他的领地被他死守着，任何人都休想染指。自由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宁作鸡首，不为凤尾。”他这种思想，是受普鲁塔克的影响吗？是的，他非常尊崇普鲁塔克。普鲁塔克所撰写的那些令他神往的伟人事迹，特别是那些罗马时代的英雄，他都顶礼膜拜。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半开化的野人，至少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外国人。他几乎不懂法语，对这种敌人的语言他不屑一顾。奇怪的小家伙！他只有怪异的名字，空空的钱袋，过长的外衣，他什么也买不起，却老是以高贵的贵族自居。那些贵族子弟嘲笑道：科西嘉的贵人，如果你们真的勇猛无比，那又为什么会输给我们的常胜军呢？”

“我们以一对十，”这个男孩咆哮了，“等着瞧吧，长大以后，我一定好好收拾你们法国人！”

“但你只是个小军官的儿子啊！”

这个男孩怒不可遏，他向嘲笑者挑战，结果被禁闭。他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再也不想去解释我的贫困，在外国杂种的嘲弄中过活了。他们只不过袋里有几个臭钱，而我却有着尊贵的贵族气质，难道我要屈服于这些纨绔子弟们吗？”父亲却回复他：“我们没钱，你还必须呆在学校里。”

他呆了五年，每受一次侮辱，他的革命情绪就更强一些，同时，伴随着人格上的受侮辱他的自信心也逐渐增强。那些僧侣老师们对他的评价也还可以，但他只对数学、历史和地理等科目抱有兴趣并表现出色。这些科目对于一个目光敏锐、思维

拿破仑传

严密并满怀抱负的被压迫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他一直惦记着海岛，心里批评他父亲当年不该投降法国人。他决定尽量从供他学习的法王那里得到一切他报仇需要的东西，以便日后反对法王。一种要解放科西嘉的强烈愿望在他心中呈现。但现在对他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所能做的只是仔细阅读关于家乡的书籍和研究报告。要创造历史，必须首先研究历史。伏尔泰、卢梭以及大普鲁士国王在临死前写的关于解放科西嘉的文章也为他所喜爱。

这样一个叛逆、孤独、多疑且胸怀大志的小伙子会出落成什么样子呢？他早熟，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不为一般同龄人所能企及。当他哥哥约瑟夫想转向职业军人的时候，他写道：“首先他缺乏冒险精神，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很好的驻防军官。他有幽默感，风度翩翩，很会交际，那是在社会中混的首要条件，但在战场上呢？其次是现在转行为时已晚，并且作为牧师还可以有一笔丰厚的收入，这对家里会有很大的帮助。再次，他到哪一个兵种去呢？做海军吗？对数学他一无所知，并且缺乏忍耐海上艰苦生活的毅力。即使做炮兵，他也不行，他心太粗了。”这就是一个十五岁的观察家所下的评语。他认为哥哥没有的素质自己正好具备。他的评语，完全符合酷似他父亲的约瑟夫的情况。

拿破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机智敏捷与想像力，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勇敢、骄傲和细心，从父母双方那儿继承了强烈的家族观念。

四、理想形成

“只有剑鞘属于法国，而利刃是属于我的。”第一次佩带佩剑的时候他这样想。十六岁时，他成了少尉，那是因为在巴黎军官学校读了一年书。在其后的一生中，他只脱下过几次制服。他还像在布力安俄一样，把时间全部花在书本上。这个具有斯巴达人个性的青年对法国的冗繁礼仪很是厌恶，对法国贵族子弟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极为反感。因为他有一种天生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感觉，所以他制定了一条原则，并在一个报告中做了详细论述，那就是在安逸的生活培养不出未来的战士。他不喜欢负债生活，他了解家庭的困境，父亲的去世，更使这个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日趋强烈。虽然只是个半大的小伙子，但他已开始省钱，来接济母亲了。

他以不大好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对他的评语却是：“他勤奋而安静，可以放弃任何娱乐而埋头苦读，还对写作很感兴趣……他沉默，喜好孤独，他高傲、任性，以自我为中心，话很少，但对问题的回答总是坚决而有说服力，经常是辩论中的赢家，很自尊，雄心勃勃并壮志凌云。”

这位年轻的少尉穿上新军服到瓦朗斯参了军。为了省钱，他步行一半路程。虽然他很穷，但他心中有着不竭的动力，利用那些狂傲自大且思想贫乏的人；克服贫困，学习更多的东西，以统治这些人。这条路的目标就是要用斗争使自己成为岛上的领袖。

驻地的生活枯燥乏味，人们必须学会跳舞，走向花花世界——他也尝试了，但旋即又放弃了，因为他不想将自己的贫穷

拿破仑传

暴露。而跟市民们，尤其是商人和律师交往，却可以了解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是那些巴黎青年贵族们所不知道的。这是现实吗？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雷诺尔所倡导的思想真的已经在这偏僻地方的民众心里生根发芽了吗？那些预言家们所呼喚的运动真的就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吗？革命就要爆发了吗？

各地出版的书刊都高举革命口号。读书像呼吸一样可以免费。有时候，在读完了所有能从图书馆里借到的书后，他也会花上两个法郎买一本新书。他住在一家咖啡馆里，居所的隔壁是嘈杂的台球室，这很令人心烦，但他没有搬家，因为搬家比这还令人心烦。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总是很随便的。

他的心情怎样呢？你可以自己判断。像同时代的其他青年一样，他对于家庭和社会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台球室的隔壁，面色苍白，呼吸着周围又闷又热的空气。在短暂的工作结束之后，他的同伴们便开始寻欢作乐，去旅游或去玩女人。这个贫穷的少尉却在如饥似渴地埋头苦读着那些对他的将来有用的东西：大炮的历史和原理；攻坚战的原则；波斯；柏拉图的《理想国》、雅典和斯巴达国的变法；英国的历史；法国的财政，腓特烈大帝的远征；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国度及风俗；迦太基和埃及的历史；描写印度的书籍；英国所作关于当代法国的著述；米拉波、布丰和马基雅维利；瑞典、中国、印度和印加王国的历史与变法；贵族的功德与罪过；地理学、天文学和气象学；人类繁衍及死亡的规律与统计。

他并非走马观花地浏览这些书，而是非常认真、细致地研读，并做了大量详实的笔记，只是字迹很潦草。笔记的复印本足足达到四百页。在那里，我们可看到英国的七个萨克逊王国的地图，附有三个世纪中他们帝王的大事表，有希腊在小亚细

拿破仑传

亚的要塞译图，有古克利特岛赛跑种类，有二十七个哈里发的生卒时间，及其骑兵数量与后妃们的罪行。

关于埃及和印度的记录最为详细，甚至连大金字塔的大小和婆罗门教的各个派别都提到了。其中抄有一段雷诺尔的话：“至于埃及，位居两海之间，实际上是东西方之要塞。亚历山大大帝曾计划把埃及作为他的世界帝国的首都，使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这位英明的征服者认为：应该把其所占领的土地统一到一个国家当中，而埃及就是上佳之选，它可以把亚洲、非洲和欧洲联接在一起。”三十年后，这段话他还记着。因为读的次数太多了。

同时，他也开始自己写作，共有十几篇文章和计划：关于大炮的位置，皇权，自杀，人类的不平等，最重要的当然是科西嘉。当时卢梭是最受人喜爱的作家，但拿破仑却运用务实理论批驳他的作品。当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话被别人引用时，他经常用这么一句话打断：“我一个字都不信。”他又在几张纸上写下自己的不同观点：人们原本并不是过着孤独的、艰苦的游牧式的生活，而是很幸福地散居着。由于人口数量并不多，住得也就很疏松。随着人口的增加，想像力从洞穴里冒出头来，它们曾被长期禁锢在那儿，激情、自信和自豪都发芽了。野心家也随之而来，他们把持各种交易，统领着骄奢淫逸的好色之徒及纨绔子弟。

在封闭他和他的卓越理想的黑暗无比的洞穴里，人们不是已经听到他抖动紧锁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的声音了吗？他脸色煞白，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公子哥儿们满怀憎恨。

要远离法国人！他的目光仍然一往如昔地盯在故乡海岛上。为此，他萌发了新的国家观，他写道：“把自己的行为宣

拿破仑传

布是上帝的旨意，禁止人们抗击篡权者的压迫，这想法是多么荒唐啊！若果如此，岂非每一个登上皇位的夺权者都马上能享受上帝的保护，而那些失败者则注定要被砍头？为了驱逐入侵者，一个民族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这难道不是科西嘉人的真实写照吗？……所以，我们应该敲碎法国的枷锁，正如热那亚的奴役被我们粉碎了一样。阿门。”

这位年轻人的心开始狂烈地跳动了。出自对法国的憎恨，他写了一部关于科西嘉的小说和一些短篇故事，但均未完成。在狂热的斗志激励下，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的事业，用想像力去控制世界，但实现想像的途径只有枪炮。“除了工作，我别无选择。每星期衣服只换一次。自从我得病后，我睡得更少了……每天只吃一餐饭。”

他研究弹药和大炮知识，整天以数字为伴，以至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的数学家。如今，他一面描绘着他的宏伟蓝图，一面在科西嘉地图上，精心圈上修炮台，挖战壕，及驻兵的位置，只要他拥有权力，这一切就会实现！

在他周密地计划科西嘉问题的同时，他的目光又投向了远方，在世界地图上他画上了标志大炮的十字架。地图，越来越多的作战地图！在咖啡店的隔壁房间里，他把任何他想到的东西又重新研究了一遍。英国议会的整篇演说词被他收集，地球上最偏僻的地方进入了他的地图里。他的笔记的最后一页有这样一句话：圣赫勒拿，大西洋中的一个小岛，英国殖民地。

母亲寄来了一封信：“尊敬的总督元帅去世了，现在我们失去了依靠……”母亲被桑园辞退了，哥哥也失去了职位。母亲需要他的帮助。他立刻请假返家。他是那返回自己的计划和梦想中的小岛的新主人吗？我们看看他的日记好了：

“我虽身处人世，却永远孤独。我回家，就是要实现我那抑郁的波涛和孤独的梦。现在抑郁的思想将往何方呢？死亡吗？但我还活着，并渴望能呼吸更多的空气。最近六七年间，我无法亲近我的祖国，再与我们的人民相见，我是多么高兴啊！走向自我毁灭之路，是什么魔鬼在引诱我呢？……因为我没有欢乐，永远不幸，再去忍受一个充满失败的生活对我来说已不再需要……祖国是多么大的悲剧啊！带着锁链的同胞们必须亲吻让他们惨遭毒打的手……法国人入侵之前，科西嘉人自尊、骄傲、生活幸福，白天他们为国家而工作，晚上则享受娇妻的温柔怀抱——自然环境和温柔爱情使他们的生活如神仙般快乐。自从自由被剥夺之后，这美好时光也像梦一般地消失了。可恶的法国佬！不仅夺去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自由，连我们的社会风气也被你们破坏了！看看我们命运多变的国家吧，但我却无力挽回。如今，有充分的理由迫使我必须逃离那个必须赞美，内心却万分憎恨的世界……为了解放，如果有人牺牲的话，就从我开始吧！生命对我而言已没什么乐趣，仅存痛苦……并且因为不能如我所愿地生活着，一切在我面前都变得面目可憎。”

五、大革命的火种

在科西嘉的这一年当中，他终日为柴油米面般的琐事而操心，日子过得很郁闷。假期结束了，返回驻地的时刻也到了，这一次奔赴的是奥克桑俄，但这种改变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好了！终于有伯乐看中他这神驹了，新任将军很欣赏他的广博学识，就任用他——年仅十九岁的少尉负责在训练场上修

拿破仑传

建工事的工作。“这需要困难而复杂的计算，一连十几天我一直都在领着那两百人早出晚归地干。同僚们因这个非同寻常的任命而敌视我，他们骂骂咧咧、冷嘲热讽，对这项重要的应由他们来做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少尉极为不满。”

排挤再次降临。看来，他只能缓慢地升职，熬到上尉时退役回家，但领法国人的养老金是要为家乡人所不齿的。死后，葬身故乡，享受这科西嘉人仅存的权利。如此，书中那自由之梦的描写岂不都是幻想？如果强大的法国不能从贪污受贿、贵族的压迫和裙带关系中解脱，弱小的科西嘉怎么才能够重见天日？

他的日记本上再次写满了计划。这本日记如果让上司发现，他将从此不得安生。他写道：“我在构思一篇关于皇权的文章，欧洲十二个国家中的篡权上台的皇帝将在这里被详细描述。他们当中能胜任其职的只有几个人。”在日记中他写下这样革命性的字句，但在外面，每当参加皇子命名日活动时，他却要盛装出场，并高呼：吾皇万岁！

在枯燥的例行公事中，一晃又是一年。他默默地等待着，把主要精力投入写作和研究数学上。

命运转折之时终于来到了，就在那仍未觉醒的省份里最偏僻的地区，虽然战鼓还未敲响，但号角欲鸣的征兆却已出现。这是在一七八九年的六月。这个忧郁多年的少尉预感到复仇的时刻到了，那些自傲自大，长期以来一直侮辱他的贵族行将灭亡。大众的呼声不也正是解放科西嘉的斗争号角吗？他把自己关于科西嘉的信札寄给了流放中的英雄波利，并且写道：

“将军！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祖国正濒临灭亡。我的摇篮的周围是那些临终之人的残喘和悲观绝望者的眼泪……他

们的希望灰飞烟灭了。我们投降的代价是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叛徒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对您大加诋毁……当我知道这些后，我的血液都要喷出体外了，并下定决心要把这些乌烟瘴气一扫而尽。现在我要用刷子把那些叛徒们涂黑……公开抨击当权者，揭发所有的罪行……假若我身处首都，我定还能找到其他一些办法……虽然我太年轻，做的事可能有些鲁莽。但对于祖国和真理的热爱及热情一定会助我成功的。将军，如果您能在工作中鼓励我这您曾目睹其出生的青年的话，那我就有信心了……拉蒂西娅夫人是我母亲，她叫我请您回忆一下在考尔特所度过的时光。”

这简直是一种尖锐而强有力的新的旋律，由这种新旋律所构成的交响曲将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杀死暴君的意图隐含于文采斐然的句子里。他一改日记中的那种低沉的基调，字斟句酌，力求效果非凡。

有一件事对于拿破仑来说是奇特的创举：在信的开端他就用非常果断的“我”来开头。这个“我”是直面黑暗世界的大手笔。第一次为自己的道路辟开无穷的自信。一个划时代的鼓声已经响起，胜利不再只是属于出身高贵的人，而是成就斐然的人，从而勇士的所有障碍消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要求已被提出来了，从今天起它将不断被重复。但在信的结尾，他转而将语气变为谦卑，并追述往日情谊，将希望得到波利支持的心愿坦然表露。这位半大小伙子在信件中显示出了多巧妙的心计，何等谦恭的态度，而他个人的态度却是令人难以捉摸的生硬。

但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波利却不喜欢心高气盛的拿破仑，他极其含蓄地反驳说：“青年人不应企图创造历史。”

拿破仑传

但四个星期后，巴黎的青年人就开始创造历史了，恐怕这也是几百年来第一次：他们愤怒地冲进了位于巴黎的巴士底狱，革命的信号由此发出，法国登时陷入了混战之中。即使在年轻少尉驻防的城市里也发生了暴动，甚至到了有产者和军队联合起来的地步。这位少尉也站在街头大炮的旁边，他在向人群猛力射击，这是波拿巴生来第一次执行上级的命令，也是他出于自愿的行动，因为他厌恶群众如同他讨厌贵族那样。

在他的意识深处，这件事只是外国人之间的斗争。法国人打法国人与我何干！他的头脑中只有一种思想在萦绕：到解放科西嘉的时间了！这是疯狂或仅是激情，这是理想或仅是一个口号？但无论如何，也要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科西嘉！立即请假，返回海岛，去做这场运动的领导者！

六、少尉返乡

波拿巴少尉返回了科西嘉，如同一个携带着新教义的先知，登上外国海岸一样。他是第一个把体现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的红帽徽（革命的徽记）带到岛上的人。岛民原是山里的自由民族，天生享有自治的权利，但二十年来侵略者的压迫剥夺了他们的这一权利，对这个民族一无所知的侵略者，用贵族和教会来统治族民。

直到昨天，他还是靠着他曾祖父留下的贵族身份来生活的，能独自到法国求学，也是因此而得到法王的赞助的结果，但是现在，那和这位青年的雅各宾派身份有何瓜葛呢？对于他法王又算什么呢？独立自主，自己管理自己是每个民族的权利。刚觉醒的法兰西可以宣称人民应获得自由的权利，难道科

拿破仑传

西嘉就不可以吗？同胞们，拿起武器吧！革命的时刻到了！让我们每个人都戴起新时代的红帽徽，效法巴黎人组织起国民自卫军来！我们要夺取法国军队的武器。我谙熟如何使用大炮，我将带领你们前进而达到胜利的彼岸！

二十岁的年龄，苍白的面孔，沉静而灰蓝的眼睛，满嘴漂亮煽情的话，这就是匆匆穿过岛上大小街道的年轻的波拿巴，连偏远地区的阿维西奥人都认识他，聚在他四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为了争取自由，有的是希望给生活带来变化。广场上，他面对着群众，慷慨陈词，他们从他那儿看到了希望，他俨然是一个群众领袖。后来他说，在这个半东方式的民族里，在这些争强好胜的家族中，“一个人很快就可学会如何操纵人心”。

但是他这次返乡却挫折重重，因为没有增援部队从山里派出，所以正规军出现后，拿破仑的革命军就开始四处逃窜了。在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全部缴了械，不过驻军因为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并没有将他们逮捕。失望再次将他笼罩。他甚至不是个殉道者，而仅是个被打败了的民众领袖，这地位简直近于滑稽。但是他的血管里仍然燃烧着狂热，无论如何他要做些事情，好使自己沉静下来。他给巴黎的国民议会写了起诉书，按照当时流行的格式，他首先给自由来了一段颂歌，然后才是洋洋洒洒的控诉和恳求——把国王的走狗官吏们送上断头台！武装科西嘉岛上的居民！一个委员会支持他，也在他的起诉书上签了字。

巴黎方面将作何答复呢？好几个星期后，信使终于来了：科西嘉和其他各省份拥有同等的权利，并且按照米拉波的建议，波利及其他所有的自由战士都可返回家乡。少尉——省？

拿破仑传

这些新思想，正因为这些思想，科西嘉人要继续做名副其实的法国人？好一个自由的特殊形式，当由当局所领导的游行队伍正在向教堂挺进，以便为巴黎的命令做祈祷时，波拿巴很快就思索出了进攻的要害，他写了大量弥漫着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在政界寻找支持者，他的哥哥也因此进入市议会。与此同时，他的科西嘉史的写作也在进行之中，还把其中的某些段落读给他妈妈听。

——他想像中的英雄在结束二十年的颠沛流离后，返回科西嘉，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但伟大的波利是这个英雄吗？他的讲话多么克制，他的目光与政客何异？他一点也没有战士的气概。但是必须跟他同伍，因为他即将统领整个民族自卫队。在山里，波拿巴曾经一度和这位英雄密切相处，毕竟他在波拿巴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他父亲的上司了。

当久经斗争洗礼的老将和年轻气盛的科西嘉小将坐在一起，或一起骑马时，后者常常激动地向前者滔滔不绝地商谈他的用武力把科西嘉从新法国的手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及其武装行动计划。这时波利的眼光便现出异样，这眼光中既有惊骇又有骄傲。此时，他觉得，那些科西嘉信札的作者的确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强烈欲望。这个少见的小伙子真是着了魔，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脑子里，充溢他的脑子的竟全是刀光血影。波利看来有点无奈，摇着头说：“拿破仑，你不是个现代人，你属于普鲁塔克时代！”

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被承认的感觉，去做普鲁塔克时代的罗马英雄就是他的宏愿。波利是第一个确认波拿巴具有罗马英雄气概的独具慧眼的人。

终于，他听到了能满足他自尊心的那句话。受波利之托，

他在乡间写了一篇宣言，落款则充分展示了这年轻人的抱负：“共和国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于米迪里我的内阁中。”这是超脱还是荒诞？但不管怎样，完成这个宣言后，他必须返回驻地。他的假期虽一拖再拖，但还是到期了。他需要放弃在军队这个最后的立身之地吗？好处是什么呢？为何还要留在科西嘉呢？毕竟第一把交椅已被别人稳坐了啊！

七、强方美

“在一个破旧的茅屋里，我和主人作一番长谈后，开始给你写信……现在是下午四点钟，天高气爽，非常适合散步。虽然这儿还未下雪，但也快了。……我见到了很多勇敢坚毅的农夫，他们准备竭尽全力去保卫宪法，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有女人们还是顽固不化的。这也难怪，因为自由是一个靓丽无比的女子，她的美丽足可令任何女人自惭形秽。都芬尼的牧师们也发誓要保卫宪法，可大家都嘲笑那些面目可憎的主教……所谓的上层社会（四分之三是贵族）里的人正在假装支持英国宪法。特尔蒂（一个科西嘉人）用刀子威胁米拉波是千真万确的，我们都因此而感到有些难堪。我们的俱乐部应该送米拉波一套我们的民族服装作为礼物：马甲、方形帽、裤子、弹药袋、短剑、毛瑟枪和手枪，那样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在拿破仑给他的神父舅舅的信里，每一句话都可证明他所独具的政治家的心计和洞察力：国家、气候、徒步旅行、强者的宽容和人类的动机，一切都在他的考虑之中。贪婪和虚荣是人类的弱点，很容易被人所攻破。从他近几个星期给别人的信中，我们可窥见他的灵魂深处。“您对于人性的研究显示了您

拿破仑传

个人的价值。您以为可以用金币来衡量人性的差异？！”

金币！它在哪里呢！当年他与年仅十三岁的小弟弟路易一起到了法国，当他们返回瓦朗斯的时候，身上仅剩八十五个法郎。吃、穿、弟弟的教育费全指望这点钱了。他们只好自己动手整理内务。

钱！并不是用来享受，他鄙视享乐。他有钱是为了自己的计划和梦想。里昂学院设立有奖征文，头奖金额达到一千二百法郎！这些钱足足可以武装半个科西嘉岛。“什么样的真理和感觉能使人幸福？”少尉从容地笑了，这个题目不在话下。提出这些题目的里昂学会的成员们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因此少尉在写论文时，首先对陶醉于自然的快乐、友谊和对悠闲的偏爱加以高歌。但这三点，他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因此，他笔锋一转，开始谈政治，反对专制，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人人享受权利。他突然把语调变得恶毒起来，就好像又在镜子中看见了以前那个脸色苍白的自己，“野心家，脸色苍白，笑容恐怖，视罪恶为儿戏，谄熟阴谋诡计……大权在握后，他又很快厌倦了阿谀奉承。……幸福是大野心家们的追求，而他们得到的仅是名气”。

这是不同凡响的预见，跟普鲁塔克的思想几乎如出一辙。但其中主要思想我们很快便清楚是斯巴达的，勇敢与力量是最大的美德。“斯巴达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男人力量的最佳展现。他们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自己的天性。强就是美，弱就是丑”。

里昂学会不能接受这篇文章，评述它“不值得重视”。文章落选，打击再次降临：钱，名誉。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写关于科西嘉的小说，同时还写了一本爱情对话录。

什么？在他的黑色青年时代里爱情这个词也发光了吗？这个卢梭的信徒也向往爱情吗？让我们倾听一下二十二岁的中尉对爱情的评价吧。“我也曾一度坠入情网，但我却不愿把它明确的界定，因为那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恋爱不具备理性，而且它对个人及社会的发展是无益的。我希望上帝能恩赐人类，把人们从情海中解脱出来”。

号角声，从巴黎传来的号角声，打断了这位作家兼政治家的思索。国王被软禁了，人民在庆贺胜利，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在攻陷巴士底狱两周年时，这位红色中尉给爱国者们带来了一句祝福语。骚乱的消息也从科西嘉岛上传来了，民众要求实行无政府主义。皇室摇摇欲坠的声响已从巴黎波及郊县，直至海边。科西嘉的内战也一触即发。马上回到西嘉去，重新干一次革命！

八、科西嘉公选

现在拿破仑要重演古罗马英雄克里奥朗那斯的角色了，去争取人心，争取选票；因为现在人民掌权了，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入选。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副主教死去了，这有如天助，这样他们的家庭环境比以前更好。舅父费什深谙怎样赢得基督教徒的支持；哥哥约瑟夫也能影响市议会的决议。在科西嘉还有谁比拿破仑更胜任做炮队指挥吗？领导自卫队，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但问题是，如果落选怎么办？

这一次，拿破仑的假期仅仅是到年底。他小心从事，写信给他的长官说：“紧急事件迫使我必须在科西嘉多停留一段时间，但我是宁愿接受责备的，因为我有更神圣、更有价值的义

拿破仑传

务去履行。”他希望法国人没有从军官名册上抹去他的名字！法国那边儿没有回信。然而他别无选择，必须要冒这个险。

选举自卫队司令官的日期日益迫近。到处都是拿破仑的亲戚，但为了谋求更多的支持，他母亲整天大摆筵席，款待他的同党亲友，并且留山里来的人在那儿过夜。他就这样造舆论，拉选票。后来他的一个革命同仁写道：“他曾一度冥想、沉默，然后谦恭、友好地礼待每一位来访的朋友，和每一个人亲切交谈，拜访对他有用的人，以寻求每一个人的支持。”当选举委员到来时，他就派人用强制的手段扣留一个委员在他家里，他还派人殴打竞争对手的支持者。这就是科西嘉的选举。令人激动的选举日终于过去了，晚上，他的目的终于实现了：他被选为自卫队副司令，中校军衔。

这个科西嘉人，现在他就要和法国一刀两断么？还是谨慎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使他知道：切忌自断后路。现在他写信到瓦朗斯，说：“一个正直的科西嘉人在时局动荡时应效力于自己的祖国。我也因此被同胞挽留，但我深知，疏于自己的职务是不对的，所以我决定辞职。”但他根本没有提交辞呈，反而是索要饷银，并且这封信里称法国为“你们的国家”。从此他从法兰西军官名册上消失了。

就这样，比预料的还快，拿破仑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拥有的只是一支有革命权利的名为自卫队的一群乌合之众。证明拿破仑本领的时刻到了！市民和自卫队之间暗伏着危机，这是天赐的良机，他要煽风点火，然后自己就可以乘乱而成为救世主。驻守着法王常备军的城堡不是个很大的威胁么？恺撒和腓特烈大帝不都是首先攻占城堡的么？夺取常备军司令官的位置，把这出身高贵的傻瓜挤走，这样一战就能解放科西嘉岛。

拿破仑传

现在法国正忙于战争，无暇顾及科西嘉，这样科西嘉将在他的掌握之中。老波利也只能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

复活节那天，战争爆发了。谁挑起战争？自卫队吗？市民们是同谋吗？这场战争由谁发动？这永远是一个谜，带有讽刺意味的谜！但是波拿巴指挥部队试图强行攻占城堡这一点是确定的。可惜的是对手也很强大，炮轰拿破仑的队伍，迫使他撤退，他也被以叛逆的罪名告到了巴黎。对他的审判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辩护词没有博取任何人的同情。从一开始就不是很信任这位年轻气盛的同乡的波利，现在赶忙表示自己对本国的忠诚，并撤销了他老朋友儿子的职务。

“波利！”波拿巴想，“如果你弃我而去，那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走着瞧吧！我将火速赶往巴黎，继续我的事业，那正是干革命的绝佳地点！”

夏天，在世界都市巴黎，这个冒险家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他身无分文，一无所成，更不用说地位。在法国他是个中尉，却被视为一个临阵退缩的中尉。在科西嘉，他是一个被撤职的中校，逃避着最尴尬的叛国审判的罪犯。他已经没钱支付明天的饭费了。他惟一的希望是雅各宾党人，并因此加入了罗伯斯庇尔党派，因为只有当旧王朝被推翻，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他才能摆脱过去，重获新生。

烈日炎炎，巴黎米贵。迫于生计，他当了表，并且还欠了一个酒商十五法郎的债。要知道，拿破仑有生以来力图避免的事情就是借债。后来为了生活，他还建议他的朋友布里昂，与他同去作做房屋经纪人。他嫉妒那些显贵吗？不，仅仅是鄙夷而已。“如果我们用审视的目光来透视这一切，就必须承认：力图博得民众的好感是毫无意义的。这里的人们更是尔虞我

拿破仑传

诈，骑墙求生……热诚仅仅是热诚而已，并且法兰西民族往日的活力已失去了。人人以私利为重，人人都想向上爬……野心腐蚀了一切。单调、无聊，悄无声息的活着，他们惟一的生活方向是为自己，为家庭的利益而奋争。他们工作，是为了以后每月能拿到四千到五千法郎的退休金。他们甚至畏惧不带任何火花的幻想。”

让那些毫无想像力的人去死吧！时值法国动乱，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但是巨人能在巴黎这个大染缸里产生吗？作为外国人，拿破仑得以用冒险家的眼光冷静看待这些法国人的命运，并利用法国人的命运服务于自己的利益。看吧！雅各宾党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激愤的巴黎人拥入皇宫大街的时候，波拿巴就在人流之中。这个潦倒穷困的人此时作何感想呢？——感谢上帝，我重生了。但做过军官的他又作何感想呢？“我看到老百姓胁迫军队，这使我无比震惊……如果国王亲自出马，镇压乱党，那么他仍是胜者，这就是那天早上的形势”。几天前，当法王头戴红帽，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好言抚慰他们时，拿破仑写道：“笨蛋，他若用葡萄弹射倒几百个乱民，其余的也定会逃之夭夭。”

敌人垮台了，他感觉到确实获得了解放。在皇宫大街暴乱的第二天，他给他的舅舅写信：“不要担心你的外甥们，他们懂得如何在乱世求生。”新政府也真乖顺！不仅立刻恢复了这个逃脱者的军籍，而且还提升他为上尉。现在他会服从命令火速前往法国东部的部队驻地吗？不会的，他想：摩泽尔的普鲁士国王与我何干，法兰西的战争和我又有什么关系！科西嘉才是我的祖国，回科西嘉去！

九、饮恨科西嘉

千百年不断的新鲜海风，山中的纯洁空气，这些都不足以驱散这党同伐异的风气吗？一切鲜活的思想都在这风中灰飞烟灭。腐败、诽谤、混乱构成了科西嘉岛人的生活。派驻科西嘉的巴黎国民议会的代表沙里西蒂是波利的死敌，他们和波拿巴的人友好交往，于是他们都成了波利的对头。岛上的雅各宾党俱乐部内部也并不团结，但大多数人表面上还是很激进，是心向革命的。波利——岛上惟一忠诚的人，由于行为中庸被人们骂作卖国贼。

谁掌握权力？大家都掌权，也都掌不了权。是谁发明了巴黎断头台，要砍下国王的头颅，现在无人知晓，明天谁会遇此厄运，所以人人心怀鬼胎，互相猜忌。不仅仅是山里人，所有的人都武装起来了。并且海滨统治者的命令，内地的山里人并不服从。这里的人们互为仇敌，又互为主人。对于这位一文不名的冒险家来说，还有比科西嘉更好的实现梦想的地方吗？第三次控制科西嘉岛的时刻到了。

弟弟吕西安，哥哥约瑟夫，还有基督教徒的舅父都有追随者，然而只有拿破仑才是凝聚这些分散力量的最佳人选。议员沙里西蒂需要一名出色的炮兵专家。拿破仑乘机取得了他的信任，为能够在下次的颠覆阴谋中一举获胜而做准备。出于同一理由，拿破仑也得到了雅各宾派俱乐部的礼遇！享受了英国二十年贵宾待遇的波利，如果现在以叛国罪控告他，岂不是很好的一盘棋吗？他不是正准备把我们出卖给英国吗？如果吕西安到马赛去，把这个疑点传播给议员们，沙里西蒂一定会马上在

拿破仑传

议会里嚷出来。科西嘉岛虽小，却是阴谋的福地。因为几个大家族把持着公事，所以公私难以区分。

不久，国民议会派代表来到科西嘉岛，在没有征求波利意见的情况下，就撤免和委任了一些官吏。由于拿破仑本人精明能干，又得到了士兵们的拥护，实际上他已经再次控制了岛上的权力。正式的委任只不过是承认一个既成事实而已。就这样，重新被任用为上尉的波拿巴很快又成了岛上的司令官。他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一道可怕的命令从巴黎来了：逮捕波利。现在如何呢？正因为波利的对手拿破仑等人得到的太多，以致物极必反，岛民又重新拥护老英雄波利了。大家众星拱月般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波利本人也藉此拒不从命。

年轻的波拿巴一筹莫展了。以前，他一直都在倾听群众的心语——但不像个恋人，而毋宁说是一个医生和研究者。现在他只好折中，以赢得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被诬陷的波利，同时又公开宣称自己是英明的议会的拥护者。虽然议会对他已不再信任，并且议会现在还准备逮捕他；此外，老波利对他依然痛恨，他对拿破仑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儿戏深恶痛绝。现在看一下波利同党们的宣言吧：“因为波拿巴兄弟串通国民议会参与对波利的诽谤。所以与他们为伍是对科西嘉人民的极大污辱。让他们懊恼后悔，让他们受到大家的唾弃吧！”

敌人闯入拿破仑的住宅，大肆掠夺。如果家人不是事先躲到委员会去，为委员会所保护的话，他们早已命归黄泉。

或许这一切正中拿破仑的下怀，因为现在他可以有力地向巴黎的当权者证明，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彻彻底底的革命者。

拿破仑传

果如他所望，拿破仑又赢得了法国的信任。他，波拿巴，一年前攻击政府炮队的科西嘉叛军首领，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镇压科西嘉叛军的政府炮队司令官。虽然现在对手占据着有利地形，但是他毕竟也小有权力，有政府赋予职权，甚至有保卫海岸的“圣旨”。波利！来吧，最后较量一下！

但是，老波利不只是得到民众的拥戴，他还是沙场悍将，同时拥有坚固的城堡。现在，作为法国人的青年波拿巴想第二次攻破它。他从海上对城堡作最后一击，但一无所获！他又失败了。

他和他的家人在科西嘉岛已无处容身了。岛民愤怒地把他们驱逐出境。现在，深以自己家族为荣的拉蒂西娅，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她的哥哥，都因为拿破仑的计划受挫而无家可归。他们必须在短短的几小时内离开科西嘉岛。而今拿破仑的母亲必须在法国人的保护下，穿过那片使她于二十四年前免遭法国人的迫害的静寂的森林，逃往海岸。现在，她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别无所有。

在六月的黄昏里，这个二十三岁的炮兵军官，站在甲板上，默默地让科西嘉岛在自己的眼中变得模糊。那里的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海岬，他都烂熟于心。曾三次他想作为解放者统治此岛，但这三次命运之神都没有偏袒他。而现在他却作为法国人，被自己的同胞驱逐。仇恨和复仇的欲望之火在他的胸中熊熊燃起。法国的胜利将会壮大他的力量，最终他将统治科西嘉。

当他的船向西行驶，法国的海岸愈来愈清晰的时候，这位冒险家尝到了一种四处流浪、无羁无绊的自由，这可能也是上帝对无家可归者的最大馈赠。

十、土伦发迹

当拉蒂西娅看到两个快成年的女儿从市场上买回廉价货的时候，她默然道：“孩子们的衣服多么寒伧啊！”她和孩子们住在马赛的一所被处决的贵族的没收充公的房屋的五楼上。拿破仑的母亲现已四十出头了，三个大孩子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两个小的被寄养在科西嘉岛亲戚家里。作为“被迫害的爱国者”，拿破仑一家可以从当地司令那儿领到一份口粮。虽然生活贫困，但她依然高贵自豪，从不怨天尤人。

不久，在旅途中，拿破仑说服了他的哥哥，并在他的协助下，做起战争供给商。基督徒叔叔也放弃了他的宗教事业，改行做丝绸生意。约瑟夫一表人才，酷似其父，他们是他们家的长子，以“热那亚公爵波拿巴”自称，与当地一位已故绸缎商的长女共结良缘，这样他一夜成富。现在拿破仑正琢磨怎样娶到他哥哥的小姨子。

这个夏季拿破仑四处奔走。一会儿在尼斯他的军队那里，一会儿在朗俄，一会儿又出现在土伦，并一直以他的军人眼光注视着外界。狭长的海岸上每一个能安置炮台的天然位置他的炮兵头脑都一清二楚。不久，他现在所得的知识就会派上用场。与此同时他写一些政治对话之类的文章，其中的一篇甚至被印成小册子公费出版。

在这本小册子里，工厂主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人物典型。像在马赛他们的朋友一样，在土伦的富人，害怕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统治，会砍掉他们的脑袋或没收其全部财产。出于对他们财产的担心，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和被放逐的皇室联系在一起的

必要性。为了保住他们的财产，他们叫来了法国的宿敌——英国人。如果英国答应保护他们，他们愿把剩余的舰队转交给英国人。

法兰西现在陷入包围。比利时失守了，西班牙人已经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闯入法国境内，旺代的王党也正气焰嚣张。土伦人不惜牺牲他们的舰队，向自己的老敌人英国人求救！共和国征集了所有的男丁从军，并且招募女兵，整个法国变成了一座大军营，有经验的士兵因此身价陡增。

英军正在进行进军土伦城的准备工作。至于细节，国民议会全权委托于当地驻军司令，一个除了绘画和满腔的革命热情外，一无所知的军营废物。

这时候，年轻的波拿巴上尉正好从阿威农押送火药回来，然后拜访了他的同乡沙里西蒂。于是这位青年炮兵军官经沙里西蒂的介绍而结识了这位画家将军。饭后，拿破仑和这群外行到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散步，当看到一门二十四厘米口径的榴弹炮时，他们大肆吹嘘这门炮可能具有的威力，然而拿破仑却反驳他们说，这门炮毫无用处。他放了四炮，结果这门炮的射程根本达不到海岸。他们惊愕不已，连忙把拿破仑留下来，让他马上工作。

“我终于抓住了绳子的一头，一定要攥紧，不能放松！”这位抑郁的野心家这样想到。人们发现自己的上尉正以惊人的工作能力从遥远的地方把大炮拖到海边。六周后，海边聚集了一百多门重型大炮。

现在这位年轻人的将才将展示在我们面前吗？他的作战计划是怎样的呢？他准备把炮队驻守在把海湾截成两个港坞的地岬上，这样敌人的舰队就可被阻断。英国军队不会龟缩在毫无

拿破仑传

退路的土伦城，甘做瓮中之鳖。他们会烧掉兵工厂，撤走部队。“这真是异想天开！”外行头们嘲笑说。但是拿破仑在国民议会也有后台，他状告他的指挥官无能，并且向巴黎寄去三份长篇的炮轰土伦的计划，里面也有一些一般性的建议。“我们必须始终集中火力，重炮破城，如此敌人定会军心大乱，届时所有的抵抗将毫无用处，收复土伦易如反掌。独立的生活，团结的战斗！兵贵神速！没有统一的军令，一切都是空谈”。这就是一个年仅二十四岁的上尉向中央政府的报告。

在巴黎，他有一位强有力的朋友——小罗伯斯庇尔，他的天才与他掌握大权的哥哥相比毫不逊色。他曾经向他的哥哥建议道：“如果你需要一个能稳住巴黎居民的钢铁战士，那他必须是一个年轻的新人。波拿巴是个好人选。”先前，小罗伯斯庇尔曾请拿破仑做这个恐怖集团的军事保护人，但是出于谨慎，他拒绝了。现在，他的计划获准，画家将军被免职。谁将接替他的位置呢？

新来的将军是一个医生，他一下车，就到处探听贵族的叛乱，而敌人已乘机独占了极具战略价值的半岛！又是一个门外汉，拿破仑气得想把那家伙给吃了。接着，一批情绪激昂，精诚团结，令人振奋的官兵从巴黎坐着政府的雕金马车赶来，要以他们的漂亮军风，果敢而迅速地夺回土伦。波拿巴把他们带到一个毫无防御工事的炮台前。这时敌人向他们开火，他们却无法藏身。于是拿破仑严肃地说：“防御工事没了，华而不实的爱国心能取而代之吗？”这位蓝眼睛的人是位实干家，不喜欢凭空设想。拿破仑再次申诉，指挥官再易其人。新来的指挥官经验丰富，他立刻委派拿破仑做营长，并且准备完全按照拿破仑的计划将土伦城的英军驱走。

终于，根据拿破仑的计划，开始了攻城。这是一场恶战，拿破仑的坐骑被乱弹打死，小腿也被英国骑兵射中。这是他第一次负伤，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他再没有受过伤。这一次，虽然不是正式的指挥，但也算是他的第一次胜利。一切都在拿破仑预料之中，敌人烧了兵工厂，逃遁到船上，全军溃退。

那是一个充满死亡和战火，恐怖和屠杀的海港。成千上万的背叛祖国的市民投入了战争，希望以此洗脱罪过，重新开始。在这个炮声此起彼伏的十二月的寒夜里，穿过重重硝烟和悲惨的哭喊声，在那淹死的市民们的诅咒和趁火打劫的士兵的嚎叫声中，在那成堆的尸体之上，升起了一颗新星：拿破仑。

十一、含恨入狱

现在巴黎举行盛大庆典，欢庆土伦的解放，还有东线和北线的新胜利。拿破仑的名字在欢庆的人群中传颂着。指挥官亦称拿破仑是攻破土伦的策划者，出于钦佩和敬畏的混和感情，这位指挥官在报告中添加了令人震惊的句子：“即使国民议会阻挠他，他也会出人头地。”就这样他被擢升为少将，同时和他一起出名的还有另外五名青年军官。当拿破仑第一次在政府公报里读到自己的名字时，他并不兴奋，因为自己还只是其中的一员。向上爬就是这么困难。

但是有些年轻人已经在攻城之夜注意到了拿破仑这颗新星。年轻无名的军官马尔蒙和朱诺投身于他的麾下，并与他誓同生死，拿破仑让他做了副官。他的十六岁的弟弟路易也来做了副官。现在他已经有了一股自己的势力。

好极了！国民议会现在委任拿破仑驻防从土伦到尼斯的整

拿破仑传

条海岸线。科西嘉的宿敌热那亚正安身于此线。只要掌握了热那亚，科西嘉岛亦是口中之食。热那亚到处隐藏着间谍和说客，但表面上却保持中立。耳目灵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好多信息并装做一无所知。拿破仑以协助保护边界为名，设法为自己捞得了一个居于热那亚地方领导人之上的人民委员的职务。

实际上，这是波拿巴外交的第一步。他和各种的间谍建立联系，同时密切观察：那里的法国代表是真的激进革命呢，还只是装模作样？同时他还努力细致地考察地形，确定大炮应放在何处。正当他为写工作报告返回尼斯的时候，却突然被捕了。

原来，罗伯斯庇尔在此期间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所有人都想和罗伯斯庇尔划清界线，每一个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是迫于无奈才同这个“暴君”来往。为了身家性命，他们急于寻找替罪羊。快点找替罪羊呀，不然那些人就告发我们是罗伯斯庇尔的人！于是那些不在巴黎，无法诬陷别人替自己辩护的人成了最好的替罪羊。波拿巴将军就是最好的替罪羊！恰好他刚刚负起消灭有敌意的热那亚的秘密使命。“拘押这个卖国贼！这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密谋消灭我们的南路军的家伙，把他押到巴黎受审！”

现在，拿破仑被关押在尼斯附近的卡雷堡。他的所有职务都被撤消了，而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今年我二十五岁！”他想。若能透过铁窗，眺望海洋，大概科西嘉海岸可尽收眼底。他，屡试屡败！难道每一个志向远大者的青春都是用一连串的挫折构成的吗？他曾被免职、流放，为自己故乡所不容，现在他谋略满怀却成了法国人的阶下囚。一周后，他也许会葬身兵营的空场。怎么办呢？

拿破仑传

忠诚的属下劝他逃走，但他只是深受感动地回答说（这种口吻在拿破仑的六万封书信中是很少见的）：“感谢你们对我的深切关怀。人们可以不公正地对待我，但只要我的良心判我没罪，这就足够了。我的所作所为都要在我的良心面前接受审判。但现在我的良心并没判我有罪，我问心无愧。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因为这样只能破坏我的公众形象。”在这封信里，只有最后一句话才发自这位含泪的被迫受害者的肺腑。在给狂热的追随者朱诺的信中，他阐明了自己的真正意图。因为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确有关系，所以不损坏自己的公众形象才是当务之急，而逃跑却恰能证明他与罗伯斯庇尔有关系，与事无益。

他在地牢里写信给一位很有势力的外交家说：“小罗伯斯庇尔的惨死让我震惊。我曾经深信他的革命热情而热爱他，但是如果他想成为一个专制的独裁者，即使他是我亲生父亲，我也会亲手刺死他。”这难道不像一个罗马辩士的演说吗？他给国民公会的信写得更加聪明，信中写道：“虽然我被人诽谤，但是我对委员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绝对拥护。请你们打开我的枷锁，还一个爱国者应得的尊重吧！如果我真的有罪，你们随时可以将我处死。生命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战争中的几度出生入死，使我对所有的苦难能够欣然地承受，现在我脑中只有为国捐躯的念头。”

一周后，拿破仑被释放。沙里西蒂，他的老乡在恐怖岁月过后，确定自己不会身首异处时，保释拿破仑无罪。要知道，将拿破仑送入监狱的人也是他。在担保书的最后，这位阴险的科西嘉人添上了这样一句话：“此外，军队需要他。”而正是这一句话不经意地透露了波拿巴的意图，给拿破仑以后的军旅生涯带来了障碍。

十二、郁闷将军

人人都避开他，有权势的朋友对他的雪花般的来信置之不理。他必须以请求借取一些小东西比方说一个性能良好的测量仪器为借口，来迫使一个有权势的朋友给他回信。

现在科西嘉岛又传来了新的消息，老波利投靠了英国人。机会来了，夺回法国的科西嘉！到巴黎去！

远征军真的派出来了！但拿破仑却被那混帐指挥官给气得差点儿发疯。不出所料，两周后法国舰队大败而归，躲入土伦港。拿破仑非常失望：“指挥战斗的人为什么不是我呢？难道收复土伦，巩固海防，计划征战科西嘉的人不是我吗？”

但现在是反动当局当权。当局不信任他，试图把这位身为旺代总指挥的嫌疑犯同其部下隔离，同时他被当作炮兵中无用的人调入步兵。这一举动对一个精熟业务的炮兵来说无异于降级。

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的脸现在更加苍白了。他誓不从命，并向人民军事委员长陈情，却碰了一脸灰。拿破仑注视着这位几乎没上过战场的委员长的眼睛说：“在战场上，人更易成熟！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拿破仑未再费更多的口舌，但他依然拒不从命，如今只能像三年前一样等待政府覆亡。

但现在他干什么呢？请假？称病？这位无事可做的将军思索着。最好呆在这儿，因为巴黎是一切革命的策源地，虽然马尔蒙和朱诺不名一文，但还是愿为拿破仑效犬马之劳。布里昂在做什么呢？囤积居奇以期大捞一笔吗？这个倒是个好主意，但是现在纸币贬值得厉害。

拿破仑传

上次的政权颠覆搞得一塌糊涂，你以为不用武力就可以颠覆政权吗？现在拿破仑的老乡沙里西蒂也被人严重的控告，只能在一个和他相好的科西嘉女人家里暂避风头。于是拿破仑写信给他：“瞧见没有！给我造成很大损害的沙里西蒂，现在你的下场怎样呢？……谁的处境更好一些呢？是你吗？是的，我能够揭发你，但我不会那样做。你走吧！找一个避难所去想一想怎样更好的为自己的祖国考虑。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吧！品味一下我的做事风格——高贵，慷慨，宽容。”

看看这自我美化的言辞，这高尚的行为，而背后却包藏着奸计，隐藏着企图。但就是这种虚假的高尚情操，使拿破仑觉得尚有一些情趣激励着他熬过了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

在这个夏季的许多日子里，生命的波涛深沉地吼叫着，沉重地拍打着堤岸。忧郁的欧西昂的故事打动了拿破仑，受到他的喜爱。那些戏剧的悲剧性结尾更是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但他从来不让自己被悲剧结束后上演的一些笑剧败了兴，他经常提前冲出剧院。“瞎编乱造！保尔和维也妮竟然在被篡改的新歌剧里改投明主了！”一个听到他说这话的女士问他：“幸福是什么？”

“幸福？”波拿巴说，“就是充分展现我的才能！”

而他现在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处，这正好与他的幸福定义相悖。他的郁闷之情也因此与日俱增。拿破仑一个朋友的太太这样说过：演喜剧时，大家都开怀大笑，只有波拿巴默默地坐在那儿，脸如死灰。有时他偷偷溜走，面带愁容地出现在剧院的另一个角落里，偶尔他的嘴唇上也会掠过一丝僵硬的不合时宜的微笑。只有讲战争轶事时，他才会大笑，而且笑的很粗暴，肆无忌惮。他常常拖着两条短腿徘徊在大街上，面黄肌

拿破仑传

瘦，愁眉苦脸，一副病态。“他笨手笨脚，神情恍惚，一顶破旧的圆帽子下面露出一双粉涂得很糟糕的狗耳朵，领子上落满了头屑。他双手黝黑，瘦长，不戴手套，脚踏一双破旧的靴子。”

他开始做向国外贩书的生意，但他把第一箱书运往巴塞尔的时候就失败了。

有时，他也去朋友家做客散心。他给他哥哥写信说：“这里人人都在追求享乐……女人到处都是：公园里，剧院里，图书馆里。最漂亮的女人却是在学者的书斋里。女人应该做这里的统治者，男人只配做愚蠢的玩物。他们仅靠女人生活，为女人可以不惜一切。”

善于煽动民众的巴拉斯挥金如土，爱慕虚荣，更喜爱漂亮女人，他的名字在巴黎几乎妇孺皆知。当身材矮小，面色沉郁，举止笨拙的波拿巴走进他的会客室，站在最漂亮的女人塔丽恩夫人和卡米亚夫人之间时，只有他的怪异举止才能引起别人的一点注意，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局外人。

孤独时刻陪伴着他，现在他只有给他的兄弟们写长信，以打发时光。他一直负责弟弟路易的教育，在一封信中他说，“他最令我喜欢，因为他具有好士兵的一切品质：有活力，有思想，天资聪颖，身体健康，心地善良，诚实可靠……无疑，他是我们四兄弟中最优秀的。当然，他享受的教育也是我们中最好的。”现在拿破仑又设法把四弟杰罗姆弄到巴黎来住。但他和吕西安的关系却有些紧张。这位同样天才的弟弟非常嫉妒他，并想超过他。像拿破仑一样，吕西安也是一个能度势识人独具慧眼的人，他是第一个完全了解拿破仑的人，准确地说，二十三岁的拿破仑已被这十七岁的弟弟研究得透透彻彻。

拿破仑传

那时，他在给大哥约瑟夫的信中说：“在拿破仑身上有一种野心，这种野心不完全出自于自身欲望，又不在他对公共福利的热爱范围之内。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他大概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有接近暴君的倾向。如果他是一个国王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暴君。至少，后世人和敏感的爱国者提及拿破仑的名字时将会不寒而栗。”如此了不起的预见从吕西安嘴里说出，不仅仅是他思索推想的产物。因为吕西安本人也同他的哥哥一样野心勃勃，所以他觉得，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年代里，拿破仑完全有可能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他已经对想像中的飞黄腾达的拿破仑心生嫉妒了。

但现在的拿破仑却郁郁寡欢，像只泄了气的气球。他已经开始羡慕约瑟夫了。约瑟夫有钱，潇洒健谈，生活自在。在做生意方面，他愿随时向拿破仑提供帮助，并建议拿破仑用经常贬值的钱币购置一些保值的東西。当然在给这位弟弟的信中，他也提到了这一点：“你老写那些枯燥乏味的政治论文，你难道不能有点情趣吗？”

一个家，像约瑟夫一样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在给哥哥的每一封信中，他都迫不及待地催促他哥哥，帮他娶到他美丽富有的小姨子。他也有所突破，从她那儿也已得到了好多封情书。但当她对婚姻大事还没考虑成熟的时候，性急的拿破仑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她给出一个清楚的答复。自然，拿破仑又一次失败了。眼见着他的哥哥和一些朋友都已结婚，且生活美满，地位显赫，只有他自己，虽然思想深邃，满腹绝计，却无所事事，孑然一身。

他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如果你要长时间的旅行，请寄一幅你的画像给我。长期亲密的朝夕相处，已使我们的

拿破仑传

已合二为一了。你最清楚地知道，我的心是完全属于你的。我深深地感动了，带着这没有过的感动写下了以上这几行字。我觉得，我们再见的日子不会很快来临，写信都不可能了。我的朋友！祝你生活安康！”

他变得极其敏感，甚至相当悲观厌世：“一点一点地向上摸爬，这有点像冒险家，也像试图在生活中飞黄腾达的野心家。”最后他悲叹道：“人生如梦，好梦难圆，易于破灭。”

十三、首传捷报

转机忽至。新陆军部长受命上任，急切想扭转意大利前线的战局，可是可以在那儿指挥大军的一个新人从哪儿来呢？这垂询间次传开，直到有人推荐了拿破仑。他被召到了陆军部。这许多年来，他脑袋想的是这条海岸线，眼睛看的也是这条海岸线，所以此边境他也烂熟于心。他立刻草拟了一份如何和奥地利及撒丁王国在北意大利作战的详细计划。一看计划，你便可以想象他对于阿尔卑斯山隘是多么的熟悉：那里的气候，雨雪状况，播种和收获日期，行政管理，内部气氛，以及国家和人民的特征他无一不知。他接着陈述道：“在征服伦巴底之后，必须在一月和七月之间从奥地利人手里拿下要塞曼突阿，然后挥师北进，在蒂罗尔和莱茵方面军会师。最后挥师南下，联军直逼维也纳，强迫奥皇停战议和，实现法国多年来无法企及的愿望。”

陆军部长被拿破仑这一席滔滔不绝的话惊呆了，说：“将军，这计划真让人叫绝！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给委员会写个报告，慢慢来，别着急。”

拿破仑传

“我已经计划好了，半小时内我可以把它写好。”

“伟大的计划！”当该报告在公安委员会宣读的时候，那些委员们说，“即使不能实现，也没关系。不管怎样，这样聪明的人都应为作战部服务。”几天后，他已在大权在握的作战部工作了。

对青年拿破仑来说，这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现在他终于在走向成功的门槛上找到了位置。一切都让人难以意料——他突然被启用，就像在这个火山爆发般的年代里突然间发生的一切一样。他已经快二十六岁了。从今往后，他将以不懈的努力，背着行动和思想的包袱向目标迈进，为此他将付出生命中的整整二十年。直到二十年后，他才会停止。

拿破仑开始工作了。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做扫屋之事，因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从此刻起他的伟大的计划已开始实施了，障碍扫除了，他得以看到共和国所有军队最机密的报告。在同法国当权者的日常交往中，他用尽手段，并赢得了威信。他人格的魅力也开始生效了。

什么是拿破仑最想先得到的？不是触手可及的旺代统帅，也不是莱茵方面军的总司令。在这一切战争前线的心脏，对他最具诱惑力的是：被放开手脚，在一个理想的战场上完全凭他自己的天才设想率军作战。这个战场目前还不存在，但他正想开辟它，甚至十七年后他仍想着开辟它。这个战场就是亚洲。

他一到作战部，就盛气凌人地指出把土耳其卷入战争的重要性：把现代战术和炮队输送到波斯普鲁斯海峡，日后可以此为跳板向俄国及奥地利开战。土耳其现在仍是一个落后、黑暗、自由神光尚未抵达的国家，那里正是可以供他大显身手，

拿破仑传

为所欲为的处女地。他仿佛已看到自己和苏丹谈话的情景，这可是那些思想顽固的共和国人无法想像的。在进入陆军部的第十三天他就请求调往土耳其。请求被驳回了，因为，那些有权势的敌手害怕他了，想把他派往前线排挤出陆军部。这时，拿破仑把想象中自己能取得的成功用命令的口气提前陈述出来，以示抗议。“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波拿巴将军指挥炮队，却获取了最大的胜利。希望委员会的委员们主持正义，恢复他的职务，以免他的职位被一群永远只能缩在幕后的人占据，这些人一直逃避着战争的危险，今天却突然窜出来，拼命地窃取胜利的果实。如果波拿巴将军看到这一切，他将痛苦难状。”

后人称这种史书式的强硬风格，完全是罗马作风。

但这于事无补，他的名字再次被从将官名册上涂去，他必须再度忍耐。但是现在他感觉到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已经露出曙光，再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变得消沉，动摇他的斗志。政府即将再次更迭，他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他哥哥，并且说：他本人和所有党派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好，将来他们都是掌握军队命脉的人。现在前途一片光明，即使不如所想，一个人也必须生活在现实里。坚强的人蔑视未来。

因为他蔑视未来，所以未来为他所用。同理，他蔑视民众，所以民众也被他役使。

果然不出所料，政府和有皇党后台的温和派之间发生了冲突。三年前的内战再次重演，自卫军比政府军的军力强大四倍。但国民公会的将军或者由于慎重，或者由于胆怯，出席了谈判，马上他被称作卖国贼，遭到逮捕。现在国民公会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出于种种原因左派和右派革命党人竟然联手。民众们对此惊恐万分。

拿破仑传

晚上，波拿巴匆忙赶往国民公会。因为被逮捕的将军的位置必须有人接替。谁将占据此位？他听到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的名字被提出，但议员们却因害怕而拒绝了。现在波拿巴表面很平静，但他的心跳是何等厉害呀！他的名字会被人提出吗？如果被提名了，他是否会接受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曾拒绝接受的事情呢？每一个和人民作对的领导人不正是因为他的成功而落得为众人唾弃的结局吗？

“任命波拿巴！”终于，他的名字被人提出来了。他犹豫了将近半个小时，因为这项任务会使他臭名昭著，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这项任务也会给他带来权力。已经过了午夜了，预计民众暴动明天凌晨就要来临，在几小时内一切都必须准备就绪。

趁此危机，他要求享有不受任何文官监督的自由。这可是和革命思想大异其趣的，因为新的革命思想恰恰要求文官要严格监督危险的拥兵者。“既然你们委任我，我就要负责，并且只有自由地行使权力，我才能不负所望。现在军队总司令身处困境，这不是人民委员们一手造成的吗？”“难道人民会允许我们向他们自己开枪吗？别在痴心妄想了！”拿破仑只想同巴拉斯一起指挥，因为巴拉斯是众领袖中最强有力的一个，而现在他却在拿破仑的控制之中。

形势逼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现在只能把保护政府的任务交给拿破仑，否则后果可想而知。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他被从军官名册上删去的两个星期之后。

七年来，每次巴黎人民发动的革命行动，碰到的都是些毫无抵抗力的对手。这也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拿破仑是第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人，几小时之内他把议会变成了一座

拿破仑传

堡垒，甚至连惊慌失措一听到人们谈论武器便面如土色的议员也都配备了武器。但是议员们毫无战斗力。

一个叫缪拉的年轻骑兵军官负起了从郊区拖回四十门大炮的使命。他和他的长官一样，把今晚作为他们的伟大事业的开始。缪拉在途中遭遇到了找大炮的民众。

没有大炮，保住议会就是空谈。在这几小时的令人窒息的紧张等待里，拿破仑仍镇定自若地整顿他的一小撮力量。终于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大炮的轰轰隆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缪拉和他的部下都骑着马，所以他们在民众的前头抢到了大炮。兵贵神速，两小时之内一切准备都必须就绪。

外面装备精良的民众在咄咄逼人地靠近，里面议员、律师们却在发抖。整座楼的人都在喋喋不休：我们必须撤回部队，再派人去谈判。拂晓时分，这些文官们完全丧失了勇气，茫然无措，局势十分微妙。到下午已有一部分军队投降了，并诱唆其余部分与民众和好。夜幕降临，作战的好机会也来了。此时不战更待何时！难道让暴民得逞吗？多年前，在相似的情况下，他曾嘲笑法王路易的软弱无能。现在自己指挥着大炮，他能让自己为自己所嘲笑吗？

战斗打响了。尽管在报告里和后来的誓言里拿破仑都说：这次对法兰西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他的对手们策划的，但很可能第一枪就是他下令开的，也许是迫于巴拉斯的敦促。但不管怎么说，双方交手了，而且大炮取得了胜利。民众逃跑了，街道上血流成河，两小时过后，巴黎的大街上空无一人。晚上他给他的哥哥写信说：“一切终于过去了。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告诉你这一消息。我们部署好军队，以逸待劳，向我们展开进攻的敌人，被我们打死很多，而我们自己伤了六十个，死了三

十个。我们缴了自卫军的械，一切又回归正常。同于以往，我没受一点伤。少将波拿巴。附启：幸运与我同在，向德西蕾和朱莉问好。”

这是拿破仑的第一个捷报。战场是巴黎，敌人是法国人，战犯是革命党人，大部分的牺牲者是敌人的人。以前拿破仑写信，只注自己的名字，现在却在前面加上了自己的官职。他做这一切，是因为预计到了它将来可能产生的效果，但其间也不乏一些感情的成份。在给哥哥的信的附言中，他蜻蜓点水般地指出了心头的两件事：运气和女人。

事后他说：“我既是富于理智的人，又是情感充沛的人。这两种人格在我身上都有强烈的体现。”

十四、爱的火焰

波拿巴和他的军官们站在议会的讲台上，接受着议员们向他这位年轻救星的欢呼，但是他并不在意这些欢呼声和掌声，因为他不是那种会为暂时的胜利而冲昏头脑的人。他冷漠地看着大厅，心想：他们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么？当听到大炮的轰隆声，吓得浑身发抖的一群家伙！软弱的家伙！，别忘了你们发抖的惨状！现在我是你们的保护者。我将继续保护你们，直到你们全都对我俯首称臣。

顺理成章，他被委以内防军统帅的重任，现在他有一大批死党。那些先前不得志的军官希望跟着这位曾被免职的将军平步青云，那些害怕革命群众的官员们也希望得到他的保护，所有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与拿破仑相关的人现在都成了他的追随者。但是群众肯定憎恨他，因为数以百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市

拿破仑传

民、好奇的旁观者和无辜妇女被打死了。这对他无碍？他的目的并不是讨好民众。

钱，佣人，马车，一夜间他拥有了一切。但是，即使是现在他对这些也不感兴趣，他把一切都给了亲眷们。弟弟们突然官居要职，母亲又开始过安舒的生活，她储蓄的嗜好也得到了满足。约瑟夫更是身兼数职，甚至几辈子没联系的亲戚也都弄上了一官半职。现在拿破仑却很少写信了。大哥约瑟夫的口气却一反常态，他写信给拿破仑说：“我将尽一切力量帮你，为你的幸福效犬马之劳。”拿破仑成了一家之主。

现在的拿破仑初尝胜利的滋味，他的心也在幸福地颤抖。就在这几周内，他一生中惟一的热恋发生了。

德西蕾却少了点运气。在几个星期以前，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他还写信恳求约瑟夫说情，要求她立刻答复。“我渴望有个家！”现在关于上层社会漂亮女人的评述在他的信件里越来越多了，因为此时的他在上层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受到女人青睐的机率也大多了。拿破仑结识了一些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他曾闪电般的向其中两名女士先后求爱：一个是科西嘉的女贵族，她母亲的朋友；一个是美丽的名妓，谢尼尔的情人。她们两个人的年纪都比拿破仑大出很多，也都拒绝了拿破仑的求爱。但是这些交际花及情场老手的芬香却充溢着这些新沙龙，使人们情难自禁，拿破仑曾一度身陷于此。“吻这两位夫人，吻第一位的唇，吻第二位的颊。”直到现在他还从没真正拥有过女人，所以这寂寞的心很容易被丘比特之箭射中。

刚刚被任命为内防军统帅，拿破仑就下令禁止民众拥有武器，全城搜查，并悉数没收。现在却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小脸儿惹人爱怜，并请求把没收的亡父的

佩剑归还自己的母亲。拿破仑答应了他的请求，随后便接待了前来道谢的男孩的母亲。多么美丽、天真、率直，多么迷人的女人啊！简直是天地灵物！三十多岁吧！很难说呢？虽然没穿紧身衣，但她那苗条的身材，高雅的仪态依然动人心魄，棕色的面庞散发出异国风情。她是在巴黎长大的克利欧尔人。在这恐怖的时代里，她学会了怎样用她的妩媚去赢得男人的心。

当将军来到她巴黎偏僻郊区的小屋，拜访她的时候，他那由于过去的贫穷而锤炼出的敏锐的眼睛大概看穿了室内强装门面的布置，但他并没有感到不舒服。这位军官，直到二十七岁才过上优裕、自由的生活，因此他很看重钱，但并不看重富人。就像在生活中，他看重男人的是才干、成绩，而不是他的小白脸。他看重女人的也同样是气质和长相，以及开发这些素质的能力。

约瑟芬故作媚态，撒娇撒痴，对于妩媚她就像穷人对于手中的钢镚儿，恨不得一个掰成两个来使。这也难怪，因为自从丈夫博阿尔奈死后，她再没有从热带雨林的老家马蒂尼克得到任何可以维持生计的东西。她和丈夫曾长期分居，后来丈夫从海外回到巴黎，他们才得以重新生活在一起，直到后来他不幸被作为皇党分子处决。她自己也过了三个月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直到罗伯斯庇尔政府垮台，她才重获自由。巧合的是这和波拿巴被投进监狱是同一天。刚出狱后的生活相当艰难，这个穷困潦倒的人虽从朋友们那儿得到了很大帮助，但是她和她的两个可爱的孩子欧仁和奥坦斯却始终没过上安生的日子。

虽然贫困，但她却喜欢奢华，所以她必须依附男人。她生来就妩媚动人，使男人魂不守舍。她贪图感官刺激，也乐意男人对她大献殷勤。她凭借这些优势不放过任何机会把自己变成

拿破仑传

了名扬情场的放荡交际花。约瑟芬的朋友，美丽的塔丽恩夫人把自己的情夫巴拉斯介绍给了约瑟芬，自己又同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共携鱼水。目前约瑟芬是巴拉斯的情妇，但是她们两人却一起控制着巴拉斯，因此她们两人马和车都由公安委员会供给。但是这位博阿尔奈夫人出身高贵，谙于安排动人的宴会，她交际面更广，和两个党派的人都有来往。“广交豪杰”本非坏事，只是在出入于她家的那些侯爵和伯爵们是不带太太的。她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时期的女冒险家。

波拿巴的境况又如何呢？以前每一次政局的改变不都使他丢官弃职了吗？难道今天他已不再是一个革命冒险家了而地位永固了吗？如果上次缪拉没有搞到大炮，这位将军也许早已尸骨无存。他和约瑟芬一样，站在悬崖的边缘。

拿破仑本是一个不擅交往的人，女人对他来说更是遥远。但是正如布力安俄的老师所说，他那平静的内心里却隐藏着火山。使这样一个人变得对女人如痴如狂难道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约瑟芬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真正拥有的女人——一个完全称职的恋爱专家。他真的像火山一样，面对这位克利欧尔女人喷发出滚滚爱的火焰。对于约瑟芬来说，这真是喜从天降。就这样她意会了拿破仑欲与她结婚的愿望，但她却丝毫没有恋爱的热情。

她给她的朋友塔丽恩夫人写信说：“您在我这儿见过波拿巴将军了，就是他想要成为我可怜孩子的父亲和我这遗孀的丈夫。我仰慕这位将军的勇敢，以及他的渊博学识……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害怕他那意欲征服一切的威力。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中折射出一种罕见的、不可言传的力量，即使是我们的执政官们也会对他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最使我痴迷的是他

那千百次狂热的、令人窒息的激情，但也正因为此，我把即将答应结婚的念头又打消了。我现在已过妙龄，能指望现在他那对于我近于疯狂的爱恋持续长久吗？”

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在纠缠着这个聪明的、攻于心计的女人，她感到害怕，神情恍惚。但是她那颗敏感而惊颤的心大概已预感到，在她身上将会发生点什么。要知道，拿破仑是一个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就用尽手段占有一切的人，况且他不达目的决不善罢干休。他从来没有献身过任何事物、任何人，因为他要支配一切人，拥有一切事物。如果这是拿破仑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献身恋爱的话，他将会全身心地热爱他所爱的这个人。

“我在等你，你完全抓住了我的心。你的玉照和那个动人心魄的晚上使我的五脏六腑都为之沉醉。甜蜜的，独一无二的约瑟芬，你可知你是如何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啊！你生我的气吗？你伤心了吗？你的内心很不平静么？……当我沉浸于那狂热之中，用燃烧我的火焰去点燃你的芳心、樱唇时，我怎能安静下来。啊！就是从这天夜里起，我发觉你的玉照决不可能代替你。你该正午出发，三小时后我就会见到我梦中的情人。再见！吻你一万次！但你可别吻我，因为那会使我融化的。”

他没有让她知道他的计划，但是他让她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这些执政官们以为，只有取得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取得成功，但我坚信，有朝一日我的恩泽会使他们中能得到的人感到幸福，我将用我的剑为自己开道！”对此约瑟芬曾写道：“您怎么看待这种对成功的信心呢？除了用不可理解的狂想作基础外，这种自信心还能有任何别的根基吗？一个少将要保护政府的要员们！这实在滑稽至极。但是正是这种狂妄的自信常常使

拿破仑传

我相信这个怪人能够完成他想做的任何事情。”

面对拿破仑就好像面对一扇炽热发光的心灵之门，透过锁孔里面燃烧的灵魂令人目眩。

但是拿破仑非要娶这位他已经占有的女人为妻是何理由呢？为了独自拥有她吗？这不符合他惟我独尊，既占有一切又蔑视一切的性格。即使他自己声称是为了独占她，那也只是自欺欺人。和她结婚，他既得不到财富，也不能通过她影响权贵们来为自己铺路。那他是为了什么呢？当然，她对于拿破仑不是毫无用处，她的贵族出身可使拿破仑提高自信。他肯定考虑过，同这位和老王朝曾有过关系的女人结婚将驱散笼罩在他身上的“他只是个科西嘉人”的最后一个阴影。但是正因为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具有意大利人浓重的家庭观念（看重子嗣，门第），所以他要寻找一个身上流淌着贵族血液的女人与之通婚。难道惟我独尊的人就不殚精竭虑、热切地渴望生命的延续了吗？

拿破仑的后代——这是惟一一件拿破仑不能独立完成的事——必须流淌着贵族血液。拿破仑自己出身不凡，是在拥有双星徽章的古老家族的争战中长大的。虽然在摧毁贵族对平民的歧视的过程中拿破仑做了很大贡献，但这决不是出于他的人道精神，而是他好斗的天性使然。和一个平民通婚对他毫无用处，他才娶了这个很久以来已经属于他，对他百依百顺的女人就是因为约瑟芬的父系、母系都是世世代代的贵族。虽然约瑟芬声名狼藉，且穷困潦倒，可是为什么她在沙龙里还左右逢源呢？除了她的女性魅力外，还有就是她出身贵族。最有权势的执政官巴拉斯，自从上次巷战以来就对拿破仑看好，他有意结交拿破仑，并希望拿破仑和这个放荡的女人粘在一起，那样自

拿破仑传

己也好顺手推舟作个人情，拉拢了拿破仑，他就有了改组内阁的后盾力量。在这个情爱自由的国度里，如果拿破仑突然拘泥于贞节名份，他就会被人嘲笑。因为现在已不再分什么王侯将相、骑士贵妇了，只有男公民和女公民，大家恋爱自由，分合自愿。

巴拉斯早已决定，让拿破仑统帅驻意大利部队，并且给了对此将信将疑的子爵夫人约瑟芬肯定的承诺。巴拉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讨好拿破仑吗？不，他有他的盘算，他要把这野心勃勃的家伙派到最困难的前线。

那项使拿破仑得到陆军部职务的大计划现在送到了尼斯，却被该地总司令加批送回：“疯了才写得出这样的计划。让那疯子自己来实施这个计划好了。”这正是执政内阁所期望的，加批语的总司令被撤换回来了，“疯子”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既然拿破仑地位稳固，谨慎的约瑟芬再不必犹豫了。现在仅有的一个能作公证的朋友远在她的出生地西印度群岛，受洗证明无法提供，人们只好信她胡说，她谎称芳龄二十八，少报五岁，而拿破仑亦颇为大度，虚报一岁。于是这桩充满滑稽的婚姻就这么开始了。约瑟芬除了债务之外，一无所有，拿破仑也只好声称他仅剩便装与军服，于是他们签字，财产各归各管。既如此，婚礼亦是多余，但拿破仑还是让她在戒指上刻上“命由天定”几个字。

两天后，拿破仑告别了巴黎，踏上新的征程，不久约瑟芬先后收到了他从十一个驻地发出的十一封感情热烈的情书。他在尼斯与他的部队会师，并挥剑接管了突击队。此后他将由这支突击队引导翻越欧洲的分水岭——阿尔卑斯山。

时值秋分，海上波浪滔天。拿破仑伫立塔楼之上，凝望敌

拿破仑传

方海岸。他在想：“梦寐以求的攻略之地就在眼前。身后是巴黎，约瑟芬的卧室芬香四壁——这是幸福，我已拥有。前方，敌国里，荣誉在召唤着我，我渴望拥有。”

转头望去，一脉熟悉的青山躲在天际：它已不再让他魂牵梦萦了。

那是他失落已久的故土——科西嘉岛。

第二章 湍流

如此神圣非凡的顿悟，总是离不开青春活力和创造力的。拿破仑正是这样一个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巨人之一。

——歌德

一、征服意大利

巍然耸立的群峰，峰尖白雪皑皑直刺湛蓝的晨空。阿尔卑斯山的冰峰寒光闪闪，如同冒险家拿破仑一样，气势逼人，雄视天下，笑傲众生。在这里，造物主向这傲慢的统帅象征性地展示了她的不可战胜：她用阿尔卑斯山这座天然屏障阻断了拿破仑的前进之路，从法国到他祖先的故土之路。

但是他，拿破仑，向来就不是只会武力征服的人，而是更倾心于以智取胜，他已长期思索着这个老难题。汉尼拔曾经翻越过阿尔卑斯山，但拿破仑却欲绕山而行。假如能与敌军遭遇于他们最薄弱的环节，亚平宁半岛毗连阿尔卑斯山的地段，那真是拣了个天大的便宜。该处地势平缓，缺少障碍，易攻难守，而且动手越早，积雪就越坚硬，雪崩的几率也就越小。那么进军何必非要等到夏天呢？挺进吧，挺进到我祖辈生活过的故土去！

拿破仑传

裹足不前只能失败。看看现在的形势吧！现在敌军并未对他构成威胁，冬哨所里敌军正在休整，舒适地睡着大觉，驻于伦巴底东边的奥军，西边的撒丁军，以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的大大小小的共和国和大公国，在融雪之前，想都不会想到法军会在冬季突袭。可是法军正面临着饥荒。经济趋于崩溃的巴黎督政府无力控制通货膨胀，除了供给军队一些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外，别无它物，况且就是这些东西也被军火商们中途截扣了。“法兰西定会颤抖的”，波拿巴到达之前，一位军官在家书中写道，“如果能查明所有在这里被饥饿和疾病折磨致死的战士的数目的话”。倘若军队给养问题不能解决，这位新统帅将怎么办呢？前进吧！别无他法。

“弟兄们！你们正饥寒交迫，政府却无能为力。你们驻军荒野山岭忍耐严寒的耐心和勇气，令人钦佩，但却与荣誉和益处毫无关联。现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平原就在前面。那里城市繁华富庶，乡村物产丰富。在那里你们将获得功勋、财富和享受。意大利方面军的弟兄们！难道你们缺乏进军的勇气和毅力吗？”

初次阅军时，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上述演说，但行列中寥寥数声的欢呼宣告了他的鼓动的失败。士兵重又躺到营房后，某士兵对另一位说：“新头头面色蜡黄，身材瘦小，一副书生相，看来是个新手，只会纸上谈兵，空谈什么‘富庶的平原’吧。得了，还是给我们弄些靴子吧，不然光着脚去那里？！”当年摩西向以色列人许诺“希望之乡”时，不也是这样吗？司令官在这里遇到的只有反对。

在这困驻山顶三年的军队里到哪去找拿破仑的知音呢？这儿四分之一的人员躺在医院里，同样数目的士兵不是被俘、阵

亡，就是临阵脱逃，自谋其生去了。军官们呢？还不是像七年前的奥克桑那的上尉们一样，阳奉阴违地敷衍着这个古怪的年轻首长？当他坐在办公桌边写写划划的时候，扑金的刘海抵及双目，脑后长发垂肩，衬衣几乎没有纹饰。这个外国佬在房里来回踱步，用错误百出的法语口授着各种命令。司令部里除了他带去的三四个贴身随从之外，无人对他有好感。他的一个随从被人告知说：“他被看作一个数学家或空想家。”

要是他身兼两者呢？他正是这种天才人物！

最初他似乎仅是一个算术家，其实不然。不久他给巴黎督政府的执政官们发函，从此挑起了一场书信战。恰如他用大炮和骑兵进行战役一样，对此他投入了同样的热情和精力，获得了同样的胜利。他说：“你们要我创造奇迹，很抱歉对此我无能为力。须知欲成大业，皆需深谋远虑。胜负之间，一线之隔。重大事件使我深知：千里之行，源于微步；一趾之疾，可丧七尺之躯。”可是在给杰出的军事组织家加诺的私人信件中，他却直诉苦衷，毫无遮掩。“您也许不相信，”他愤愤地说：“我甚至连一个工兵指挥官、一个指挥过攻坚战的指战员都没有！……炮兵更不用提了，您能想像我是多么的无奈和愤怒吗？！”事实上他总共仅有二十四门大炮，四千匹劣马，三十万枚银法郎，以及仅够他的三万人的部队按半额制配给的一个月的口粮。就靠这些零头他得去征服意大利！

但他既然夸下了海口，也就只好在此基础上行动了。他首先竭尽全力迅速地把这支军心涣散、军纪废弛、业已重新高歌效忠专制王朝赞歌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对共和国绝对尽忠的军队。

他到任第三天的工作记录如下：派遣一百一十名工人修

拿破仑传

路；镇压一个旅的哗变；组建两个炮分队；命令两名军官彻查失马案，回复另外两名军官的管辖要求；命令一位土伦的军官率部前来尼斯；命令另一位军官集结安提贝斯的国民自卫军；命令另一军官查出哗变旅里的主谋将官，并给总参谋部写报告；发布阅兵命令。在最初的短短二十天之内，他发布了一百二十三道关于部队给养问题的文告，其中有无数的对于缺斤少两、贪污盗用、以差充优的警告。所有这些，他都完成于行军途中，六次小战之内，十二次司令部拆迁之间。

刚一跨过狭窄的隘口，他就立即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展开行动。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仅用两次小战就切断了敌对盟军之间的联系。其实这些不过只是前锋部队的小交手罢了，很适合法国人的口味和法军平时的操练，对于那种大规模攻坚式的阵地战，法军尚是门外汉。但话说回来，交战初期，勇敢和速度比指挥官的指战素养要管用得多。

纵横奔驰间，越谷穿山时，炮声隆隆中，约瑟芬肖像的玻璃罩片忽然被震碎了——这幅肖像他一直贴身收藏，曾经千百次地亲吻——他黯然失色，勒住飞驰的战马，对布里昂说：“震碎了。约瑟芬不是生病了，就是有了情夫，不忠于我了。走吧！”

他对承诺的兑现将决定一切。假如这次他能说到做到，马到成功，部队就会信任他；而一旦他们信任他，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服从他、推崇他。事实确实如此。就在他发表预言做出承诺的两周后，他的军队就打了个胜仗，得以沿斜坡南下，行进在南下的最后一座高峰上，忽然，士兵们发出了由衷的欢呼！长期在崇山峻岭之间停滞的他们，忽然看到一望无垠物产丰饶的皮埃蒙特平原展于脚下，那将是怎样的心情！波河和其

他河流纵横交错潺潺流向远方，冰天雪地的世界终于将至尽头。“如有神助一般他们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这道巨大的屏障，而它恰如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这一切都属于你们！”拿破仑强迫二敌之一撒丁国王停战求和，并献出倾国物产。这是波拿巴戎马生涯中第一个通过威吓讹诈和阴谋诡计而赢得的休战。在这里，他以他并不拥有的虚张声势的兵力恫吓对手，而事实上他自己正腹背受敌，处境艰难。士兵们对总司令的言出必践大为惊叹，两周前他曾许下这诺言，现在他真的履行了诺言！

从这时起士兵们开始拥戴波拿巴了。战争伊始，他就不再用“Buonaparte”签署公文，因为意大利已成敌国，他不能用这个意大利名字，他改用“Bonaparte”。

也许是命中注定，不久以后，他将二易其名。

二、成功的诀窍

他何以取胜？为什么以后他能连战连胜？秘密在哪里呢？

精力充沛，血气方刚是首要因素。他的身体可以在长途跋涉中毫无倦意，对睡眠控制自如，胃的消化能力强大，且颇能忍耐饥饿，一双眼睛明察秋毫，锐利无比。

可他还得感谢法国大革命，因为只有这个时代才能让像他这样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人大权在握，独当一面。大革命的平等精神给了能力强大者担当领导者的机会，尽管他也许是初出茅庐、无名无份的少年。

拿破仑的对手都是什么样子呢？奥地利王储卡尔大公风度翩翩，长着一个漂亮的哈布斯堡家族招牌式的塌鼻子，以他所

拿破仑传

受的教育，在吃苦耐劳、知人善任方面岂能与拿破仑相媲美？七十二岁的奥军总司令布里宿怎能与二十七岁的法军统帅对阵沙场？高立将军正患足疾，战役期间只能躺于担架之上，阿云纪年过六旬，撒丁国王也是耄耋老人。耳背而又迟钝的老绅士维尔姆泽将军，用兵多虑，岂能与可每天拆迁指挥部的拿破仑同日而语呢？拿破仑的左右都是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他们把“时间决定一切”奉为至理名言。

拿破仑身边年纪最大的是四十二岁的贝蒂埃，此人忠心耿耿，对意大利更是了如指掌，因此拿破仑接管军队时让他留任。在以后二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一直以总参谋长的身份一心一意地效忠于拿破仑。其次是激情飞扬的马赛纳，曾在远洋巨轮上做过见习水手，也曾沦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街头流浪汉，他在波旁王朝的部队里混了十四年，连个上士都没熬上，现在却于几周之内一跃而升为将军。再就是牛皮大王奥格鲁，当过三次逃兵，干过冒险的勾当，还做过江洋大盗。这些人都是些常人眼中的社会垃圾，而最年轻的司令官拿破仑却很快使他们成为元帅英雄，后来还被封王封侯。

每次战后的赏罚，他都保举提拔那些而且只保举提拔那些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的人。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有可能在三次战役过后当上上校，而且还能前程似锦。相反，对于那帮从前任那里留下的军官们，他却冷冰冰的加以否定：“办公室里的能手，战场上却无用。”对于偶而战败的军官，他从不一锤定音地打入冷宫：“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过于沮丧，亲爱的马赛纳。明天或者稍等几回，我们终会夺回今天您所失去的东西。”但是，对于战绩奇差的军队，他也毫不留情，他会把他们集合起来，臭骂一顿，并说他将在他们的军旗上写上讽刺

的文字。于是战士们就再也忍不住地叫喊：“明天我们当前锋！”这样，第二天他的部队就多了千余名斗志昂扬、热血沸腾的战士。当他们凯旋时，他就在当天的军队日志中改称他们为“同志们”，“朋友们！”他就是以这种方式统率法兰西的子弟兵们战胜敌人的。

他成功的第二要素是他所指挥的军队的人民性。这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不朽功勋。法国国民自卫军正是大革命的表现形式。奥军却是雇佣兵军队，代价高昂，又不易增加兵力。来自其他民族的军人甚至多于奥皇本土兵数量，因此奥军内部语言不通，鱼目混杂，军心涣散，凝聚力不强。而法国人却是全民族应战，斗志昂扬，行动果敢利落，而且在未来的二十年中，法军也因此总能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

法军战者为何？为了把他们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带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革命是他们惟一的渴求。可是军事行动决不是仅仅为了纯粹理想化的目标。他们必须捍卫主权，防御传统专制帝国的进攻。法国周边专制帝国的皇帝们为了自己的地位稳固才出面保护业已被革命浪潮推翻的波旁王朝。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恨不得把这个新思想的中心碎尸万段，斩草除根，以防止本国人民仿效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所以，法国人要保卫祖国和革命成果不能只限于墨守。出于正义，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只好以攻代守，违心地进行征服。他们一再声称他们是为了自由才做了占领者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要素。当拿破仑为了法兰西共和国而计划先征服伦巴底，接着控制整个意大利时，从那时起，他就不断发表檄文晓谕当地人民：他之前来，是要把他们从哈布斯堡王朝撒丁王朝以及众多的贵族、大公和元老们的深重压迫

拿破仑传

下解放出来。所有受压迫的人们，听到这种召唤，能不激情澎湃，奋不顾身地投入自救运动的激流里吗？意大利还有哪一块地方不处于贵族、王公和总督们的压榨之下呢？革命的火种不是早在几年前已穿越法国边界传播过来，在市民和学生中间燃起动荡的火焰了吗？不是已有年轻人在为自由，已有领导者在为意大利的统一而积极奔走了吗？——尽管失败了。尽管整个意大利还被传统封建秩序的阴影笼罩着，可要挣脱铁镣、枷锁的悲壮愤怒的歌声已愈来愈嘹亮地在王宫门外回荡着，所有这些心绪难平的人们对这支勇猛之师都如旱苗之望甘霖，并坚信不疑它的神圣使命。

这位统帅有着意大利的血统，起着意大利的名字，说着意大利语，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他并不是法兰西的斗士，而是平等和自由的使者——这两个令意大利人民心驰神往的词贯穿于他的每一封信中。可是，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不过是一个法国的侵略者、压迫者，他们定会豁然醒悟而坚决抵抗的。拿破仑深明个中要害。如今问题在于，他能否约束所部，使其如同从富庶地区开来的部队一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掠夺事件正在与日俱减”，他在家书中写道，“这支赤贫部队的生存需求总算有个解决了。在阿尔卑斯山困驻了三年，现在到了‘希望之乡’，这群饿鬼的罪行是可以宽恕的……一个饥兵的荒淫程度简直让人发指……我得采取措施恢复军纪，明天我将处决几个兵丁和一个下士，这几个家伙居然敢把魔爪伸向上帝，抢教堂募款箱里的钱。我必须于数日内整顿军纪，因我不能沦为强盗统领。意大利人将会盛赞我军纪律严明，钦佩我军的勇敢。可怖的时期确实有过，发生的惨剧令我战栗，但一切都过去了。况且苍天有眼，溃退敌军的罪行比我军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要求士兵们珍视他们自己的名誉。“向我起誓，”他在开始的通告中写道，“善待你们所解放的人民。否则你们与禽兽无异！你们的勇敢，你们的胜利，阵亡兄弟们的鲜血都将付之一炬，光荣和名誉也将为你们的声名狼藉所毁灭！我和诸将领也将会因为是一支毫无军纪的部队的统帅而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他三令五申，可是整个战争期间发生的掳掠事件还是令他大伤脑筋。他三番五次地命令各将官：二十四小时内战利品（骡马也不例外）不上缴者，就地正法！

反攻倒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贵族、神甫以及王亲们留下的暗哨到处煽风点火。但是，占领区内任何反抗这位新主人的行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好在，这种抵抗正日益减少。统帅也善于引导市民们理解新秩序，并使他们的理解程度愈来愈深。拿破仑深谙意大利人的语言、性情、典故和古老的历史——这是他成功的又一法宝——并懂得用何种方式去表达他的敬意：“意大利朋友们！法军是为了解放你们而来的！它是各民族的好朋友。请相信它吧！你们的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然后他加入他们，大谈特谈斯巴达、雅典和古罗马。

历史创造了拿破仑，赋予他生机和灵魂；而当他在历史的浪尖弄潮时，他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以他的澎湃激情赋予历史以生机。孩提时代，他已拜读过普鲁塔克的著作；做少尉时，他又将各个时代的历史熟记于心，现在这些知识被他时刻运用着。他知道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由谁统治过，他对被他所推翻的政权的结构了然于胸。他懂得如何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史书上的伟人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之中，他要达到他们的

拿破仑传

高度，并超越他们。他深深懂得，他的一切很快就会载入历史。于是他迫使他的部队、他所征服的国家（不久之后将要整个欧洲与他共同呼吸），与他的心连在一起。这些最初的胜仗，不过是些由他策划的规模稍大的小胜而已，但他却用文章大吹战功，并载入史书。可以说，他的成就有一半得自于他的文章。他时常向他的士兵们和他所解放的地区暗示：一切成果都是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由他们自己所取得的。

且听听他在米兰对部下的讲话好了。“弟兄们！”他说，“你们像激流一样，从阿尔卑斯山的冰峰上奔腾而下……现在米兰属于你们……我们是各族人民的朋友，我们更是西庇阿、布鲁图和其他伟人后代的朋友，这些伟人正是我们的光辉榜样。重建罗马城堡，再塑英雄雕像，将因压迫而沉睡千年的麻木的罗马人唤醒，这是你们骄人的成果，后世将永远仰慕你们！使欧洲最美丽的国度得以旧貌换新颜，这是你们不朽的功勋……日后返归故里，你们的同胞将会赞赏地指着你对别人说：‘瞧！这位老兄曾远征意大利！’”

过去有哪一位统帅向部下、盟友、民众和敌人做过如此魅力四射的演讲吗？还有谁比他善于通过精神感染而非强制力来影响听众呢？在阿柯拉，他严词诘问部属官兵们：“你们愿做萎地的英雄还是狗熊？”数月之后，他驱策所率部队取得了阿柯拉战役的胜利。他向执政官们报告说：“我们已经横渡波河，打响了第二次战役。”他写给巴黎的每一篇报告都实事求是，不同凡响的是，每篇报告他都精雕细琢、极力修饰，巴黎政府一旦把这些生动活泼、文采飞扬、感染力十足的文章交诸报界，它们便立时传开，扬名天下。

波拿巴的笔使他的剑所赢得的胜利如同风采十足的女人外

秀内慧。

三、“非凡的伟业召唤着我”

“兹接到你们对撒丁的和约，军方予以批准。”

在公文中读到这样的字句时，督政府的执政官们浑身不禁发颤，他们在巴黎到处看到胜利的旌旗迎风飘扬时的欢愉心情也早已不知哪去了。可曾有哪一个军官敢像他那样以那样的口气写那样的公函给政府吗？“就凭这封信，这家伙就该上断头台！”政敌们叫嚷道。可处处凯歌高奏，他的威名早已妇孺皆知，征服伦巴底的赫赫战功使他在民众的心中的形象不可动摇，现在，谁还敢公开对付他呢？不久前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拿破仑的科西嘉同乡沙里西蒂抵达部队驻地时，总司令把他晾在一边，置政府特使的尊严于不顾，独自和撒丁人签订了和约。在这次谈判中他作为外交家初露锋芒。当撒丁代表还要讨价还价时，他掏出怀表，厉告对方他计划的下次攻击的时刻。他敦促说，他们还是规规矩矩签字的好。“也许我会败北，”他说，“但因为过于自信而浪费光阴的事，我还从来没做过。”通过这个停战协定，他首次把一个国王赶下台。现在他已在意大利与王公们及托斯坎纳政府商谈要事。下次他会不会单独与教皇进行磋商呢？该怎么对付这个危险的胜利者呢？

“给他奉上个绊脚石好了，”执政官们笑着，好像胜券在握，“派克莱曼去和他共掌最高指挥权，并让沙里西蒂接管军政事务。”当这道命令抵达他那儿时，他正在娄地。当天战役打响。

这是他自己的第一个真正的胜利。通过大张旗鼓的声东击

拿破仑传

西和行动，他奇兵突至阿达桥，奥军受惊纷纷溃退。将来也许胜仗会接踵而至，可在拿破仑个人的心理发展史上，没有任何战役像此战一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现在，第一阶段的决定性战役结束了，他以微小代价换得了丰硕成果。桥上一小时的激战成就了他主宰这片土地的梦想。就在这天晚上，拿破仑首次深悟，梦想和现实之间，不成熟的计划和神勇的战斗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微妙复杂。权力意识充溢着他的头脑，他知道自己前程无量，他首次向人道出了他的远大抱负。他对马尔蒙说：“我感到非凡的伟业在召唤着我。”后来，回首往事时，他说：“就是娄地战后的那个晚上，我感到自己命运非凡。就在那时，我有了成就伟业的宏图大志。而此前，这不过是脑海里的一个影子，可感而不可触罢了。”

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巴黎政府的命令传入他的耳朵。什么？头脑中因征服两三个大陆的宏伟计划带来的快感仍余兴未尽——克莱曼就要同他共舞战剑，平分胜果？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紧绷着脸，接着向副官口授发给政府的报告：

“假如你们要设障碍于我的道路上，假如你们要特使鉴定我的作战步骤，那你们就不要指望从我这里得到胜利……一个统帅必须得到完全的信赖。舍此我宁愿含笑隐退，你们另请高明。人人皆有自己的风格。克莱曼将军阅历丰富，精明强干，会比我更好。可如果我们共事，则徒百害而无一益。只有你们完全地信任于我，我才能效忠祖国。这样写信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可有人却动辄指责我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但你们还要怨我坦言……我不能与自诩为欧洲大拇指的将军共挥战剑。一国不能二主，一军不能两帅，执政和治军一个道理，这是协作

问题。”看来总司令官根本无意于让出寸权，如果巴黎政府非要坚持剥夺他的军权，说不定他一怒之下会率军前进，凭着自己的天赋继续攻城略地，然后像过去雇佣兵们常干的一样，再掉头对抗法国，推翻政府。这又何苦呢？执政官们苦笑着让了步。初次与政府交锋，拿破仑在无形中以胜利而告终，这使得他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宰者了。从此刻起，他的行为与一位国王无异，他是属于自己的。只是在给政府的述职报告，他才以下级的身份按一定的格式向政府索要给养和援军，长年累月，他的口气也不再是胁迫恫吓，而是委婉地建议忠告了。可事实上他的所为同东方的苏丹们一样，他颐指气使的天性也诱使他仿效苏丹。

信使已带着拿破仑对政府的第一声“不”出发去巴黎了。军营里又是彻夜不眠，因为明天他们要开进米兰。

他处处着意模仿古罗马凯旋的元帅：以战俘开路——只不过他们并非枷锁在身——接着是五百名骑手。米兰的市民们见多识广，对于盛装早已司空见惯，乍一见倦容满面、骑着精疲力尽的驽马、衣衫褴褛的法军，无不瞠目结舌、面面相觑；面对矮小白马上身材瘦削的统帅，望着他的疲惫不堪的侍从，他们更是瞠目结舌，摸不着头脑。在这阳光灿烂，煦风轻拂的明媚春日里，这支队伍显得多么的黯淡无光啊！当年迈的大主教引着王公贵族在城门口迎接他时，他纵身下马，撇开欢迎委员会，勉强做出礼貌的样子倾听人们的欢迎词。然后，在人们的等待中，他静立数秒，极吝啬地说了一句：“法兰西将与伦巴底人为友。”然后他上马而行，频频致意，继续前进。

民众们和官员们都大动其容——不是热血沸腾，而是感叹不已。这位征服者不仅不傲慢无礼，妄自尊大，而是果断机

拿破仑传

警，具有迫人于无形的力量。先前此种经历他并不曾有过，难道此情此景是他预先策划的吗？他是在“演戏”吗？若果真如此，则他对于人的心理是何等的了解：他深谙治人之道。

可是此时他却显得心不在焉，恍然若失。哪有“演戏”之态？

大街上民众欢呼着。人们好奇地望着跟在统帅身后的成千上万的法军：他们列队而行，满脸倦意，衣衫褴褛。看起来还不如战俘们的境况呢。

在大主教的宫里，总司令稍事休息，洗了个澡。热水浴是他终生的惟一嗜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洗的时间越来越长，水的温度也越来越高，这是能使他紧绷的神经得以松弛的惟一休息方式，因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打破这一习惯。欢迎晚宴上，他慷慨陈辞：“你们将成为比法国人还安全的自由人。米兰将成为拥有五百万人口的新共和国的首都，你们将拥有五百门大炮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真诚友谊，从你们当中我将挑出五十人，组成政府，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下，采用法国的法律，结合你们的风俗习惯管理自己，行使你们的主权。明智一些，团结起来，一切都会前途光明。这是我所梦寐以求的。今天我在此庄重起誓：如果奥国人胆敢再次入侵伦巴底，我一定与你们同甘共苦，同仇敌忾，誓与这片土地共存亡！如果这片土地陷落了，我也一定不苟延残喘，这是天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雅典和斯巴达不也有末日吗？”

从普鲁塔克的时代以来，迄今还有哪一位领袖像拿破仑一样，发表过这样振奋人心、铿锵有力的演讲呢？从这位征服者的演说里，可以让我们找到他在此后二十年里用公文和演说影响欧洲精神的全部原因。一切都是那么简洁，一切都是那么有

力，一切又都是那么明确，人人乐于应命。奴仆吗？但你们自由；主宰吗？可我会保护你们。五百门大炮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友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我所梦寐以求的”，讲话到此为止。

仲夏夜，美丽富庶的米兰通宵焰火冲天，乐声四起。年轻的法军统帅住进了塞比朗尼宫。此刻他凝立窗前，注视远方，若有所思。欢宴散了，少年时代那梦萦魂牵，荣登宝座的幻想如今已成现实，初登宝座的新鲜感如今已荡然无存。此刻他在想些什么呢？功成身退？还是激流勇进？

“你认为巴黎会怎样看待我们呢？”他问副官道，“他们是不是已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当马尔蒙按常理回答时，统帅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可是到现在为止，巴黎还毫无所见呢！将来胜利还会很多，我相信幸运女神决不会笑我贪得无厌。我也会对她倍加关注，她赐给我的愈多，我索要的也将愈多。数日之内我们将抵阿的兹。那时整个意大利将尽在掌握。也许我们还将弃之而继续征程。当代尚无横空出世之伟业，我要开此先河。”

四、本性难移

拿破仑高卧于塞比朗尼宫的御榻之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睡上如此舒适的床铺。但是，如此宽大的床上却只有他一个人睡着！约瑟芬身在何处？没有她，凯歌和登基，旌旗与焰火又有何用？为什么她迟迟不能前来，她真的是病倒难起吗？亦或她移情别恋了？拿破仑愁涌心头，难以入眠。

最初，就连身经百战、枭雄一世的老将军们也对他敬佩有

拿破仑传

加，可是拿破仑却常在公议大厅之上，拿出他夫人的肖像向人炫耀，这就令他们忍俊不禁。“快点来吧，好不好？”在给约瑟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你必须紧依在我的身边，紧偎在我的怀里，深藏在我的心中，快一点约瑟芬，飞来吧，飞来吧！”他知道她的水性杨花、喜新厌旧，可是现在，是什么阻挡了她的到来呢？此刻拿破仑的壮志雄心已从硝烟弥漫的沙场上飞到了她的身边。一座如此美丽巍峨的宫殿绝对是娇媚的约瑟芬那颗漂泊的心灵的港湾，这里值得作他们甜蜜无比的小巢。

可这位伟大的预谋家机关算尽，却没料到，她离他太遥远了。多年来这位身份暧昧的女人混迹于巴黎上流社会，如今却名正言顺地作了众口皆碑、名扬各报的统帅夫人。这位矮个子将军真以为她嫁给他是由于她对他的炽热的爱恋吗？当他取胜的第一面旌旗到达巴黎时，她乘车于密集的人群之中来回穿梭，接受着人们的欢呼喝彩。她想，难道呆在异国他乡的城市中，日日与肮脏鄙俗的大兵们相处能比这强吗？她几乎不曾给他回信，而他却愈加情切意迫。一次，他在信中责难说：“难道你又另有新欢了吗？是个十九岁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白脸吧？果真如此，你可要当心奥赛罗的铁拳！”她莞尔一笑，对其女友塔丽恩说：“他真是个怪人！”

不久，在给加诺的处理紧急公务的信中，拿破仑写道：“我太太不到我这儿来。她肯定又有新欢了，因此滞留在巴黎。这让我绝望，我诅咒所有的女人。”可是约瑟芬终不能老以军营的齷齪与危险为托辞，终于她给拿破仑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她略施伎俩，谎称自己可能有孕在身了。

这犹如喜从天降！难道众神都将幸运之手伸向他，使他双喜临门吗？在他连连凯歌高奏之余，没有后代是他心中惟一抹

不去的阴影。因为命运之神愈是让他往高处攀登，冥冥之中，他心里就愈加放不下：约瑟芬，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伟大的战略仅是有了蓝图，并未竟其全功，且新的危险尚潜伏其中。他感到脊背凉透，这是真的吗？这真是他亲骨肉吗？

“我错了！”在专用的稿纸上总司令潦潦草草地写着，字迹几不可辨：“我错怪你了。你病了！爱情使我昏了头。请原谅我吧，我晕了，再也辨不清是非曲直了……我的生命是个没有结局的梦，不祥的预感使我举步维艰，身临绝境。给我写封十张长的信吧，这是我灵魂惟一的慰藉。你如此地爱我，你有病在身，我却不能相伴左右。谁在照料你呢？奥坦斯吗？一想起她正照料着你，我就更加百倍地喜欢这个讨人怜爱的丫头了……一个像你一样迷人的小乖乖不久就会面世，躺在你的怀里！啊，要是能和你在一起呆一天，那将是我何等的幸福啊……你知道，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旦我看见你和别的男人一起鬼混，我马上要他碎尸万段，玉石俱焚！”

可困难之中谁能真正帮助她呢？毕竟，血浓于水，在这方面友情难比亲情。“我万念俱灰，”同一天他写信给约瑟夫说，“约瑟芬病了，我胸中空空荡荡毫无主意，我不堪重负的心再也经不起折磨了。亲爱的约瑟夫，我恳求你，快给我写信！从小，你我就骨肉相连，血脉相通，像我满腔热情地帮助你一样去帮助一下她吧！你深知我对她的爱是多么的深沉，也知道她活跃的性格，约瑟芬是我今生惟一所爱，她的处境更让我心乱神迷……一旦她痊愈，可以下床，她就该来我这里，届时我将把她拥在怀里，她让我神魂颠倒，意乱情迷，没有她我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如果她对我变心，那我今生还将有何乐趣呢？噢，亲爱的约瑟夫，让信使快一点，马上给我回个信儿，好让

拿破仑传

我曾经沉沦的心恢复生机。祝你快乐，约瑟夫！造物主真会捉弄人，我还得去争取身外的胜利！”

同一天他又发布下述命令：命令贝蒂埃攻占亚历山大省；写报告向督政府索要急需补给品；因惨杀士兵事件向热那亚元老院下最后通牒；向该元老院引荐缪拉；拟定关于出售尚在里维埃拉的若干大炮的方案；命令郎奈暂停不动；命令马赛纳收缴威尼斯军火库；下令把所有嫌疑分子押往托斯坎那；派出一个师增援土伦；通知克勒曼将军，部队和钱物业已出发。

拿破仑的信终于产生效力了，约瑟夫敦促约瑟芬与他一起去米兰。而现在她还有什么理由能瞎编呢！她无奈地叹息着收拾行装，在卢森堡宫的饯行宴上痛哭流涕，然后驱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所深深眷恋的巴黎。可有此必要吗？明天已是六月三十号了，社交热潮早已结束，再说此次旅行尚算不赖。约瑟夫作为家人显然是个潜在的对手，可是她有利落的仆人朱诺，迷人的小狗“命运”一如从前地呆在身边，——还有年轻的查尔斯，她和他刚结识，自此常随左右。他是想谋得一官半职呢，还是已中丘比特的神箭？依波利特——多么雅致的名字啊！他讲的故事多么有趣，他的猎装多有魅力，他对时髦的假发和披肩多么在行，他那双腿多么矫健！

到了米兰，拿破仑却外出了，维罗那又有战事？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儿的宫殿金碧辉煌，向她鞠躬致敬，嘘寒问暖的比比皆是。依波利特款款大方，装模做样，在宫中悠闲地走来走去，佩剑还唧当作响。只是在这里暗哨颇多，从事必须谨慎。不过，依波利特业已找到了一条不为人所知的秘道了……

突然消息传来，统帅从维罗那返回来了。他们终于见面了，整整两天两夜，她被火山熔岩吞没了。

五、情书

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人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三世下战令，要他的主帅为被拿破仑的军队团团围困的军事要塞曼突阿解围。现在老维尔姆泽率领另一支队伍沿加尔达湖而下，击退了法军。纵观全盘，波拿巴必须暂时放弃围攻曼突阿。但此时敌人又堵截了去米兰的退路。这是一个可怕的有力反击，法军进退维艰身处万险。波拿巴火速从米兰赶回，在七月的烈日下骑马越过平原，召集所有兵力，进行检阅。目前形势万分危急，也极度紧张，鹿死谁手，极难难定。

一天晚上他写信给约瑟芬：“离开你后，我一直很消沉。我整天回味着你的吻，你的泪和你勾魂摄魄的嫉妒。只有在你身边我才感到幸福。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约瑟芬啊！只有你才能永远点燃我心中的火焰。我何时才能远离工作和责任，一身轻松地在你身边度过我所有的时光，只做爱你这一件事？……自结识你之后，我对你的敬重、倾慕与日俱增。这证明拉布绿农所说的爱情是突然降临的这句话是何等的荒谬。一切自然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进程，而在程度上却是日渐加深。……请你减少你的温柔、美丽。最紧要的是少些嫉妒，你的眼泪在把我的血液燃烧。快到我这里来吧，这样在见到正常之前，我们可以说：‘曾经我们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一百万个吻，给你和那只讨厌的‘命运’。”

对这位统帅来说赶走这只小狗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据他所述，新婚之夜在约瑟芬的床上他发现了它。“是和这只狗同床共眠，还是与爱妻分床而卧，我必须二选其

拿破仑传

一。它很令人讨厌，但我只能接纳或拒绝它。最终我还是屈从了那可恶的家伙。而它却不太驯服。在我腿上留下了牙痕。”

烽烟弥漫的战火中，这位统帅夫人曾出现在布雷西亚。可刚一抵达，就被送回米兰。她差一点和一些大炮与新兵一起成为敌人的俘虏。现在她有了在将来回绝他的请求的借口。

虽然只是夜间的几小时，但在本周内波拿巴第一次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他没有果断的下令，而是召开军事会议，这点很让他的将领们大吃一惊。他认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应该渡过波河转入守势，但鲁莽的奥格鲁却立刻拍桌叫道：“为了你的英名我们必须主动出击！”话音未落便快步冲出房间。其他人也意见不一。波拿巴只好暂时放弃讨论。

在做出最终决策之前，他独自一人坐在小屋里对着地图苦苦思考。仲夏夜十分闷热，屋内灯蛾绕着蜡烛飞来飞去，最后自焚而死。外面传来喊叫声和战鼓声，他想：能否守住伦巴底在于明天一战，也许，决定我命运和声望的时刻也到了。赌一把吗？如果维尔姆泽的军队比报告上所说的还要善战呢？此刻约瑟芬在干什么呢？躺在那张大床上睡觉？还是躺在一个使她倾心的小白脸的怀抱中甜蜜地笑着？

他终于下令再战。第二天他居然取得了加地里昂尼战役的胜利。

心情稍一疏缓他便立刻给约瑟芬写信：“三天了，没收到你的信。我却天天都在给你写信。可怕的别离，长夜漫漫，白昼寂寂。何时才能再聚？”与此同时，约瑟芬也给巴黎的女友写信说：“我的生活很无聊。”他奔波于战场和营地，而她则被人宴请，受人礼遇。对他们两人来说生活同样索然：对于他，因为她离他太远了；对于她，因为他离她又太近了。三天后他

写信说：“亲爱的，敌人战败了，一万八千个俘虏，剩下的非死即伤。维尔姆泽只有曼突阿一座孤城了。我们从未取得如此战绩：法兰西保住了意大利、蒂罗尔、福留里。几天后我们将重逢，这是对我孜孜不倦刻苦工作的最好回报。给你几千个热吻！”

这位统帅利用每一刻轻松的时光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在摩多那他将所有联邦的代表，连同包罗纳的委员一起聚集起来召开大会。并在这个庆祝性的会议上交给他们一部宪法，据此他们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和国。现在作为从事建国工作的一员的他会感到幸福吗？他焦灼地等待着约瑟芬的消息。她一定在米兰另结新欢，否则她的信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来信的话语冷得让我发抖。”在同一天早上他写道，“你信上的话，好似你我之间如同隔世：谈什么冬天啊，友谊啊，多么令我伤心，你真残忍！你怎么了，是不是不再爱我了？或者你恨我？很好，我早有所料，什么感情都会褪色，只有怨恨除外。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瞧，那忧郁的眼神，冰冷的心，无精打采的样子……一千个吻给你，一如我永恒的心。”

新的危机再次把他召回北方，他来了，战斗了，却又吃了败仗。整整一个十一月，他的命运都找不到归宿，但她连只言片语的安慰都没给他。与此同时，他忠实的朋友郑重地暗示他：他的夫人在米兰过得很舒心。加西努罗战役失败的第二天，波拿巴向巴黎发了一封不抱希望的求援信。

一切都在风雨飘摇之中，形势万分危急，人们失去了勇气，聚集在这位统帅周围。阿柯拉战役即将来临，每天他不得不用三十个脑袋去苦苦思考问题。在晚上，他以极其绝望凄凉无助的心情给她写信：“我不再爱你了，我恨透你了！你是多

拿破仑传

么愚蠢、丑陋和可恨。你不给我——你亲爱的丈夫写信，你也不再爱我。尊贵的女士，你都在干什么？是什么重要事务使你连给你的爱人写信的时间都没有？……谁使你不给丈夫写信，谁是你的白马王子？约瑟芬，你要当心了：不知哪一个美丽的夜晚我会破门而入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我可不是开玩笑，亲爱的，马上给我写满四页充满爱意的信，好使我的心充满幸福和快乐。多么希望能在短时间内紧紧拥你入怀，并用一百万个像赤道一样灼热的吻把你融化！”

他心里烦躁万分，不知她是否还爱着他，如果不是，那是多么不幸啊：在他内心深藏着一种危机感，就像在外面的战场上一样，责任、焦虑和波动的情感，一齐袭向他的心灵，因为也许今天在私生活上受到的侮辱，明天在战场上也将会遇到——但他依然希望能统治这个世界。这些天，军队里出现了自杀事件，他就下令说：“军人必须战胜情感上的痛苦和压力。”

写完这最后一封信后的第三天，他站在阿柯拉附近连接阿伯兹的一座桥上。敌军重炮轰炸这条惟一通道，法军被迫后撤，似乎无法强行渡河。最后他下令重新集结士兵发动新一轮攻击，但人们喊着：“将军，请别前进了！您如果被炸死，我们就彻底输了！”马尔蒙在拿破仑侧面，当他回头想看看后面队伍是否跟紧了的时候，一只眼的余光忽见统帅倒在副官穆依朗的怀里，好像受伤了。整个队伍停滞不前了。因为先头部队已停了下来，所以大家都以河堤为屏障，往后撤退。波拿巴苏醒过来后却又不慎跌入大堤下的深沟里。幸亏他的兄弟路易和马尔蒙反应敏捷把他拉出来。无数弹头从耳畔飞过，到处乱作一团，穆依朗飞扑到统帅身上挡住流弹。拿破仑顺手拽过一匹马，迅速骑上。

拿破仑传

晚上，在沉闷的氛围中，波拿巴呆坐于军营之中难以成眠。第二天又是大败而归！这条可恶的河看来注定是前进的障碍。第三天的进攻也徒劳而还。最后，他脑际灵光一闪，决定突施奇计。当两军在河岸杀得天昏地暗相持不下时，他集中所有可供支配的鼓手、号兵和一部分卫队迂回潜入敌军后方，发起钳形攻势。当疲惫不堪的奥军听到背后响起法军的冲锋号声时方寸大乱，有一个师甚至不战而退；而法军却以为整个奥军都在溃退，因而士气顿涨，愈战愈勇。于是，在绝望中凭着勇敢与妙计，法军又一次大获全胜。巴黎政府铸造了阿柯拉战役纪念勋章，又一个村子的名字被到处传诵。为了让同代和后世永记这位英明的统帅，一位画家画了一幅巨画，画上，拿破仑站在硝烟弥漫的桥上，挥舞着他从未扛过的军旗。

危机暂去，奥军已从曼突阿城撤出，掌握它指日可待。拿破仑重新安排好各地戍卫后，匆匆赶回米兰，现在他终于可以用米兰统治整个小共和国了，可以真切地拥有约瑟芬，并把她紧搂在怀中了。

可是约瑟芬比老维尔姆泽更会玩捉迷藏。“为了尽快跑回来拥抱你，我把一切抛于脑后。我怀着异常兴奋、激动、渴望的心情冲进你的闺房，——你却踪影全无！你到城里什么地方赴宴去了吗？我赶来，你却跑出去，你丝毫没有把你的拿破仑放在心上，你的脾气使你的爱朝云暮雨，变化无常。我已习惯直面危境，谙于面对悲惨的命运。好好享受吧。但愿我并没有打扰你，所有的幸福都是为你而设的，所有的人都以能博得你的欢心为荣誉。惟有你不幸的丈夫独吞着苦果。”

第二天早晨他又写道：“你不必去考虑一个爱你的男人的幸福与痛苦，爱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你的男人，他是为你而

拿破仑传

生的，你不必为他排忧解难而伤神。期望你能如我爱你一样地爱我不公正的。难道精美的饰线与金钱会同等重要吗？……怪只能怪上帝未能赋予我足以迷惑你的魅力。所有我殚精竭虑取得的成就，都仅仅是为了博得约瑟芬的回眸一瞥而已。因为我已爱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女人，祝你健康，……如果你真的不再爱我了，我将深掩自己的痛苦，而以可以供你驱使为无上的荣幸……再一次启信吻你。啊，约瑟芬！约瑟芬！”

多么深情的自白！求名欲和情欲驱使他冲向目标，可敌人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怎么办呢？受挫后最重要的是镇静、克制、保持自尊，冷静反思，而不是谩骂和盛怒。用掩饰殷勤之意的小小玩笑调节一下气氛或许会更有效。第二天，他又思虑道：“我必须挽回她的心！”可如何使她已然变化的心再次靠向自己呢？夸耀我的赫赫战功可能不起任何作用。什么能打动她呢？殷勤致意，曲意逢迎？他是这么估计的——可是他还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五天艳丽妩媚的约瑟芬即便对他驱策王侯的无上神功毫不稀罕，也应该对此感到深深恐惧。殊不知，正是他如此坦率热忱的告白才使她更加放荡不羁。

无以复加的自负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他的自负达到了人类的极限，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也是因此而起。现在，他的自负使他难以掩饰自己不能自抑的情欲，因为那非他所愿。说了那么一大通情真意切的话后，又说，他乐意为她效劳。愚蠢的灵魂驱使他带着一个年轻人为情所困的痛苦难当的神情，再一次撕开信封，又添一句：“再一次吻你。”

六、铁纪统帅

拿破仑在前线捷报频频，巴黎方面“怎么说呢？”

整个巴黎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等待一位英雄人物，要经过多少漫漫岁月啊！他的英名家喻户晓，甚至他的肖像也与古罗马的英雄们的肖像一起列于各个店铺。新的捷报一经传来，人人都以他为谈资；卢森堡宫里悬挂着他的锦旗；他的报告经过执政官稍加删改，常常见于《政府通报》；勋章、诗歌以及刚刚从英国流传过来的漫画，都把他作为赞扬的对象，关于他的一切都让巴黎熠熠生辉。

这一切他都心知肚明，同时他也知道，他知名度的飞增已使得督政府的执政官们战栗不已，因为长期以来他已不再听令于他们了。“这家伙要是再取胜，我们就要完蛋了。”执政官们心里这样想着，私下里策划着铲除拿破仑的方案。诚然，一支勇猛的国民自卫军是所向披靡的。可是，如果他的将领不受控制，又将是万分危险的。七年来，执政者不都是以断头台来控制那些不听管制的将领吗？谁要是全然不听我们的命令，谁要是无视我们派去专员的权威，谁就要被革职治罪，拿破仑也概莫能外！沙里西蒂太软弱了，又是科西嘉人，加之又出卖过拿破仑，各方面多有不便。那么就再找一个强硬一点的。让克拉克去，他不是也阴险狡诈，野心勃勃吗？

克拉克是位高傲自负风度翩翩的将军，前往米兰的旅途中，他一直以为自己对付拿破仑绰绰有余。拿破仑嘛，不就是当年那个时常穿着破军装，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矮个子家伙吗？过去在巴拉斯那儿他常与拿破仑打照面，自觉玩弄他于股

拿破仑传

掌之中不成问题。可是到了塞比朗尼宫后，面对着拿破仑他却惶恐不安了起来。拿破仑依然是老样子，可是来看看他的阵势吧！所有人都对他点头哈腰，恭维至极，这哪里仅仅是一位将军呢？他分明是这里的皇帝！当然，这位专员在此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可是拿破仑的秘密计划他根本无法探知，更不用说报告给执政官们。恰恰相反，两天后，拿破仑就对执政官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了如指掌。狡诈的克拉克见风使舵，“这是未来之主”，他这样想到，便立即转身支持拿破仑这更高的权威了。而拿破仑先前的预料也得到了证实：征服意大利只是执政官们跟奥地利和谈的砝码而已，他们对于占领意大利毫无兴趣，也无意使之革命化，现在既然一切明了，他就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挫败他们的计划。

但是执政官们还有利用价值。“增援！增援！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感可触的血肉之躯，……我最善战的士兵业已伤痕累累，指战员们也斗志全无。刚到达的士兵既无实战经验又缺乏信心。我的部队的那几个疲兵倦将现在亦屈指可数了。我们被遗弃在意大利中部，这些不屈不挠的铁士们也行将面对死神了。也许不久，勇冠三军的奥格鲁、无所畏惧的贝蒂埃、马赛纳和我自己都将遭此命运。我们的勇士们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使我难以成眠，迫我谨慎从事，使我不敢蔑视死神，假若我先赴黄泉，我的部属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比这更狡诈的措辞还能到哪里去找呢？

有的。更高的手段还在后头呢。既然恐吓欺瞒不了现政府，他就用财物来麻痹、引诱它。此时的法国政府正值通货膨胀，财政出现危机，举步维艰。拿破仑不失时机地，用他通过休战协定从意大利的王侯们和众多小共和国那里索取的黄金和

硬币这些不贬值的家伙资助政府。不向政府索取而时有进奉的将领他是第一位。不仅如此，他还不时给执政官们送些小便宜：“谨赠良马百匹供阁下不时之需，略表寸心。”

他请调法国南方各省部队增援，政府却以内防为由拒绝，他回信抨击道：“宁可在里昂起内哄，也不愿拨一兵一卒来为法国守注意大利。”政府要他把外交事务让出时，他作如下措辞：“处理此类事务，你们不仅需要一位能作战的将军，而且还需一位能全权处理此事务的将军……我的谋略与我的进军一样，精确无异……我仅率衰弱之旅即已完成下述战略目标：攻占要塞，击溃奥军，巩固后方，保持对热那亚、托斯坎那、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军事威慑，同时壮我国威，鉴于此，军政、行政、财政必须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假若在此地一位将军不拥有这种权力，你们将陷入重重危机。不要以为我是野心勃勃大放厥词吧！我备受赞誉之累，身心俱累，有必要因病引退，请你们另择名将，我已不能上马，仅余勇尚在，有心无力……我正在与各方磋商以备引退。如果你们还想要意大利，请速派援军，援军！波拿巴。”

其实他正矫若雄鹰，日日纵马飞驰，倒是他的马精疲力竭动弹不得了。越是得势，他就越固辞请退。巴黎那帮只会空谈的议员只要允诺了他的请求，就立即会身陷困境。只要法国在意大利的力量能加强，他在巴黎的政治势力就同样能加强。这是他审时度势的新见解。所以，尽管给予民众自由非他所愿，他也不认为在意大利各方面业已成熟，但他还是一违巴黎督政府的意旨，捧起了“西沙尔畔共和国”。尽管执政官中至少有加诺认可这种做法，但这也只不过是他的政治赌注罢了。

这是拿破仑联合各种分崩离析的力量而建立政府机构的第

拿破仑传

一次尝试。此后他一再重复着他这种创造行为，范围也越来越大。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联盟。现在北意大利六个小邦被他拼凑了起来，制定了宪法，任免着官吏。这一切多么像独裁，可他只确定各种原则，细枝末节都让别人制定。他发出娓娓动听的公告，宣布不管愿意与否，重获自由对于这些国家都是必然。可是他们也得为自由付出些代价——现金。且听他说得多么冠冕堂皇。

“法兰西共和国痛恨一切专制独裁的统治，赞誉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法国的宪法亦是我军的圣经，奴役伦巴底地区的奥国暴君，长期以来给法国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利益损害……君主国的暴虐之师肯定会在被占区上演惨剧。为此，法兰西共和国军誓与封建诸侯的军队对抗到底。我们对解放区各民族给予我们的深情厚谊深表感谢。尊重人权、财产和宗教信仰并使之不受侵犯，是鼓舞我军战斗的口号。但伦巴底人民，为此，你们也欠你们兄弟们——法军——一个人情……我军远道而来，给养补充不充分、不及时，需要你们的资助，你们得想办法资助我们。姑且不谈战争的法则，就是出于友情和奉献，你们也得为我们提供这笔战斗之资。在这里我们征收两千万法郎对于这些富庶的省区来说，还不至于过分吧。”

然后，他就名正言顺地从田赋、税收、军火库、贷金和王室封地征收所需。每个休战协定上他都把向对方索要牲畜、金钱和名画作为重要内容。因为他知道，尽管名画和雕塑不能稳定通货，但在艺术之都巴黎它可以满足巴黎政府的虚荣心，并以此赢得公众的好评。在财政极其困窘的时期，拿破仑从意大利向卢浮宫输送了大量无价的艺术珍品，在这方面他功盖古今。

拿破仑传

对于那些贪婪可恶的法军后勤供应人员，拿破仑像在意大利索取钱财时所表现的一样，毫不留情。“军费开支六倍于正常所需，”初入米兰时他写道，“这是因为后勤官们在开假发票窃取公款……奢侈浪费、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事件数不胜数，骇人听闻。只有一个方法或能奏效：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赋予全权，三至五天内将腐败的后勤人员全部干掉。”查验干草供应是否短秤时，他说：“最重要的是把这些混蛋一网打尽，一个不留。长期以来，国家和军队不胜其害。”他发布的关于打击掳掠事件的文告也蔚为可观。

随军妇女日益增多，他下令：“本通告发布二十四小时后仍有擅自滞留军营之妇女，脸上抹黑，游行示众两小时。”

可是这位治军严明的统帅也有人道的一面。对于当时作战中的一些残忍野蛮的行为，他坚决废除：“严刑逼供之恶习必须废除，否则，传入我们耳朵的只能是取悦我们的言辞。这种不合人性和理性的手段，我禁止使用。”

七、壮志

作为外交家，他把诸如恐吓、恭维、撒谎和坦率等手段都加以强化并灵活运用；偶尔他甚至还能扮演冒失军人的角色。在与梵蒂冈的交涉中，他的老奸巨猾的表演发挥的淋漓尽致。

作为坚决彻底的革命家，督政府的执政官们很想灭掉教皇国，将这个宗教中心粉身碎骨。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无疑会使得自梵蒂冈的物质财富更有影响力。这比拿破仑在法国边境旁组建的什么共和国更有吸引力更令他们兴奋。因此，他们强烈地要求拿破仑拿下罗马。现在罗马近在咫尺了。在拿破仑幼年的

拿破仑传

头脑中，罗马始终是个梦幻般的充满权势、伟人和威望的神秘所在。如今，他却可以像恺撒一样摘下罗马城胜利的桂冠，因为教皇的军队不堪一击。

但他并未鲁莽从事。教皇是惟一不能用大炮加以征服的王侯，因为拿破仑清楚地意识到基督教千余年来对法国和欧洲的深远影响，意识到殉道者的精神感召力会是何等的巨大。他决意不与教皇开战，最多只进行虚张声势的佯攻。“罗马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废除教皇的权力必将酿成大错，罗马会借此扭转整个战局形势。”

他驱军南进，横渡卢比康河后按兵不动。在军事上拿破仑占有明显优势，于是他向教皇提出议和。这是他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常用的伎俩。拿破仑很明智，任由有关宗教的争端公布于众，老教皇最终只好同意他的提议，并答应付给法军几百万法郎，同意法国代表到罗马来随意挑选一百件古瓷器、名画、雕像。但拿破仑却指定非要古罗马朱庇特神殿里的马姆·布鲁塔和詹尼阿·布鲁塔二人的塑像不可。这位科西嘉出生的罗马人，率军渡过了卢比康河，却不进攻罗马城，而只是要了点东西。他特意索要两位布鲁塔的雕像。

当教皇迟迟不能兑现议定反而故意制造争端时，拿破仑就再次调转枪口对准罗马，他并不需要真枪实炮，轻轻一击就可逼得教皇低头求和。但他仍未进攻罗马城，一来用兵于北方急需人马，二来，万一教皇携带财宝弃城而逃，穷酸的巴黎执政官们又有何利可图呢？此时拿破仑甚至自作主张，善待敌视大革命而逃亡到罗马的法国神甫。他还到处广交宗教界人士，甚至把一个“市民大主教”称作先知。在与高级神职人员的通信中，他说：“《圣经·新约》的教义宣扬平等的精神，所以对于

拿破仑传

任何共和国而言它都是有益的。”早已打破天主教精神控制的巴黎，对此又会有何感想呢？

最后，为了稳任意欲逃亡的教皇，拿破仑捎信给他，要他们不必惊慌：“请告诉圣父，我并非阿迪拉，即便是，圣父也不该忘记他自己更是李奥的承继者。”这样，他站到了历史的高度，审视如何对待这欧洲最古老的王朝——梵蒂冈。可是当教皇的特使终于半信半疑地在协议上签了字时，他却丢掉社交界有名的文雅绅士的风度，撕毁协议，并投之于壁炉中。“阁下，这与和平无关，这不过是个停战协议罢了。”对方代表大吃一惊，乱了方寸，拿破仑趁机加倍索赔，这样他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教皇还亲自给他“亲爱的儿子”写信，为这位革命之子祈祷呢。

拿破仑的外交作风，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家们毫不相同，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为他所鄙弃。一旦首次停战协定签署，他就用超然于物外的历史眼光论述事实真相：“我攻占科沙利阿城并非战略上的重大部署，可你们十七号的行动却也是非常聪明。”

二次战役结束后，在自信心和方寸掌握方面他更具大家风范。三月份，才启程从伦巴底向奥军驻地出发，月末他已攻下了斯蒂阿力城；再前进数日维也纳就近在咫尺。如果莱茵方面军能跟着取得同样辉煌的战果，他们就可腹背夹击迫使奥皇投降了。可拿破仑却按兵不动，又一次向临危者提议休战议和。实际情况是：莱茵方面军尚在远处，匈牙利和奥地利也正在疯狂准备，以作垂死挣扎，鉴于此，他得保持军事威慑，这就是征服者的逻辑。

但有一点别忘了，拿破仑更是一位政治家，巴黎的执政官

拿破仑传

们要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才行。大选前执政官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他怎样才能单独为五年来饱受战争之苦的法兰西军民缔造他们梦寐以求的和平呢？难道要他和莱茵方面军的军事政治对手一起分享缔造和平的盛誉吗？拿破仑深知战争的好运失不再来，一意孤行、穷兵黩武是标准傻瓜的行为。他再次挫败了敌军的进攻，并且将他们向莱茵方面增援的去路截断。一年来，这位新的统帅使整个欧洲惴惴不安，现在该是用和平来让他们学会尊重这位新政治家的时候了。拿破仑冷静地抓住了这个时机。作为胜利者，他以平等的身份给奥军统帅、奥皇的弟弟卡尔大公写了一封信，用语真诚而坦率：

“总司令阁下！你我军队在顽强战斗，可是他们渴望的是和平。六年了，难道我们杀的人还不够多？难道我们还不够涂炭生灵吗？目前几乎所有曾与法国交战的国家都已弃战议和了，惟有贵国依然顽固抵抗。行将揭开的新战役不外乎是我们再相互杀戮数千身强力壮的将士，可结果呢？还是得签个和约。因为万事皆有终结，没有什么能够永世长存，血海深仇也不例外……阁下乃金贵之身，世间罕有之才，深谋远虑、远见卓识，当在贵国那些只知感情用事的政客之上。难道阁下无意落得日尔曼民族的大救星，人类造福者的美誉吗？当然阁下用武功救国的雄才伟略我并不否认，但遗憾的是那将使神圣罗马帝国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假如上述只语片言能救一人于水火之中，即使放弃靠累累白骨换得的无上战功我也乐意。”

这封信深深触动了卡尔大公。他本是一个身教优良，厌恶一切战争的人，此次只是出于责任感才披挂上阵。此信在握，他是可以说服维也纳的奥皇和主战派的。如果拒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样，拿破仑就可以将两封信公之于世，以显示他

的新共和国的人道主义思想，而神圣罗马帝国顽固的军国主义思想也将为世人所见，在道义上他就占了上风。那样，他就可以以我们的顽抗为借口，纵兵烧杀淫掠，肆无忌惮。发出此信后，累欧本不是已被他攻克了吗？

于是奥皇派特使晋见拿破仑。拿破仑亲自下楼恭迎，并请特使们代他向奥皇和大公致意。当特使们提请休战十天时——维也纳企图以此延缓战期继续备战——拿破仑有意避开了这个问题，并盛请他们共进晚餐，宴罢他提议休战五日。

这时维也纳风平浪静，巴黎督政府却是再也难以平静。什么？这位将军竟然视政府如无物，自作主张与维也纳大搞和议？那他异日归来，不是只费举手之劳就可以把政府整垮了吗？于是他们以温雅地训令要求拿破仑静候即将抵达的政府全权代表去处理和谈事宜。他知道现今巴黎正在如何宣传、报道他。于是拿破仑敦促维也纳速定大计。在给执政官们的回信中他语气强硬：“我就此申请告退，多少次在战场上，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完全应该赢得你们的信赖。我的赫赫战功业已超过一个幸运者所需。现在，维也纳近在咫尺，意大利远在身后。多少次，你们的军粮迟迟不到而迫使我擅自行动，一如现在一样。对我进行恶意中伤和无耻的诽谤是徒劳的，因为我的文治如同我的武功一样，独特、明晰、简洁。”

很显然，他未曾道出的目标就在这明枪暗刀的讽刺的背后。

与维也纳的和谈迟迟不见结果。为什么呢？“把伦巴底和比利时送给他们，以此作为你们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给受逐主侯带来的损失！哈布斯堡王朝同意这个原则，因为奥皇和德意志贵族们对于神圣罗马帝国都已失去兴趣，它名存实亡，病入膏

拿破仑传

育，行将崩溃。这样一来，法国大有可图之利，因为它可以染指莱茵河东岸各地区了。只是哈布斯堡丧失伦巴底后如何补偿，尚需商讨。”这也是和谈时的最大障碍。

恰在此时传来了威尼斯残杀法国人和暴乱的消息，此机千载难逢，复仇终于有了口实！威尼斯不也正是日暮穷途，来日不多了吗？“自经好望角去印度的航线开辟以来，随着德里雅斯特和昂科那的繁荣兴起，威尼斯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他这样写信安慰执政官们——其实，是为即将发动的攻势作辩解。“威尼斯不堪一击。再说，这些愚劣之辈既无领海，又无领土，连自由权利也不配享受。我们开走其船舶，拖走其战炮，掏空其武库，封闭其银行然后还是把它转交给哈布斯堡王朝为好。我们只要守住考夫和昂科那就万事大吉了。”经历了如此这般的洗劫后，威尼斯被交给了哈布斯堡王朝。

威尼斯的旧主人是几个历史名人的后裔，几百年来一直是威尼斯的主人，并使它成为欧洲最反动的国家之一。拿破仑对他们毫不客气：“您居然煽动农民起来反抗我们，”正是在蒂罗尔与奥国谈判期间，他给威尼斯总督写信道，“正是您，使得整个威尼斯到处叫嚷道：‘杀死法国人！’我们数百位将士惨遭杀害，这都是您策划的！您不要耍赖！您以为我远在奥国，世界上最伟大民族应有的尊严就可以受侵犯吗？我战友们的亡魂当以你们的鲜血来祭奠。是战是和？悉听尊便！如不立刻交出罪魁祸首，我立即宣战！”

为了吓唬那十几个瑟瑟缩缩的城市贵族，他就采用了这种口气。罗马元老的使节们到他的军营，他假装盛怒难平：“我不要什么养老院和宪章！在威尼斯我将做阿迪拉第二！别再提什么建议了，让我来给你们立法吗！”后来城市交接仪式举行

了，九十高龄的总督倒地而死——这是威尼斯最后一位总督，此情此景拿破仑终生难忘。

在意大利，他该心满意足了么？他的所有目标不都已实现了么？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每前进一步，前方的图景就越美丽，越具诱惑力。威尼斯仅是一块跳板，前面还有更广阔的海洋。如今他业已占领该岛，前面波澜壮阔的亚得里亚海不是更让人浮想联翩么？在昂科那逼迫罗马议和期间，他就曾伫立海滨，眺望远方。远方是爱奥尼亚群岛，再远处就是向往已久的土耳其了。他写道：“马其顿是我们操纵土耳其命运的要地，而它距此仅有二十四小时的路程。”在总参谋部供职时，他就不就想染指此地么？驻军昂科那时，他就派私人代表与斯库塔利、简尼那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帕夏们结下了友谊。如今，在累欧本，他牢牢控制了威尼斯所辖各岛，派兵一举攻下了章特和考夫。“同时控制亚得里亚海和近东。土耳其帝国已无人能救了，它的分崩离析指日可待。攻占爱奥尼亚群岛，进可以使我们支援土耳其，退又可以巩固我们的占领区。”

法国的基本国策是在地中海上设立据点切断大英帝国和印度的联系。但是个人欲望是拿破仑的第一动力。他并不想树立英国这个死敌，只是想在与英国的争夺过程中赢得东方。因为拿破仑的行动远远落在了他的思想的后面，他刚刚占领了其一角的欧罗巴洲，但是对于现在的他而言这实在太微不足道了，难以满足他的欲望。他对布里昂说：

“只有东方才是产生出强大的帝国和划时代的变革的福地，因为那里有六亿民众。相形之下，欧洲仅是个鼯鼠窝而已。”

八、天生主宰

高拱式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大厅，宫顶上悬吊着嵌有金饰的白色大吊灯，金碧辉煌，庄严华丽。一个铺着绿缎的长条沙发上，坐着两个成年的妖艳女人。她们中间坐着一个像受宠的宫廷侍童一样娇纵媚人的十六岁少尉。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母亲。此时她正不断地向身旁那些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军官们挤眉弄眼，此刻她在意别人似乎更胜于她的孩子。也许她还在想“还是克利欧尔的女人最懂男人”！站在她身后的威武将军也是调情的老手。他不时拿眼瞟向她乳沟深处，这种方式既时髦，又能迎合女人的虚荣心。他就是马赛纳，他毫无教养，粗俗鲁莽，极富攻击性。可他对女人就像对钱财一样贪婪，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少不了两个女人。

贝蒂埃头大个矮，面貌丑陋，动作滑稽，但却具备马赛纳所缺乏的各种品质。此刻他正在女人堆里侃侃而谈。目前他正享受着一个魏岗地美女的爱怜，无人知道他是如何将那女人搞到手的。这位总参谋长总是那么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今天他在出谋划策，明天他又去冲锋陷阵。他还是位地图行家，是拿破仑麾下屈指可数的精于军事理论的军官之一。

缪拉盛装出场，装腔作势地转着大羽冠，穿梭于大厅人流之间。与这非常司令部的多数军官相比他毫无特别之处，出身卑微，爱听笑话。此刻他正因听了农民之子、贪得无厌、挥金如土的下流痞子奥格鲁讲的笑话，而放声大笑。突然约瑟芬喊他过去，她想听听这个笑话。这虽令不畏枪林弹雨、皇帝老子的缪拉，亦无比尴尬。

拿破仑传

老练世故的约瑟夫连忙向这笨蛋示意，要他千万别讲出来，因为自己的妹妹爱丽斯，此刻正静坐窗边。她长相不美，对自己的丈夫视若无睹，此刻她正关注着一切愚蠢之举，她肯定会把这里的一切讲给她母亲拉蒂西娅听的。而拉蒂西娅向来就很憎恶放荡不羁的约瑟芬。

这时花园里传来了波利娜鸟鸣般清脆的笑声，此时她正享受着婚前自由的时光，与由她哥哥拿破仑选定的未婚夫依波利特玩捉迷藏，此情此景会使约瑟芬很恼火，因此她才兴趣盎然。

拿破仑正沿着长廊缓缓走过来，足足两个小时他一直陪着这位从巴黎来的作家阿瑙尔来来回回地散步。他很清楚自己选此作家的用意：就战役和军队的有关问题，根据自己的行军报告详细回答这位作家，他肯定会为自己搞好宣传。现在他们正谈着政府危机的问题。走进大厅，拿破仑依旧用轻轻的，但足以引起作家注意的声音说：“我以为只有一个铁腕人物才能挽救当前的政府于水火之中，可是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

当他进入大厅时，军官们立即中断口中的话题，全体肃立，静候着这位二十七岁统帅的吩咐。尽管他们大都比他年长。只有那个娇纵的少尉仍无动于衷地呆坐在长椅里，谁都明白，他母亲就是这房子说一不二的女主人。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米兰郊区的行宫蒙特白楼里。拿破仑几乎在这儿呆了一春一夏。此时与奥地利停战协订签订已妥，惟一缺少的是真正的和平了。此时他本可以前往巴黎，接受别人的恭维，以兑现他儿时的梦想。可他却不肯离开意大利！只有当他把胜利果实巩固了，把他新建的国家巩固了，把意大利人的心紧紧攥住了，他才会考虑回到巴黎。他呆在蒙特白楼的这

拿破仑传

近半年的时间里，这里与其说是个司令部，倒不如说更像个小朝廷。

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像个暴发户，他从不矫揉造作，而是雷厉风行，处处体现出他革命之子、平等精神信奉者的本色。他任命平民子弟占据军中要职，对这些勇猛部下在社交场合的鄙俗不当之处毫不在意，也不怕意大利公侯们讥笑的目光。虽然换用了法国国籍，但他并不隐瞒自己的发迹史，反而还将此公布于众。年前他已把全家人接入米兰，用铺张的东方礼仪迎接他们，让他们接受那些想从他那里捞取好处的家伙的巴结奉迎。他的名字已被同神联系在一起，半个意大利都对他极尽巴结之能事，除了那些远道而来欲与其共济风雨的人外，还有不少人来向这位心目中的智者请教家事和个人业务上的问题。

可他母亲与约瑟芬的关系却让拿破仑煞费苦心。他的母亲拉蒂西娅是位高傲自负、传统意识浓厚的太太，她认为约瑟芬有辱家门。尽管拿破仑对约瑟芬千依百顺，有求必应，可他还是要求约瑟芬对他母亲保持最起码的尊敬。可现在拉蒂西娅对约瑟芬更加不满了：这个淫荡的卡利欧尔女人只会接受男人的殷勤、女人的恭维，却生不出孩子！对于这位生了十三位儿女的母亲来说，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现在她不是从拿破仑对手的眼里看到了嘲笑的目光吗？这位横空出世的伟人不能生儿育女。这是多么的滑稽！拿破仑世家的血统让她清楚地明白，她儿子没有错，那个淫荡无耻、纵欲无度的约瑟芬才罪不可恕。

当拿破仑凯旋，他们再次相逢时，她拥抱了儿子，对他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你一点都不关心自己。”

“恰恰相反，妈妈，我觉得我生龙活虎，精神饱满呢！”

“可是现在你得想想身后了，现在！”

“怎么，你以为我不行了吗？妈妈！”

当他与母亲相别时，他对母亲说：“你自己多多保重，妈妈。如果你不在了，谁来管教我呢？”看来，拿破仑的科西嘉家族观念同他征服世界的欲望一样强。

三个妹妹、三个兄弟和舅舅费什在蒙特白楼消遣着时光。年方二八、漂亮迷人的波利娜对约瑟芬忌恨万分，因为她理想中的婚恋计划被约瑟芬暗中按拿破仑的意思给打破了，现在她得和赖克莱将军在行宫的小教堂举行婚礼；同时为了赢得梵蒂冈的好感，爱丽斯与其丈夫巴希奥琪也重修了这一课，对于这个中之意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的拉蒂西娅，在婚礼过后，就匆匆回科西嘉去了。

“该省，该岛”——现在，拿破仑总这样称呼科西嘉，仿佛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岛或省——已如其他地区一样被解放了。战争期间，英国人应波利的求援，长途跋涉突袭科西嘉，并占领了它。一个雾夜里拿破仑派遣数十携带巨款和大量武器的部下在该岛登陆，大肆散发传单，以激起爱国者的反抗情绪。拿破仑又把它昔日的对手、现在的朋友沙里西蒂派去，这样，不用亲自出马，他便夺取了他曾三度未能到手的科西嘉岛。

“难道这仅仅只是四年的光阴吗？”当拉蒂西娅看到那些昔日将她全家驱逐出境的人们，如今正欢呼着恭迎她荣归故里时，她不由感慨万千。这就是拿破仑魂牵梦萦，时时挂在嘴边的安全之地吗？现在爱丽斯的丈夫已当上该地司令官，吕西安总管兵权。在远在意大利的拿破仑的脑海中，故乡科西嘉就像是个家族圣地：浪漫、古朴、典雅，亲戚们可以任意留宿。前不久，他还嘲笑路易王子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说如果他肯保

拿破仑传

王，支持波旁王朝复辟，将给他“科西嘉大公”爵位的承诺，甚至可以世袭。

居留蒙特白楼期间，拿破仑才学会贵族子弟们从小就该学会的将公事私事分别处理的技巧。

令人吃惊的是，行宫的卫队不是法国兵，而是波兰兵。在战役中的数次身陷危境，促使他开始从部队中挑出四十名身强体壮、身手敏捷的士兵组成贴身警卫以备不测，并号之为“教导队”。这些人都宣誓对他绝对忠诚，并甘愿为他献出生命。

行宫里有许多勤务兵和传令兵。来自各地的使节也不少。维也纳、热那亚和勒奥思纷纷向蒙特白楼派驻公使。常可以看到肩饰圣马克狮子和闪光的圣彼得钥匙的外国使者频繁出入。拿破仑还常常按当地风俗举行盛宴，并允许好奇者走进客厅长廊参观，还刻意给他们留下难忘印象，以便他们回去大加宣传，他也同当地人一样，饮当地土酒。

如同许多报道中所说一样，凡是因公务前来拜谒请教拿破仑的人，无不对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统帅的镇定、从容和轩昂的气质大为惊叹。差不多所有他所迎接的人都比他高，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他有任何不自然的举动。事实上是每一个求见者都受宠若惊，刚一见到他就弯腰低头，刻意降低自己的威仪。这样，拿破仑的矮个头倒给他赢得了终生受用无穷的精神优势。“这个人，”一个见过他的人写道，“如果不在战场上殒命，那么四年之后，他不是流放异地，就是南面九五之尊。”这个人仅仅是估错了三年而已。

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他深知如何远播英名。他刻意奉迎一位机敏老练的记者——此人后来成为新闻传播界的鼻祖——于是他就作了拿破仑的喉舌，大肆攻击执政官们。作为普鲁塔克

的忠实追随者，他深知盛名伟业如何方能流芳后世。他多次盛邀意大利的剧作家、学者、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来法。一年前，进驻米兰不久，他就给一位天文学家写下了如下令人震惊的语句：

“科学重现人类的创造精神，艺术美化着我们的世界，并把光辉的业绩流传万世。一个自由的国度必须重视和保护科学和艺术。所有天才人物，所有学术界的精英，来法国吧，你们将获得法国国籍。”在此之前，知识界的精英们，一直归隐山林，与世隔绝。如今，自由的思想终于重吹大地，神学禁锢终于被打破了，再没有什么专制独裁了！天下豪杰如沐春风欣然前来，坦陈高见，所有要去法国的饱学之士，都在此得到热烈欢迎，并被授予荣誉称号。“因为法兰西想得到的是伟大的数学家、画家和别的方面的伟人，而不是什么富饶之地。为此，米兰市民们，请你们把这种政策吹入你们贤达的耳朵里吧！”

一个接到他命令的低级公使人员——这人像他的大多数同事一样无所事事、不动脑筋——速到部队来，为他准备了意大利博物馆的珍藏品清单，日后在签署和平条约时他得以为巴黎索要了最为珍贵的艺术品。

现在，他又让人把所有意大利音乐杰作的乐谱为巴黎音乐研究院抄录下来。为此，他写道：“全部艺术形式中，音乐最能激发人的感情，所以对此多加保护是立法者份内之事。一首音乐大师的力作，一定能引起我们情感的共鸣，这是任何道德说教论文都不能匹敌的。因为道德论文只能唤起我们的理智，却无法决定我们的行为。”后来该院吸纳他为会员，他就让人把这个头衔印在他的专用信纸上。他说：“今后法兰西共和国的真正势力必须由此构成，即任何地方兴起的新思潮都应当成

拿破仑传

为法国的精神财富。”在秘密会谈中，他说：“必须要让士兵认识到：司令官比他们更聪慧、文明。士兵们会对这个头衔充满敬意，出于他们对它的神秘感和无知。”

这一切充分显示出，他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天生的统治者。他每每做一个手势、写一个字或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影响。但当关起门来，与亲朋好友畅谈时，他则会毫无顾忌，直抒胸臆。

当时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观察家这样描述拿破仑：“他的人格中有一种可使每个人都怦然心动的力量……尽管有时他的行为举止甚至有点笨拙，但是，在他的目光与言谈之中，在他的本性之中，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每个人都甘愿服从于他。在公共场合，他会更加努力地扩大这种影响。但在与亲友相处时，他则和蔼可亲，无拘无束，甚至非常坦诚。他爱开玩笑，但绝不拿别人当笑柄，总是诙谐风趣又很得体。他工作起来轻松自如。那时他的工作时间是没计划的。闲暇之时，他经常和我们一块儿娱乐，总是很平易近人，但一旦回到办公室，就严禁任何人擅自入内，不管等级高低，一律如此。……同所有神经紧张、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一样，他的睡眠量很大。经常他会长达十至十一个小时都躺在床上睡觉。但当他必须被喊醒时，他会马上倦容全无，恢复轻松自若的样子，事后再补上欠缺的睡眠；或者，当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会极费脑筋时，事前他就充分休息以做准备。休息方面他的最高明之处，在于能够随时随地睡上一觉。他喜欢剧烈运动，经常骑马，虽然骑术不佳却总是骑得很快。”

他喜欢讲话，政治或人生的一般性问题是他的常谈话题。无话可谈时，他就提议讲故事。如果故事讲完之后，仍有时

间，他自己就会简洁而又风趣地讲起来。

许多漂亮的女人对拿破仑眉目传情，希望能博得他的爱慕，但一切都是徒劳，因为他心中只有约瑟芬。当然，此时对她，一年前的那种狂热已经不在。因为她，也只有她，一年前曾欺骗了他，令他非常失望，他也因此失去了与她做爱的激情。但现在，他的语气分明有些激动，包含着热烈的求爱暗示，微笑与请求。在战场上他还给她写信：“你感到不快乐，是吧？你不给我写信，难道是你怀恋着巴黎不成？难道你对你的丈夫再也没有爱意了吗？这种念头常使我悲痛欲绝。当我知道你在忧伤时，宝贝，我可真受不了。或许我会迅速与罗马教皇签订和约，好，马上回到你身边。”三天后，“和约已经签订、费拉拉、波罗克那、洛摩克那已成为我们的了。……可是至今，你却仍无只言片语。上帝呀，什么错使你这样惩罚我？……你或许明白，对我来说，你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令我不可抗拒。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你的。”

在米兰市郊的宫殿里，拿破仑第一次品尝到了稳定的夫妻生活的甜蜜。同时，也为约瑟芬在社交中显出的妩媚心醉神迷。有时他也举行一些小小的宴会，然后，他们乘车到米兰城另一侧的马乔列湖。在伊索拉贝格的巴洛克风格石像群和杜鹃花丛中，斯卡拉歌剧院的女主角格拉斯妮扯起她高昂激越的嗓子，高唱起蒙特威尔弟的歌剧宣叙调。此时，拿破仑会轻握夫人纤细的小手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

“在车里”，他的一位副官回忆道，“他则和夫人随意亲热，令我和贝蒂埃不知所措。但他却自然大方，并不令人讨厌，反而让人觉得这一切都理应如此。”

九、天秤在握

巴黎的形势又怎样呢？

从昨天起，就有一个哨兵开始在那里执勤了。很久以来，内阁成员都是由律师组成的，如今在这个圈子的最核心处工作着一位政治家。他就是塔莱朗，一位出身法国旧贵族的主教，曾被罗马教皇因其共和主义者的身份而驱逐出教，跑到美国呆了几年。如今他返回了巴黎，并且还掌握了一部分权力。根据新宪法议院议员已被选出，右派成员占多数。这些议员曾把那些执政官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因为正是他们的统帅要继续战争下去，彻底搅乱欧洲，掠取威尼斯已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或许他的有些话太过于准确了，并且当它们从预言变为现实时，不免要引起当权者的鄙视。于是，他呈给内阁一份备忘录，或者干脆说是封警告信：“我谨代表八万人提醒你们这群乱糟糟的家伙：胆小懦弱的律师与可恶的长舌婆可以处决勇敢士兵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保皇党派和教会势力日益强大，直接威胁着共和国的新宪法。拿破仑于是派奥格鲁前往巴黎保护那些执政者，如同自己以前保护他们一样。此时形势危急，波旁子弟当中只要有一人敢涉足法国国土，所有的反对者就会立即聚集到他的麾下，那么复辟就易如反掌。但现在波旁皇室躲在安全的避风港里没一人肯出来，所以执政者们才敢着手发动了一场小小的政变。于是督政府由三人变为五人，独立性大大增强。

政变之后，塔莱朗这位首次负责对外政策的专家便立即着手工作了。在巴黎他估计着自己惟一的远在前线的竞争对手的

拿破仑传

实力，尽管从未会面，但他断定这位对手将来肯定非池中之物，于是至少从刚开始，他便自愿坐第二把交椅了，并且因此他也赢得了这位比自己更伟大的人物的信任。

但是，在各方面塔莱朗都是拿破仑的反面映衬。做统治者，他能力不足，搞外交，他毫无热情。他这个人，冷酷，贪婪，狡猾，虚伪，做作；他是根典型的墙头草，时刻用他的尖鼻子闻嗅着形势的变化，一旦情况不妙，便会立即倒戈掉转方向。现在他是穿着共和国的镶金领子衣服，将来他也许会投奔君主制的国王，或者转向专制的皇帝，或者再把世俗的君王作为靠山，这些他都干得出来。四十多年来，谁掌权，他就摇着尾巴投靠谁，但他有自己的一招，那就是从不与那些统治者的命运连在一起。塔莱朗是个跛子，跛子无法参军，因而他只好做了教士。但正是在这个外衣的掩护下，他曾一度成功地成为法国的主人。塔莱朗是法国惟一能与波拿巴一较高低的人。从此，即使拿破仑对塔莱朗咬牙切齿却再也无法摆脱这位狡猾的外交家。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时，也正是他塔莱朗微笑着，一拐一瘸走过他倒台的主人，投奔自己原来的敌手内阁之时。无疑，塔莱朗是拿破仑的颠覆者，然而，如果我们寻根究底地探寻一下最根本的原因，就不难发现，拿破仑本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掘墓人。

然而，塔莱朗毫无原则、城府颇深的特性却给远方的波拿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月，拿破仑去乌迪签署春季就已开始谈判的和约。在这个旧贵族子弟身上，在这个冷酷的虚无主义者身上，在这个罗可可式善于搜寻主人的人身上，拿破仑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工具。此前，除了军人他别无需求。但是现在，当他成为政治家时，他需要并且真的找到了一个政治家。于是

拿破仑传

在与奥地利谈判期间，他给这位外交部长写了一封长信，亦或是联谊信，在信中拿破仑将自己的整个政治计划展示给他：

“不管我们如何自诩，法兰西民族的建设仅仅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法国人在政治方面还不入流，因为我们甚至连什么是行政、立法、司法都不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国家里，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政府必须代表真正的民意，并根据宪法在我所定的权力范围内行使它的统治权。”

“波拿巴，你真是如此的坦率吗？”当这位城府颇深的收信人一周后读到这封信时，他微笑了。

“对于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在十八世纪的今天还必须拿起武器为国家自由而战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不幸。想到一个为人类而立的宪法必须顾及人类自身时，这些用于弑人的武器实在是立法者的负担。”

“你有这么高尚吗？”这狡猾的家伙有点惊讶，“他已经厌倦了战争所得的神功，现在他想成为制定新宪法的独裁者。”

他继续读下去：

“为什么我们不把马耳他夺过来呢？我现在甚至都有了没收马耳他爵士们财产的理由……有马耳他和科孚岛在手，地中海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把英国人驱出好望角，埃及就必须是我们的。如果有两万五千人马和八到十艘战舰，这个远征就值得冒险一试。埃及不属于苏丹。您再设想一下，如果远征埃及，土耳其政府会如何呢？……对我们而言，就要考虑同东方的贸易了。”

读完这封信，坐在外交部里的这位外交家的眉毛已经挑得不能再高了。写出这些文字的人是何等的天才，简直是个魔

鬼！几周后，他又收到一封信。

“如果我们所作的一切是以一个正确的政治理论为基础的话，我们将会长期地成为欧洲的大国和主宰。欧洲的天秤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且，如果命运不跟我们作对的话，几年之内我们将取得巨大成功。在今天看来这些成功似乎是富于想像的梦想家的不成形的预感，但一个坚定、冷静、有远见的人将会实现之。”

十、宏伟计划

这些日尔曼外交官们是多么没有魄力啊！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在这儿进行谈判，甚至常常讨论到深夜，可奥地利的那些谈判代表对签订和约总还是疑虑重重。所有这些，如果由一个有理智的人来处理，两小时就可以搞定。自始至终，奥地利谈判代表无时不在观望他们在维也纳的皇帝的脸色，甚至在谈判时，也必定要为他们的皇帝准备一个带华盖的空御座。“在我们谈判开始之前，最好把这把椅子拿开，”这位统帅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位置，使我觉得它高高在上，不可企及。”

几个星期过去了，谈判仍僵持着。虽然和平是欧洲多年来的夙愿，但一想到为了一个空洞的和平而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他就觉得自己同奥地利那位皮肤黝黑的新外交部长情真意切的和平谈判序曲简直是对牛弹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对他们大吼道：“我对你们太宽大了”，“本来我完全可以使条件更为苛刻！你们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告诉你们，我与你们任何亲王都处于同等的地位。哼，在我面前谈什么议会……以我们法国的实力，不出两年，就能征服整个欧洲。可那并非我们所

拿破仑传

愿。因为公民期望和平，并想尽早拥有……可是，先生们，你们却跟我说什么指示命令。如果指示里说现在是黑夜，难道你们也要坚持说现在是夜晚不成？”

最后，为了进一步威吓他们，他勃然大怒，“啪”地把手边一个瓷制花瓶给摔碎了。于是和约就这样最终签订了。每一方都从和约中得到了半年前拿破仑在累欧本所许诺的东西。

当欧洲得知这个消息时，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此刻拿破仑又在想些什么呢？奥法结束六年战争的《科摩坡—福米奥条约》刚一签完，他使用最平淡的语言写信给执政者：“现在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颠覆仍是君主政权的英国。否则，这些活跃的大不列颠岛人将灭掉我们。现在，时机是有利的，只要我们集中所有的军队力量把英国干掉，我们就是欧洲的霸主了。”为此他向海军发布了一篇宣言：“弟兄们，欧洲大陆上已到处飘起我们的和平之旗，现在，我们要为海洋的自由进军。没有你们的帮助，光荣的法兰西只能雄立于欧洲的一隅；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将超越海洋，将伟大法兰西的英名带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

拿破仑的脑子里充满了伟大的计划。当他于伟大事业的道路上疾驰时，荣誉就在他身后马蹄所扬起的灰尘里消失了，但总又不断地从他的新计划里向他真切地招手。他火速赶回他在米兰的宫殿，给意大利下了最后一道指令，因为他要马上带着和约到巴黎去。他用国王向人民讲话的口气，给新建立的西萨尔畔共和国发表了演讲：

“你们是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经过流血战争、党派之争、激烈谈判而赢得自由的国家。你们是多么的幸运！我们给了你们自由，你们就应当知道怎样用你们的一切去保护它！……用你

们的心灵去认真思考你们自己的力量和自由人应有的尊严。……如果昔日的罗马人能像今天的法国人一样懂得行使自由人的权力，那么罗马旗帜一定还在迎风招展，而人类也必能绕过长达一千八百年的黑暗的专制制度！我一直在把巩固你们的自由并给你们带来幸福作为惟一目标和己任，现在我已完成了这项任务。而在过去，这项工作只能由那些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人才能完成……几天以后，我将要离开这里，我会永远关心你们共和国的光荣和你们的幸福。”

这是一名战士在吹响号角吗？抑或是一位充满生活情趣、才思敏捷的诗人，在为一个民族的自由而高唱赞歌呢？

同一天，在该国一位外交官陪同下，拿破仑在他的蒙特白楼的公园里来来回回地散步。他的言谈举止之中充溢着对巴黎的期待。外交官是一位机谨、善解人意且能严守秘密的人，而即使是天才有时也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全部隐瞒。拿破仑对他吐露了下面一段话：

“你以为我在意大利出生入死夺取胜利是为了帮助那些律师出身的执政者们……成就大业吗？或者你以为我是要保卫共和国的胜利果实吗？建立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共和国，其中尚有我们的陋习，尚有我们的旧俗，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这些妄想不久就会为法兰西所遗忘。法国人关心的是光荣和虚荣的满足，他们哪有心思琢磨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看看那些军队吧！连续不断的胜利已经使法国士兵恢复了真实面目。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切。如果执政者们要打倒我，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谁是军队真正的主人。

“人民需要一位领袖，一位用胜利和光荣引导他们的领袖，不需要任何政府和理论，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的演说和美辞。

拿破仑传

给他们一个玩具，他们就会用玩玩具打发时光，并且甘愿受人统治。当然，做领袖的应当具备把自己的真正目的巧妙隐藏起来的能力。在意大利这个地方，还不需要非常谨慎。……然而，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放弃一时的热情是必要的，因而在这儿我们将会拥有两至三个法国式的共和国。……和平同我的利益水火难容……如果这儿持续和平，我就必须放弃我已经得到的地位和权力，并且要在巴黎政府对那些律师惟命是从。我离开意大利，只是为了在法国重演在这里的角色。但那个果实尚未成熟。巴黎方面意见有所分歧，并且有一个我不愿为其效劳的保王党。早晚我要削弱共和党的力量，但这样做绝不是为了老王朝的复辟。”

这才是拿破仑的真正意图。是的，也正如他所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进行着。我相信，世界上惟一不会感到惊奇的人就是我。将来也必然如此：世界上没有我想却又不能到达的地方。”

这条自我坦白的河流势不可挡地向前流着。听到他说话的人用日记把这些传给了我们。当然，如果听话的人当时把这些重述一遍，说话的人必然会予以否认。但他对自己已有的成就大感不满却是千真万确，在意大利他已呆了将近两年，在与布里昂同乘马车离去之时，他说：“如果再有几个同样的战绩，我们就可以流芳百世了。”当他的这位朋友认为他已经取得这些时，波拿巴讥笑着说：“布里昂你可真会做美梦！如果我今天就死去的话，十个世纪之后，在世界历史上，我恐怕连半页纸都占不到！”

十一、抵返巴黎

如今的卢森堡宫已成为一座露天剧院，旗帜、武器这些新缴获的战利品和绣有金黄色条纹的革命口号都被并排陈列在旧宫墙旁。就是在这里，昔日的法兰西的贵族曾众星拱月般地敬奉他们的太阳——法国国王。今天，贵族们身着节日的盛装聚集到这里，如同参加五月宴会一样，而这时却是寒冷的腊月。那些漂亮的女人——权贵的女友们，坐在最前面，好让自己能在最近处看清楚这位穿着黄色真皮外衣的时代英雄，那位小个头的大将军。

——什么，他抵达巴黎已经一周了？他是怎样避开人们的目光的？他为什么要谦逊地避开他的人民的欢迎呢？

——欢迎的号角吹响了！快看，五位执政官已经上台了。

乐队奏着《马赛曲》，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合唱复唱部分。突然，音乐戛然而止，门外台阶处传来靴刺铿锵和军刀当啷的声音。人们纷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屋顶的人则鸭子般地向前下方张望。音乐的暂停预示着他的即将到来。

拿破仑来了，穿着战地制服，看起来一点也不显眼。他迈着坚实的步伐从容而庄重地登上台子，手握一卷纸，身后跟着三位副官。人们还看到，在这位衣着朴素、迈着军人步伐的小个子军人之后，一个身着金光闪闪的制服、脚穿丝袜的人一瘸一拐地同他一起走上了台。这时，外面轰隆一声炮响，人们正用这位昔日的炮兵少尉的武器来迎接他。一时掌声如雷。待台上的人相继入座，台下也顿时一片寂静，数千人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台上。塔莱朗首先发言，他巧妙地，阿谀地，用几乎没人

拿破仑传

能理解的含蓄语句，颂扬这位伟大的国家救星的古典式的朴素，称赞他蔑视华丽，推崇自由精神。最后这位部长说：“全法兰西都将获得自由，只有他一个人除外，或者，这是他的命运。”演说结束。

照例是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在这千万人当中，在这群内阁成员中，有谁听懂这句结束语的深层涵义了呢？有谁又觉察到这话中的辛辣的讽刺意味了呢？

拿破仑从容地出现了。他要说些什么呢？

“法兰西民族为了获取自由，必然和它的封建帝王们作斗争……宗教、君主专制、封建制度，这些已统治了欧洲两千年。民主立宪的时代刚刚开始。你们已经把强大法国的领土边界扩展到它的天然极限，这是你们巨大的成就。当然你们的成就不止于此：欧洲的两个素以艺术、科学和天才著称于世的最可爱的国家，已领略了自由的精神实质，对自由充满憧憬，并且已从他们祖先的坟墓中清醒了过来。自由与憧憬是法奥两大强国之立国支柱。我今天能把这个已经得到奥地利皇帝批准的《科摩坡—福米奥条约》呈送到你们面前，实属历史赋予我的荣幸。……法兰西民族的幸运一旦能在最好最完善的宪法上得到确认，那么整个欧洲都会成为自由的国度。”

这位将军的话讲完了。一时间全场竟鸦雀无声。但顷刻之间，掌声四起，震耳欲聋。是演讲内容精彩绝伦吗？可它并不具有巴黎街墙上常贴的公开宣传语的魔力。一切都令人惊讶。有人心中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更多人的内心则涌起些许恐慌和许多敬畏。掌声自然并非因为演说词的魔力，而是因为演讲人的魅力。他在许多战场前线上讲过很多话，也曾在科西嘉岛当众发表演说，但公开在群众或政治家面前讲话还是第一次。

拿破仑传

这样的演讲词是政治家的演讲词。或许开始时，除了塔莱朗没有人能参透其义。他所有关于民主宪法时代的演讲词听起来似乎都是假的。英美两国早已经是民主国家了，法国仅仅是在近十年才开始为取得民主国家的名号而斗争的。现在，终于在与日尔曼帝国的和约里得到了承认，这个意味着欧洲大陆和平的羊皮封面的和约现在就握在这位军队的统帅手中。故事的结束并没有到来——演讲词内在的威力，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的结束语中内在的威胁才是真正的结尾。执政者们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在恐吓他们啊。然后是巴拉斯讲话。但是，巴拉斯语速太快，一通言过其实的赞美词更是无聊，然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并吻了这位小个子将军，当然以前拥抱将军夫人时要比这热烈得多。

此时，约瑟芬在哪儿呢？她没有回来，她在意大利。拿破仑走后，她在意大利接着呆了一个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她在那儿过了这么长时间到底干了什么。一个月后，她回到巴黎，很迷人，很快乐，只是略有点疲倦。一到巴黎，就和她的旧情人们重新过上了过去的生活。

与此同时，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拿破仑的生活。她很漂亮，也很有头脑。也正因为此，拿破仑不喜欢这个女人。她就是施泰尔夫人，奈克的女儿，她很有权力，也很幽默。正是借助她的力量，塔莱朗才当上了外交部长。过去她写信向拿破仑进攻，希望自己能迷倒他，而他却踟蹰不前。现在，她与他见了面，他使用些殷勤搪塞她的进攻。但他无法阻止这位聪明的女人用她锐利眼光窥见他的大多数男人看不到的内心深处。下面便是她笔下的拿破仑形象：

“他面容黯淡而消瘦，但并不令人讨厌。他身材矮小，因

拿破仑传

而骑马时比步行时要好看。社交之中，他显得有点笨拙，但却从容大度。他留意自己的举止时，态度便会显得有点傲慢，但放松随便时他又显得很普通，但傲慢更适合他。……他说话时，并不具有学者和社交名人的气质，但他的卓越之处却令我沉醉。他讲述他的个人经历时，有时会显露出意大利人特有的栩栩如生的想像力……但总的却是一种深沉的冷嘲热讽，崇高也好，美好也好，抑或是他自己的名誉，全都笼罩在这种嘲讽之中。……我见过不少名人，也见过不少性情粗野的人，惟独他给予我的恐慌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因为他既不英俊又不丑陋，既不文雅也不温柔，却也不冷酷，他的性情很独特，既不能感受人的爱情，也不能鼓舞人的爱情。他有超人之长，也有所短。思想、性情、语言，一切都与众不同。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他能轻易获得法国人的信任。”

“他不爱谁也不恨谁，对于他，除了他自己谁都不重要，所有其他人在他脑中都被编成几号、几号。他是伟大的棋手，整个人类都是他假想的敌手。他的成功所依赖的他所缺少的气质，如同他所依赖的他所具有的气质一样多。……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如同高尚的人追求道德一样。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善的，那么他的毅力则是他的优点所在。……他所蔑视的国家，也正是他在其中寻求拥戴的国家。总想令人类惊讶的需求与毫无热情相混合。……在他面前我无法自由呼吸。”

这些话中，有一部分肯定是合理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名声远扬且有众多渴慕者的女人，别人追她追不上，她想追的却得不到，这必定会大大伤害她的自尊。气愤恼火之余，说出些主观的话语在所难免。删除这部分，剩下的还是有值得仔细研究之处。她试图用言语挑逗进而捕获他。然而刚刚说了一

句，第二句还没说便就范投降了。她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抽象道德和伪善的虚无主义者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与一个独裁者是毫不相关的，正因为此，她并不能推测出拿破仑的狂妄目标，而这个目标也是他紧锁心底直至其事业濒临终点时才公然于世的。因此，这位女人一直以自己能认识这位天才为莫大的荣幸。

“你想像一下这个小个子的人物吧，”当时一位德国人写家信时说，“与腓特烈一样矮小，身材极为匀称，虽然瘦削，但很强壮，大脑袋，高额头，棕黑色的浓密头发，深灰色的眼睛，希腊式的鹰钩鼻子，鼻尖几乎可以触到嘴唇，嘴巴充满人性又极富情感，坚定的下颚微微上翘。他的举止总是活力十足，富有修养又威严庄重。你可以看到他五六步就可以从一个很高的梯子上走下来，当他脚心着地能站稳时，他又像平常一样，温文尔雅地站在你面前了。他的眼睛几乎总是向上瞟，除非他注视着某个特定的人或物。每次端详他那双漂亮、深沉、感情充沛、严肃而又温和几乎与腓特烈大帝一样的眼睛，我都感到极致的愉悦。”

十二、亚历山大第二

在去巴黎的途中，拿破仑不得不在拉施塔特滞留几天。因为在那儿，他要同奥地利特使磋商执行和平条约中关于从美因茨撤军的条款。出于怀疑和好奇，这次他故意摆出王者的姿态。如同计划中的一样，他或责骂奥国特使，或善待他们；时而给这位伯爵一块表，时而又送那位一个钻石帽扣。“这两位穷困的大使可被我给整懵了！他们难以想象的财富，我却挥之

拿破仑传

如土。”

这种东方式的近于挥霍的赐予，出于善意却透着傲慢。在这儿波拿巴扮演着一位爱送礼的哈里发的角色，慷慨中透着自傲。而这也正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不过如果他要真心实意地感谢一个人，他就会用最有礼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谢意。他如同一位骑士，而世界仅仅是供他追逐荣誉的游戏场。这位夺取过许多敌人军旗的战士，曾被授予一面从阿柯拉掳掠的军旗作为纪念。尔后，他把这面军旗转赠给拉纳将军，并写道：

“在阿柯拉，在双方僵持不下那一刻，只有指挥者的视死如归方能挽救危局。而您，身负三处剑伤，却毅然走出野战医院，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坚信要么全胜而归，要么捐躯沙场！您的身影活跃在勇士们的最前列。是您，第一个率领部队冲过阿达桥。拥有并保管这面光辉旗帜的荣誉必属于您和您的战士！”

波拿巴十分清楚自己的每句话会在巴黎民众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手腕灵活，既懂得何时公开地赞美别人，也知道何时该在大众面前谴责和批评他人。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如此谨慎地安排自己的出场是有他的目的的。他要让全巴黎，包括所有的报纸和他的敌人，一致惊叹：“多么谦逊的伟人啊！”而此间，他曾迫不得已地出现在两次应酬中。其中有一次，是在塔莱朗为他举办的宴会上。他结束神秘之旅回巴黎后拜访的第一人就是塔莱朗。席间，两人都未坦露心迹。不过波拿巴在和这位贵族的后裔谈话时，并未忘记向他表明自己高贵的出身。“您的舅舅是波旁王朝时期朗斯的大主教。”宴会才开始半小时，波拿巴便提到，“而我的一位曾授道与我的舅父，则是一位副主教——您知道，在科西嘉，那与法国的主教

无异。”就这样，波拿巴让他明白自己可不是什么暴发户。如此他先发制人的目的便达到了。其实一开始，塔莱朗就被拿破仑看成对手。

波拿巴买下了约瑟芬以前租住的小屋，并和他那姗姗来迟的夫人过着隐逸的生活。只与他的兄长和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保持经常的来往。波拿巴常着便服，独自乘车外出，他避开一切政党的纠纷，只作局外旁观。在戏院里，当被人发现并向他欢呼致敬时，他会马上抽身回到自己的包厢。而他刚才还在米兰郊外一个侯爵的城堡里呆过。“如果在剧院民众看见我三次，我将不再受到他们的关注，”他对一位密友说，“你认为，这欢呼会让我得意忘形吗？一旦我上了断头台，肯定会有一大批人欢呼的！”

波拿巴还盛情邀请学者来做客，他还参加某些学院的大多数会议，并亲自研读论文。午饭后，他经常和拉普拉斯讨论数学，并向这位天文学家介绍意大利人计算星道的新算法。有时，他还和谢尼埃谈论诗歌艺术，甚至论及玄学。

表面上，波拿巴似乎已沉醉于学术，可实际上，对权势日益衰微的执政官们的一举一动他都倍加关注。一方面，他深居简出，避免与敌人直面交锋；另一方面，他派他的弟兄们密切监视敌人。这样一来，各党派之间的势力对比他便了如指掌，能随时安排应对之策。“巴黎是个健忘的城市，在这儿名誉至上。如果我继续在这儿默默无为，昔日的拿破仑会很快在人们脑中消失。这儿，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常常一个人在花园里，背着手踱着步子，思考着：

“还太早。这些人马上就要完蛋了。大厦就要倒了。再作他们的同僚当执政官，那与跳梁小丑何异？幸好，我还不到法

拿破仑传

定的四十岁。嗯，对，必须马上利用民众的幻想。怎样利用呢？如今欧洲大陆是一片和平，几乎不用对手们操太大的心。真是万幸！那个最令人头疼的奥什已经死了。无疑，那是个美男子，还曾做过约瑟芬的情夫。唉，这个生性放荡的女人，仿佛她生来就不能从一而终。加诺被除掉了。莫洛给打败了，只剩下奥格鲁这家伙，还统领着莱茵的军队。他嫉恨我，迟早我会给他点颜色看。老科西嘉人是今非昔比啊！那位警告我谨防中毒的女士第二天就遇刺了。这不明摆着是谋杀吗？还太早，必须马上离开巴黎。”

——进攻英国？要不是海军被这群白痴弄到这般田地，那将是再好不过的计划。土伦战役后，法国还曾建何战功？最近五年的海战，就被打败了六次。进攻英国？有几成把握？无疑，战胜英国，就是世界霸主！我们应该沿海岸航行，探察一切；一旦发现不行，我们就回地中海。在那儿，东方，我们将毫无束缚，世界肯定会为法国取得那块土地而震惊万分，那块土地就是埃及。踏着亚历山大的足迹，我们会在那儿给英国以重创。

长时间的准备之后，这位将军探测了北部的海岸。一路上他不停地考察、计算，甚至连渔夫和黑市商人他都加以询问。当他结束考察突然出现在约瑟芬面前时，她被吓了一跳。她赶快背着他给一个老情人的秘书写了张便条，上面写道：“波拿巴今晚回来了，请向巴拉斯转告我的歉意，我实在不能陪他共进晚餐了。告诉他，永远记住我。您比谁都清楚我的处境——拉·巴姬丽·波拿巴。”这一切波拿巴竟毫无察觉。如果这位在战场上拥有数百名间谍的将军读到这封信，他将作何感想？

拿破仑传

他们的婚姻已不再和谐，可波拿巴毫不知晓，仍相信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一对。事实上他的情敌——执政官巴拉斯，甚是猜忌嫉恨他这位势力强大的司令；他的夫人——约瑟芬放荡不羁，在自己的卧房与别的男人打发时光。尽管她经常不得不顾及波拿巴，可签名时，她却执意把她做小姐时的名字排在她做太太的名字之前，俨然一副待字闺中的模样。

虽然那天晚上巴拉斯肯定会诅咒拿破仑，可第二天，他仍要和其他执政官一起面对拿破仑呈上的报告。报告开头是这样的：“纵使我们现在尽最大的努力，得到判海权仍为时尚早。登陆英国将是最大胆也是最困难的冒险，只有出其不意方能致胜。……为此，我们还需要长夜，需要冬季。只有等到来年，远征才有可能，而此间，我们很有可能会与欧洲大陆发生摩擦。这样一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能就会永逝不返。”

这与放弃无异的举动固然令人惊讶不已，可是更让人料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那是一个殊途同归的计划：事实上，他已先后拟定了八份备战计划，战线从西班牙延伸到荷兰。连海战所需的政治条件和可能产生的后果都纳入了考虑之中。现在法国缺少金钱和舰船，那么最好对英国的海上商船进行一次攻击。战地选在埃及，这样估计八月份法军就可回国，而把英国人留给埃及人去对付。

执政官们一提“埃及”两个字就头痛。他们马上承诺给拿破仑以指挥权，并给他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舞。这种危险人物嘛，消失得越远越好，最好战死沙场。

征埃计划并不是一时的激情所致，数年前他就有此考虑。塔莱朗也曾将拿破仑的信和这个计划一块儿提出，尽管他的批语是：“这个战役的指挥无需特别的军事才能。”这个批语是为

拿破仑传

了实现波拿巴想留在法国的愿望呢，还是纯粹的讽刺？我们只知道，若干年后，当天才指挥官波拿巴读到这段话时，在旁边也作了批言：“疯语”。还是让我们回到征埃计划中去吧！此间，波拿巴起草计划并自命为征东军大统帅，手握全权。他下令攻占马耳他和埃及，将英国人逐出红海，开通苏伊士运河，以确保法国对这片海域的绝对控制。

波拿巴之所以如此狂热地投入新任务中，是因为他早已谙熟这个问题。地中海是他的出生地。孩提时，在科西嘉人的徽章上他就已观察过这个糕点般的小国，那时从非洲海岸总有船开来。他还曾夺取过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船只，并和希腊人、突尼斯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有过交往。而支撑这一切举动的则是深深扎根于他心中的亚历山大精神：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在这些天坐立不安的等待中，波拿巴的性情第一次在内心达成统一。这个充满想像力的头脑所产生的幻想，这个想竭力仿效古罗马英雄所酝酿的遥远、朦胧的想法，经过一次次理性的分析、否定、思考、衡量，现在终于变成了切实可行的计划。现在，当他飞速驰向埃及时，试图集梦想家和实干家于一身的他却忽略了一点。他那对英雄时代的强烈憧憬，使他忘记了：自己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古罗马，哈里发和征服者已不再拥有百万牛马般的奴隶，这一点甚至连蒙昧的非洲人也认识到了。波拿巴却陷入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可他越是陷得深，越是固执地要亲自寻求解答。

这位应该早生两千年的天才现在已开始了他的悲剧，这双近乎半神的手，到头来却为自己创造了悲剧。

十三、直捣埃及

“我正驶向东方，”波拿巴给兄长写道，“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胜利而返。法兰西需要我……如果战事不幸爆发，并不利于我们，我将火速回国，那时舆论给我的支持将比现在更为强大。但如果战事的发展对共和国有利，而且有一位和我一样的将军出现，那么我将留在东方，做出比他更大的功绩。”当布里昂问他们多久能回来时，波拿巴答道：“六个月，或者六年。”

命运在最后一刻也给他提了一个醒。在拉施塔特，奥地利违约拒绝割让莱茵河西岸；在维也纳，法国特使贝纳道特惹起了一场新的似乎不可避免的战争。留在国内不更好吗？可是执政官们不愿他留下，说远征埃及的计划已行进太远，现在回头将前功尽弃。于是五月的一天，也即拿破仑攻占米兰两周年之日，四百艘战舰从土伦出发，岸上，约瑟芬向丈夫及其下属挥手作别。直到全部轮机奉命开动，士兵们才知道此次出航的目的地。甲板上聚集着几乎所有的人，他们注视着欧洲海岸一点点地变小、消失。惟独拿破仑，站在“东方”号上，在八磅炮弹围着的主桅旁，头也不回，目光直视东南。

与此同时，纳尔逊等四名英国海军上将，也矗立在自己军舰的甲板上，用望远镜搜索着海面，希冀寻得法军的踪迹。他们原以为，法军正向西西里航行。可现在法军会在哪儿呢？昨天，一场暴风雨刮散了纳尔逊的舰队，结果舰队重新集结浪费了时间。而同一场暴风雨也使拿破仑在土伦多停了一天，法国舰队因此躲过了与英军的遭遇。他们抢在英军之前到达马耳

拿破仑传

他，一阵突袭，拿下了这个重要的岛屿。而当英舰抵达时，法舰早不知所向了。纳尔逊全力追到埃及，却毫无所获，因为法舰还没到呢！又气又急的纳尔逊赶到叙利亚，依然毫无所获，再折回西西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魔鬼自有魔鬼的运气”，无奈之下纳尔逊只能如此诅咒自己的敌人。

四个月的漫漫航程，为防晕船，波拿巴将大部分时间耗在了床上，坐卧不安，只得让布里昂大声读书给他听。

在这支开往东方的舰队上，不仅装备着两千门大炮，而且装了一整所大学。天文学家、矿物学家、测量学家、桥梁建筑学家、考古学家、道路工程师、政治经济学家、东方语文学家、画家、诗人——整整一百七十五名学者，数百个装满书籍和仪器的箱子。波拿巴希望详细的研究这个神话般国度的一切东西，这于公于私都大有裨益。于公，为法兰西夺得一块殖民地；于私，自己可在非洲建功立业。在船上，学者们被那些无知的士兵们讥笑为“驴子”，可波拿巴却十分尊重他们，一旦有军官对这些“闲人”表示反感，波拿巴便会大发雷霆。这些学者都是波拿巴亲自敲定的。他们每个人的知识都将发挥作用。从国立印刷厂，他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强要来大量图书，有了它们波拿巴还在旗舰上建立了图书馆，而且对图书馆备加关注，无微不至。因为他发现小说对军官们有益，此外，在看小说时他们总是讥讽那些自认为可笑的人或事。他自己呢，片刻不离的伙伴只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奥西昂的作品。不过，在这次旅途中，他倒把它们放下了。

那么布里昂为他朗读的是什么书呢？是从罗马及其他各地搜集而来的关于埃及的各种游记；还有普鲁塔克的作品，荷马史诗，阿里昂著的《亚历山大征战纪实》，还有同《圣经》与

拿破仑传

孟德斯鸠的作品一样被视为政治著作的《古兰经》。

午饭后，波拿巴经常召开“学院”会议。尽管用这个名词有点儿调侃意味，可是在讨论时，他却极其严肃。经常由他提出一个论题，并确定辩论双方。而宗教和数学则一直是讨论的热门话题，因为他总是集梦想家和计算家于一身。这儿坐着著名的蒙热，一个鼻子弯曲、前额凸出且下巴硕大的人；拿破仑久仰其大名，对他最为关注。刚被拿破仑从莱茵军队中调来的德瑟，坐在蒙热旁边，他大鼻子，厚嘴唇，一副面孔极似非洲人。德瑟精通数学，又深谙军事，以至于人们不知道该称他数学家还是军事家。那边坐着柯莱柏，面容清瘦，一个勇敢而又果断的人。在他的一边是拉普拉斯，他从眼镜下热烈地注视着同伴；另一边则是贝托莱，有着一个山羊般的脑袋。此时克莱贝尔正在大肆驳斥几何学。而当一位学者正想辩驳时，拿破仑举手阻拦，并微笑着指着贝蒂埃，那拿着《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家伙在角落里已睡着了。

天气越来越热了，拿破仑想享受习习夜风，便常躺在甲板上直至深夜。他的好友们围成一圈，讨论着行星，推测着它们上面是否存在生命。正反两方各执一词，互不服输，辩着辩着，世界的起源问题又被牵扯进来。这些革命者，伏尔泰的信徒们，不论是将军，还是教授，都同意“宇宙及其起源可以用自然科学来合理解释，上帝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拿破仑默默地躺着，一言不发。只有一次，他突然指向星辰，说道：“你们尽可随心所欲地发表见解，可是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

十四、作主东方

波拿巴骑着马，缓缓穿过沙漠，驻足于狮身人面像前。空气凝滞了，波拿巴那坚定的目光与石像那冷冰冰的双眼对视着。波拿巴和石像都一声不响，可是我们猜得出他的心思：

“亚历山大曾驻足此地，恺撒也曾肃立于此，石像等了他们两千年，他们又一起等了我两千年。尼罗河畔，多少崇拜太阳的大帝国曾浮沉于此啊！一国之君统率千万臣民，凡他所要的，奴隶必为他创造。国王就是神之子。因第一个征服者来自国王，自称神之子，所有人都相信他，因他是第一个征服者的后裔，所有人都听命于他。在这儿，东方，只要说‘我是你们的上帝’，无人不会相信。相比之下，欧洲只能算个鼯鼠窝。”

离开狮身人面像不久，拿破仑就指挥了一次战斗。八千多马木留克人——号称世界上最好的骑兵——在那儿阻击他们。马木留克人向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巧的是，今天他们碰到的是拿破仑。拿破仑亲自飞驰到前线，指着远方的金字塔，喊道：“弟兄们，四千年的历史在注视着我们！”在他的鼓舞下法军一次次用大炮击退克马木留克人的进攻，很快便转守为攻，攻陷了马木留人的大营。溃军向尼罗河逃去，划船或者游水过河。不幸的是，人们知道了他们总是随身携带黄金的习惯，于是，在水中和岸上又展开了黄金之战，直到胜者夺得部分黄金，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惨斗才告结束。

在开罗，他命军队入乡随俗，赢得了回教徒和阿拉伯酋长们的拥护。他尊重回教徒和苏丹，并且力图让他们明白：法军只是要追击共同的敌人马木留克人。对这个半东方化的地中海

人来说，做到了这一点毫不费力。他比欧洲的外交家更熟悉怎样同阿拉伯人交往。为达目的，他采取了各种方式。早在“东方”号还在航程中时，他就口授了一封致埃及回教酋长的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尊敬的酋长，您应远远比那些土耳其官吏尊贵。可是，据我所知，在开罗，您既无威信，也无实权。这对您是极大的不公正！我们为此而来开罗，请为我们祝福吧！请您相信，我绝对无意做任何违背《古兰经》或反对苏丹的事。帮帮我们，让我们一同惩罚那些目无神明的土耳其官吏们吧！”

为了使自己的信仰更接近于真主安拉，他玩魔术般的，开始玩弄三位一体的把戏。他首先使大家知道，自己曾打败过教皇和马耳他人，并承认，《古兰经》是最高的意旨。而后，当追击他的敌军登陆时，他又辩解：“安拉是惟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先知。挑选最聪明、最有教养、最有学问的人到开罗的国务议会上去吧！真主会降福于你们！”这些人之所以能登陆，是因为拿破仑想一次性全歼敌军。“一幕壮观的戏剧将开演于开罗！”在登陆者中有俄国人。于是波拿巴又宣传：“你们和我们都只有一位上帝，而俄国人，却有三位上帝，他们急切地想把我们斩草除根。不过很快他们将知道上帝只有一位，他是胜利之父，他永远保护善者。”

在这位宗教家的讲话中，不经意中却已洋溢出异教徒的腔调。在他眼中，非基督教的法国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他甚至说法国的宗教和回教相似，而《古兰经》则是他立事为人之本。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流动图书馆了。他可是大受其益。一次当他想罢掉开罗一个危险的法官时，他从《古兰经》中为自己找到了依据：“上帝赐予我们所有的善，也赐给我们

拿破仑传

胜利。……我所做的一切，必得胜利。信我者，必得昌盛；违我者，必得灭亡。”

假若波拿巴早生四千年，也许他只需暗示便能赢得胜利。但事过境迁，现在这些褐色皮肤的土人也成了怀疑论者。平心而论，波拿巴蔑视这些土著人，尽管他经常恭维他们，同时他又威吓士兵，谁敢伤害土著人，谁将受最严厉的惩罚。下面是波拿巴颁布的日常纪律：“现在我们所接触的人们，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和我们截然不同。不管是谁，伤害了妇女，都将被当成罪魁祸首。劫掠只能使少数人发财，却能使所有人蒙羞。这会使我们陷入孤立，那些为利益而和我们建交的人也将同我们反目成仇。禁止任何人进入清真寺，禁止任何军队集结在清真寺门口。”就这样恩威并施，宽容加诡计，劝谕加恫吓，安拉加剑，他终于在数星期内实现了专制统治。

他终于成为东方的主人了。感觉是否比以前更幸福呢？

一封关于约瑟芬的信送到了朱诺的手里。要是这封信，和其他几百封信一样，落入英国人手里，那么拿破仑至少还可以不知者不痛！可是朱诺偏偏得到了这封信，而且他认为原原本本地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上司兼朋友是他不可推辞的义务。这是一封关于依波利特和约瑟芬的信。依波利特曾被拿破仑开除公职，可约瑟芬又为他谋得一个军队供应商的工作。但是随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可现在，在一次舞会中他们又邂逅了。两人旧情复燃，而且比以前更甚。同时，约瑟芬还在巴黎附近买下了一座房子（虽然还未付款），并让这年轻的花花公子做上房屋的主人，他们俩一同住在玛尔梅庄。

获悉此情，不幸的丈夫脸色顿白，他和朱诺走来走去，呼吸愈加急促，几次他甚至绝望地猛捶脑袋。忽然，他用手指指

向坐在帐篷前面的布里昂，吼道：“你对我不忠！约瑟芬！女人啊！你不应该瞒住我！朱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约瑟芬，千里之隔，你怎么能这样背叛我！可恶的小白脸们，我会要你们玉石俱焚。和她离婚！不错，一次正式的震动全城的离婚！我马上就写信，我知道了一切，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让她滚吧！我绝不作巴黎大街上的谈资和笑柄。”

布里昂试图使他冷静，告诉他家庭幸福比不得名誉。“哈，名誉，有何重要！只要这消息可靠，我愿意付任何代价！”

由于英国人可能截去并公开他的信件，他只得用极其隐晦的语言把这不幸告诉长兄约瑟夫，而正是这种语言使得信件更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信中，波拿巴的厌世情绪达到极点。巧妙的是，这封信是附在一封报告胜利的风格雄健的公文后的：

“世界上再没哪个国家像埃及这样盛产水稻、玉米、蔬菜和肉类。可在这儿，野蛮的程度也达到了顶点。这里没有货币，连发军饷都不用货币。最多两个月我就能返回法国了。我不在家，请帮助照料一下：家里麻烦事可能有许多。面纱已不存在——在这世界上除了您，我已没有别的亲人了。您是我唯一的感情慰藉。我现在累极了，全身心地爱一个人是多么累啊！我的意思您明白吗？对了，请帮我在巴黎附近或勃艮第买一座房子，要安静的，回巴黎后我将在那儿过冬。我对人类已厌恶透了，只想一个人静一下。没了激情，对所有大人物我都没了兴趣。才二十九岁，荣誉已成云烟。现在我只想做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我在巴黎的房产，将保存下来，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对生活，我已别无他求。您知道，我从未欺骗您，尽管常常想这样。您会知道这一切的。替我吻嫂夫人和热罗姆。——波拿巴。”

拿破仑传

第一次，在这个青年身上，犬儒主义与愤世嫉俗融合在了一块儿。他希冀复仇，可在忧郁的旋律中又失去了方向。实际上这旋律早在十二年前，在他的日记中就响过了，但后来又默默消失了。可现在，对波拿巴而言，胜利、光荣、作亚历山大第二——一切都已不再重要。设想一下，一个人，在他最不应该被欺骗时受了自己最最深爱的人的欺骗，他会作何感想呢？伟大在他面前还会有何份量呢？波拿巴以米和蔬菜开始他的信，又以失望和沮丧结束这封信。现在，除了他哥哥，世界对他还有什么呢？“我对万事俱已厌烦。”

十五、埃及孤独

然而，一个意外把他击醒。

当他纵马从沙漠中归来走进马尔蒙的军帐时，发现所有的人都面如死灰。究竟怎么了？法国舰队全军覆没了。昨天，就在阿布基尔海湾，佯装返回的纳尔逊突然掉头袭击了他们，全队除四艘舰艇幸免于难外，不是被俘获就是被击沉了。

军官们怔怔地站着，一言不发，连帐篷外的哨兵都知道这次失败意味着什么。波拿巴面色骤变，但即刻又意识到，只有他才能于此时重新鼓舞士气。犹豫片刻后他说：“我们是被困在埃及了！好！但是，无论如何，在汹涌的波涛中我们不能低下头，因为风浪马上就会过去，海面将重归平静——也许命运之神决意要由我们来改变东方的面貌，必须继续留在这儿，只有当我们像伟大的先辈那样取得胜利时，我们才能离开这片土地。”

一次惨重的损失！巴黎会有何反应呢？他虽然不是海军的

指挥，而且没有参与尼罗河之战，可是这次失败势必会殃及他的威信。靠什么掩护我们才能重返家园？坐土耳其的船回去吗？现在，能指望土耳其与苏丹继续保持中立吗？一向在俄国和法国间骑墙的苏丹，一定会趁此机会摆脱输家法国而靠向胜利者的一边。还有英国，己方的舰队被击败了。十三艘舰艇全部遭到重创，想要重新与英国在海上抗衡要等多久？十年吗？或许还不够！我的导师，您究竟哪里去了？

在报告这次失败时，拿破仑十分坦诚，在公文中不遗留任何细节，全部作了详细的解释。不过，幸运之神已格外偏爱他，直到他在埃及重新站稳脚跟之后，才让纳尔逊回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波拿巴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状况等待，无所事事的等待。直到有电报，或者起码是信件或报纸能让他们了解到欧洲的新局势。但如果英国人在海上侦察的话，那么就别指望会有信件了。生平第一次，这个男人问自己：“我该怎样做才能打发这段时间？”因为此时，军队的行政工作，被破坏的要塞的恢复和扩建以及骚动的平息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这件事将怎样发展呢？他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心神不定。布里昂想使他平静下来，对他说道：“暂时等待一下吧，看看执政内阁会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的内阁！那是垃圾一堆！他们恨不得让我一直待在这儿，一直到死！”

如果能在这儿骑马该有多好！可是当他身穿阿拉伯服装在马背上驰骋的想法宣告失败后，他又发现，即使他能像往常一样身穿制服骑马打仗，天气也不允许。这儿酷似火炉。有时，他会不顾炎热出游，但当他骑马回来，发现仍无任何消息传来时，他又陷入了沉思。

拿破仑传

“布里昂，猜猜看，我在想什么。……如果此次能安全返法国，在巴伐利亚的平原上打一场漂亮的战役便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定要赢，要为法国雪耻，然后我就隐居乡野，心满意足地去过平静的生活。”心中烈火在燃烧！满腔热血在沸腾！这个永不能安静的灵魂在波河平原时是何等向往东方，现在在埃及他又开始向往巴伐利亚。战争！这字眼一直都是他生命中的第一。

现在，他的前途渺茫，甚至回家的每一扇门都向他紧闭着。如今，在遥远的欧洲已不存在值得他牵挂的人，所以，他被迫同英国的敌人们——波斯王和印度蒂浦沙义布商量，请前者给他前往印度的过境权，并且同后者结盟，允诺帮助印度从“英国的铁轭”中解脱出来。亚历山大之旅的景象已经近在咫尺了。可是，当他现实地冷静思量这个梦想时，又开始疑虑了：“必须要有一万五千人驻守在这里，而同时又有三万人可供我自由支配，那我才敢冒进军印度之险。”

虽然这一切还只是他的幻想，可是反复推敲这些不计其数的作战计划，也让波拿巴感到无比的幸福。四年之后，当他回首这段时光时，他说：“在埃及那段孤独的岁月里，我感到自己已摆脱了人类文明的束缚。在创建了自己的宗教之后，我找到了一条使所有可能的梦想通往现实的道路。我看到自己已经骑着大象，裹着头巾，走在通往亚洲的路上，手中还拿着一本按照我的信念编写出来的《古兰经》。我要综合两个世界的经验，让历史为我服务，我要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他们在印度的权力，并且通过这种夺取重新建立同欧洲的关系。”

是一位诗人在这儿吟诗吗？或者因为征服者和诗人本来就殊途同归呢？极富浪漫情调地，他为自己取名“苏丹·艾尔·凯

必尔”，也许他真的具有一些苏丹风采，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个名字了，可是却和他幻想中的战争一样飘渺。

在这儿，出于对他不忠实妻子的嫉恨，炎热气候的影响以及长久的孤独，使他陷入了另一段爱情。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丈夫是拿破仑军中的一名中尉。她是在土伦扮成男人偷偷溜上船的。她本是一个裁缝，有着不光彩的身世，是一个厨娘的私生女。像大多数私生女一样，她有着美丽的脸蛋，金黄色的头发，紫罗兰般的眼睛，此外，她还颇为风流。拿破仑将她留在身边，并把她的丈夫以公务为由，派回了法国。很快这女人便学会了以妩媚和轻佻来取悦拿破仑，颇有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味道，并厚颜无耻地替拿破仑打点家务。她同拿破仑同车出游时，她情敌的儿子——欧仁，不得不以中士的身份伴随左右，这当然会让双方均感尴尬，所以不久拿破仑就放了他的假。

欧仁所知道的她母亲的丑闻比他想知道的要多得多，而当然是由拿破仑告诉他的。多么让人难堪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却要靠卖弄风情和在公开场合讲些愚蠢和拙劣的奉承话来取悦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小白脸，并使她的丈夫——一个民族英雄——成为人们的笑柄。

欧仁自己却必须紧随这对情人的车子，眼睁睁地看着拿破仑——军队的总司令和法国新殖民地的长官，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他的情妇。而这个年轻的女裁缝，也许觉得英俊的副官比自己的后父更符合她的男人标准，她放纵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自以为已经博取了拿破仑的欢心，并已取代克利欧尔伯爵夫人的位置了。她到处赞扬平等的精神以证明自己与时代同步。而实际上，拿破仑始终控制着分寸，他有自己的打算，让

拿破仑传

这个女人为自己生个孩子，是他对这个女人的惟一的期望。

是的，如果她能为他生一个他期待已久的继承人，那么与她结婚，毫无问题，因为办离婚非常容易，而他心中所深切渴望的是家族的繁衍。只要能有一个孩子，一个血管里流着波拿巴家族血液的孩子，那么即便孩子的母亲是平民出身也没什么。他周围的将军有几个出身贵族？他相信众人是一律平等的。可他同样看重法定地位。王位的世袭制已成为历史，有能力的人将掌握世界，这种想法像挥不去的乌云一样扎根于他的心中。

一段时间之后，他恼火地对一名亲信说：“这个蠢女人，她甚至连孩子都不会生！”当这句话传入她的耳朵时，她非常生气，嘲讽地说道：“不能生孩子？难道这是我的错吗？”波拿巴听到这番话后，面色苍白，十分难过。可他实在拿不出一点点证据来证实自己，正如他永远没有办法让一个死于他面前的人复活。

他曾认为，自己的精神会主宰这个世界，但是如果自然拒绝赋予他生育的能力，那么他所有的战斗激情必将丧失，他的自信也会随之崩溃。

十六、要塞之争

在学院里，总司令同其他人平等无异，在辩论中，他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从不借用军衔的威力，而且这些讨论常常是关于军队生活的实际问题，譬如：尼罗河水必须过滤清洁，风车磨场必须马上建立，制造火药的原料必须马上补给。有一次，当他为某事发怒时，贝托莱平静地说：“你错了，我的朋友，

怒火燃掉了你的理智。”有一位海军军医在这儿协助拿破仑工作。“我看见了，”拿破仑叫道，“我看见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搅到了一起。搞得化学就像是药品的堆积，但它也是一门刺客和谋杀的学问！”医生反驳道：“那么亲爱的将军，您又将如何为征服这门艺术下定义呢？”这让这位将军从内心感到舒坦，因为在此之前，无论何地，敢当面反驳他的人，他还没碰到。

一连好几个星期，军队日志都没有什么变化，结尾总是那一句：“法国没有消息来。”一切都停滞了，到处人心惶惶。但流动大学并没有停止工作。相反，他们在这儿开始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而拿破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研究。当然，一开始他得学习，然后才能提建议，他也因此一直活跃在第二线。等待的这段时期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学者们从各个方面研究这片土地。他们研究红海里的矿物质，研究尼罗河里的鱼，三角洲内的特种植物和荒凉沙漠的组成结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有史以来头一次被如此详细地研究。尼罗河的利用和天然盐碱湖也在被研究之列。远征军的医生们还研究东方黑死病的病因，还有沙眼——一种可怕的几乎使一半的埃及人双目失明的眼科疾病。语言学家们则出版了一本字典和一本语法书。古埃及的一些沉睡在地下几千年的庙宇也被挖掘出来了；摩西的井也被发现了。一天，一个工兵军官从罗斯达给他带回了一片像花岗岩的涂珐琅质的陶片，于是古埃及的碑文——象形文字和希腊的雕刻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起了。这样，解读象形文字的钥匙也终于被找到了。

在日复一日的沙漠之旅中，尽管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贝都因人的袭击，但没有什么比开凿苏伊士运河更能吸引他了，突然袭击之中，他仍然不忘追寻古希腊时期运河的河道，同时勘

拿破仑传

察新河道的位置，而半个世纪以后这一切都被莱塞浦斯证实了。他像一个征服者，而不是失败的冒险家，他无时不在考虑怎样隔离大陆而贯通海洋。

消息终于来了！商人们乘坐小船穿过了英国人的防线赶了过来，拿破仑忙派人将他们带到面前询问外面的形势。果如所料，海军的覆灭转变了整个战局。土耳其苏丹已经投靠俄国并联合对法宣战。与此同时，探子也有消息传来，土耳其司令阿克麦正经由叙利亚向埃及进军。开罗的不满分子接此消息后，起而作乱。结果很快就被炮火镇压下去了，叛乱者的头颅也被高悬于旗杆上，以示警诫。“这会有用的，我到此并不是为了展示我的仁慈与宽厚。”

不过从全局来看，这种形势不但没有使我们的将军害怕，反而给他带来了解脱。如果土耳其人正向南进军，那就更妙了，他总算得到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狠狠打击对手的机会了。

但是，即使是对他最信任的部下，他也隐瞒了心中的一个更深的焦虑。当初他离开法国远征埃及，是为了创建一个可以帮助他得到印度的中途站。“如果有船，我就可以越过大海；如果有骆驼，我就可以穿过沙漠。”十五个月以来他一直忙于征服埃及并巩固他在那里的势力，同时，他也在筹备和武装他的印度远征军。他需要四万士兵，同样多的骆驼和一百二十门野战大炮。他也曾请求大规模的增援：舰艇、兵员和大炮。这是他的陆战部队能从海上得到的最有力支持。

可惜尼罗河之战破灭了梦。如今英国人已经封锁了海岸，苏丹投向了俄国，埃及人也心怀敌意。但拿破仑是从不向困难低头的人，更何况他是善于利用时机的高手。土耳其人和英国人正准备联合登陆，他们将威胁我在这儿的生存与发展。

那好，我们以攻代守以免又被毁灭？占据所有的弹药库和土耳其人登陆的港口，把都鲁斯人煽动起来，武装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如果我们能攻下阿克勒要塞，开罗的舆论必将倒向我们。六月，大马士革城将出现我们的身影，陶鲁斯将进驻我们的前哨，那时再令二万六千名法国人，一万八千名都鲁斯人和六千名马木留克人东进。德瑟将直接从埃及来，苏丹将会保持中立。波斯国王也已经同意我们假道巴少拉和西拉。如果安拉保佑我们，三月，我们将饮马印度河畔。

异常烦躁中波拿巴又创造出另一个绚丽的梦——向叙利亚进军。

实际上并无进军之路。行军只能在夜里，又没水喝，他和前卫部队在一起有时花上十五个小时才能走四十五英里。当雅法失陷时，三千土耳其士兵向法军投降。如何处置他们呢？把他们当俘虏吗？他自己的粮草本来就不充裕，何况，还要用几千法军看守他们。送他们回土耳其？他又没有船。交换他们？土耳其人又没有法军俘虏。把他们放了？那么他们将成为阿克勒——下一个要攻打的要塞的援军。他该怎么办呢？诉诸军事会议！

全票通过杀掉俘虏。几天之前，土耳其人还曾杀掉我们一个特使！如果因为这批俘虏而使我们粮草紧张，那势必为我们的士兵所不容。拿破仑犹豫再三，三天之后他还是同意了把俘虏们赶入大海杀掉。后来的军事评论家们，尤其是德国人，都认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阿克勒已近在眼前。在这里，我们将得到大批新武器。北进！在这几个星期内伟大的梦想又复活了。土耳其人已经宣战，他孤立无援了，必须背水一战。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魔

拿破仑传

鬼就在身后，为了生存必须如此。但是一想到占领印度的计划，他心中又有些惴惴不安。他曾对一个军官说起过另一个计划：先攻占阿克勒，之后进军大马士革和阿勒坡，沿途扩充军队，同时向人民宣布：专制的回教酋长已经彻底垮台。然后，我要用绝对多数的兵力攻下君士坦丁堡，结束土耳其，并建立一个崭新而伟大的帝国。如能一役成功，我将流芳千古。或许摧垮了哈布斯堡皇家之后，我将经过维也纳或亚得里亚海回国。

同样的幻想，只是此刻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目前形势逼人。

他到了阿克勒。这并非什么大要塞，但却装备精良，并由英国军官和炮兵防守着。一连三次进攻受挫。同时英国援军也已到达，围攻者反而受威胁。

八个月之后，总算有巴黎的消息传来了。然而这消息并没给他带来好运，塔莱朗并没有到君士坦丁堡去和土耳其苏丹谈判。这个狡猾的家伙在最关键时刻却溜了吗？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拿破仑现在又撞上了南墙。现在法兰西共和国正同撒丁和那不勒斯作战。莫洛和奥格鲁——他的两大对手均是手握重兵，而此时自己却在酷热的沙漠之中呼吸沙粒。这是为什么？真是活见鬼，难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必须承受失败吗？

谁在把守要塞？菲力浦，拿破仑在巴黎军校的老同学，一个工兵军官，保王党，革命爆发后逃亡到英国，并投入英国军队服役！

为什么他不能以猛攻拿下阿克勒呢！对于慢慢围攻、消耗敌军使之乞降的战略拿破仑向来不感兴趣。因为那与他激烈的性情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座要塞如同一个女人，必须速战速

决，否则就放弃。苦苦恳求他做不到，而且他不能等待。形势紧迫，等待是不在考虑范围内的，进攻！

私下里，士兵们开始小声抱怨，军官们也有一部分有了谋反的情绪：“让我们推举柯莱柏做我们的统帅吧，他既文雅又仁慈。”

拿破仑静坐于军帐考虑着局势，一段可怕的时光，无论是在大陆，这儿，还是在东方，难道英国真是不可战胜的吗？这种围攻还要坚持多久？不能再等下去，欧洲大陆上战火四起，战争已使它支离破碎。他虽然不愿这样半途而废，可他别无选择，这次冒险必须放弃。这将是全新的时刻，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们必须马上返回埃及。他虽长期地垂涎于印度，阿克勒也并不能对他的梦想构成障碍，但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价换取自己的东方之梦？撤退时，他一反常态，并没有同先头部队走在一起。部队已向南开进好远了，他仍然停驻在一块高地后，仔细观察着这个难以攻克的要塞。夜幕降临，他的心情也愈发沉重。

一次可怕的撤退。没有水，没有路，黑死病如鬼影般跟着将士们。这沙漠和黑死病将摧毁波拿巴的事业吗？他悄悄地看望了医院里的一些病人，将其中的一些唤醒并与他们进行了认真的谈话。他看到，医院里每一个面临死神，苦苦挣扎的病人，都必须有人帮一把，好使他们平静地死去。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促使他下令用剧毒的鸦片将大约五十个被医生宣布为不可救治的病人毒死。但是医生们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五十人后来到底是怎样死的。事后他说道：“如果是我的儿子处在如此痛苦的挣扎当中，我情愿将他毒死。”

二千病号和六千身体尚无大碍的士兵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

拿破仑传

穿越沙漠。由于没有足够的马来驮病人和伤员，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不能走路的重病号要抬。参谋部军官和其余的人全部把马让给病人，这是拿破仑的命令。一天，马夫跑来问拿破仑要骑哪一匹马。“我的命令你没听到吗？”司令喝斥道，并抽了他一顿鞭子，“人人都得步行！”

最后，历经艰难这支撤退的军队到了开罗，并凯旋般地向人民展示夺获的敌军军旗，并想通过游行和布告来欺骗埃及人，然而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机。

巴黎在说些什么呢？他该怎样向巴黎报告呢？我们没有攻占阿克勒，因为那里盛行黑死病，我们也是因此撤退的。拿破仑妄图以此来掩饰事实。在学院里，他让一个委员会来证实这件事。但是一个医官站了起来，在数百位著名科学家的面前，拒绝为这个杜撰的故事签字。司令点头默许了，但他并没有报复这位勇敢的人，相反，在随后的几年中还数度提升他。

现在，为了彻底铲除法军，土耳其人由海路向埃及靠近。为了生存，拿破仑只有再度冒险。尼罗河之战一年之后，敌人再次在阿布基尔湾登陆，然而这次，拿破仑故意让他们上了岸，然后用只有敌人半数的兵力狠狠打击了敌人。战争接近尾声时，缪拉找到拿破仑，并热烈地拥抱了他，说道：“将军，您简直太伟大了！这个世界在您面前又能如何呢？对您来说它太小了。”他在寄往开罗的信中写道：“你们一定已经听说了这次战役吧，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仗，登陆的土耳其人无一人逃出。”

此时，在所俘获的土耳其人当中，拿破仑发现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是外高加索山地人，长着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名叫卢斯塔姆，曾五次沦落为奴。从他的呼吸和眼神中，拿破

拿破仑传

仑感觉到，这将是一个忠诚的卫士。于是，他赐给他一把带鞘的剑，让他睡在自己的帐篷外面，做自己身边的铁卫。果然，在以后的十五年当中，卢斯塔姆一直紧随他的左右，从没离开过他。

阿布基尔湾胜利之后，拿破仑和封锁海岸的英国海军舰队司令举行了谈判。表面上，他是要同英国人商讨交换俘虏的问题，实际上他是想借此得到外面的消息。此时报纸比王冠更有价值。不过，他想要的东西总有人替他弄来。一天他正在休息，副官拿着报纸走进他的帐篷。“报纸！将军，不过没一条好消息。”他登时坐了起来，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谢勒尔被打败了。我们失掉了几乎整个意大利。”拿破仑忙翻身下床，急不可耐地抓过报纸翻阅起来，一整夜，他都在研究这些消息，几次恼怒得暴跳如雷。然后，当东方稍亮时，他派人叫来了海军司令，密谈了两小时之后，这位海军司令去了开罗。

“我决定立刻回法国。”一关上门，他就对忠诚的马尔蒙说，“我想带你一起回去，我们在欧洲战场上失败了。鬼才知道，敌人现在在何处。可是意大利已经丢掉了。那群无用的白痴当权者们都在干些什么？既愚弱又腐败。我要肩负所有的重担，还要用不断的胜利来巩固政府的统治。离开我，他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一离开，他们就将所有胜利葬送了。如果我立即起程，我将和我最近胜利的消息几乎同时抵达巴黎，那时军队定会因为我的出现而重建信心，国民对未来的希望也将恢复。”

“我的将来会如何？”马尔蒙走后，他想到，“人们一定会说我抛弃了埃及的法军。但是在柯莱柏的统率下，他们会一帆

拿破仑传

风顺。除我之外，法兰西共和国还有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埃及建立殖民地，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土耳其军队也被我们挫败了，这里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呢？但在欧洲战场上，一切都还有等待我的争取。我已三十岁了，不再年轻了，必须抓紧一切时机，难道还要在这儿耗下去吗？海军司令说土伦形势不利，英国军舰又遍布地中海，难道要我乘热气球飞回巴黎吗？为了回巴黎，冒险走海路也值。因为那儿是世界的中心。”

十七、险归巴黎

夜里，他们乘着两艘以前从梵蒂冈弄到的小舰踏上了归途。拿破仑特地把他乘坐的那条改名为“穆依朗号”，以纪念在阿柯拉为救他而阵亡的那个中尉。十五年后，这个名字再度被他荣宠。现在，他们来到了帮角，归途中最危险的地区。从灯光中他们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从英国人的舰队夹缝中穿过去的。与此同时，一直向西北方向吹的地中海季风偏偏又故意为难他们似的减弱了。所有的人都垂头丧气地坐在甲板上，一语不发，谁也不知道在这八月的星空下该做些什么。玩牌吧！拿破仑很高兴自己耍了一个小花招，却没有被识破。第二天早上，他兴高采烈地向大家讲出了他的恶作剧，并把赢来的钱又退给了部下们。

十五个月前的四百艘驱逐舰浩浩荡荡地驶在海面上，而现在却只有两艘了，将近一半的士兵也已战死沙场。与十五个月前相比这是多么的不同呀！诚然，法国仍保留着古代传说中的地域，但是还能维持多久呢？重创英国的计划算是泡汤了，登陆多佛的计划又怎样呢？和进兵印度的计划一样，两者都已化

拿破仑传

为泡影。现在他甚至不得不偷偷地离开埃及。因为如果占领地的士兵知道他匆匆离去，很可能发生骚乱。直到拿破仑走了之后柯莱柏才敢宣誓就任总司令之职，现在的军队日志既短小又枯燥，一切又重归平静。只是必须把那些学者们都转移到埃及，因为贝托莱和蒙热现在已上了船，并且可能已把消息透露给了他们的同僚。一起来的诗人们更是麻烦的家伙！他们当中一个机敏的家伙已猜到发生了什么，并偷偷上了军舰，幸好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溜上船。好吧，既来之，则安之。这批人毕竟还有用处，他们是名誉的掮客，而且最近一次的胜利肯定会巩固我们在巴黎人心目中的地位。

几个星期以来，这两艘小船没有一天不在危险中度过。一次，拿破仑问道：“如果英人发现了我们，你们打算怎么办？迎战吗？不可能，投降！我想各位和我都不愿那样，惟一的办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那么不幸的话，就炸毁这条船，大家同归于尽。”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此时蒙热恰好正坐在司令的旁边，面无血色，“我将会把这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授予你。”拿破仑掉头朝他恶作剧般的笑了一笑，又加上一句。几天之后，当他们突然发现一条船并误以为是英国战舰时，这位数学家马上就无影无踪了，后来，人们发现他正站在火药库的门口。

从这次意外，我们更能看清拿破仑那慑人的权威。

漂泊在地中海上六周之后，在十月的一个清爽的早晨，一个海岛突然映入了他的眼帘，一抹熟悉的山脊出现在了地平线上。舰长正要翻阅航海图，确认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拿破仑肯定地说道：“这是科西嘉岛。”然而此时他并没有下令鼓起风帆全速前进，而是先派出了侦察兵。他要清楚这岛现在是否还属于法国。然而这时风越刮越紧，直把他们的小船推向海岸，

拿破仑传

必须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将他停住，刹那间他想：

“这还是法国的领土了吗？”可是从前，无论到达哪一处地方，他问的总是：“这已经是法国的领土了吗？”在此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六年前，他还只有二十四岁，那时统治这个岛便是他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意大利已被他征服，埃及也在他的掌握之中，巴黎在微笑，一切的一切都极其自然地进行和发展着。风势变得愈加凶猛了，侦察的结果会是怎样？此时，有信号表示法船可以驶入港口，这个没有祖国的人再次踏上了他的故土——科西嘉岛。

得知他上岸的消息后，所有的阿雅克修人都潮水般涌向了港口，只为了见见他：成千上万的曾经诅咒过他的人现在都在热烈的欢迎他。他以一种怀疑和嘲讽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疯狂的人们。每个人都亲切的称呼他为“您”，许多人都想跟他套近乎，但他始终只是礼节性的冷冰冰的同人们一一握手。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儿子，我亲爱的儿子！”是加米拉在召唤他，这位是他的老乳母，一位健壮的农妇，已经快五十了，她的出现是惟一让拿破仑感动的事。

拿破仑回到了祖宅，母亲在离开它之前已把它粉刷一新。此时他有了回家的感觉。他召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消息灵通人士，以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坐在父亲的壁炉旁，他总算把这三个月所发生的事了解了个大概，他的战果，三年前他曾征服过的地方：米兰和曼突阿，几乎整个意大利都已经落入敌手。热那亚虽然仍是法国领土，但是也形势危急。马赛纳已被迫从瑞士撤回！英国人已登陆荷兰！现在他该做些什么？必须立即决断！去尼斯！对，去争取主动权，用暴风式的胜利夺回以前的战果！已有两个执政官被罢免了，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也许

拿破仑传

只有这种胜利才能继续维持它。听说穆林将军将会成为执政官。穆林，何方神圣？另一个替代者会是谁？熙叶吗？政变必然无可避免——政府或者被强行改组，我们必须马上开足马力赶往巴黎，上船！

向土伦方向航行了两天之后，晨光初显之时海岸已历历在望。了望台报告发现英国船只。“返航”，舰长下令。“前进！”拿破仑怒不可遏。必要时我们乘小船上岸。然而幸运之神再次偏爱于他，他顺利躲过了英国人的搜捕。夜幕降临了，土伦是到不了了。那么，驶向弗雷瑞斯好了。可是那里暗礁遍布，而航海图上却只画了一部分，登陆会非常危险。但是历经七周的艰难航程，法国才终于近在咫尺，怎能放弃？我们必须冒险一行。

这个意大利人真的那么爱他正为之效力的国家吗？对他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把小提琴而已，只有用它，他才能奏出比其他任何乐器更美妙的弦律。

一大早，拿破仑的名字就已响遍了小城弗雷瑞斯。为什么几百艘船全都聚集在港口？人们为何欢呼雀跃？他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小城里的人像庆祝罗马大将军凯旋时那样对他欢呼？一位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请求对他进行安全检疫。“我们宁愿选择黑死病，也不愿选择奥国人，而现在，好像奥国人已经来到所有我们这些人的门口了。”人们欢呼着，潮水般地簇拥着他的车子通过城市。

“看来法国真的正身陷厄运！”当人们在车外向他欢呼时，他坐在车内想道，“所有人都期盼我的归来。恰好，我来的正是时候。”

他从弗雷瑞斯驱车西行。八天来，他在路上向所有他所碰

拿破仑传

到的人询问形势。在艾克斯，他收到了一封手抄信，一封未送到的旧信。“将军，执政内阁在期盼您，期盼您和您勇敢的同伴们！”这是执政官们在惊慌失措时写的。他们无能为力，惟有等待救世主。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继续等待吗？在去巴黎之前他写信道：“整个埃及都已属于我们，并且不怕敌军侵袭。我在七月底才收到报告，知道国内形势骤变，随后我立即踏上归途，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我应永远出现在最需要我的地方。如果没有舰船，我就把自己紧紧裹在斗篷里，坐小船回来。由柯莱柏继任埃及驻地指挥绝对合适。埃及现在处于最佳状态，尼罗河的水从来没有如此平静过。”

这封措辞严谨的信，像先知一样寄到了巴黎。人民已知道谁在途中，在北上的凯旋路上，各地人民都在向他致敬。途经瓦朗斯时，他在人群中认出了那家他曾寄宿过的咖啡店的老板娘，那时，他曾长久地逗留在那儿的弹子房中。他赠予了这个好心人一件他从东方带回来的纪念品。在里昂，他又不得不停留了两个小时，只为看一场人们在匆忙中专门为他创作的独幕剧《英雄凯旋》。再没什么能比这种荣誉更加显示出他的名字在当时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影响力。卜丹之死是最好的例子。这位最好的议员之一，在听到拿破仑正在途中的消息时，竟高兴地叫了起来，结果因过度兴奋而致死。这位司令发出的万丈光芒竟足以置人于死地。

巴黎已近在眼前了，以前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打探消息。但是当涉及到自己的问题时，他又犹豫不决了。他不向任何人打听约瑟芬的消息，她是不是已经跟他离过婚了呢？他的兄弟们在哪里呢？昨天他到达巴黎的消息就已经在全城传开了。可是为什么他在巴黎大街上没有看见一个熟人呢？约瑟芬在干什

么？她是否正站在穿衣镜前，准备用迷人的微笑来迎接他呢？当东方发白时，他通过税关驱车沿市郊大路前进，转过了自家住宅区的小街，他家的房子赫然在目。谁在门口等他？只有母亲。

十八、策划政变

“拿破仑登陆了，起初没人敢相信，但这消息马上就在戏院和社交场合中广为流传。即使在最小的酒店里，人们也在举杯庆祝他的归来。人们都欢快地向他欢呼，因为他给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平、光荣和幸福，都将随他而来。

拿破仑每天都能从报纸中读到这类报道，每天都有大量的琐闻，关于他的起居、举止、服装，真假参半，甚至连反对派的报纸都寄望于他：“他在埃及的战役已经失败了，但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自己对此事很满意，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鲁莽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但他勇敢的冒险行动，毕竟恢复了我们的勇气。他被人们热烈欢迎着，他的计划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赞同。”

但他的夫人却不在家。那晚在首席执政官戈伊尔府上的晚宴中，当她听到这个消息时，其震惊程度与主人毫无差别。两人的内心里也都充满了不安：火山在他们脚下就要爆发。尽管现在她偶尔也会向巴拉斯施舍一点爱意，却早就打算和那个差点儿回不来的冒险家离婚，然后再嫁给英俊的依波利特。她从未收到过波拿巴的来信。天知道是被英军截住了呢，还是压根儿就没寄过呢。只是从大伯敌视的态度中她才推断出了一切。巴拉斯曾劝她尽早采取行动，可这时拿破仑大败土耳其人的捷

拿破仑传

报刚好传到巴黎。或者，停留在她现在的避风港里会更好。在过去几周里，她近乎轻率地略微动了和解的念头。因为如果她知道的话，她总能让那些男人和军官们服服帖帖地说出一切。

现在，在戈伊尔的餐桌上，她强打起精神，而主人则想在自制力上胜她一筹。人们微笑着为将军的归来而碰杯庆祝。她马上赶回住处，打点所有能把自己变得漂亮的东西，然后乘车向南急驶。马车快要穿过城门时，她想：出其不意才能克敌制胜，他军事成功的秘诀不也在此吗？在归途中，我得时刻侍奉于他的左右，这样，不等他听到那些该死的消息，我就可以取得他的信任。

但她错过了他，知道他已经超过了自己后，她便马上赶回巴黎，却耽误了宝贵的三天时间。在此期间，她所有的丑闻都由亲戚们告诉了他。尽管几个知心朋友告诫他，别成了一个受骗的丈夫，被人抓住笑柄。可是，他决心已定：“我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还怕别人笑话吗？过几天人们就会淡忘此事了。”他让人把她的东西整理好，丢在门房里，免得她进门。这不正说明他为自己的缺点感到害怕吗？

她来了，冲破第一道防线，进了内厅。他便把自己关进单间里。她哭喊着，苦苦哀求于门前。因为她越是听到人们大谈特谈他在这次旅行中的事，希望就越强烈，以前的傲慢也早已不翼而飞了。然而他却丝毫无动于衷。终于，她动用了所有的后备力量作最后的进攻！欧仁和奥坦斯来帮忙了。他们乞求着，叫喊着，嚎啕大哭，整整折腾了一夜。

难道这位明悉人性与情感的专家真被这场虚情假意的滑稽剧搞糊涂了？这样一个贱女人欺骗得了波拿巴？

拿破仑传

长期在外归来后，他一直躺在床上，构思着征服一个民族的计划。他想：所有的人都欺骗了我——党派、政府、战友都试图将这个能对他们地位形成威胁的人从权力圈中挤出去。我在外的時候，没有人会惦记我，连兄弟们也一样。今年还要慢慢地忍受她对自己的反复无常，对她这种时髦的爱好我从未坚决地反对过。我从不期望她能洁身自好地呆在家里等待不知归期的丈夫。我在的时候，她总是那样妩媚动人，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我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与她媾和的话，那么她将接受我提出的一切条件。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动听！她的妩媚依旧，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和她相比，小小的少尉女人何足道哉！而且她没给我生过孩子！一个像约瑟芬一样比妻子和情人更完善的好女人到哪去找呢？她不是生过两个孩子吗，再生一个也不无可能吧！

终于他打开了门，已到嘴边的怨言却被一种英雄式的沉默暂时却又是永远地取代了。正是那时，他铁定了心，从此再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当她坦白出二百万法郎的债务时，他二话不说当即为她付清了。

兄弟们只有无奈地冷静下来。正如波利娜所说，虽然这一切是那些早就因困窘而不满的姐妹们所难以接受的，然而无人敢提出异议。

尽管决议的时间还未到，但结果却早已显山露水了。兄弟们也都活跃起来。约瑟夫机谨地关注着巴黎的时局，他以前是驻罗马公使，现在已是国会议员。尽管吕西安才二十四岁，还没达到法定年龄，但却已经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了。虽说作为一个出色的辩论家和演说家他是极具煽动力的，但作为一个激进派，他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小丑。正因为过于激进，他才难有

拿破仑传

建树。刚才他还和熙叶一道研究了自己的政变计划，但却缺乏一个有号召力的手握兵权的军官。现在当着拿破仑的面，吕西安是不会把自己的计划吐露出一个字的。如果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了的话，他将憎恨他的哥哥。他认为自己应是一个比波拿巴更重要的人物。

约瑟夫的新连襟贝纳道特也站在那里。这是个狡猾、危险的人物，总有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这家伙傲慢无礼，一脸土耳其人的野蛮相。从一开始他就不曾问候过波拿巴，现在呢，当波拿巴谈到共和国濒危的处境时，他说：“法国的力量内足以安国贼，外足以抗敌国！”接着便狠狠地盯了波拿巴一眼，仿佛他自己就是波拿巴：两对专横的目光一交便过。但波拿巴对自己的情绪却总能收发自如，做出政治上的让步。他先是提了提当前的危险，接着又强烈地抨击雅各宾派。这时贝纳道特嚷道：“那可是由您的兄弟们干的好事！”

波拿巴再次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对！将军！生活在森林里也比呆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里要好的多！”贝纳道特不无讥讽地问道：“天啊，不安全也会临到您的头上？”现在，轮到波拿巴反唇相讥了，但约瑟夫居间调停，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由于贝纳道特娶了德西蕾——拿破仑先是向她求爱，接着又抛弃她，然而至今她仍未垂青于他，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贝纳道特。终其一生，波拿巴想用竭力给她恩惠的方式来安抚一下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尽管德西蕾本身并没犯错。正为此，波拿巴才一再擢升这个贝纳道特，但此人却接二连三地挖他的墙脚。

看看去年还是称兄道弟的密友们干现在的好事吧！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极度地残暴，无能达到极致。这一切促使波拿巴

的想像一下子变成了决断的行动：必须减少权威人物的数量，必须延长任期，政府上层必须出现顶尖人物。紧接着的目标是延长执政者的任期为十年。

他的归来，使卢森堡宫没有一个人心情舒畅：每个执政官都猜疑他和自己的另外四位同事。谁会站在统帅一边呢？熙叶和吕西安关系密切，巴拉斯和约瑟夫形成另一组，而戈伊尔对两组人都很暧昧。杜科特更倾向哪一边呢？众人一定会对穆林将军寄以厚望吗？统帅在他一到达时就将一把镶嵌着钻石的大马士革军刀赠送，而在礼节上穆林将军不可能不接受这礼物。

这样，执政官们私下里纷纷议论开来。他头一次来拜访时的穿戴根本不像个将军。他更像一个冒险家。身穿平民才穿的绿色外衣，手持一顶圆礼帽，腰挂马木留克军刀！很显然，他想给巴黎一个俭朴的形象。只不过他现在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发也剪短了。他明摆着是想用他不自然的朴素来换取巴黎人的好感。他今天明显地是作为将军来的，带着招眼的随从，骑着高头大马。整个巴黎都为之目瞪口呆。这种姿态上的变化显然是用心险恶的。看他坐的样子和问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在被审问一样。

他的一切为什么能给他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呢？他的敌人会向执政官们控告他的。整个埃及问题都被延迟了！应该把他逮捕，因为他逃离了军队！深藏起来，龟缩不出！

就在这时，波拿巴接见了雅各宾派的头头们和波旁王族的代理人。他提出种种忠告和建议，但并没有泄露真实想法。他像一个绅士，如同刚做完长途旅行回到家乡的人，以一种清闲的宁静任由其亲戚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他至今已呆在巴黎两个礼拜，国务几乎停滞不前，因为行使职能的五位执政官这段

拿破仑传

时间都忙于搞阴谋活动；两院混乱不堪，已经威信扫地；新宪法飘摇不定。然而没有人明白这一切都是什么原因。谁掌握权力，准确地说谁统率军队呢？波拿巴将军还是穆林将军？

在不知道他和政府之间的结局的时候，他却在研究院作了一个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报告。十一月一日要举行庆祝马赛纳胜利的盛大国宴，但波拿巴到哪儿去了呢？显然他根本不喜欢庆祝战友的胜利！

一整夜他和弟弟吕西安以及修道院院长熙叶聚长在一起，塔莱朗最终让他和这最灵活的一个执政官结识了。同样具有远大抱负和超凡理解力的两个人——宪法的再现者和权力的再造者，坐到了一起。“是我建设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波拿巴强调说“但得益于这之前我们已经将它建立了。”熙叶反驳道。

现在他们谈到政变计划的具体细节了！在规定日期前，先派人散布雅各宾派谋反的谣言，以此使两院决定把议会会场移至圣克劳德。为了安全，巴黎卫戍部队的最高指挥权被授给波拿巴。熙叶和杜科特同意了这个计划。其他三个执政官可以用说服、威胁甚至重金收买的办法迫其下台。巴拉斯选择了钱。但戈伊尔呢？吕西安建议马上采取果断措施，将议会用武力驱散。然而波拿巴一个人在夜里时想道：

——权力！人们四年前是多么无知！现在他们该明白了，权力究竟被谁掌握！这种人的把戏就是用完全合法的幌子装点门面。没有武力，没有拘禁也没有党派！这就是理想的政变秘诀。否则不仅得用一年的时间，而且到那时还可能有别的棘手问题出现。承受了十年的革命后，这个共和国已经不堪劳累了。法兰西这个荷枪实弹的女战士自卫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她现在渴望一个强者来指引方向，因为她已经疲惫得不行了。

拿破仑传

——不过，这个熙叶难道就一定可靠吗？他紧锁的额头告诉我，他在很多方面一定防着我。他十年来一直在制定宪法，但是他只是一个供有天才的将军利用而后被抛弃的理论家而已。如果没有我，他一定会看好莫洛，而我却要利用这两个人。而且要无条件的利用！贝蒂埃、布里昂、缪拉、马尔蒙、勒克莱尔。难道吕西安就不会变心吗？只不过目前这段时间可信罢了。贝纳道特呢？他邪恶的目光显露了他内心真正的想法，然而他比较可靠。那么塔莱朗呢？他是个危险人物，所以不能放纵他。穆林呢？立即采取行动：巴黎的将军太拥挤了。——一定不能大意！

第二晚上，他和塔莱朗在其住处单独商谈，新的行动计划被拟定了出来。已过三更，突然，房前杂声四起，巡逻队、骑兵络绎不绝。“波拿巴吓得面无血色，而且我也承认，我也一样。”塔莱朗后来报告说，两人都担心会被逮捕，于是关上灯，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长廊，以便能看得清楚外面的事情：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警察在制止几个醉鬼。他们终于放下心来。不过，为什么五位执政官不真的逮捕那些可疑分子呢？波拿巴的威望已经太高了，已经是摸不得屁股的老虎了。

六号为波拿巴和莫洛举办的盛大庆祝宴会在卢森堡宫举行，莫洛坐了首席。设宴者各个心怀叵测，而他却只让一个可靠的仆人递给他一点儿面包和鸡蛋！他也极为放心不下这些设宴者。他半小时后就退席离座，以便和同谋者商议执行推倒那些刚才还和他同席的掌权者的计划。第二日黄昏，塔莱朗、熙叶、罗代莱在他家里见面，另外还邀请了两个刚争取到的人物：贝纳道特和儒尔当。晚饭过后他问儒尔当应怎样做。这个简单的问题中却透露着一种共同的危机！两个未曾深交的将军

拿破仑传

面对面坐到了一起。“怎么办呢？”其中一个问。另一个则意味深长地手捏剑柄。于是他们一起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联合起来，四十八小时内采取行动。追随者准备随时待命！拉纳、缪拉、马尔蒙要去通知三个兵种的军官，贝蒂埃则去与参谋本部的人联络。

吕西安答应好好地领导那个五百人议院，他显然是凭借他兄长的声望才在这月当选为议长的。上议院的委员会主席也破天荒地被派上了用场，告知大厅宴会负责人哪些人应被拒绝参加会议。接受司令官一职任命后，波拿巴将把杜伊勒利宫托付给拉纳，把波旁王族的宫殿交给缪拉。应约瑟芬之邀戈伊尔明早八时携夫人去用早点。波拿巴邀请巴拉斯中午去他府上赴宴，以此减轻他的警觉。贝纳道特被他的连襟约瑟夫打动，他至少会保持中立。罗代莱起草公告，他儿子则在一个交情深厚的印刷工朋友那里做版面印刷。

布鲁图斯的兴致怎样？波拿巴心中揣测。当然我们也得搞点暗杀，以便造成混乱！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崭新的世纪——用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法，以一种小题大作的方式开始了！军营生活哪有这般凶险！

十九、“雾月政变”

十一月九日，雾月的第十八天。秋晨的浓雾笼罩全城，波拿巴的住所前人马川流不息，骑马或乘车的军官们纷纷到来。真的要开战了吗？许多人是由于意大利的战事才听说他的名字的。房子容不下人了，人们就站在花园里，活动着腿脚，谈论着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神采奕奕，如同以前漫步于莱茵河畔一

般。保持军容整齐是当然的，他们在凌晨六点就已穿上了军装。一切进展顺利，送信人报告了计划的执行情况：早晨七点就将两院的人集合起来，那些爱找麻烦的演说家并不知情。当第一批首次用上的朋友各就各位后，吕西安在他领导的五百人院，同时他的同党在上院里让议员们在十分钟内就任命波拿巴为巴黎司令官进行投票。

送信人立刻就带来了胜利的消息，一切合法地进行着！将军很快就集合起他的亲信，一切都按预先安排进行。紧接着，他跨上战马，带着威严的侍从在市内巡行。许多人大感迷惑，却又对政治丝毫提不起精神。一个参加过远征的意大利的轻骑兵团没接到指挥官的命令就在玛德勒纳林荫道上加入游行队伍中去了。其余指挥官则跟着杜诰和马尔蒙，这些人是马尔蒙请的。当这些人借口缺少马匹而不能到场时，他就马上借来跑马场的马。

杜伊勒利宫前的花园里人潮如涌，水泄不通。许多人只好坐在马上，但是波拿巴下了马，走进了上议院的大厅。难道此刻他要在这间昏暗的、陌生的大厅里对着那些他轻视的人演讲？他现在就向这部他就要摧毁的宪法宣誓。他向听众讲道：

“危机笼罩着共和国……大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公布了一部能够挽救大家的法律。我们无法在过去找到一个能阻挡我行动的例子。历史上什么也不能与十八世纪末相比，能与现在相比……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我们会成功的，在所有信仰自由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将拯救共和国。我以我个人以及我的战友们名义宣誓！”

——我们宣誓！共鸣声穿过敞开的大厅门传及远方。议员先生们担心起来。战友？他却放下心来，离开了大厅。这些律

拿破仑传

师们的眼睛，众多的眼镜，这些可怜的落权的先生们！他没有留意自己发表演说时所用的是检阅的口吻，而且这种腔调让人不舒服。当他在外面从马上号召他的军队拯救共和国时，采取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口吻和词句。这时吕西安又上来报告，他已把五百人院的会议改在明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五位执政的卫队开过来了？他们是哪一边的？“您是熙叶派您来的吗？”那个指挥官摇头否认，于是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这时熙叶正惊慌失措地守在卢森堡宫门前。十多天来，这位聪明的修道院院长不停地练习骑马，他想要在马上带着自己的卫队加入新战友的军团中去；同时他还想当众拥抱每一个骑士，以此显示平等精神。然而现在卫队已经开走了，没接到他的命令就让指挥官给带到杜伊勒利宫去了。他只有求助于驾技最高的骑手了。熙叶满面怒色地带着杜科特这位顺从的执政官悄悄地乘着马车尾随而来。既然有一个知情者被欺骗了，那么另外三个人会怎么样呢？

穆林凭一个军人凭直觉预料到杜伊勒利宫内的对手约有八千之众，但当副官告诉他城内所有据点均被波拿巴掌握的时候，他提笔写道：“任凭阁下吩咐。”

此外，戈伊尔在家中大声叫骂。尽管他拒绝了那个破天荒的共进早餐的邀请，只是让夫人去了，而她竟成了人质。在约瑟芬和她共进茶点时，波拿巴却在欺骗她的丈夫——自然不是玩他的女人，而是窃取统治权。第一个消息到来时，他派人送信给同僚们，召集他们来开执政内阁会议，但是没有一个人买他的账。有三个人甚至已经倒戈了，巴拉斯则派人传话说他正在洗澡。

当命运之神的使者塔莱朗去见巴拉斯时，他正在刮胡子。

他仿佛要自我修饰一整天。然而当他又扫了一眼这位拜访者后，就屈服了，最后只要求给一张自由通行证。但当这个要求转达至波拿巴时，这位将军却公开在花园里叫嚷起来！“看看你们把我留下的一个辉煌的法兰西弄成了什么样！我缔造了和平，自己却奔命于战争……你们把我光荣的十万法兰西战士都搞哪里去了！他们都牺牲了！我再也不能看下这一切了！这样下去，三年内我们会重回专制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刑罚适度而秩序良好的共和国！”

这样严厉的斥责吓得这位矮小的传命秘书颤栗不已。事实上波拿巴并未动怒，他只是在几百名围观者面前佯装盛怒而已。他们会把这些话都传播开去，两小时内，全巴黎的人都会知道。

戈伊尔出现了。他怎么样了呢？不管怎样，他还算有勇气，能在强权者的军队包围下让自己对执政内阁负责任。

“执政内阁已经垮台了！”波拿巴对他大叫，“共和国危在旦夕，而只有我才能拯救她。杜科特、熙叶、巴拉斯已经引退了。”这时，穆林遣人捎来一封信。“您不是和穆林是亲戚吗？不错吧？现在他已经辞职了。你作最后一个递交辞职书的人吧，别再拖了。”

这位元老坚持不放弃权力。当他回到卢森堡宫时才明白自己和五百位参议员中的一些朋友们一样被软禁了起来，直到一切都过去了他们方能自由。巴拉斯呆在家里，不安地等候消息。但是如果波拿巴要报复呢？约瑟芬又是那样的骑墙。这时塔莱朗又来了，手拿一小袋金币和一张自由通行证。最后那袋金币，不知是巴拉斯拿到了，还是塔莱朗算作跑腿费了。

五巨头就这样被波拿巴将军剥夺了权力。不过这只是头一

拿破仑传

天，第二天，在圣克劳德可能会遇到更麻烦的问题。这一夜，波拿巴家中十分紧张：吕西安知道一切内情，一直在参与此事，当然能够狂呼一阵：“所有的事情本应在一天内搞定！他们拥有的时间太多了！五百人院中已经有人明白这是骗局！明天又不知会有什么情况！应当用武力马上把两院的人全解决并逮捕其中的危险分子！”

的确，明天纠葛可能再起。贝纳道特想让雅各宾派任命他作反对派的将军。“这帮家伙太没勇气了！”应该把反对政变的所有将军都囚禁起来！尽管波拿巴的同党和下属一再这样劝说，但波拿巴丝毫不为所动，坚持着他的合法举动！

“也许有人说我畏惧那些将军。但是任何人都找不到我的不合法之处！既没党派又无暴力！一切通过代表做出决断！没有内战！以流公民的血开始的举动肯定会落个可耻的结局！”

出于安全起见，睡觉时他把拉开枪栓的手枪放到了枕边。

二十、在议会上

第二天早上，人们或骑马，或乘车，或步行，纷纷涌向圣克劳德宫，就像去接受检阅。就连波拿巴也是乘车去的，以防有人从他的跟班身上开刀惹事。恪守宪法，不到最后誓不罢休，这一点他能做到。难道昨天发生的一切违法吗？为了安全，两院难道没有权力转移会场并任命一位新的巴黎卫戍司令吗？五巨头们难道无权辞职吗？大家正议论的来自雅各宾派的危险难道没有真凭实据吗？今天两院将通过公开投票的方式修改宪法并选出三位临时掌权者。采用罗马语称之为三主管也好，或干脆称之为执政官。然后两院就能闭会，一切事情都得

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但议员们意见却不统一。他们像低悬的浮云一样在这个平时总是闲置的宫殿的大厅里走动。他们议论着政坛局势的发展并坚决抗议。因为如果一点钟之前用于即席发言的大厅还未准备好的话，他们就更有时间酝酿更为强烈的反对情绪。

明天将做执政官的三人静候在花园后面的一间斗室里。杜科特和熙叶几乎没站起来过，而第三位则在手下前来报告时不停地叫喊着。他想：这些混帐东西可真不会做事啊！只是布置几个凳子就得费去一上午的时间。之后，接连不断地宣誓，而新兵集体完成这件事只需两分钟！当这些律师们在议会进行决议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不体面地在这么一间令人难堪的后室里等待呢？这时参议员们在楼上太阳厅开会，五百议员们则在楼下的橙厅议事。橙厅里还挤满了旁听的平民百姓。结果在宣誓后由吕西安所主持的讨论中，反对派却凭借其不可动摇的论据逐渐占了上风，有人提到了等在外面的颇具威胁性的军队。所以当某些人喊出“我们要求民主！这个克伦威尔想把我们置于束缚之中”的口号时，几乎全场的人都积极声援。传到后室的消息越来越坏，有些军官忍不住叫骂了起来：“散开！窗外就是军队！”

然而波拿巴对此仅是淡淡的瞥了一眼。他抓过佩剑，一句话也不说地往楼上上议院的会场走去了。几个亲信跟着他，连连摇头。他会像昨天一样只发表演说，而不付诸武力吗？委员会主席神态惊奇地连忙把讲台让给了他。今天会比昨天好吗？他今天会不会讲一些实际内容，而不只是空谈呢？

“昨天大家要我来时，我正平静地呆在家里……但现在竟有人肆意诽谤中伤我……自我回国以来，所有党派都在全力笼

拿破仑传

络我……上议院必须马上做出决断。大家都了解我，我不可能是个阴谋家。难道我所表示的对祖国的忠诚还不够多吗？……即便是那些大的政党联盟都不能战胜我，难道我会在叛乱分子面前害怕和屈服吗？如果我是一个阴险卑鄙的家伙的话，那么你们都应该作布鲁图斯！”

他心里害怕但不外露。为什么他仅是说说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还在不停地讲：“每一位法国人都应该想我们经历了什么……所有的党派都想从国家的危机中渔利。每个人都想我来支持他，我却来到了两院。假如大家不果断而让自由被颠覆的话，那你们应对当代和后世负责！”他的发言越来越晦涩难懂。参议员们涌向了讲台，打断他的话问个不停。波拿巴突然转过身并指向门口，就好像指点远处的士兵一样。他似乎想借此脱身！“但是你们，我的弟兄们，我深信你们已经团结起来，举起我们曾用来争取胜利的利刃，指向我的胸脯！但是，如果有哪个背叛国家的造谣家胆敢诽谤你们的将军非法，就一下刺死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战神和幸运之神将保佑我！”

难道一阵哄堂大笑不会将他和整个政变计划全部毁掉吗？最后布里昂挤到他的身边，抓住他的胳膊轻轻地说：“别说啦，将军，您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于是波拿巴匆忙随着布里昂离开了会场，为了维护波拿巴的利益，一个议员马上发言，竭力掩盖刚才的一幕。

出去后，他长舒了口气。波拿巴为何会有此举呢？昏了头了？在所有的战役中他总能头脑清醒并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在这一天，他怎么就黔驴技穷了呢？

因为他是只会下命令却不会乞求的人。尽管讨好、威胁、

假装犹豫以及撒谎等手段他用得比任何一个和他签订过条约的老外交家都更出色，但同时也使他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如果靠谈判达不到目的，那就付诸暴力！他这种思想可以经受一切考验，只不过他不会自吹自擂，也不能承认任何一部他没有亲自参加制定的法律。他追求法制，但他眼前的局势却都不具合法性。

惟一的方法就是依赖一种超人的力量！这一点他早有体会。他将把这个近十年都处于混乱之中的国家引导到一条法制的、有序的道路上去。任何人都不会因其家境贫寒或出身低微而受伤害，因为所有人都有出人头地的平等的机会。而今天到场的这一大堆律师呢？他们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生活奢侈，被政党政治的乌烟瘴气熏得满身乌黑。他恳求议会授予他一种不在议会管辖范围内的持久权力，而且是马上执行！

在研究院里，他可以心平气和地和学者们一起讨论研究并提问。但因为他对于议会表决的方式所知不多，以至于他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了！他派人告诉约瑟芬，一切进展顺利，又对同党们大加鼓舞激励了一番，然后就匆匆下楼，以便在五百人参议会上上演相似的一场戏。幸亏他的朋友考虑周到，派了四个骠悍的士兵做他的侍卫，因为手上有枪，才得以放下心来。

一切都违反了议会惯例：他拎着礼帽和马鞭，迈步走到五百名参议员们的面前。“波拿巴！”顿时所有的人目光集中到了入口处。雅各宾派有人叫嚣道：“打倒带枪进来的暴君！打倒他！”接着几条高大的身影便扑向了他，迫得他连连后退。几个卫兵慌忙把他保护起来，用肩膀和手中的枪抵住雅各宾人的进攻。嘈杂声淹没了一切，人群越来越愤怒。五个人就这样一步步地退到了门外。当亲信们在门前向他围来时，他简直失去

拿破仑传

了自制力，甚至于片刻间说不出话来；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赶到了后室。

在进攻意大利的战事中，波拿巴屡屡亲上一线进行指挥。在娄地郊外，人们不得不把他从冲锋的人群中拉回来。

今天，他却首次陷入了一场完全不知所措的战争，因为他既不能开枪又不能挥舞刺刀。在他事业结束的时候，这一幕将再次重现。在这一刻拔剑对他来说是绝无可能的，他得把对手都想像成是手无寸铁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只有这样才不会毁坏政变的基本意图于一旦。

终于，他心念一转。他本可以避开那些家伙们的拳头，只是现在一切陈规都被打破了：他已经遭受到了暴力的挑战，他的尊严受到了污辱。波拿巴怒不可遏，来回踱着大步，盛怒之下竟把脸抓出了血。血？这一刻他反而又清醒了。没有比流血更好的途径了！这是在议院组织的谋杀！应该让军队都了解这帮家伙是怎样胆大包天地打伤巴黎卫戍司令的！这条对方先无视法律的借口反而使他摆脱了原则的束缚。这时，吕西安正在为他开脱和解释。但是，“注意！他这样做是非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吕西安试着用叫喊和摇铃的方法制止混乱，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大家一致要求就波拿巴非法这一提案进行表决——而且人人都明白，这对巴黎的革命将产生何种影响。实在没办法，吕西安这位法律和公理的代言人只好当众脱去长袍并卸去主席一职。“时间太紧迫了！”想着他就冲了出去。

这时他看到自己的兄长已经站在队伍中了。当拿破仑知道他们要投票宣告他非法时，脸上顿时血色全无。他冲到窗口，对着院子大喊：“集合！”接着就下楼，跨上了战马，但他同时发觉士兵们的士气并非高昂，顿感为时尚早。暮色已经笼罩了

拿破仑传

花园，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这时恰好吕西安也骑马过来了，两人便在队伍前转了几圈。两个坐在马车里的人透过栅栏向里边望去，考虑着事态的发展将给他们带来的选择：要么今天逃走，要么明天执政。他们就是明天将上任的两位执政官。一切行动仿佛都无法预料。

只有吕西安自己明白这种眼神的含义。这个新手在士兵面前演讲的水平比他的兄长在议员面前所做的演说要高明的多。

“弟兄们！现在我以五百人参议会会议长的名义告诉大家，大厅里大多数人都被一小撮带着武器的雅各宾人胁迫了！那些无赖是英国人的走狗，他们居然宣称由议会授权的、你们的将军为非法。他们实际上想杀死他！请看这被刺伤的伤口！你们应该用手中的刺刀保护我们免受这些人的伤害，以便使能让国家得到幸福的讨论能在和平中进行！你们应当只支持那些和我一样站在你们一边的议员！所有呆在里面反对我们的，都应该被赶走！”

拿破仑紧闭双唇，听他的弟弟演说。轮到他时，他却机械地重复说：“让所有顽抗者进入地狱！我是战神！跟我来！”吕西安怕他再讲下去，忙阻挡说：“天啊！别再说了！”

“波拿巴万岁！”士兵们开始高呼，因为他们以为这是兄弟二人的文武联合，但是此时仍没有一个人有行动的意思。如果他们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一切将晚矣！这时吕西安突发奇招：他演戏似的从一个军官手中抽出佩剑并把它抵在拿破仑的胸膛上！“我在此宣誓，如果他胆敢剥夺法兰西自由的话，我就让他血溅当场！”

这一招果然灵验。缪拉立即下达进军令，他命令一队士兵随他行动，并且用威胁的口吻大吼道：“弟兄们！把所有暴徒

拿破仑传

扔出会场！”这些人最后竟然忍不住大笑起来！刺刀虽已脱鞘却未伤一人，他们和颜悦色地将那些负隅顽抗的强硬派议员推出会场。所有的一切都在暮色中乱作一团，到处都游动着红长袍、士兵帽和软帽。最后一批议员则是夺窗而逃的。

此时，老谋深算的吕西安又匆忙赶到楼上元老院的会场。他对他兄长受伤的经过大加渲染，在慌乱中三名执政官的任命终于强行通过，会议也被延迟到深夜。然后几位领袖先到一家小馆去用了点饭，因为大家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当夜，一批最忠诚可靠的议员又一次坐到这处刚被糟踏过的圣克劳德会场。今夜，三十名议员将在昏黄的烛光下代表法国人民进行表决。只不过，他们此刻只是别人手中的几粒棋子而已。这时百余名巴黎上层人士、风流的男士和漂亮的夫人们，正嘲弄般地观看着这场午夜表演。得势者眉飞色舞，社会各界也未受影响，贫民也免于战争之苦了。吕西安还不知疲倦地为这政治把戏的成功而祝贺，并让三位执政官于午夜二时在咚咚的鼓声中宣誓。“共和国万岁！”会场里响起了苍白无力的呼声。

三点钟时，执政官波拿巴在布里昂陪同下坐车回巴黎。一路上他一直直盯着前方的路，一言未发，直到进了家门，见到约瑟芬，才开口道：“布里昂，我今天说了很多蠢话，是吧？”

第三章 江河

我们潜心数个世纪；在恢宏的精神之光下遍览无遗；渺小之物尽离去；惟海与洲凝重伫立。

——歌德

一、剑与精神

一张椭圆形的大会议桌旁围坐着二十几个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有些人目光坚定，有些人思维敏捷。他们大都衣着俭朴，正迎合一八〇〇年的风俗，不戴假发，不镶花边。寥寥几个穿制服的人也没戴军衔及金丝带。这些人都是实践或理论领域中的出色人物。他们或来自办公室，或来自实验室；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出于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谨慎而郑重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走过了艰难的十年革命，如今在这儿则是为了结束这场革命。四周是辉煌而清冷的杜伊勒利宫，前几位波旁王朝的皇帝就是在这儿加冕的。这地毯与丝绸闪烁着的金红色的光泽，与在这儿举行会议的布尔乔亚分子的气质大异其趣。烛光漫射在无数烛台上，光线轻软柔和。跳跃闪烁的银色光影让人有回到了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年代的感觉。

此前的执政官们总喜欢在王宫的厅堂里为他们迷人的情人

拿破仑传

们举办盛大的庆典。当然，那指的是在卢森堡宫，那儿的法国贵族即使在开会时也毫不避讳。杜伊勒利宫却仿佛充斥着不幸与幽灵。独裁者打破了这个规律。雾月政变发生两个月后，他和另外两名执政官搬进了这座神秘的令他神往的宫殿。入主宫殿的情景让人想起的不是隆重，而是滑稽。末代皇帝被捕七年后，这竟然是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入住这座宫殿。巴黎人从出租马车里随意粘糊的纸条下向外窥探，终于忍俊不禁。这似乎是一出时代复仇的喜剧。执政官的心情也有些异常。他孩子般温顺好奇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对一位朋友说：“终于住杜伊勒利宫了，但关键是长久地呆下去。”

目前围在椭圆桌旁的人中有几个也曾在这儿头戴油亮的假发，穿着镶花边儿的衬衣、皮舞鞋，胆颤心惊地恭候国王陛下的召见，而对于何时能被召见却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卢森堡宫也曾坐在同一张桌旁，在桌面上商讨制定一切只能暂行的政令。法律颁布了又取消了，紧急法令和非常法接连不断；过渡法令代替了前颁法令；三个宪法交替上台，每每如火箭般快速升空，又瞬间坠落。整整十年，各种不同的思潮都曾设法寻找实践的时机，却统统只能在巴黎纷杂的一夜中迅速消逝。巴黎城就像一座军事营垒，没有战斗，没有前线，武装政党示威交替登场，扰扰不休，旧秩序和新理想你争我斗，激进思想的光芒令人不知所措，希望落空的迷惘与唯我独尊的野心令人迷惑——一个平等、自由与欺诈交杂而成的混乱不清的宏大舞台。在一切之上，从云端俯视的是两个人的灵魂，是他们的著作导致了这一切：卢梭面带冷笑地盯着，伏尔泰戏谑嘲弄地笑望。

突然间会场一片寂静。圆桌旁站出了一位身穿绿色旧军装

的小个子将军。他统筹全局，领导政府和参议院。各政党则不敢出来了，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心有不甘，总之老实了。朋党结社与腐败、恐怖和煽动弥漫在法国，犹如风流女子厌倦了浪漫游戏，回到了惟一能掌握她的男人的臂弯。他不必再为地位而战了。法国所渴望的人，是一位能够发布命令，从未染指过大权，不属于任何党派，受到民众的爱戴。他应是一位将军，一位征服者。莫洛略欠自信与技巧，否则可能是个劲敌；其他将军或已牺牲，或名望不够；文人中也无人能与他平分秋色。其实，波拿巴战功显赫之后，政府大权对他已如同嘴边之肉。若非他坚持恪守宪法程序，他的通往最高权力之路早就没了障碍。然而这严格遵守宪法的愿望竟落得个一败涂地。

在他的坦途上出现了这人为的阻力。这也是他的政治天才的表现和证实。他手中紧握利剑，可又清楚地知道剑锋威力之范围。“您知道吗？”当时他讲道，“这个世界上我最推崇什么？在组织创建事物之时，武力不能被完全依赖。世上仅仅存在两种力量，精神与剑。归根结底，剑总要被精神战胜。”他是这个时代无人能敌的军队统帅，而且是空前绝后的一位。他从未有过用拳头敲桌子的习惯，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休战议和或是在签订同盟条约的谈判桌上。他是位天才政治家，他重视剑，但他从来只视剑为他武器中的一种。现在乃至未来十五年中，他的耳朵从未被武器的撞击声所蒙蔽，而忘记了聆听民众的声音。民众的声音是无法预测的，即便数学天才波拿巴也无能为力。民众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性情中富于想像的一面。

正是由于波拿巴相信精神更甚于剑，他才视法制与和平重于战争和征服，并致力坚持之。今后十年的历史将证实这一点。

拿破仑传

对于他，秩序意味着平等，但不意味着自由。这两项革命财富只有一项被纳入他的统治体制。除了少数几次摇摆不定外，他直至最后都重视平等，尽管这与他的表现大相径庭。而自由呢？自由是什么？“不管文明人还是野蛮人，都需要一个精神主宰，一位魔术师，来控制他的头脑，用链条捆绑他，对他严格教化，不让他不适时地乱咬，时时鞭打他，令他不断上进。服从方是他的天职，其余什么也不是，遑论权利！”这种愤世嫉俗的言论仅仅表露了他一半的内心思想。在他的统治时期，他在政府机构中只任命精明强干的人，给予他们统治千万人的权力。就像他自己，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勤奋，经由天赋的和后天努力得来的超人能力，赢得了统治千百万人的大权。是的，正因为这他才成为革命之子；不论他的政权采取何种方式，他也永远只能是革命之子。

这是他神秘力量的部分注解。他越是战功赫赫，人们越是坚信，在这个体制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使地位、财富和权势源源而来。这是因为，这些首领和大家一样出身贫寒。一开始他就向民众指明这一点。熙叶已经起草了一部宪法。宪法中规定将选出一个大总统，一个没有实权、只须抬手签字的摆设。波拿巴用士兵通用的语言将这一建议取消了：“让这大肥猪滚蛋！”他要求代之以首席执政官，掌握全权并满负荷工作，是军队最高统帅，兼管外交，有任命所有特使、公使、参议员、军官、省长和法官的权力。三十名以上在任的参议院议员负责选择其余议员，但参议院立法团体和护民官都没有提出法案的权力。这些团体之所以存在，只是为政客们预备了一个演讲台，也为参议院议员的优厚薪俸和奢糜生活提供了支持。

拿破仑传

命令均出自一人。波拿巴自信他是因人而非根据名任命官员。无论出身、外貌还是党派都不能让一个人任军政界要职，乃至次要职位；只有精明强干与才能卓越的人才会被授予要职。这便是参政员的任人准则。

围坐的这群能力卓越的人都是他亲自敲定的参政员，并时常紧靠在独裁者的周围。拉普拉斯亦在其中。为了尊崇“科学院”，他故意任命他为内政部长。这位学者最终还是又放弃了政治学研究，重新沉醉于他的天体力学中去了。罗代莱也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官员又是记者，是拿破仑二十年来见过的最特立独行的人，也是最有价值的会议书记员。当时最著名的法学家涂朗谢也被任命为参政员。在参政院里，全员皆民，彼此以“你”称呼。保王党和雅各宾党人亦能并肩而坐，人人平等，惟崇理智。

会议记录被呈递给了“公民执政官”。他看后指示道：“详细完整地记录法学权威们的观点是必需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力；而我们的商人或军人的想法则无法与之相比。我常在暴怒之下乱发评论，一出口竟全是错话。我宁愿揭露自己短处，而不想硬充高明。”他只要发觉参政员们只是在附和他时，就会说道：“先生们，你们并非是来对我的意见进行首肯的，你们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想对比二者，以决定孰优孰劣。”

参政院会议每每在晚上九点才开始，因为只有到这时执政官才能处理完当天的紧急公务。会议有时会开到次日早晨五点。参政员们在后半夜都睡意浓浓，有一次军政部长竟然睡着了。拿破仑就推醒他们，对他们大声说道：“别睡，公民们！现在才两点。我们必须以工作换薪水。”当然，作为会议主席的拿破仑也是最年轻的，年仅三十岁。可是通过三次大战役，

拿破仑传

他学会了如何维护几十万人的利益。一支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渡过地中海，深入沙漠腹地的军队，难道不是学习管理国家的一所最好的大学吗？那时他必须要统筹兼顾金钱与粮草、惩罚与奖赏、权利、休息、服从与纪律。

在军事政变之夜他就指派两个委员会起草法典：这是他独裁后的首要行动！混乱是由于无法可依，直至革命爆发，法国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统一的法典，革命承诺创立法典，然而时至十一年后的今天，这项诺言仍没有兑现。他委派三位法学大师，从当年夏天开始编写法典。四个月后，一部民法典的雏形，即后来的拿破仑法典便诞生了。法典被提交参议院审批。一年半内，这些法律将被全部通过。

一个多世纪后，这个法典仍是法国的国家法律。直至一九〇〇年，所有拿破仑所征服的国家，甚至德国统一之后，都采用了这部法典，而且今天几乎所有欧洲民法都以此为据。拿破仑法典中所有具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部分，都是具革命性的。独裁者对这部法典的一切细微之处都讨论得很充分，对法典中大部分争议之处则做了个人裁决，以革命初期众所周知的理性原则为基础。经验丰富且气和心平的专家学者在拿破仑的指导下，将这些原则重新组织，予以提炼概括，使之成为一个提倡人权的新制度。在此制度下，世袭贵族制度被粉碎，所有子女都享有平等继承权，所有父母都有抚养子女的义务，犹太人与基督徒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人们不必照宗教礼仪结婚，可以离婚。

至于通奸，像别的关于家庭的法律一样，他的科西嘉家庭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决定：“我们知道，通奸并不少见，相反还经常发生。在任何方便的地方都可能出现……对这

些为了诗歌或者饰物，为了阿波罗或者九个缪斯女神就背叛丈夫的女人，一定要严加管制。”

他对秩序的崇尚也在婚姻制度中有所体现。他甚至认为，当丈夫被流放时，女人们应当跟去陪同，“因为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时，我们有何理由禁止她追随呢！难道因为她坚信此种信念，就要被夺去享有合法婚姻的权力，不再是丈夫正式的妻子而仅是他的情妇吗？许多男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女人才走上错路的，现在我们却要禁止这些为祸之源的女人们分担不幸吗？”他还推崇古罗马时代的传统：在婚礼上当众宣布，这个女人自此接受她丈夫的监护。“这对于巴黎那些肆无忌惮的女人来说也有好处；虽然不可能对所有女人都发生作用，但至少也影响了她们中的一部分。”

尽管他赞同离婚，却不赞同随意离婚：“如果人们可以在瞬间解除关系，这原应是人间最紧密关系的形成方式又怎样呢？如果我们轻易批准离婚，那就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新的风气，为了舒适或财富随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子。法律必须警告她们不可随意这么做……事实上，只有在下列三种情况下才能获准离婚：通奸、谋杀和性功能不全。”

这便是他作为人性学家的观点，他的数学天才使他能够将各种事实归入各种概念之下：一个思维缜密的人方能探讨思考法律，因为法律须在理论与实践、怀疑与执行间找到平衡点。他想到约瑟芬从前的放荡和现在的忠贞，内心的波澜在他对这些条款进行积极又保守的修订中显露无遗。修订时，他提出能否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将无生育能力定为离婚的理由之一。约瑟芬出于同样的想法也大为不安，积极用自己的影响加强婚姻在法律中的联系。然而，拿破仑却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

拿破仑传

也是这种个人的情感敦促拿破仑援救婚姻，力避丑闻的发生。他反对法庭介入婚姻纠纷，主张双方通过互相谅解来解决问题，以免拆穿西洋镜。这同时也有力地证明，离婚是必要的。只有当双方意愿不同，而又无法达成谅解时，法庭才可介入离婚的裁决。”他强烈的家族意识令他更愿意把恶习、虐待和通奸掩盖起来，只强调离婚的自愿性。离婚应由家庭会议决断，法官只是象征性地确定一下而已。

这种法律创造出了一个半离婚的新概念，即分居，但这应仅是一种私下的自愿。因为如果他们在外界面前互不理睬，以后再想和好就很难了。他的惟一宗旨便是维护家庭生活。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看重稳定，反对暴力激进。强烈的社会意识令他主张必须用刑法严厉处罚通奸的女人，除非她已遭受了离婚的苦痛。出于婚姻神圣的考虑，他还提高了法定结婚年龄。革命时期，女子的法定婚龄被降低到十三岁，男子则为十五岁。现在他提出女子十五岁、男子二十一岁的法定婚龄。

为儿童制定的一切法律后来都被逐渐认同和吸纳。凡婚生子女，出生前就被赋予确定的地位。而且，“如果父亲出外十五个月以上”，“或者上了战场”，“他就不能认定孩子是自己的”。但是，他是地位尊贵的人，也是个通达事理的人。他得出结论说：“我愿意为了真理而放弃荣誉，但我不能毁了妻子的名誉，因为这损人而不利己！如果丈夫无法确定日期，那他必须保持沉默：孩子的利益最为重要。”

有人建议缩短对年龄较大的孩子的抚养期，他反驳道：“父亲能抛弃他十五岁的女儿吗？倘若父亲每年有六万法郎的退休金，他能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已成人了，离开家自谋生路去吧。’……谁若把这种抚养孩子的方案定为合法，就等于

引导孩子们去弑父。”还有人建议以简洁快速的方式过继孩子，只需一纸公文证明即可。对此他坚决反对：

“这并非一般权利的讨价还价，人类是受理想引导的，否则与野兽何异？新颁布的法律的一个严重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一点与人类理想相符。战士们拼命厮杀并非是为了一天五个格罗森的军饷，也不是那些不名一文的勋章——只有赢得他们心灵的人，才真正能够鼓舞他们！一个公证人肯定不能因为十二法郎的公证费而发挥这样的作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设立一个法案。什么是过继？一种自然的模拟，还是一种新的洗礼？社会意志令一个人的亲生骨肉被假定为另一个人所生。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伟大高尚吗？由于过继的出现，两个原本完全陌生的人，自然而然地相爱并结下了关系。这样的行为是怎么来的？来自上天，犹如闪电！”

“在历次参议院会议中，”罗代莱说，“首席执政官表现出的专注和精确的分析能力让人震惊。他能够连续十小时聚精会神于一个议题，并针对各种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从未因记忆或思维混乱而出过错。”

波拿巴很敬重年届八旬的涂朗谢，折服于他思维的深度与逻辑。涂朗谢也很佩服这三十岁的执政官的法律理念和深刻分析。而且波拿巴对每一条法律都详加考虑：“它公正吗？”“它实用吗？”他不厌其烦地询问前人处理相似问题的方法，尤其重视罗马法和腓特烈大帝法律中的描述。

在这张桌上，不只对三十七项法律条文进行讨论。执政官在其他方面也提出许多疑问：我们怎样生产面包？我们如何制造新币？我们如何创建新的安全机制？他让所有的部长针对这些问题写出详细报告，这使他们工作沉重不堪。拿破仑对此却

拿破仑传

熟视无睹。部长们回到家后，常常见到波拿巴的信件，答复限期是第二天清早。他的一位同事写道：“他总是精神饱满。施政、统治、谈判，他非凡的脑袋一天工作十八小时不成问题。他三年里处理的事，可能比帝王们一百年里裁决的还多。”他与各行各业的专家交流意见时均用专业术语，他说明问题清楚明白，没人找得到不理解他的意思的言辞；他提问中使用的精确的技术指标令最顽固的保王党人都大为吃惊。

记忆永远准确，是他头脑要塞的防卫炮兵。赛热在北部海岸正式考察海防回来后递交了一篇海防报告。“我读过您的形势报告了。”拿破仑说，“报告基本是正确的，但奥当的四门炮中的两门您没提到。它们就设置在城后的公路上。”赛热证实执政官的话后非常吃惊。他报告了散置于该地的几千门大炮，执政官却找出了他漏掉两门炮的失误。

法兰西这座庞大的机器已历经十年的停顿了，现在也慢慢地开始按规范运作起来。近几年各省递交的报告都叫嚷治安恶化，卫生状况下降，秩序难以稳定。金路易原来可换二十四四个法郎，现在已飞涨至八千多法郎。前执政内阁稳定金路易的举措已完全破产了。暴发户们收购国有财产、修道院和王侯的地产，却不交纳税金。新的独裁者将怎么办呢？

政变两个月后，他就在全国各省重设税收机构。他解释道：“财产与安全只有在税率长期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所保证。”两个月后，法兰西银行成立了，第二年，新的税收管理机构、森林和土地财产登记机构也出现了。他的前任公会挥霍国有土地，他却用剩余的国有土地回收国债，国债由七上涨至十七。他又不断地偿销债务，恢复商会，规范票据交换，查禁通货膨胀中的投机行为，制止军队运输人员、发战争财的公司

和其他官员从中牟取暴利。他用这些办法挽救了生产力已比原来水平下降了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工业。

是什么原因使他能如此有力地管理好国家呢？

一马当先，精力充沛，不屈不挠。想尽办法把朴实、精力充沛、勤奋且勇于探索的人们安置在国家要职上。世袭或是轻易就能舞弊的闲职则被取消了。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任职，并不因他们的出身与所属党派而有别。几乎所有官吏都由上级直接任命，由上级发给薪金。正如他自己所述的：“宛如金字塔型的机构，所有官员都可对自己负责的事务全权处理。”

政治上没有出现反对力量。“不可能有什么反对意见。”他预言道，“我没有依赖任何政党的信誉或其力量，所以我也不欠任何人情。……这些不久前的犯罪高手，现在在为我建筑一所新的社会大厦。他们中很多人是这一工程的良好技工，难办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想担任技工头领。这就是典型的法国人。每个人都对自己治理国家的才能充满信心！”他非常谨慎地处理与各党派的关系，尽量满足他们。他把两个最令人垂涎的部长职位分别给了两个能力超群而又互为对手的无赖。这两个人的本性在任职不久便显现了出来。拿破仑解释道：“如果雅各宾党人傅谢当警务部长，哪个革命党人还会担心社会秩序？哪个贵族拒绝在塔莱朗担任外交部长的国度中生活？他们是我的左右臂膀。我开通出一条金光大道，每个人都找到适宜的用武之地。

在向全部省长和将军下达的命令中，他强调：“不许再结社，不许再拉帮结派。请您不时地告诫公民和自卫队，如果少数野心勃勃的人仍觉得非要泄泄怨气不可，就请记住现在国家的舵掌握在善于与困难作战的强者手中。”军事政变后几个星

拿破仑传

期，波拿巴发布了一篇重要的公告，目的是让民众了解新宪法。该公告以简洁而自信的话语结尾：“革命已回归到其初始的基本意图，革命已经结束了。”

二、马伦格战役

然而战争还在继续。

“离开欧洲一年半后我又回来了，我发现法兰西共和国又和陛下开战了。法国人民赋予我国家元首的权力。”政变后不久，拿破仑告诉了德国皇帝这样一条消息，当时他们甚至没有见第二次面。他傲慢的口吻就像一位君王，好像在离开欧洲前就预料到自己是法国第一人；他带着一种逼人的不加雕饰的威严，他始终认为他的威严与他的成功毫无关系。这便是他高超的技巧，迷惑住了他的敌人以致判断失误。可德皇丝毫不放在心上。波拿巴的战略部署却是早就策划成熟了，只需一一实施即可。

首要的是用卫队将士保护自己。他的卫队成员都至少经历过四次战役：既不能多于司令官，也不能少于四次。随后，他派遣莫洛到莱茵附近，而自己却开始计划进军意大利。如果仍按四年来的路线进军，此次敌军肯定有所准备。必须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在奥地利间谍的严密监视之下，他挑选了最年轻的士兵组成了一个可怜的自卫队，检查他们的体格，并以无言的微笑回应出现于维也纳报端的嘲讽。同时他组建了一支三万二千人的军队，仅三万二千人，但却是最精锐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支军队将进行一次英勇的行动，正如向埃及进军时一样。汉尼拔不是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吗？他不是征服那山脉了

吗？现在，有位将军将要拖着大炮翻山！他们砍伐山上的树木，做成树撬，将炮管置于其上，一路往山下滑去！

就这样，政变后的第一年初春，一支军队出现在大圣贝纳山山顶。两千年前史无前例的壮举！修道院中的老修士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一位牧人在为这陌生人领路，同时讲述着自己的愿望与烦恼。如同传说中一样，他不久就从这位陌生人的手中获得了一间带院子的房屋。士兵们也感受到这次行军所具有的非凡的传奇色彩，争相拉推大炮。他们是在追随与他们患难与共并可信赖的领袖；他们将再次攻下伦巴底，四年前他们跟着他像到“希望之国”一般地征服那里；美好的回忆与紧迫的时间更增添了这次行军的神秘色彩。敌人完全无所察觉。敌军一名统帅在给他在帕维亚的女友的信中说：“你完全可以留下。”可是十二小时后，波拿巴进驻该城了。

即使这样，波拿巴也并没对这次大规模的进攻有半点放松。当他六月中旬与奥地利军队决战时，敌军以优势兵力将他击败，而约好救援的德瑟与他的后备军却迟迟未到。马上就要全军溃退了。司令官站在路边用马鞭焦急地拍打着尘土，败兵从他面前匆匆跑过。他喊道：“站住！等等！援军就快来了！只须一小时！”而溃败并未停止。运气也会随之消失？德瑟终于来了，大举反攻正在惊愕着的奥军，龙骑兵也加入了攻击，敌军开始败退。马伦格之战，波拿巴五点钟战败了，德瑟七点钟又将胜利挽回。可德瑟没能看见自己赢得的胜利，他牺牲了。

波拿巴驻留在战场上，忧心忡忡。他最得力的将军战死了，可更糟的是：德瑟挽回了胜利，而他却被打败了。惟一令他稍感欣慰的是，行军路线与战役计划是他独自拟定的，而德

拿破仑传

瑟只不过是按照作战计划准备驰援而已。可能他会想，这场战役开始了这次远征又随即结束了它，他也会获得如同雾月十八日那样的胜利。那时他也是失败，后由别人挽回了胜利！

可是重新考虑一下全部形势，这些判断就都有问题了。离那天晚上他向布里昂部署作战任务的地点非常近的地方，四个月前他曾地图上插上过一针，对自己的亲信布里昂说道：“我想我们在这儿击败敌人。”

现在不是回首的时间。直到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最后一个钟头，这位军事指挥官兼政治家仍在派人同维也纳谈判，“战争与谈判必须双管齐下”。在战场上他写了第二封信给奥皇弗朗西斯说：

“若没有狡诈的英国人的存在，陛下肯定会非常重视我简单而坦白的提议。战争又一次降临了。几千名法国士兵和奥地利士兵横尸荒野……这种惨无人道的图景的延续令我痛心疾首，迫使我决定再次直接给您通信交谈……在马伦格的战场上，一万五千士兵战死，我深感忧心痛苦，再次请求陛下重视一下这人道主义的呐喊。您身处千里之外，不可能如我的心那样感受真切。您的军队已誉满欧洲。您统治数国……请给我们一些和平与宁静。假若以后的人仍会愚蠢地发动战争，在数年战争之后他们也会逐渐明白过来，然后和睦共处。”

这是一封长信，这儿只引用了其中关键的几句，像他的作战计划一样充满智慧，像他的战役一样漂亮干脆，第一次流露了他渴望和平的愿望。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依然会写出半打这样的信。现在的司令官波拿巴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吗？

绝不是，但他也非嗜爱战争。他总是敏感地反对战争场面，他对用剑得到的成功也不太认可。他熟悉且酷爱军营生

活，平常却不常出现在军营，他犹如棋手爱棋般酷爱战争。但他更是一名政治家。伦巴底平原便是他的政治意识觉醒的地方。当时他第一次以政府和国王为棋子玩起外交的大棋局，他发现了自己的天才秉赋与兴趣所在。他从未丢弃剑柄，也绝不让自己的剑锋变钝。由此他被视为欧洲英雄刻在了人们的头脑中。但他也向往和平，并不愿年年动武。

他也知道，法国虽然总渴望荣耀，眼下却更需要和平。最重要的是法国离不开他，然而他的敌人却近在身旁。现在他成了独裁者，不能再如以前那样数年在外。基于这些原因，他在战场上以胜者的身份给奥皇弗朗西斯写了这封绝妙的信。而后，他马不停蹄赶往米兰。

巴黎在说些什么呢？

巴黎满意了吗？它自然不能与约瑟芬同日而语。约瑟芬可以令全世界的财宝罗列在她面前，任她选择，并要求更多的财富。巴黎毫不热爱新的统治者。“十一年来，”罗代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巴黎人起床后第一个要想的是：何时我们的暴君才会滚蛋？他们现在每天清晨都问自己：现在一切都正常。我们开始了的工程、建造的房屋、投入的资金、种植的树木——假如此人死了，以后一切会怎样呢？……他不仅仅是一位将军，更是一名政治家。他的赫赫战功令所有的人瞩目；而人们期盼更多的却是他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巴黎人便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为他祝福。有一个人对未来有所预感，便给战场上的拿破仑写了封信：

“将军，我刚从杜伊勒利宫回来。我既不想告诉您法国人的热情，也不想形容外国人是何等的惊讶不已。……后世会相信这场战役的奇迹吗？有多少人对您的胜利归来致以美好的祝

拿破仑传

愿！从来没有过哪个帝国创造过这样的奇迹。而在这儿，奇迹真真切切地成了现实。”

拿破仑的脸上露出微笑。他想：事实上，这个塔莱朗不仅是个谄媚小人，还是个成功的预言家！他为什么要一语说穿我心中的想法？难道他想当一回罗马人，用王冠引诱恺撒？

这旁边还有另一封来自巴黎的信。警务部长傅谢的报告称：塔莱朗最近聚集了一些亲信，共同商讨执政官若身遭不幸或吃败仗时怎样应对。马伦格战役传来时他们正在吃晚餐。“那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波拿巴想，“这些触动了他们的良心。这就是所谓的好朋友，这就是所谓的来信！他们所谓的担忧所隐含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主子撒手归天！”

拿破仑撅着双唇，是鄙夷的微笑，或是内心的焦虑？是返回巴黎的绝佳时刻了！但今晚还到斯卡拉歌剧院去，那位美丽的女主角格拉斯妮——以前他还曾铁下心拒绝过她，现在她却在他耳边歌唱，深情地注视着他的双眼；只是对于他的回应在现在才感到有些委屈。这个意大利最著名的女歌唱家已死心塌地献身于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他将把她带回巴黎的歌剧院，捧为明星，抑或做他的情人，时间将向我们展示这一切。

由于德国境内的敌人也已被摆平了，鲁尔城呈现出一片辉煌和平。莱茵边疆地区将划入法国版图，重建西沙尔畔共和国也得到各方认同。谁还能够在短短几周的战事中获得更大的战果吗？不可能。部下与虚伪的朋友们以迎接罗马英雄般的场面来迎接他，并征求他对各种欢迎的意见。他用略带鄙夷的双关语笑道：“我不想引起巴黎人的注目。我不需要什么凯旋门或者庆典。这种客套对我来说无所谓。真正的凯旋，是赢得老百姓的满意。”

拿破仑传

不久，他又以同样谦虚或者说是同样傲慢的语气写道：“我接受为我建凯旋门的计划，并让人选址建造。若这些是你对我的好意的证明，我宁可让下一世纪的人为我建碑。”现在他就预感到将来批判个人崇拜的运动，二十年后这些崇拜者将把他的鹰旗丢进垃圾堆！

胜利而归之后，这位独裁者便致力于维护和平。他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因为以前他是通过军队和大炮开疆拓界，现在他却是以高明的谈判技巧，与往日大敌结成了盟友。他上台后的两年里，法国和奥、普、巴伐利亚、俄、那不勒斯、西、葡，乃至英国，都和睦共处。

九个欧洲传统上地位巩固的国家，也是最尊贵的正统的诸侯，都对共和国的合法性予以了承认。他们与法国却经历了近十年的战争。法国两年前还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现在已一跃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

现在第一执政官既不是将军，也不是皇帝，他领导革命走向了成功。欧洲中部，远达瑞士边境处，都是君主和诸侯共同掌管的地区。他不仅在新思想与旧势力之间搭起了和平之桥，而且还在无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迫使自己的邻邦荷兰和意大利，采取了执政官政体。当他转眼之间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至皮埃蒙特、卢加、热那亚和厄尔巴岛时，奥英两国政府都不再进行阻挠了。同时，莱茵河左岸各诸侯为了获得补偿利益，也都簇拥在这个大贩子周围，而这个人却将他们的土地掠走了。这使他更瞧不起门第和遗产、君主和贵族。

他建立的组织只有一处漏洞，他将封上它。

革命初期，理性替代了基督，反基督的观点风靡一时。波拿巴一个人便把这种观点推翻了。四年前在意大利时，他曾经

拿破仑传

给予宗教一切在巴黎的恩惠；而且因为自己的缘故，他对僧侣们总是十分明智而大方。现在他急于使自己的国家在与教会翻脸十年后重新信仰基督教。这样做并非因为他是信徒：“在回族人中我是回教族，现在我将信仰基督。”他觉得，这种最古老的权力用剑和精神均无法战胜，而只能与之和平共处，并利用它。“天主教教义使我控制了教皇。”他后来说，“我在意大利的权势和影响使我从未放弃过早晚要将宗教随心所欲地控制的希望。那我的影响力该有多么大！在与欧洲交往时那该是多么有力的工具！”

着手实施这一巴黎城中空前绝后的一项最大胆的举措之初，他甚至不惜屈身为哲学家，——他觉得哲学家最不实用。他来到主教面前说道：“我也是个哲学家，深深地明白，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那他无论在哪儿都算不得有道德的正直人。单纯的理智是不能解释一切的，是宗教将人们从黑暗中引出。是天主教教义使人们明白了自己来自何处又将去往何方。”这些话传到罗马时，罗马人无不惊讶不已；但这位聪明绝顶的哲人在梵蒂冈却找不到他的主人。红衣主教康撒维为了和拿破仑谈判抵达巴黎。在第一次见面时，执政官想吓倒他。可这个睿智的教会领袖却不吃那一套反而以笑相对。但最终各种重要事项都达成了共识，如牧师的独身主义，由罗马任命主教，旧教会法重新生效等。只有牧师薪水由国家支付维持原样，这也使得国家的决定性影响力未被削弱。

盛大的协议用印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执政官及别的高级官员仅为歌颂上帝而来。他也愿意听弥撒，但他要求不参加圣餐礼和“其他一切缺乏理性的活动”。当他在为参加用印仪式更衣时，他问弟弟：“这次我们去做弥撒，巴黎会怎么

看？”

“人们会来观看仪式，不合他们口味就会喝倒彩。

“那我就叫卫队将他们赶出去！”

“如果卫队跟群众一样呢？”

“不会的。我的老部下对圣母大教堂十分敬重，他们过去在开罗时对清真寺就很敬重。他们将看我脸色。如果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统帅正直而严肃时，他们会跟他一样并提醒自己：‘这是今天的命令！’”

三、独揽大权

波拿巴的地位一直并非坚不可摧。执政官任期只有十年，八年后他可能会被另一竞争对手哄下台。他寄希望于选举，也倚赖于他寻觅但蔑视的民意。那在外交时，他的地位能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与美国总统的情形相似，人们就会轻视他。于是他给了参议院一个暗示。

参议院从前总是抱怨，因为须依赖他的恩宠。现在参议院批准首席执政官在十年任期满后连任下一届。他还是不满意，于是提出另一模式：终身制。当然他与恺撒同样聪明，将这个天才的盘算交给“人民”公决，因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公民投票选举结果是，四百万人表示同意，仅有少数几十人投了反对票。他的权限扩大了。他现在可以与外国议和，独自任命有将议会解散权力的参议员，并有权任命自己的继任者。当他将自己的权力与欧洲那些头顶皇冠的君主们比较时，便用朴素的诡辩自我安慰道：“从现在起我和别的帝王没什差别，毕竟谁都只能统治国家一生！”

拿破仑传

投赞成票的几百万人也并非是每人都真心拥护他。就在巴黎城中，当他庆祝胜利进入卢森堡宫时，振臂高呼的人也寥寥无几。事后他气愤地质问傅谢：“为什么你不事先有计划地营造一下气氛呢？”

傅谢答道：“我们的祖先是古高卢人。据说高卢人不能容忍自由，更不能容忍压迫。”

“胡说！”

“公民执政官，我的意思是，巴黎人从你最近的行动中看到了所有自由的丧失，预感到绝对专制将要重现。”

“如果我只挂有权力的名号而无实权，让我统治六周都是不现实的。”

“你仁慈、公正而且果敢，”这个老狐狸说道，他却不具备上述三种气质中任何一种，“不久你又将再一次赢得所有公民的心。”

“舆论总是千变万化，我知道如何引导它，使之对我有利。”拿破仑说完这句话转身离去。

像这样短暂的谈话已足够让拿破仑拿定主意。他罢免了傅谢的职；并非是对这个旧僧侣有所顾忌，他其实有点蔑视傅谢。拿破仑裁撤了警务部，并将之归入司法部，“以向欧洲显示我的和平政策和法国人对我的绝对支持”。人们必会对他这样的话司空见惯，这就是他的政治手腕。为安抚傅谢，他任命其为参议员。当傅谢将两百五十万法郎储备款交给拿破仑时，拿破仑大为吃惊，并给了他半数“聊表一下心意”。在前厅里，傅谢沾沾自喜，在脑中又将自己未交的余款重新核算了一遍。

这就是执政官应付一名干练老到的危险人物的办法。至于公众舆论，他知道怎样摆平。他决定务必不对任何党派、任何

人欠下人情，因此他坚决主张通过全民公决任命自己为终身执政官，正如他在军事政变后采取的措施：这使他坚信，革命已经彻底完结了。“这样向人民进行征求意见，有两个好处。不仅使执政官任期真正地被延长，而且也表明了我权力之来源是人民。否则我权力究竟从何而来总是模糊不清。”这番话表明了他正处在合法性与革命夹缝中的微妙处境，地位并不巩固。这也是始终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从未完全控制住局势，使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犹如罗马时期的统帅，波拿巴想一手独揽国家大权。但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凭武力成为最高统帅，而是因自己的才干过人成为最高统帅。因此他的权力并非是由拥戴他的军队赐予的，而他不太了解的人民才是他的权力基础。他向往成为暴君，成为古代或是普鲁士意义的君主，但他希望自己是一位站在民主基础上的暴君，由人民自愿地选举出他并将权力赋予他。虽然他早已深明这种程序的虚伪，然而时代的法律使他不得不如此。人民，权力的最终来源，把它交给拿破仑。无论如何，拿破仑能无所顾忌地引用对他有好处的革命原则：权力必须能者居之，而非经由贵族们世袭。在这个国家中，还有谁能够胜过他呢？但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才能是权力的来源，虽然他的才干使他能在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胜利，并掌握大权。在道德的驱使下，他经由全国人民的选举以他们作为自己权力的来源，并且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使自己的权力合情合理合法。如果说波拿巴拯救了革命，那他也亲手摧垮了共和。

这些想法并不是源于冷静的政治思索，而是他推崇古代的思想激情使然。这种激情引导他踏上了这条道路，同时又使他在军事政变时面对参议院手忙脚乱。“你极像普鲁塔克笔下的

拿破仑传

人物。”第一个真正了解青年时期波拿巴的人这样说。在治理民众的意义上说，波拿巴对民主一窍不通。他对古代或是亚洲仍处于专制的国家充满向往，向往那种无须经由两院便可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他在圣克劳德的办公室中陈列着两尊半身像，它们是西皮奥和汉尼拔。没有比罗马皇帝和哈里发更令他神往的了。这两种权力目标都是他要竭尽全力追寻的。

最先附和波拿巴的是旧的王室家族。刚过政变，波旁王室便天真地想把他纳入旗下。已上了断头台的法王的弟弟，现在的普罗旺斯伯爵——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八——相中了这位革命的宠儿，要求波拿巴助他复辟称王！他接连三次求助于波拿巴，并许诺给予优厚的报酬。执政官直到最后一封信才提笔答复。

“先生，您的信我已收到了。非常感谢信中您和善的话。您没有理由要求复位，因为这将付出十万人的生命。如果为了法国的和平与幸福您肯牺牲个人利益，历史将永远感激您。对于您家族的不幸，我也并非没有同情。……我将保证您在野时的安宁与荣誉。波拿巴。”就是以如此礼貌的圆滑，蕴讽刺于温柔之中的话语，波拿巴说服这位法定王子将一切责任推给波旁王室。这位王子也不再请求，并公开妥协了。

对于保王党分子，拿破仑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因为他想将这些人收为己用。起初他们并不清楚。长时间的等待，这个命运所青睐的人才穿着旧绿外衣，头发有些零乱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请您站到我这边来，我的政府是年轻的，理智的政府！……你们曾为王子浴血奋战……但王子们却不愿为荣誉而战。在旺代领导战事的为什么不是他们呢？那儿才是他们应有的位

置。”

“是政治原因迫使他们不得不留在伦敦。”贵族们说。

“那他们应该被扔进一艘渔船！”他激动了起来，并且说出“那好像是发自肺腑的声音”。不错，这是发自他的肺腑！这句话隐含着一桩与世界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仍令波拿巴记忆犹新。只有勇敢者才配说出这样的话。他曾经乘一艘极小的军舰，横渡有着惊涛怒浪的地中海，躲过敌国战舰的搜捕，抵达科西嘉海岸。请听这位年轻的魔术师般的将军，这位曾搅得欧洲天翻地覆的人是如何拉拢与威胁的：

“你想要什么职位？省长还是将军？只要站到我这边来，你和你的下属将如愿以偿！不想当？那穿拿破仑穿过的上衣，是件让人丢面子的事吗？……你若拒绝和平，我将带领十万军队攻打你们，踏平你们的城市！”

“如果真的那样，”伯爵面不改色地答道，“你将被杀得片甲不留。”

“你竟敢威胁我！”他凶神恶煞地大嚷。但听到一个坚定的答复后他恢复了冷静。伯爵们无功而返，大皱眉头。他的外国口音令人稀里糊涂，丰富的想像力使人难以推测，让人无法理解他的真实意图。”

同时，执政官也招回了许多在国外避难的王党成员，并用丰厚的待遇消除了他们的敌意。很快，便有四万个家庭从国外返回。同样地，他还和雅各宾党人继续交往，尽管雅各宾党人的“玄学诡辩，足以颠覆二十个政府”。他觉得那些持民主主义的中产阶级对他的支持是可靠的，因为这些民主大众在他的保护伞下较有安全感，巴黎也不再是平民的革命舞台，拿破仑也表现出仁慈君主的样子来，维护社会大众的利益。

拿破仑传

以下是他给各级政府的指示：

“如果天气有一七八九年那么寒冷，就必须在市场和教堂中生起火炉，以便于更多的人避寒。”“冬季太冷，肉价肯定会抬升，必须在巴黎为公众多创造工作机会。可以动手开挖乌克运河，着手兴建德瑟码头，修铺连接码头的街道。”“法律规定所有乞丐均须逮捕。但这可笑且没有道义。应将他们关押，令他们以工作换取面包维持生计。在各省中建设更多的收容所。”“许多帽匠、鞋匠、成衣匠和马鞍匠都没了工作。应采取挽救措施，每日生产鞋五百双。”同时向军政部长指示为炮兵部队的装备签发特别订单，同时致信内政部长：“我们必须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要赶在本月节日之前。请您下一张订单，令圣安东区于六月份制造衣橱、椅子、太师椅以及其它生活用品……请在明天前交给我一份计划，以便可以立即开工。”

他看到这样这样一份规章，严禁穿工作服的人们进入皇家花园。他立即删去这条规定。他得知公共阅览室将被关闭，便说道：“我无法忍受这种规定！我的经历让我知道，有一间温暖的房间以阅读报纸和近期宣传品有多么重要。我绝不允许像我以往那样贫苦的人被剥夺这种享受的权力。”他让法兰西剧场的星期日票低价出售，“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观看”。他在全国查禁赌博，“因为赌博可使人顷刻间一无所有，对其容忍就意味着树立一个坏榜样。”

教育法的颁布，使得公共小学、中学、国立中学和技术专门学校在全国大量涌现。设置六千个公费生名额，其中的三分之一是为有功于国家的人们的孩子设立的。仅三年的时间，全国共设立四千五百所小学，七百五十所中学，四十五所国立中学。他使第一届参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一出于科学院院士，以显

示他对科学院的重视。内政部奉命开列了“十位最优秀的画家、作曲家、雕塑家、音乐家、建筑师以及其他杰出的令人尊敬的艺术家”的名单。他下令绘制宏伟的壁画，用以描绘他领导的战役中动人的事迹。他向人们阐述国家重视艺术的原因，说：“若人们抱怨我们的国家没有真正的艺术，那便是内政部长的严重失职。”

如果他令一切行业欣欣向荣以让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安定幸福，那在这个国度里，还有令有野心追求荣誉的人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吗？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宫廷生活，爱慕虚荣的法国人又将如何表现一下呢？为此他设立了荣誉军团。

这个荣誉军团的创建使一大批人死心蹋地地拥护他。因为只要是曾经郑重地发誓反对任何复辟行为的人们，就绝不会反对波拿巴。并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官方的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褒奖所有做出斐然成就的人，所以他将总长一职交给一位物理学家；而且当有人在参议院里向他询问，现在的荣誉奖章已同被推翻的过去朝代滥赏的情形差不多时，他严肃地回答道：

“我认为，没有哪个共和国可以缺少勋章。你说这些是孩童的玩具，但这也是人们的成长过程不可或缺的经历的见证。在大众讲台上我不会说这些，但在一个贤明之士与政治家聚集的议会里，我会坦率地说出。我不相信法兰西民族崇尚平等和自由，民族个性在这十年里改变甚微。他们和祖先一样仍然凶狠、轻浮，只对一种东西感兴趣，就是荣誉。因此必须有勋章……兵士们必须有酬金和荣誉……这是一种新的货币，与目前的普通货币不同。它是无穷无尽的财富。没有别的货币更配奖赏那种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无价行为。”

在这些含义深刻的话中，我们听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三种声

拿破仑传

音：不看重人权、理解民族个性和作为局外人的批判。毕竟他只是个选择了法兰西国籍的科西嘉人。

四、圣诞节谋杀

圣诞前夜，拿破仑驱车前往歌剧院，后面紧跟着约瑟芬和她女儿的马车。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一辆未套马的车阻挡了去路。他们只得暂停一下，让人将那辆车推开，然后车夫又继续赶路。当车经过那辆未套马的马车时，车里藏着的爆炸物轰的一声炸了起来。约二十人被炸死，但拿破仑和约瑟芬坐的第一、第二辆车却幸免于难。马车夫驱车上道，马上提速，火速将拿破仑拉出了危险区。执政官平静地到了歌剧院，走入包厢，他便对旁边的人说：“那些家伙想用炸药置我于死地。把节目单给我。”这天晚上上演的是海顿的《创世纪》，执政官一直镇定自若。

美妙的音乐总会让他忘记思考，但今天晚上他不同，他在不停地思考，谁想杀害他，若谋害成功又会怎样。“那些家伙”是谁，是右翼或左翼激进分子都无所谓。他的仇敌布满天下，他心里对这一点很清楚。关键在于，他希望哪一派成为凶手。他马上做出决断：如果这个阴谋成功，对法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影响；他虽然逃过一劫，但也应该让这个失败的阴谋发挥成功时的作用。他可以通过这个良机将个人权力的问题解决，而且越快越好。

第二天清晨，各方首脑纷纷祝贺他命大福大，并众口一词地说必是王党人所为。他气愤地发誓说，事实并非如此。“肯定是九月党人干的。他们是知识阶层，下层革命军官，所受教

育良好，勇敢且富于想像力，和群众联系紧密，而且善于煽动工人！”当有人在参议院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时，拿破仑坚决反对，认为这个办法太保守，效果不行，他激动的表情与演讲传遍人群：

“先生们，这是错的！或者我们原谅那些罪犯，像奥古斯都那样不管不问，或者我们严厉打击，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仅用普通的刑事审判是难以奏效的，这些事必须由执政官定夺……必须用剑来解决！必须处死与死去的人一样多的罪犯。这帮惨无人道的家伙中将有二百人要被逮捕流放。这些家伙总是伺机而动。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些玄学家所指使的！”

老涂朗谢摇头反对：是逃亡者和英格兰人干的，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干这种勾当。

“什么？”拿破仑大怒，“这些贵族和僧侣吗？必须放逐，一来旺代与世无争，二来我放逐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宗教的信徒是不合适的。全体参政员必应被罢免，因为除了两三个人外，其他人都对王党是阴谋策划毫无戒心。……你们把我当小孩吗？我得解释我们的国家正危机重重吗？革命的法国变得更好了吗？军队常胜，国土安宁吗？向来不知什么是真正的朋友的人，现在却对自由备加关注，这实在是很滑稽！不要用这样的说法来欺世盗名：‘我在参议院中捍卫了爱国主义者的生命权益，那只适合在会客厅里吹牛，在这个由法国最明智的人组成的组织中可行不通！’他突然中断会议。参政员们猜透他的意图了吗？”

这些带着怒气的话语并没有蕴含被激怒的求生本能。因为他完全可以立即缉拿凶犯并报仇雪恨。这一切只是政治艺术表演。什么人可以在国内制造恐慌？什么人可以在国外平定局

拿破仑传

势？执政官思索着并着手行动。他个人也觉得实施严厉的法治比较妥当。“只有当我把各大城市里的精英领袖们放逐到国外后，”他后来说，“我才能高枕无忧。那些早晨九点起床，穿着清洁衬衫的背叛者我并不担心！”

同时一本匿名小册子也激怒了他——《恺撒、克伦威尔与波拿巴》。这本小册子大力宣扬世袭君主制。谁竟敢将他心里的秘密先行泄露？虽然这位粗心的作者与他不谋而合。他的一个心腹说，这本小册子的惟一而致命的错误在于面世太早，拿破仑对这种解释深表赞同。这两者对他身体和精神的谋杀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五分之一的两院议员被解职，薛尼埃、贡当和其他许多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也被排挤了。七十三家报社就有六十一家被查封，小册子和戏剧的面世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当参议院提醒他尊重出版自由时，他答道：

“您认为我们目前的形势可以允许民众自由集会吗？……哪位记者不是演说家，哪个报社不是读者的结社吗？……诽谤如同油渍定会留下痕迹。……英国跟我们不同，它们的政府成立时间已久，而这里的政权是刚刚建立的！还有人会说我的坏话，比如说我害怕中毒，连进食都有所顾忌！……如果没有了政治斗争，政党们就不会兴风作浪了。”

诚然这些理由正当，措施也有力，但自由精神却只能无奈地徘徊于法兰西门外，用无奈的眼光注视着掌权者。

五、家族沧桑

发行那本小册子的人，抑或是撰写人，大大触犯了执政官。而这个人正是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

拿破仑传

曾帮助波拿巴力挽狂澜。他就是波拿巴的大弟弟吕西安，兄弟四个中最有才华的一位，比执政官小六岁。但吕西安的野心比他伟大的哥哥还大。尽管他平步青云是蒙他哥哥的庇护，吕西安却垂涎那万人之上的宝座。笼罩在拿破仑的阴影之下，得到他的支持，甚至成为他的心腹，都令吕西安懊恼不已，甚至比拿破仑以后对他的厌恶更甚。他脑中总显现着政变的那一幕，他总觉得自己是哥哥皇位的缔造者：那他如何能心甘情愿地称臣呢？

但是，他必须向他称臣。政变之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仅是一个听命于中枢大脑的器官而已。他总是将上面下的一切指示先评判一番，想想自己是否有更高明的办法？他不仅仇视约瑟芬，而且仇视她的亲信：这使他与傅谢不和，一有意外，傅谢就将责任推给这位内政部长，小册子发行一事当然也不例外。

吕西安天生和他哥哥一样做事不择手段。但他缺少他哥哥那精于算计的精明头脑，而且他的笑容中蕴含着准备犯罪的特质。虽然他比他哥哥更热衷于冒险，但在政治家风度上却稍逊一筹。虽年仅二十五岁，就已权势显赫，但他仍感不足，他的冒险天性使他愿冒更大的风险。他的第一夫人是某旅馆老板的女儿；他垄断专卖权，从事粮食投机。他挥金如土，却又不干工作。他买下巴黎最华丽的房子，那房子本身已布置得富丽堂皇，他却要重建，重新布置。他经常举办宴会，演戏剧，开诗会。事实上他做这一切都是希望有意无意压倒拿破仑。

在此情况下，争吵是必然的，出现分裂也不无可能：吕西安嘲弄他哥哥，说是靠自己才能政变成功。盛怒之下，拿破仑甚至想到过放逐吕西安，但最后只是停了他部长之职，查禁了

拿破仑传

他利用职权投机倒把的行为，并把他以特使身份派往马德里。吕西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甚为得心应手，不仅使反英工作大见成效，同时使百万财富流入自己的腰包。不久吕西安应召回国，与一位名声和当年的约瑟芬差不多的女人结为夫妇。对此事执政官极为不满，他需要的是一桩政治联姻。

约瑟夫，这位深通人情世故而又本性善良的人，也开始成为怀疑者。在弟弟的帮助下，他的官阶与财富与日俱增，他热衷于和施泰尔夫人圈子里的人交往，也敢于对执政官加以批评指责。他不满足于罗马特使一职，拒绝担任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院长或是总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老大，要统管全家。

老四路易也犹豫不定，诗人气质犹存。原本他和约瑟芬的一个亲戚感情甚深，而和被迫与之结婚的奥坦斯感情淡漠。时至今日，他对自己的爱仍坚定不移。

杰罗姆，最年轻的一个，心地善良且本性纯真，由他二哥严父一般地将他栽培成人。“我将公民杰罗姆·波拿巴送到你处，让他做海军实习生。他应接受最严格的考验，并必须将工作圆满完成。”

他的姐妹们对他所赠的荣誉和金钱，不仅不生感激反而要求更多。爱丽斯！她和她亲爱的弟弟路易已成为巴黎街巷的谈资，更有甚者在票友场中两人竟只穿着玫瑰色内衣，执政官对此勃然大怒：“真是破了天荒！我绞尽脑汁地想重建道德与尊严，而我的亲兄弟姐妹竟近乎裸体地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拿破仑一走开，他们便当什么都没发生，肆无忌惮起来。

卡罗利娜嫁给了缪拉将军，并且与丈夫一起参与贝纳道特反对执政官的阴谋。虽没有公开，拿破仑听到点风声，他说卡罗利娜该被马上处死。

拿破仑传

波利娜的丈夫在一次殖民地战争中阵亡了。现在她改嫁给了罗马人鲍基斯，凭借矫揉造作的天真成为最讨她哥哥欢心的人。即使后来当波利娜的放荡使拿破仑名誉受损时，他对她的劝诫话语也是他思量再三的结果。

舅舅费什曾为牧师，后为军队运输员，现在已跻身于其外甥的政府，担任大主教后又升任红衣主教。

所有拿破仑家族中的人都以这位权势显赫的人为靠山，捞足金钱和地位，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惟有拿破仑埋头勤奋工作。

此外还有母亲，仍保持谦逊简朴的本色。她和以前一样不喜欢约瑟芬，她仍是科西嘉女人，讲着科西嘉方言，拿破仑政变成功后立即请她到杜伊勒利宫同住。她不愿去，仍和约瑟夫同住。拿破仑第一次在皇宫阅兵时，她也和国家高级官员一同出现在阳台上，她虽只着黑色的朴素服饰，但看来仍比衣冠华丽的约瑟芬更有威严。她漠视这所有的荣华富贵，生活的沧桑令她睿智无比。当人们赞美她伟大的儿子以及他的权势时，她总操着不太纯正的法语回答道：“那可能只是烦恼。”

这些家族戏剧有些将成为喜剧，有些则会以悲剧结局。这一切是缘何而来的呢？

在拿破仑心里，如果他只是个普通的暴发户，假如他最亲近的家人要求与他共享荣华富贵，他会马上以一定的方式地使这十几个男女远离他的势力圈，以掩饰他与法兰西相冲突的身世。他是法国的独裁者，可她的母亲却只需轻轻一张嘴，就会让这位民族主义者清醒，他是个外国人！这个与帝王地位同样尊贵的人的妹妹，在欧洲帝王们面前穿着奇装异服，他们自然会嘲讽这暴发户的亲戚缺乏教养！革命所要消灭的是腐败，而

拿破仑传

他的兄弟们却带头腐败！这一切都发生在巴黎，发生在批评与嘲讽的策源地！

可他不仅一再容忍他们，还一再赐给他们荣誉、官职，让他们作自己的全权代表。

这是他的意大利家族观念在起作用，尤其是他的乡土风俗。每一个科西嘉家庭，按照传统总是以父亲为支柱，以家族为中心，每个家族的成员对这个小岛上的仇家，总是充满报仇雪恨的心理。这种传统从许多皇室之前一直延续至今。正是这个传统，使满足虚荣心和自豪感比拥有财富更吸引人。

把征服者运用智慧，经由上天的恩赐而努力获得的一切留给自己的后代，这种强烈的愿望与该岛天生的家族感早已融为一体。可实际上命运是悲剧式的，他灵魂深处的情感注定了他的命运将是悲剧式的，因为这个人至今仍后继无人。他的夫人点着他所有激情，可曾经生育了两个健康的小孩的她，在这次婚姻中却生育不了。这不能生育的缺陷，自然是她爱情艺术的结晶，她用温柔拉动拿破仑的心，并使他一度为之倾倒。因为她遇见他时，她才刚过三十，后来拿破仑与其他女人在一起生了三个儿子。但他需要一个继承人，即使是个女儿也无所谓。约瑟芬在这件事上让他失望，也铸造了他的人生之路。

他登上权力顶峰还能通过其它路径吗？早在他开始崛起的时候，罗代莱便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来：“‘波拿巴的继承人将是谁？’王党人是会这样提问的。如果您明天就死去，那我们怎样控制局面？您必须指定一位合法的继承人。”

“你所说的并非惟一的办法。”

“——如果法兰西知道谁将继承你，她的心会更安稳。”

“我根本没有孩子。”

“您可以过继一个。”

“那不能缓冲当前的危机。我看除了由参议院给我指定一个继承人外，别无它法。只许一个参议员和我自己知道他是谁。但是谁是最佳人选呢？”

“最好选个十二岁的孩子。”

“为什么要是个小孩呢？”

“为了他能被您管教，将来成为与您一样的伟大人物。”

最后，执政官忍无可忍，喊道：“我的继承人理所当然就是法兰西民族！”

他并非已到风烛残年。而是只有三十多岁。虽然他执政官的任期只有十年，但他未来的皇位已在面前清晰可见。但他对这个时代的危机仍大为震惊。以后他再确认继承者时，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兄弟们身上。他们对他的恩惠所能做的最好报答是，送给他一个继承人，因为那样继位者身上至少有波拿巴家族的血统。这也是他和吕西安争吵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娶的女人名声不好，而是因为他娶的女人并非出身高贵。他要求吕西安离婚，再娶一位皇族出身的女人。

但吕西安拒绝了，既由于他爱那个女人，更是由于对手握大权的哥哥的嫉恨。不错，他爱那个女人。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宁愿不惜一切以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两人不欢而散，波拿巴来到约瑟芬的卧室，激动地说：“一切都过去了！我赶走了吕西安！”

他和路易长期不愉快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约瑟芬视路易为自己家族传宗接代的救星，但路易对约瑟芬的女儿毫无兴趣，奥坦斯又爱上另一个男人。可约瑟芬硬是把奥坦斯与路易撮合在一起，他们的儿子成了拿破仑的心头肉，很有希望成为

拿破仑传

拿破仑的继承人。这时他的妹妹们开始兴风作浪，传播谣言，说那个孩子是拿破仑的亲骨肉。经过这些纷争，这个令整个欧洲惊羨的家庭从此裂痕重重。老母亲支持被强迫结婚的那对青年人，也偏袒被放逐的儿子吕西安，随他去了罗马。在那儿她生活幸福，远离她那个光芒四射的儿子。她过着意大利式的生活，成为受罗马一流家族和教会权威们欢迎的人物。

和约瑟芬离婚的事如今又怎么样了呢？他的姐妹们恨透了这个她们口中的“老女人”，竭尽全力对付，并给拿破仑介绍娇艳的女人。因为约瑟芬已渐渐衰老，拿破仑和她之间也越来越冷淡，但仍需要她的友谊。现在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心志坚定难以接近，经常叫几位漂亮的女演员，或者是他妹妹的女友，做几夜露水夫妻。

乔治和其他人一样敬畏他，却仍觉得他是个“可爱而且懂得疼人的男人”。他和她玩游戏，帮她解衣，沉醉于她“幼稚的幻想”。她的学名叫约瑟芬，他却不用这个名字称呼，为她取了个意大利名字叫乔治娜。他让她讲自己以往的经历，听着并满意地点着头。他早已弄清了她的身世，只因为她没有撒谎而感到高兴。

晚间，执政官的仆从们常常看见他脚穿长袜，偷偷爬上蜿蜒的山道去见美丽的杜夏黛。她高挑，温柔，满头金发，是他心中理想的那种类型。她是约瑟芬的宫女。他喜欢和她玩纸牌，谈情说爱逗她玩，而如坐针毡的约瑟芬则在另一张牌桌上努力听他谈笑的内容。杜夏黛一走，他便出去，在约会地点找到她。她的夫人再也忍不住了，跟着他们，敲开房门：波拿巴正怒容满面地站在门前。第二天他威胁要离婚，却很快又被她的泪水软化了。

这些恋情只是一时的。他总是勤奋努力地工作，同时警告自己不重蹈以前帝王的覆辙。不能因为她们荒废政事，更不许她们插手政事。他早已厌倦了情爱游戏。这位才三十过头的男人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的心已饱经磨难，洞明人世。”多令人震惊呀！

约瑟芬为他的行径感到伤心，就像以前他为她伤心一样。她靠着衣饰、首饰、帽子，打扮甚至比以前的法国王后还华丽，她仍是位迷人的美妇。虽然她仍身居法国第一夫人之地，可执政官将和她一起过夜时，她仍忍不住告诉自己的女仆，他宽恕了她。有时她坐在这位疲倦已极的人身边，用她动听的声音为他朗读，他的眼光中也充满感激，他天性保守，很少撤一位将军，或免官员的职。他又怎么忍心和这女人分开，这个他深爱的女人，不管她有多少过失！

在玛尔梅庄的花园里，他和拉浦、布里昂，以及其他几个文人赛跑，欧仁和奥坦斯则权做观众。当他跌倒时，也和别人一起开怀大笑。然后乘车返回巴黎，说道：

“现在我又能把脑袋放在脖子上了。”

六、枪决当甘公爵

“波拿巴几乎从不动笔。所有命令、指示均在书房中口述给一位二十岁的青年。那青年名叫麦俄瓦，除他以外没人能出入拿破仑私邸书房和其他三间私房。麦俄瓦并非可以寄予希望的人，不要指望要求他做些什么，也没人敢踏入这一雷区。但重大计划的备忘笔记，是第一执政官亲手写的，这个……特别精细的地图他从来都是亲自锁起来，惟一的钥匙则如同他身体

拿破仑传

的一部分。如果他离开书房，麦俄瓦必须将地图藏进一个固定的地板上的柜子里。那张地图对我来说非常有用，若是被盗，人们马上会怀疑麦俄瓦和那个负责书房卫生及生火的男仆。男仆必须要逃命……他所有军事行动的绝密备忘笔记都在那柜子里，要想颠覆他的政权，惟有毁掉他所有的军事计划。这张地图的丢失将使一切化为泡影。”

上面这段话是谁写的？波旁王室的间谍？还是执政官周围出现了叛徒？

都不是。这是二十岁的青年麦俄瓦写的；首席执政官，他的主人口述并由他录写的。执政官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这封信将交付遵照拿破仑的命令由司法部长派往慕尼黑的间谍携带。他将和波旁王室的英国间谍联系，以此信作为背叛的伪装证明。司法部长已安排好了一切，并教给了他许多细节，如何接近那位深受拿破仑信任的男仆，一旦政变成功男仆将被给予何种待遇，他应如何出逃等：这位司令官正在拟定一份攻击自己的小军事计划。

现在他有充分理由加强防范。现在正值寒冬，派往伦敦、旺代以及巴黎本市的上百名间谍已经把逮捕可疑人员的网拉紧了。“可以动手了吗？”间谍们迫不及待地一再请求道。“等等。”这是他的回答，以便继续搜集更多的情报。最后全部证据到手了。他手中的报告显示，极左翼、极右翼这两队死敌——雅各宾派和保王党已经联合起来，准备联手置他们的大敌拿破仑于死地。波旁王室的同党毕谢鲁和反对独裁者的共和党英雄莫洛也已结成联合阵线。这两位将军都是可与他抗衡的人物。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

当阴谋被曝光时，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惊不已。所有正统的

统治者都对拿破仑的明察秋毫惊叹不已。但他们也更强烈地寄希望于拿破仑的敌人，这些人的数目肯定要多于政府公报公布的数目。英国大使有同谋的嫌疑！伟大的莫洛身陷困境。对是否逮捕他，拿破仑曾犹豫过很长时间，因为他极敬重这个曾和他患难与共的人，他是在重温旧事吗？三年多前的那个晚上，他本人曾和塔莱朗受了惊吓，以为他们马上会被捕！审判是令人痛苦的，确凿的证据证实了莫洛的阴谋；但拿破仑还是以移居美国为条件赦免了他。毕谢鲁则在狱中被绞死。此外叛党中还有十三人被处死。有一个名叫柯莱尔的这场阴谋的参与者说，这次阴谋的主使是个波旁亲王。

执政官耐心地听着。一个波旁亲王！塔莱朗注意到了这一点：长期以来，当甘公爵就住在莱茵边境附近，据说是为了用望远镜了解法国的情况。一个公爵肯在巴登这样的地方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而只是因为陷入了一个红衣主教的侄女的恋情吗？当甘公爵是孔代家族的后裔，也是波旁党徒，并享受英国的津贴。他很像是主谋这次政变的那位亲王。至少他肯定认识那些遍布于南德的间谍。是的，这个可疑的亲王，必须拿他开刀杀一儆百，使那个逃亡国外的波旁王室最终罢手，不敢再随意破坏法国的平静，打扰他现在的主人的睡眠！

在一封很长的信中，执政官下令攻打当甘公爵居住的、位于莱茵河对岸奥登海姆的巴登城。士兵口粮分配和船只的数目计算精确，如同以前围攻曼突阿时一样。三百名龙骑兵突袭巴登，逮捕当甘公爵，四天以后把他带入巴黎要塞。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鬼不知神不觉。

执政官的两名心腹对他说：“在当甘公爵的东西里，并没发现可疑的公文。”对自己的未来极为关切的塔莱朗建议用军

拿破仑传

法审判，严刑逼供。他深知这可能引起的道德后果，只会对拿破仑不利。他的哥哥约瑟夫看到了这一点，提醒拿破仑，当年他们在陆军学院学习的时候，是多么敬重这位伟大的孔代公爵，记得他们曾经背诵过一位十七世纪孔代英雄的诗句。现在英雄的惟一孙子必须被杀死吗？

“我决定宽恕他，”执政官答道，“但这还不够，我觉得我已足够强大，可以将他纳入我的麾下。”

约瑟夫回家后，将拿破仑的话传给了施泰尔夫人和其他客人，让他们放心。

这位公爵比他的对手拿破仑年轻两岁，如果不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拿破仑权倾一时，名利双收，他很可能也早已名满天下。当天晚上公爵被审讯。由十二名官员组成军事法庭，一位参议员担任检察官，提问那些由执政官起草的问题。

“您从未和英国间谍接触过吗？”——“没有。”——“如果毕谢鲁的阴谋成功，您会不会越过莱茵入侵阿尔萨斯？”——“不会。”“您是不是享受英国的津贴？”——“是的。”——“您愿意为英国人效劳吗？”——“是的，为了拯救我的祖国。”——“您是否愿意为英国效力，以武力对付法国？”——“孔代家族要想回到家乡必须举起武器！”

公爵被宣为死刑，第二天清晨一位勇敢的军官指挥士兵把他枪毙。

这个审判有些不合法：越境绑架公爵并将之带回法国国内这是法国无权做的。但一旦他踏入法国国界，法国就有权给他判刑，因为他承认了自己想用武力推翻现政权的计划。除了突袭巴登是不具合法性的外，判决程序是合法的。

可是正如以后塔莱朗在某次谈话中提及此事时所说，这个

判决远比犯罪坏得多，铸下了大错。整个革命时期，比这位亲王更无辜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被处以极刑。纵使他根本未参与阴谋，他对于刺杀这位篡权者的行为也必是万分赞成。他甚至会如他自己所说的，提着剑参与进军巴黎的队伍，弑杀任何仍活着的弑君者。对于军事法庭判决并处死那位年轻的公爵，若非他是波旁党徒，若非他是君主专制下欧洲的象征，本也不会有任何异议。枪毙当甘公爵就是向十几名传统君主挑衅，促成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这位既非恐怖统治者，也未参加过恐怖统治的独裁者，对付这位已任总司令及政治家达七年之久却从未违反过法律的独裁者。

枪决后第二天，几个沮丧而沉默的客人坐到了他的会议桌旁。约瑟芬竭力掩饰内心的恐惧，而拿破仑虽头脑兴奋却不发一言。突然他说：“现在至少让他们知道了，我们能怎样对付他们。从现在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们片刻的安静。”午饭后，他在房中来回踱步，接着又少见地大谈政治家、天才，而且他一向敬重的腓特烈大帝也被提到了：

“一个政治家怎能被情感束缚？他不该永远孤寂吗？即使总是在对付敌人，他的内心仍会孤寂。政策是他的望远镜，用它考察事情时既不应该放大，也不应缩小。即使他在一心一意地观察事物，他也必须同时把牵引事件发展的绳索时刻拉好，因为拉他座驾的马经常是互不匹配的。你们以为他会有闲心去在意那些可能与社会福利关系密切的事情吗？……经常他会做出些似乎与大局毫不相关的事来……努力摆脱你们所受的时代束缚，放飞你们的想像力，——你们将会明白，你们心中所谓的狂热且残忍的人，正是政治家！他们解析自己，自视为最无情的人。他们绝顶聪明，能将自己的激情控制自如，也能清楚

拿破仑传

地预见到行为的效果。”

他突然停下，因为刚才所说的是他灵魂深处的一些秘密。接着他让人朗读有关反叛的文件。

“这就是我们的证据，”他喊道，“这些家伙想把法国搞乱，并且杀掉我，破坏革命成果！我必须与他们斗争到底，报复他们！公爵和其他反叛者没什么两样，应如其他反叛者一样被处死……这些发疯的家伙竟想干掉我，虽然他们无利可图，可是他们希望见到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再次上台……这些波旁党徒们！一旦他们复辟成功，我敢保证，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必是将那些腐朽的旧朝仪再抬出来。是啊，如果一块儿在战场上刀剑相向，正如亨利四世一样，他们定是抱头鼠窜！就凭这一封由英国发出的路易签字的信，他们有可能攻下半寸土地？不管这些，像这样的信终将把那不识时务的收信人给揪出来……我已经杀了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以后可能更多人被杀：但这与我的感情无关，我不想杀人，但杀人是征兆。我是政治家，我是法国革命之子，我必须捍卫它！”他突然遣退客人们。

他的作风就是如此。这是他的动机、意见、感情的潜流，但他胸中之真意却未有半点显露。

七、拿破仑一世

当甘公爵受审之后八天，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前来拜见执政官，向他提出了两个颇受关注的请求：建立最高法院和恢复世袭君主政体。这是个临时却被考虑再三的提案，由参议院提出代表着人民的意愿。还有比这更合乎逻辑和更简单的处理方法吗？为了威慑恐怖主义者，保障国家首脑的生命安全，一所

最高法院和执政官的继承人是必需的。

如同他一生中的其它决定一样，是环境迫使他提早要求建立君主政体。在他伟大功业的关键时刻，他的人生还是充满偶然因素，原定的计划无法一步步地实现。当他入侵意大利时，脑中并未出现过米兰或者法国皇冠的影子。而当他自然而然地逐步将自己的飞翔圈拓展开来时，他的视野中浮现出的景色也越来越多，他登得也就越来越高，由此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座右铭：“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将往何方的人，是走不远的。”以惊人之姿，抓住机遇行动，是他诸多行动的共同特点，但却也使他伟大的英雄形象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这种特点使他能在进行准备时精确地把握一切细节，在大局上游刃有余，更显示出他的天才。

这出称帝闹剧是对还是错？他为何会这么做？

首先是他丰富的想像，再次使他的计算天才受骗了。上一次是远征埃及，下一次将是入侵俄国。他的理想驱使他迈出这一步。从小，古代英雄的形象就占满了他的心灵，他好发号施令的天性必然使他向往古罗马帝国的政体。他的诗人气质使他把自己所创造的一串串奇迹，看作是一部浩繁的英雄史册的内容；每次胜利后，落日余晖，他都会有一种给史册又抹了一笔的沧桑感。这台以想像为动力的马达，这双永远向前看的眼睛，使他的一切行动总是致力于追求新的荣誉：他需要一个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无法拥有的荣誉，而这种荣誉的光辉曾普照欧洲上千年甚至更长。

这位计算天才需要它，这位非凡的谋略家、政治家及人权藐视者需要它。政治家有了它，可以不必以无止境的流血而能维持国土。最后，或许是出于最丰富感情的原因，这位家庭观

拿破仑传

念强烈的人需要它；如果自己以冒险取得的一切也将随着他的死去而消失的话，那他要这些干什么呢？

“国王的称呼都被喊烂了，毫无新意，只会使我成为一个死人荣耀的接替者。我不会接替或依附任何人。皇帝比国王更大些，而且还有些神秘色彩，令人着迷。”短短三两句话，他心中热忱、狂野、狡猾而且冷酷的渴望一表无遗。

他看到危险了吗？什么良方可为他消灾祛祸？“什么是御座？”“一段蒙着丝绸的木头！”坐上皇帝宝座后，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想。他知道，他能影响成年人，恰像他过去能用荣誉军团影响他们一样。毫无疑问，御座有更大的魔力，所以他将比他建立荣誉军团时更加审慎地对待他的御座。这是政治手腕、驭人手段。现实中，没有谁能获神助；作为个人，诗人或哲学家一个人能够仰首向天但却无法承受皇冠的重压。但政治家必须拥有权力的象征，因为惟有如此，愚蠢的平民才会对权力顶礼膜拜。

但难道思维缜密的他看不到皇冠背后的危险吗？他没体会到几千年来在人们心中扎了根的君权神授的逻辑吗？如果这一点他明白了，那他又如何使自己的幻想与政治的犬儒主义相互协调又相安无事呢？若皇冠乃赠予天才的礼物，那平庸者又如何继承呢？

现在，他正努力依靠罗马帝制来确保继承权。他清楚，天才是命运的宠幸，无法遗传。他曾亲眼看见了世袭权位在血污中没落，而他是极为赞同这种政变的；他责骂波旁王室，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是他们龟缩的胆怯。他，拿破仑·波拿巴，觉得自己是绝无仅有，独步天下，他只把荣誉和财物赐予有战功、有勇气和有才干的人；他是个革命者精神的肉体化

身，——坚信自己八年来飞速提升达到的高位能够使自己的血统万代传承，因为这血统是他的！

普鲁塔克的作品他非常熟悉，恺撒的故事他烂熟于心，法国、英国、普鲁士国王们的生平功绩他了如指掌，同时他们的没落也被他所鄙弃。现在，他要让这惟一的最高宝座再次得以世袭！这一点，也仅在这一点上他希望贯通古今，正如以后他满怀悲伤地所说的那样：“我这个孤独的人，以我个人的力量足以建起我心中设计的世界安宁与和谐。那就是为何我随时随地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因。”

但除了这些能和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相抗衡的豪言壮语外，他还有非常俭朴的家庭生活情感。当他的亲信罗代莱劝他抓紧再娶以生个继承人时，他激动不已：

“直到现在，我治理国家的手段都十分公正。为了我个人或许我可以离婚。但我怎能仅仅为了自己的宏大事业，就将这个美好的女人抛弃呢？过去她有和我一同被放逐，或投入监狱的危险。但现在呢？不，我岂能下得了这个狠心，因为我的心不是铁打的，我并不是老虎生的呀。”如果约瑟芬死了，拿破仑有可能重获自由。但现在他期望怎样的最佳继承结果呢？“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出身贫寒，但他们无力靠自己进入上层。法国的统治者，必须出身望族，从小生活在花园和宫殿中——或者是能够显示自己卓然超群的人。”

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已经隐含在最后的这些想法中，这也将是最后失败的原因。

之后一切都平静、简朴、稳妥地进行，像前两次一样：为了显示出高明于其他政党之处，他又要求全民公决。同样的法国人，十二年前不仅将国王赶下台，而且废除了帝制，现在却

拿破仑传

又恢复帝制，而且对此事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两年前的终身执政官选举。几天内一切就绪，参议院里仅有三个拿破仑的死敌投票反对，护民院方面只有加诺一人反对。本来加诺是十分钦佩拿破仑这个人的，但由于坚信自由而投了反对票。五月的一天，执政官派人将公民投票结果连同新宪法一起送往圣瓦卢，并于当天宣布。新宪法简短而条理清晰，就像一条修订后的宪法条文。

他对权力来源于某种神龛的安排或者是来源于民众的观点都不认同。在称帝后不久的一次晚餐后，他坐在一个弓形窗户前，跨坐在椅子上，下颊贴着椅背。约瑟芬和赖米莎夫人谈话时，他缄口不言。不久他直起身来，先转向赖米莎夫人，装出一副懒散而愉快的样子。突然间他摆出令在座和后世人大为惊诧的自由姿态，扯下面罩，直抒他的本意，仿佛是口述历史以让人记录那样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对当甘公爵一事的处理，你们是不是很反感？你们似乎都对记忆念念不忘，而我的记忆只始自我发迹之时。对我而言当甘公爵算得上什么？一个比其他人重要的逃亡者，这已经足以让我对他进行打击。两年前，权力自自然然地传承到我手中……这位公爵逼迫我提早结束危机。我本想再当两年执政官，尽管这已不符合事实了。法兰西本可以和我再同行一段时间，因为它信任我，并需要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次震动欧洲的叛乱之后，欧洲的错误将由事实来证实……”

“保王党和雅各宾党，是我力图和解的两个党，只要他们尚畏惧某人，我就不会气馁放弃。我认为它们之间不会达成共识，而和它们达成协议于我有利……现在它们被迫保持沉默了。现在只剩下共和党人敢跟我作对。这些狂人们以为只有在

以前君主制的废墟上建起共和政体，欧洲国家才不会干涉。……这就是我选择专制君主制的原因，因为这使人们感到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是如此的熟悉……

“不久你们将会看到，隆重的宫廷仪式对逃亡者会有多大的吸引力：老的话语习惯还可以赢得贵族们……法国人爱好君主制度，这是惟一适合你们的政体。赖米莎先生，我敢打赌，你现在以‘陛下’称我，而我以‘阁下’称你，肯定会使你一百倍地感到熟悉舒心……你们的虚荣心被捆住了，共和国的严厉的条条框框使你们感到无聊至极……自由仅是个借口，平等也只是你们的工具，人民希望杀敌有功之人统治自己……现在军队和民众都在拥护我。在这样的局势下仍掌握不了国家，那就是笨蛋了。”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原来的严肃神色又在脸上浮现，并向赖米莎先生下达了一道无足轻重的命令，口吻毫无感情，完全符合专制君主应有的标准。

这样的独白之际，人们默默地站在他面前，聆听注视着。而他却安坐于椅子上，这位新任的三十四岁皇帝依然身着旧绿色军衣，反反复复观察着沙龙，来回踱步，说着内心深处的想法，然后又用极为简洁的动作中断所有与礼节不符的言行；当我们看他在这种世俗味十足的场景中，屈从于命运并向现状发出抗议时，我们所能看到的，比他在假扮自我疏忽时要多得多。我们知道他蔑视出身高贵之人，虽然有时还想讨好他们；我们看出他想永远与环境相合的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愚蠢会激起他何等强烈的不满，加之外国人的性格特点，使他下决心要以严厉的措施来统治这位法兰西俏小姐。

自然，他所泄露的尚不足他本意的一半。因为刚才他所谈

拿破仑传

及的只是政治问题。帝制时代伊始，这些政治问题对他影响很大。他似乎对称号的改变毫不兴奋：“我弟弟不想知道他的新称号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给施泰尔夫人的信中他说：“他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不要改变，可是同时他又装出神采飞扬的样子。真正伟大的人完全明白，这种虚名不过是社会制度的附属物，对于朋友、家庭和社交关系几乎没有影响。自从人们以‘陛下’称我以来，在房间里没人感觉到我有什么变化。”

只有当他第三次改变称谓时，人们才感到意义重大。法兰西帝国的重要官员第一次与他会见时，称他和约瑟芬为“陛下”、“夫人”。而十五或二十年前贵族们也曾在同一块地板上高呼“陛下”和“夫人”，他们对这复杂的朝仪程序的恢复将会满心欢喜。但从动作、衣饰乃至本质上说，今天的皇帝与昨天的执政官并没有两样。

但是在布告、成千封信件、备忘录以及数不清的法令上的签字将有所改动。八年来他一直都用“波拿巴”签字。现在他的签字是那个自孩提时代起他从未写过的“拿破仑”，不久，他敏感的手又直接以缩写“N”来代替他的名字。约瑟芬以前一直只叫他“将军”，他的兄弟姐妹一直称呼他“您”——这是约瑟夫首先引入的称呼，然后渐成称呼习惯。只有母亲偶尔以少有的亲切口吻叫他为：拿破仑。

名称的变更隐含着深刻的含义，一个全新的头衔放在了名字前面，人生中他第一次签下：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八、拿破仑的新贵

实施最初措施时，他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境地。硬币上印制“依照共和国宪法选出的皇帝”字样，这样稀里糊涂的说法将在随后的四年中一直伴随着他。当攻陷巴士底狱纪念日又到来时，他以帝国的奢糜大肆庆祝这一革命的伟大开始时刻，这种庆祝姿态看上去蔚为壮观，但这仅限于政治范围内。因为解放纪念日被搁在一个星期日，以后问津的人也就渐渐少了起来；新的日历也随之逐渐废弃。

一切都根据他的好恶而变。不久，一百三十人被委以帝国的官职，而十二年前恰恰是这些人投票赞成将法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绝妙讽刺。而欧洲却在一旁静观，注视着这浴血奋战换来的革命政体一步步由表及里迈回历史：难道欧洲为此不应微笑吗？

老贵族们是最高兴的。当甘公爵死后他们又将统一联盟组建了起来。在圣日尔曼区中，旧杜伊勒利宫里的新主人的奇闻轶事风靡一时。因为他要人们称他为“陛下”，与过去的波旁王朝没什么两样，他成了万人瞩目的焦点，同时也成了批评的焦点。对他而言，天生的威严使他无可厚非；在米兰担任将军时，只要他一出现在任何地方，那儿的统治就高效有序地进行。他的亲戚们却有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和嫉慕心，对宫里的传闻大肆渲染，反而很快成为人们的讽刺目标，他们的主人在欧洲的名誉也因他们受到损害。

自此，英国除了派遣间谍去巴黎外，还派去一群记者。他们滑稽的语言所描述出的一切，人们总是深信不疑。讽刺画风

拿破仑传

靡一时，内容是那个小个子向名演员塔尔玛学皇帝走路。事实上，塔尔玛在高乃伊的悲剧里扮演皇帝倒经常是由拿破仑指导演练的！年迈的欧洲如何能改变这已成为事实的英雄呢？惟一能做的就是将整台严肃的悲喜剧变得滑稽一些。

拿破仑需要一座皇宫，完美主义是他的一贯作风。但对于皇宫的精致考究他却一无所知，于是只得聘请帝制时代的专家。被处死的法王的宫廷大臣如今不得不搁下手中的笔，重掌王宫庆典事宜。约瑟芬以前的仆人不过是几个前朝的宫女，现在皇后的佣人应是什么样的她一无所知。玛丽·安东尼内特的宫廷女官都在哪儿？必须找回重新启用！她来了，在同一个房间里，同一面挂镜前，有章有法地将侍从布置在这个克利欧尔女人的脚前。这双脚所能踩出的舞步之多是已死的可怜皇后无法比拟的。

像组建一支新军队的参谋部，拿破仑精密而郑重地安排着他的宫廷事宜。这件事的无聊没人比他更清楚：“我很清楚，许多人写文章批评我的做法。甚至你，罗代莱先生，也无法相信我还有点常识！但你应该清楚，为什么我给我的新将军们以‘阁下’的称号，虽然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共和党人，只是为了确保我自己的尊贵的皇帝称号‘陛下’。只要他们同样拥有了尊贵的称号，就不能再对我的称号说三道四。”从最初的举措开始，他已陷入了这种自相矛盾之中。

新皇帝废黜的惟一职位，是执政官，而两个前执政官被分别委以首相和财政总长。塔莱朗出任宫廷大臣，将古老的阴谋和行动重又带进了古老的宫殿。如果宫廷中的显要职位仍要前朝的绅士和贵妇们出任，皇帝的考虑人选工作该是多么的简单！但他的人选却是和他一块儿上来的公民和工人的子女：缪

拉、贝蒂埃、拉纳、内伊和达沃斯特等十四位将军。年轻时他们曾是面包店里的伙计、侍从、马僮、流氓或者船夫，现在必须脱下旧军装，代之以国家元帅的金边外衣，同时掌管宫廷事宜，必须习惯于那镶边儿的绸领和带扣子的鞋；他们的平民太太必须学会上层社会的屈膝礼，怎样得体地坐和站，怎样搔门而非敲门。所有这些可以使欧洲清楚看到，这个中尉发迹的皇帝对他的尉官们是如何严明赏罚的。马尔蒙站在一旁，伤了的手臂仍用纱布吊着，穿戴着黄金和丝绸。但代表荣誉的有缝衣袖似乎与他辉煌的马裤格格不入。

皇帝很明智地废除了两项冗繁且无助于朝臣尊严的朝仪：国王召见时露出衬衫示礼，吻皇帝的手。

但是这个军人出身的皇帝，如何使旧朝仪的魅力依然呢？虽然经过长时间的争议讨论，皇后及皇族出猎时衣装的颜色终被敲定，但等到射杀大牡鹿的时机来临时，皇帝却若有所思地停下了，没人敢在皇帝之前射击，这样大牡鹿因为皇帝在思考工作而避过一劫。仪式“好像只有这些，铜鼓喧天；每件事都以迅雷掩耳之势发生；而这引起的恐惧却将赏金和恩宠驱散了。宫廷生活乏味无情，我们仿佛机器，呆板生硬，只不过是躺在镀金的新睡椅之上的机器。”

与贵妇的交往，使皇帝感到乏味至极。他乖巧而又耐心地询问她们有几个孩子，亲自哺乳过没有，努力取悦贵妇们。但他脑子中考虑的却是其他事，结果常适得其反。在圣克劳德的一次贵妇宴会中，他惟一一句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是：“太热了。”

所有与宫廷有关的人都发了财。宫廷官员的年薪都很优厚，只是几个旧贵族没那么幸运，他在恶意地暗示他们，为宫

拿破仑传

廷工作是他们的份内义务。大部分人年薪几百万，因为“人工作的主要动机是野心，人们是为了升迁而奋力拼搏……我设了亲王和参议员两个职务，就是为了激起他们的野心，并使他们仰仗于我。”他就这样运用荣誉与金钱，不是为了交朋友，而是为了让别人为他效力。

因为他清楚金钱的力量。虽然他那在紧急关头随机应变的能力令人叹服，但另一面，人们在他成就伟业的人生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他一贯的市民式的头脑。皇帝自己注重节俭。皇帝每年薪金为二千五百万法郎，与前法王的相同，路易每年花费高达四千五百万，拿破仑每年却可节余一千二百万。而且皇宫虽宏伟壮观，花费却不及前波旁王宫的四分之一。虽然法国会毫无怨言地支付开支而不管花费有多高，但仍应对皇帝的机谨与智慧表示感谢；他曾有一次一个月只花九十法郎。即使现在已是皇帝，他还说，一年要一千二百法郎加一匹马就能让他过得很舒服了。

他在巴黎的生活规律跟以前一亲，丝毫没有改变，七点起床，九点钟会客。秘书整天地忙于记录他的话。他口授旨意的速度与平时谈话一样快，对笔录的速度和准确要求很高。在夜间难眠时，麦俄瓦必须陪在他身旁，随时记下主人的夜间思绪。他用餐仅二十分钟，且对饭菜要求很松。他总是衣着朴素，而身后的仆从却衣着鲜亮。盛大庆典要求着装得体时，盛装在身的他总是心情烦躁，脱下衣服后才会又轻松如常。当他步入装饰后的圣克劳德宫时，一切都引起了他的反感，说这是“管家婆住的地方，严肃的氛围太少”。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便，床、饭菜和照明都不须特别的考究。即使是他那时刻拿在手上的鼻烟壶也仅像个玩具。皇帝所

必需的是烤火、热水浴、红葡萄酒、科龙香水和每天两件干净的衬衫。

约瑟芬则奢侈至极。她柜子里足有七百套礼服、二百五十顶帽子，大量珠宝、头饰和披肩，只这些便值几百万法郎。虽然皇帝同意她过自己所不屑的挥霍生活，但她天文数字般的账单仍让他抱怨不已。

兄弟姐妹们也很糜烂。皇帝给予他们一切，而他们的欲望却是没有止境的。那五对夫妇（吕西安被放逐）和约瑟芬甚至在花钱竞赛，他们对约瑟芬恨之入骨。他的兄弟、义子和姻亲占据了六个俸禄极高的职位中的四个。因为兄弟们有殿下的尊称，不满于此的妹妹们便联名抗议，说奥坦斯因为是路易之妻而成了殿下，她们却“什么也不是”。他静静地看了她们一会儿，突然用应载入史册的妙语答道：“别人听了你们的话，肯定会以为是我们的先父陛下传给了我们皇冠和王国！”

人们是会这么想的。因为当他满足她们的请求时，他的心情少见的好，而且十年来他一直在把荣誉、王冠、金钱和土地赐予他的妹妹们，而她们却既无感谢之意，也无服从之心，只是一味给他添麻烦。那人们不得不重新再问，到底他为什么对她们这么盲从？他太过自豪，太过自信，他的道路空前绝后。促使他如此的原因一定很复杂，一部分是心灵的朦胧感受，一部分是头脑的精细盘算。

他是半个东方人，丰富的想像力引诱他现在就开始赐人王冠，就像他迄今为止向人赏赐的剑和鼻烟壶一样；同时他却只把权力赐予他信任的人。水能浓于血吗？他对亲戚的信任胜过自己的战友。但他的亲戚们却不知感恩，而且最后他还被亲妹妹出卖了。他提拔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占据要职并成为继承人，

拿破仑传

考虑到公正，考虑到任人唯贤，他没有赋予他们随意用权的权力。而跟他打天下的将军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则有充分的权力自由。由此他对待亲戚的方式，犹如一位全权部长对待一位处于保护期中急需监护的亲王。他们因此而恼怒了，他自己也感到痛苦。

约瑟夫已是满怀嘲讽。他让他女儿称呼皇帝以前的名号“执政官”，在民主社团里大发评论，拒绝部长一职，但却没有拒绝亲王的称号，并领取两百万年金，入住皇帝移交给他的卢森堡宫。这种态度最让拿破仑受不了，虽没有什么原因，但他心中积怨全在下面这段话中爆发了出来：

“约瑟夫究竟要怎么样？他以为可以顶着亲王名号，同时又身穿褐色大衣，头顶圆礼帽，和我的对手一起在巴黎漫步吗？我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乐趣，以成就大业，谁比我更有资本在社交圈中炫耀！但这类事情于统治国家无益。或许，他想和我为权力而战？我的权力怎能动摇！”

“你知道，他当着两个人的面跟我说什么话吗？说我封我的夫人为皇后是错误的，因为那样损害了他的利益。这样使得路易的孩子比他的孩子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因她一跃而为皇后的外孙了！他居然当着我的面，大谈他的权力和利益！这等于往我最敏感的伤口补了一刀！他甚至会夸下海口说，我的情人跟他睡过，或者是有此打算。我的情人？我的情人是我手中的权力！为了她我已付出得够多了，我决不允许她被人从我身边夺走，或者是和别人一起拥有她！”

在这些琐事的谈论中，拿破仑这座火山突然喷发出大量的岩浆。而且所谈也不只限于琐屑之事。他悲恸地谈论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并用欧仁及奥坦斯同他们对比。“我后继的子女都

站在我这一边。每当我喜欢上一位漂亮女孩，他们的母亲因此而恼怒时，他们总是开导她说：“无论如何现在他还年轻，你不应该感到恼怒。他当然也犯错误，但他给我们带来好处还少吗？”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提拔他的兄弟们。他需要约瑟夫管理军队，因为他拒绝其他一切职务。“他必须有军衔，受过点儿轻伤，并有一个好名声。而我只把最简单的事交给他做。这样他就有打个胜仗的机会，而后有资格升迁至高于其他司令官的职位上。”这有点伟大的父亲教育不成器的儿子的味道。

路易热爱诗歌，但他占据了近卫军头领一职，这足以令他炫耀，但战争一来他却当了缩头乌龟。缪拉和卡罗利娜挥霍无度，连餐具都用纯金的。“要是和我的亲妹妹辩论，肯定要花比我在参议院里的演讲长得多的时间。他们从来只希望我早死！这使我眼前总会浮现出自己死后的情景，实在是恶心。如果不是家庭生活还算幸福的话，那我真是天下最可怜的人了！为什么他们总是猜忌我的夫人？难道她比她们享受了更多？债务和宝石……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从不在我面前诽谤她们。”她愿意当皇后，喜欢服饰和珠宝，这对她那个年轻的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爱情从未使我发蒙。我是公正的。即使牺牲二十万人，我也会封她为皇后！”

就这样，他与自己家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对这些亲人，他可以转眼间让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下不了决心让自己与家族一刀两断。

只有一个人不与他们为伍，从未向他索取什么，显得格外清高。吕西安的信从罗马寄来：“妈妈认为，首席执政官代替波旁王室荣登皇位宝座是错误的。对此她感到不安并自责，可

拿破仑传

她不愿让我知道。她惟恐亡命徒们谋杀皇帝。”这位尊贵高傲的夫人，五十多岁仍风韵犹存，出于对世事的洞明和不祥的预感，视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她总是站得远远的，默默观察，只在小范围内说出自己的预感。而在杜伊勒利宫里，人们为了地位和头衔而你争我夺，为了争得皇帝的右座而勾心斗角，为了能在皇帝前面走出宫门而面红耳赤。拿破仑将他的母亲请回了巴黎。

但开始母亲不愿意。她先是以辞推却，最后当儿子加冕的紧急命令下达时，她才勉强动身，但行速极其缓慢，结果把这个世界能为一个在世的母亲举办的最豪华的筵席给错过了。最后她终于说了一句话：“但愿这一切能长久！”

九、加冕称帝

此时，拉蒂西娅的保护者教皇却已更加服贴了，他提前起身前往了巴黎。他还能怎么办呢？巴黎的强者已经通知了他，而他又不能逆皇帝的意志。他要为之加冕的人可是一个意大利人呀！正如一位红衣主教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所说的，“不管怎样，把这些野蛮人控制在一个意大利家族的手中，会使我们感到满足，高卢人的仇总算报了。”由此可见，在法国拿破仑仍被视为一个外国人！但他为什么不前往罗马加冕呢？为什么他不步查理曼大帝及其后所有欧洲皇帝的后尘呢？如果他感到在巴黎已足够强大，那他为何要请教皇呢？

在这一点上，他又试图联系起新旧事物。起初他对各个细节都没有指示，而仅仅是要教皇“为法国第一位皇帝的即位，举行最高的加冕仪式”。几个星期来书信频繁往来于两地之间，

只是庆典准备尚未开始。

庇佑七世进入巴黎时，心中充满不安，毫无一丝祝福的神情。从来没有哪位教皇被这样召见，就像是在召见一位名医。巴黎城门口迎接教皇时，拿破仑既没行下跪礼，也未吻教皇的手以表示对教皇的忠顺。这座城市满是怀疑主义者，民众信仰杂而多，这使得教皇必须处处表现谨慎。人们对他也不怎么尊敬。

但约瑟芬的态度恰恰相反。她告诉教皇，她和皇帝当年结婚并没有进教堂，按教会的传统这样的结婚是不被承认的。她想抓住这惟一的机会，来使因她的不能生育而总是摇摇欲坠的婚姻牢固起来。明白她的意思以后，庇佑七世坚持在加冕之前为她先举行一次宗教婚礼仪式。于是在皇宫的小教堂里，加冕仪式的前两天，舅父费什身着绯红的衣冠，主持了这场婚礼仪式。八年前他们结合时，既没有主教的祝福，也不受官吏的干涉。现在，这迟来的婚礼仪式，既无证婚人，也无旁观者，因而也没有人感到可笑。这种仪式显然是一场狡猾的把戏，因为即使是舅父也无法预料，以后会怎样。

十二月二日，圣母大教堂里烛光与宝石交相辉映，以至这里更像个宴会厅。一切在几星期前都已准备就绪。一位手艺超群的博物馆理事竟然模仿查理曼大帝王杖做出一件赝品。古代太阳王时期的羊皮纸文书也被拿了出来作为参考，以保证这位革命者的加冕仪式能够完全与法国正统国王的仪式相媲美。赛热曾极其认真细致地研究了传统大典的朝仪；伊沙贝让人扮皇帝将整个庆典预演了一遍。古老的宫殿，巴黎和法国都沉浸于无限的狂热。

皇帝兴奋异常。一大早他就亲自为约瑟芬试戴后冠。加冕

拿破仑传

大队驱车前往教堂。拿破仑身披一古代国王的斗篷，搀挽着皇后，大踏步地走上祭神坛。约瑟芬有点害羞，但这却帮她掩盖了心中的忐忑不安。教皇由红衣主教伴随，端坐在位上。一时间圣乐高奏。

然后，当久等的时刻终于来临时，所有人都盼望着拿破仑下跪的情景。突然，在大家的注视下，拿破仑出人意料地用自己的手拿起了皇冠，背向圣坛和教皇，面向大家，如他平时般腰杆挺直，在法国的瞩目中为自己加上了皇冠。然后他又亲自为跪在地上的皇后加冕。

仅有教皇一人清楚拿破仑为什么这么做。尽管别人再三催他离开，教皇仍没有离开的勇气。现在，他只能继续行教会仪式的加冕礼，并为眼前的两个罪人祈祷。皇帝头上的皇冠并非真正的基督徒的皇冠，而只是一顶异教徒的金色桂叶圈儿。所有目睹这一场面的人都说皇帝酷似奥古斯都皇帝，而且这以后他面部长得越来越像那位英雄的罗马开国皇帝，似乎于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发挥作用。

如此一来，在这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拿破仑把他所仿效的正统礼节大大奚落了一番。他甚至先教皇而行动，这让教皇终生无法忘记。波旁王朝的阴云立时散去了，效颦和模仿的意味也已荡然无存；而在教堂的台阶上矗立着的是一位军人，一位古罗马式的皇帝。十二年前他还只是个无声无息的中尉；从那以后，他连创奇迹，建功立业，现在他又用这些代表功业的金色桂叶为自己加冕。他的斗篷上点缀着金色的蜜蜂，这象征着他的实干。

加冕当天，仍有几件事证明，这位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满怀激情。

拿破仑传

当他坐上嵌有金色“N”字的御座时，头上的皇冠金光闪闪，此时教皇就坐在他前头。他对身边的哥哥低声说道：“约瑟夫，如果这一切父亲也能见到该多好啊！”除了此刻的这句话，他从未谈到过自己的父亲，这是他的本性的写照。他的经历朴素、单纯，此刻飞扬的思绪又飘回了自己的出身。他想到了岛上家族的仇恨，家族的傲慢和野心，一直到自己的祖先。

他一向只看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注重外表。这使他在最危急的时刻也能镇静自若。做弥撒时，他想和舅父说点什么，使用王杖轻轻点了下舅父的背。一切结束之后，他独自和约瑟芬去吃午餐，饭间他如释重负地深舒了一口气说：“上帝保佑，终于做完了！我宁愿在战场上厮杀一天，也不愿在这儿苦熬这么久！”然后他让约瑟芬在吃点心时仍戴上后冠，仿佛他们是一对诗人和女演员在一起聚会一样，因为他认为他的小克利欧尔夫人作了皇后会更加迷人。用这种极其自然的手法，他将这整个假面具给揭掉了。而当人们看见这位革命之子如此奚落自己亲手创建的帝国时，也就释怀了。

但这些小事到底能反映出来多大的自由度，当晚在他和一个心腹的对白中他说得十分清楚。“不，德克雷，我晚出生得太多了。这世上再无可为之伟大之事……没错，我是开拓了一条美丽的道路，但这与古代的英雄相比能有多大的分量？比如说亚历山大，征服亚洲后，他称自己是朱庇特之子。除了他母亲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几个雅典学究，整个东方都深信不疑。但如果现在我说自己是上帝之子，哪怕连卖鱼妇都会笑掉大牙！再没有什么伟大的功业值得我去开拓了。”

这些话是加冕后几个小时说的，说得简洁、真切。现在人们才恍然大悟，为何他总是那么向往东方，过去如此，将来也

拿破仑传

不会改变。他生就巨大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拖累了他，他总是没有休止地奋斗，永无止境。当他明白智慧和功勋才能令人臣服时，他是多么轻易地使人们臣服于他的膝下！他是世间最强大的人，伏尔泰、卢梭的思想于他又有何益呢？当他洞悉到了人民天生的弱点，以及民主政府领导者们的腐败后，他又怎能仍对民主政治留有兴趣呢？扩展他的统治，在更远的范围内传播自己的名声，尽可能多地在史书上留下记录，比自己几年前曾心有不甘的半页纸多些记录，为头上一顶金色的小桂叶圈儿耗费了一生精力，没有享乐，没有闲适，也没有一刻的休息。这是生命所赋予他的一切。

这些天来有人呈上帝国御玺的设计草图，画面是一头蹲踞昂首的雄狮。他划去狮子，亲手在旁边写道：“振翅高飞的雄鹰。”

十、伟大的政治理想

君权神授，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慢慢地溢过皇冠，在这位命运宠儿的脑中打起转来。他想将皇冠中蕴含的千年伟力控制在手或是移往别处，可一切努力均是枉费心机。这种力量反而左右了他，也使他有时甚至被排斥在自己的帝国之外。在他加冕称帝后的一年，在米兰他用伦巴底铁冠为自己加冕，因为他希望把法兰西帝国的君主制推广到周边各国。在教堂中他放声宣读加洛林朝国王加冕时所用的古老规章：“上帝赐予我皇冠。谁碰了它，就将受到上天的惩罚！”这只是政治家的演讲，所讲的连他自己都不信，但他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程序照办了。当然，他不能总用圣母大教堂的气势来掩盖这一矛盾。

拿破仑传

首先，新的职位将会把新的束缚强加给人的精神。警务部被恢复，法国被分为四大行政区，每区中都有最可靠的参议员带领的一帮密探，他们专门监视人民的情绪，因为拿破仑想得到一个“道德统计数字”。傅谢再次出任警务部长，由于拿破仑和塔莱朗日渐密切，皇帝渐渐陷入了这两个大阴谋家专门为他编织的网里。拿破仑深知，这两人一直在他于波旁人之间骑墙，他曾试图再建立一个二级密探以监视其他密探，但那一无所获。

这两个恶毒阴险的人物，都曾当过僧侣。拿破仑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恨拿破仑的程度也丝毫不弱，可拿破仑在自己的人生中还是无法摆脱他们。傅谢出身卑微，面色黯淡，神情冷默，极少说话。虽然他胸佩闪烁的勋章，身着镶金边衣服，但若非那双锐利闪光的眼睛，穿起朝服的他，简直与木乃伊无异。

塔莱朗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个旧式贵族。他虽是瘸子，但美丽妇人都对他迎合奉承。他的魔力就像个不住滚动的雪球，最高点无所不在也无所存在。他生性贪婪，收取贿赂，他背叛自己的主人却并非是为了法国。暂时他还是皇帝的一条臂膀，只是双方从一开始就互相猜忌。为皇帝塔莱朗曾做过一次也仅一次牺牲。那是在一个晚上，在旅途中的皇帝召塔莱朗到床边谈论公事。拿破仑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位部长便一直坐在座位上待到第二天早上皇帝醒来，据他说是怕吵醒皇帝。但他在本质上是缺乏为人作出牺牲的精神和同情心的，我们不妨认为他是出于好奇，希望听到皇帝的梦话，或许那会泄露一星半点秘密。

但拿破仑从不做梦。因为他鄙视他们，认为他们对他不会

拿破仑传

有什么好心，所以他必须总防上一手，或者用赏赐使这些社会肌体中的危险神经驯服，或者用武力灭了他们。

每年拿破仑都要念起施泰尔夫人的名字。他执意让她离开巴黎工作，令人们大为吃惊。可是施泰尔夫人说起他时依然非常客观：“他和女人们说话时，眼中充溢着温柔。”全欧洲的自由先驱们都抛弃了他：拜伦，曾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贝多芬，取消了原定要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皇帝肯定曾满怀复杂而痛苦的心情读过发了疯的沙皇保罗一世赞美他的文字，保罗竟把第一执政官作为革命的镇压者大肆赞扬！

马伦格战役以后，他竭力想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四年来他不惜一切手段维持了和平。他希望君主国家反对法国的人们的愤怒有所减轻，尤其是在那两个人之死使他的计划受阻之后。沙皇保罗被谋杀了，这个英国大敌的皇位将由志向远大的年轻皇子亚历山大继承。皇子在成长过程中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倾向民主，文雅，但思维不够严密有条理。所以年轻的亚历山大很快就和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执政福克斯掌权后不久便死去了。这使得暂时和法国讲和的可能不复存在，过去的仇恨被重新激发了。英国并未如约从马耳他撤军，反而忽然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和平完全破裂。在英国的统领下，欧洲各国重组联军，以帮助波旁王朝复辟。因为贫寒出身的拿破仑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树立了一个可怕的范例。

加冕仅仅一年，法国与英国又重新开仗，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直到拿破仑垮台。最初并没有战役可打，仅是一种战争状态，这位司令官既不能一决胜负，也无法迅速使战争结束。英国比他的大陆敌国尤其是法国拥有两大绝对的优势：一是岛国，二是殖民地遍布全球。拿破仑的历史感越来越明晰，

明知英国是他眼前的亚历山大新帝国，其扩张像亚历山大一样，从故国和半岛扩展至亚洲和非洲，只要这些联成一体，征服英国就不用再想了；拿破仑新东方帝国的幻想在现实的英联邦帝国上翻了船。

同时，拿破仑的计算天赋也不灵验了。阿布基尔海湾惨败之后，他原本预算重建法国海军舰队须用时十年。现在五年已过，而英国舰队同时也日益壮大起来。在短短的和平时内，无功而返的远征埃及的法军竟是乘英国舰只回到家乡的。英国已牢固地掌握了好望角和其他殖民地；而法国国内则有比组建海军更急的任务。

皇帝精通舰船吗？他能熟练地设计一门大炮，铸造、安装每一颗镙丝钉，修补每一个车轮和任何一个辘重车的车轱。他知道骑兵部队的马多长时间须再换装铁掌，要花多少钱；他也能准确地知道一个战地面包场一天的面包生产量。这些渊博的知识是他卓然超众的秘诀之一；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他的部属对他的绝对控制都倍感恐惧，由此也引起了他们对领袖无所不知的敬重，这也确保他的军事思想能得以正确的贯彻。

一个人若想对军舰了如指掌，就必须和军舰泡在一起儿，正如要了解大炮的人必须整日与大炮相伴一样。虽然海军将领们对拿破仑能如此迅速地熟悉海军各种事宜大为叹服，钦佩他的发问、命令都颇得要领，然而他们对他的这种评价也仅仅是专家们对天才的外行的善意褒奖那样。拿破仑本人也很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在缺乏强大海军的同时更缺少超群的海军统帅。至今他仍牢牢地将每一支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因此发明了另一种新型战术，并将英国击败了。他将由汉堡到托兰多海岸的英国船只全部封锁，以贸易战击败了那个倚重贸易的民族。

拿破仑传

同时他再次修订对英入侵计划，因为只要他的脚能够踏上英国本土，他就又成了司令官，他就可以控制一切。

现在他在布伦预测装船与启航的把握有多少，正如他在埃及战役之前的做法一样。在陆地上，他有取之不竭的想像力，其计算能力也能借助超凡的想像而攻无不克。虽然他的战役从不是凭空的想像，但他预计的结果确能实现。但在海上不同，他至多只能是个有天赋的爱好者而非专家，这是他第一次只能作为一名柏拉图多的旁观者。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当炮艇断了锚链时，他在海岸边给约瑟芬写信。类似的语句在其他的任何私信中，人们都是看不到的：“多么宏伟壮观的场面。预警炮的火光照亮了整个海岸；海面上波涛汹涌；人整夜处于茫然恐惧之中！在永恒的夜空与海洋之间一个善良的精灵飘荡着；所有人都躲过了劫难。我怀着这样的感觉进入梦乡，一切都像一场浪漫史诗式的梦——这个美好的场景几乎令我确信，我是在独身旁观。”

奇观！但也仅仅是个奇观罢了！仿佛是奥西昂的琴声在十五年后重新在拿破仑心中响起，他居然浪漫了起来。这位艺术家的结语让人感动且意境幽远，他突然觉得被人夺去了工作所依赖的工具，仿佛身处陌生之中，孤单无助——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透出丝丝恐惧。

这罕见的因素使他头脑发热以至犯了错误。尽管乌云压头，雷鸣电闪，他仍执意检阅海军。海军总司令卜鲁易克斯拒绝听命。当拿破仑发现检阅工作没有任何准备时，便派人把海军总司令找来见他。一个可怕的场景出现了！

“为何拒绝执行我的命令？”

“陛下您自己应该看得很清楚，您想在这样的天气中让我

们英勇的士兵枉送生命吗？”

皇帝脸色铁青，身旁官员们大吃一惊：“阁下，我下命令你必须服从。后果与你无关。”

“陛下，我不能服从。”

可怕的沉默，拿破仑跨步上前，扬起马鞭，做出威胁的手势，虽然马鞭举得不高。海军总司令退后一步，按同时按住了剑柄。人群吓呆了。

“在二十四小时内你必须从布伦消失，回荷兰去。麻刚少将，按我的命令行事！”

海军检阅在暴风雨中进行。二十艘大舢板被大浪掀翻，水兵们与海浪进行了生死角逐。皇帝慌忙跳上第一艘小船逃命，将士们也紧随其后。第三天，祖国的海岸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二百具尸体。

这种事在拿破仑一生中仅发生了一次，是过失，也是暴行。一名军官的不服从，已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还有第二个征兆。

一年前，一位美国发明家来到了巴黎，并向海军部献上了两个新发明：一是以蒸汽而非桨和风力为动力的船；一是可以在水下发射鱼雷击沉敌舰的潜水艇。当发明家的潜水艇试验获得一定成功时，拿破仑却批评富尔顿道：“这是个骗子。”而后便再没提过此事。如果这个美国人的发明是机关枪或战地电报，他肯定会欣喜若狂并不惜代价买下。

拿破仑没能打败英国，因为他根本没有战胜的信心。他的失误是无可回避，因为在这点上，也仅仅是在这点上他缺乏自信。他自身在这方面的知识欠缺和无法接近敌人的地域这两点限制了他。在陆地，是啊，若是可以从陆上进攻这两个岛屿

拿破仑传

该有多好啊！因此他打算将五年前计划取道西拉特进攻印度的做法故伎重施，但必须有安定和时间。

首先他要恢复和平，这是他几年来权力与艺术努力的目标。加冕之后他马上于一天内写信给六位国王，将他的想法在信上加以阐述。每封信都因这个国王的性格而风格迥异，每一细节的文风他都思虑再三，乃至他的签名也是如此。这是他给波斯国王的信：

“你应该早就知道我的名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我的功绩。你应该清楚，我是如何使法国超越西方各民族，并为东方国家的君主取得了多大利益……东方人非常勇敢且精力充沛，但由于不会灵活运用战术，忽视训练士兵，以致总是败给北方的士兵……写信把你的愿望告诉我，而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与贸易关系……登基元年。拿破仑。”信首的头衔是一个以前未曾用过的头衔。显然，拿破仑有意让波斯国王明白，他就是曾征服埃及、名震东方的那位将军。文件加了注解，发信人：“波拿巴，法国皇帝。”

正当他给波斯国王的信签名时，桌旁放着一封给英国国王的信。这封信虽然是在战争时期送往英国，但文采斐然，既动人，又政治味极浓：“流了这么多血却不知是为了什么，政府的良心能够安生吗？我迈出第一步，但毫不感到有什么丢脸的地方。我想，我已向世人证明，我不怕战争及其带来的难测的命运。虽然我渴望和平，但战争从未损害过我的荣誉。我请求陛下，不要使世界恢复和平的良机白白流失！不要将这一难得的树立威名的机会让给你的子女！现在正是抹去所有悲痛的难得时机。一旦错过，战争将驶往何方？陛下在过去十年中赢得的财富和领土，胜过全欧洲的总和。你还要战争给您带来什么

呢？”

如果反对者用这最后一条论据反问拿破仑，他不知会怎样难以自禁地微笑呢！这样的呼吁也是毫无成效，因为英国和整个大陆都对这位暴发户皇帝和这个政权再也忍不下去了。第四次反法联军的集结即将完成。

在和平时期，他还是比较满足的。他在玛尔梅庄的密友形容他是兴致勃勃的。现在他又必须再次操起战剑，深知“事物的本质与力量中总存在着新与旧的对抗。因为敌人不断联合进攻，迫使我们奋起反抗，以免自己被消灭。”这是真理，既无夸张，也无痛苦。即使这个事物的规律非他所创，那他至少使这一规律被进一步证实和巩固。虽然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一场战争是为了维护领土主权，反击各封建国王，但以后的战争却在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和司令官的指挥天才指引下，变成了一场侵略战争。

不过，在敌人两次先行挑衅又被两次击溃之后，即使是与幻想仍相距甚远的真实计划，也会不自觉地越过理智的界线。在十九世纪的西方，这位皇帝本想再维持十年的和平，以在亚洲和英国争夺霸权。当欧洲不断复仇的想法使他痛苦时，他才设想出欧洲帝国的轮廓。一个伟大而有深远影响的事业将再次被尝试，也是直到现在的最后一次。而这个尝试注定要失败！

拿破仑最伟大的政治理想，竟出自他的防御策略。现在，由于他的新反对集团形成了，他的思想也首次转变了：多年来他心中的英雄只有亚历山大，现在查理曼大帝也在他的头脑中萦绕了起来。他到亚琛拜谒了他的墓冢。“欧洲将不得安宁”，他对在场的亲信说，“除非惟一一位领袖统治全欧洲。各国国王俯首称臣，他分给他的将军们领地……同时授予他们宫廷职

拿破仑传

位。人们认为这是古老帝国的机械模仿——哼，世界上难道没有什么绝对新鲜的事物？”

他的理想逐渐转变，发育于历史幻想，却有着无法估量的后果。正因为对他来说这种理想意味着遁世，所以他急切地追求它，宛若在攻打一座省城。他急切地想建立起查理曼大帝的帝国，这是个新的伟大理想，展示着他的狂热。这种狂热将成为他为达成新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不竭动力，但旧目标却仍未实现。

十一、传奇会晤

入春以来他的军队就一直驻扎在北方，时刻准备实施一再因故延期的登陆英国的作战部署。但到了秋季，奥地利的进攻威胁了他们，于是他不得不于两天内完成新的战略部署，准备于两周内实施，使整支军队挥戈东进。临离海岸之际，他向达卢口述了进攻奥地利的整个计划，行军的时间和秩序，纵队集结地点，闪电战术的运用，敌军的动向与错误——所有这一切，他在两个月前，在二百英里以外已计算得一清二楚。

奥地利有充分的理由发动进攻。意大利新国王王杖的圆球上雕刻着一只威尼斯狮子。这件事和占领热那亚是对哈布斯堡家族的预警，不要第三次涉险攀越阿尔卑斯山脉。这次的战场要在日耳曼领土上。英国人慷慨解囊，俄国强大的军队又如同拿破仑身处埃及、盟军连战连胜时那样屯兵边界。新沙皇似乎已下定决心要一改欧洲对俄国的偏见，以彼之道制彼之身，拔剑指向这位西方的暴君。拿破仑的战术技巧早已被人熟知，这次他将败于自己的作战策略。

拿破仑传

这位天才早已酝酿出了取胜的新谋略。他火速行军，在奥地利人醒悟之前将他们团团围困于乌尔姆要塞中，不费一枪一炮便将整支军队置于败境。“我达到了战略目标，仅用急行军就将奥地利军队消灭殆尽。现在我要掉头进攻俄国。他们定输无疑。”

由于胜利对他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他已越来越不愿多费笔墨描述胜利。“我付出了比必需付出的更多的努力，”在给约瑟芬的信中他说，“一周来每天都是汗流浹背，双脚冰凉”。在盛装而出的元帅们的簇拥下，他身着普通士兵的服装，披着一袭肘部和下摆均已破了的斗篷，帽上没嵌帽徽，背手伫立于宿营火堆旁边，不带帝王的任何标记。就这样，他接受了乌尔姆要塞军队的投降。

和在马伦格时一样，他又提出议和，遣人将一封个人劝告信送给战败的奥皇。信件仍是那样的一针见血，令欧洲的外交官们大感头痛：“您知道，如果我凭这次胜利，以保证不参加英国的第四次反法盟军为条件同您讲和，那对您是公平且有利的……如果有了我的民众的安定和您的友谊，我将不胜荣幸。基于此，尽管有大量且强大的我的敌手在您周围，我仍要求您满足我这个条件。”同时，他命军队逼进维也纳。

在飞速行军中，他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得到消息，在陆军胜利两天之后，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大胜法国海军。十八艘法国战舰被击毁，纳尔逊战死沙场，法国海军总司令也成了英军俘虏。是否时光又回到了他远征埃及的时候，他在沙漠中听到阿布基尔战败的惨剧再次上演了。勇气！当时比现在困难百倍。现在我们和巴黎并无大海之隔，我们不需要舰船。他命军队火速赶往维也纳，敌人在未作反抗的情况下弃城而

拿破仑传

逃。

但特拉法尔加的消息增强了弗朗西斯的自信，沙皇亚历山大的信心也因此更加坚定了。双方都尽力争取普鲁士，但普鲁士狐疑不决，致使谈判迟迟难以进行下去。拿破仑想以土耳其为诱饵引诱沙皇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在布鲁恩，一场大型的捉迷藏游戏正上演着，游戏里每个国家都想将其他国家拖延住，而各国全权代表却全对此拒不承认。这位皇帝是惟一有政治理想的统治者，在已准备就绪的决战的前两天，他给在布鲁恩谈判的塔莱朗写信说：

“我不会反对，将威尼斯交给萨尔茨堡的侯选和将萨尔茨堡交给奥地利。但我要求得到维罗那……为了意大利王国……如果选帝侯想的话，他可亲自担任威尼斯国王。”

“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可晋级为国王……而且我可以把大炮、弹药库和各要塞统统还给他们，但他们还须付我五百万。明天将与俄国人进行一场恶战。我一直竭力避免战争，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流血。我和沙皇有过几次通信，看得出他挺有能力，只是部属太差……但写信回巴黎时不要提及战事，以免皇后担惊受怕。你放心，我所处的地形很坚固，只是这无谓的流血让我遗憾不已。你写封信告诉我家人，我已在营房里和近卫们一起住了四天，这里写字只能在膝上，因此写不了多少信，他们不要见怪。”

皇帝在他最著名的胜利前一天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当他研究地图时，每一座摩拉维亚村庄名称，每条道路的状况，每一溪流的宽度，他都一一记下，他同时还想着在巴黎等候他命令的部长们和正为他担心不已的约瑟芬，同时在半小时内他草拟出了一个分割四至五个国家的新计划，涉及的问题有新任国王

的人选、赔款和要塞的交付。一切都因他两度提及对无谓流血的遗憾而变得苍白，如十二月份初升的朝阳。这样一个人击败正在欢宴于皇宫的正统君主们，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那天晚上，他得知敌军的动向后，不禁拍手叫好，“他们中计了！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明天黄昏就是敌军片甲不留之时！”

然后他和属下一起在一个农夫家里用餐，饭后还一反常态坐在桌旁显得有些激动。他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关于悲剧的本质的话，然后他又提到了埃及：“是的，当时，当时我应该将阿克勒拿下，哪我怕头上早就缠上了头帕，我的士兵们也穿上肥大的裤子。但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我才会让他们勇往直前。我已经将他们训练成了不怕牺牲的军队、神武之师。与土耳其人的战争我应该让希腊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相互厮杀到底。若不是在摩拉维亚打了胜仗，而是在苏伊士的话，那我就早已是东方的皇帝，可以途经伊斯坦布尔凯旋返回巴黎。”这最后一句话——一位目睹者后来写道——伴随着一个微笑，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难再达到的美妙梦想。

这样的场景本身不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吗？难道一个世纪以前，真有哪个凡人能在成功地作上半个上帝后，在欧洲纵横驰骋，并以自己的意志为蓝本将其重新改造吗？这一切难道不是属于荷马时代吗？那时候，两位君主的一场决战便可注定以后几代人的命运。就像孩提时看的神话故事一样，一所围着篱笆泥皮的茅屋，一片陌生的旷野，一位三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坐在那儿。他身穿一件油污的外衣，一件贴身衬衫，将一些土豆夹着洋葱塞进嘴中。第二天，他将指挥一场战役，来再次

拿破仑传

提起人们对沉睡千年的查理曼大帝的记忆。他任由思绪飞扬，直到亚洲荒原，一堆石头竖在他前头。他怅然想起当日没有完成的作战计划，漫游的思想却跟随马其顿人的魂魄飘到了恒河河岸。

天渐渐亮了起来。一年前的今天，他正站在圣母大教堂祭坛的台阶上，亲手用金色桂叶圈为自己加冕。在一篇热情洋溢的布告里，他将让士兵们回想那一天；最后，他郑重宣布，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他不会再上战场。

历史记载中从未有过关于司令官这句话的影子。所有人都急于表白，保证将在军队的最前线奋不顾身。拿破仑，在二十次战役后令近卫军深信，他是命运青睐的惟一一位将领。他甚至敢对部下这样说，他必须好好地爱惜自己，那样才能对将士们论功行赏。

尔后，皇帝将奥地利和俄国两个强敌杀得大败，使一片荒芜不为人所知的平原瞬时知名度大增：奥斯特立兹平原。

“兄弟们！”第二天他对大获全胜的士兵们说，“你们令我深感满意……把我的名字赐予你们的孩子，若某位兄弟的儿子证明是合格的，我将赠予他所有财富，把他当成我的继承人！”这是他对军队惯用的动人训话。他给自己夫人的信则朴素、简洁：“我打败了俄国和奥国军队。有点累，在野外已宿营八天了，这里夜晚很凉爽。今天我已躺在了考尼兹亲王一所华丽宫殿的一张床上，换了件干爽的衬衫，八天来的第一件……但愿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

这个传奇般的事迹这么被清风拂面似地叙述了。第二天，战败的奥皇请求在他的伯爵的宫殿中会见来自科西嘉岛的小个子中尉，雄壮的史诗就此又抹上了一笔重彩。但那位行动迅

速、不离马背的小个子已风神般地走了。最终两个人是在磨坊里见面的。寒暄过后，拿破仑很礼貌地说道：“很抱歉，陛下，我必须在这惟一的我已住了二个月的宫殿中接待您。”面对奥地利世袭帝王，这位自信的战士嘴边流露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嘲讽。他知道，当这个大胜利的消息传回巴黎时，那儿将是彩旗招展，万人高歌。

而这位尊贵的帝王的思维亦非同一般，知道如何来搪塞这个讽刺：“能找出这间寓所这么多优点，陛下，那您肯定要对它偏爱有加了。”两人相视一笑，暗自打量着对方。虽然两人已交手十年，但见面却是第一次。两人岁数一般大，都是二十多岁开始掌权，现在的道路却截然相反。但此时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拿破仑的和平愿望会使他们靠得那么近，而奥皇的报仇心理又最终使他们相离得多么远。

“昨天我在军营中会见了奥皇，并谈了两个小时话……他屈从于我的宽大。但我不是毫无保留，这种战争艺术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们同意尽快缔结和约……奥斯特立兹之战是我生平最漂亮的一仗：缴获一百五十多门大炮，四十五面军旗，俘获俄国近卫军将军二十名，官兵三万多，二万多人被击毙。一片骇人的景象！”有哪一个心愿大偿的胜利者写过这样的结束语吗？对于胜利的数字他是那么欢喜若狂，但突然间死亡人数会冒出来！这样的事从此以后不知有多少，对于流血他总是变得不安，议论也简单而又真挚。

和平谈判时，外交部长和他的君主意见相左。“现在是一举消灭哈布斯堡人多好的时机啊”，奥斯特立兹战役之后的第二天塔莱朗这样写信给拿破仑，“不过，为了将来的法国，我们最好是使他们强大起来，使他们在法兰西系统中拥有固定的

拿破仑传

一席之地。”皇帝坚持信守普赖斯堡和约，将分割日耳曼帝国，把奥地利从德国和意大利中剔除出去。那么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欧洲！法国领导的大陆国家联盟。俄罗斯大部分位于亚洲，英国是欧洲之外的岛国。大陆应该统一，在法国鹰旗的领导之下，中型和小型政权应该组成联盟，同时推行民主。现在，奥斯特立兹战役之后，这个新想法已形成一定体系。统一欧洲是欧洲人最高的理想，从现在起这个目标要由他的政权来实现。

他不会放弃这个梦想，这将是利用环境努力所能达到的顶峰。战争使他产生了这个想法，但他并不希望发生战争，并且自马伦格战役以来他一直祈盼和平。只因为当时奥地利不愿意议和，才导致战事又起。正统学说的合理逻辑是，在欧洲，哈布斯堡王朝和革命政权只能存在一个。奥斯特立兹战役再次解决了这个争端。如今重新站立起来的欧洲查理曼大帝将重新统一欧洲。但皇帝与国王们只是被武力打败，并非被说服。他自己也只能用剑来达到这一切，用说服只是天方夜谭。沿着精神之路，走向欧洲统一只能是他们的无法企及的梦。拿破仑过去的经历使他除了用武力开创统一外，再无它法。直到十年后他才发现，他为了达到这一伟大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是多么错误。

但当他明白过来时，为时已晚，他的权力被剥夺了，正过着流放生活——他生命的乐章也接近了尾声。

十二、四方为王

“请告诉罗马教皇，我的两只眼睛都还明亮，告诉他我是查理曼，是他的皇帝，是教会之剑，我也希望他这样看待我。”如果罗马必须向他鞠躬，那么罗马也必须服从于他。自从奥斯特立兹和普赖斯堡胜利之后，他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新的风格。从被征服的奥地利，他发出了欧洲有史以来第一封独裁式的信。那不勒斯女王置他多次重申的告诫于不顾，竟然让英国船只在港里抛锚，于是他下了一道军令：“波旁王朝在那不勒斯的统治已永去不返。”同时，他给哥哥约瑟夫写信说：“我早已向你说过，那不勒斯王国要归我家所有，它要与荷兰、瑞士、意大利以及日耳曼的三个王国一样，都属于我的联邦，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都属于法兰西帝国。”

从此之后，他开始雄心勃勃地实施这个计划，即全欧洲只能由一个皇帝统治，各国君主都要向法国皇帝面北称臣。巴黎，这座正沉浸于征服者的喜悦之中的城市，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首都。用最让人兴奋的词句来表达，这将令皇帝再度“衣锦还乡”。他宣称：“我因这次战争‘发福’了！”我相信，如果欧洲所有的君主结成联盟反对我的话，那我不久将变成一个极其滑稽的大胖子！”正是这种心态，使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冒险，直至最后崩溃。

在这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他做了以下事情：封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主子由侯升为王；巴登成为大公爵；欧仁同巴伐利亚的公主结婚；巴登的世袭公爵则同约瑟芬的一个侄女结婚；他最年幼的弟弟杰罗姆娶了符腾堡的

拿破仑传

某公主；南德及西德的十六个国家结盟组成莱茵联邦，一律服从皇帝，纳贡且上缴军饷。这十六个日耳曼君主急忙赶到巴黎来宣誓效忠，以期从这个大拍卖市场里分得一块肥肉，十二个小侯爵的领地被划去，塔莱朗、贝纳道特、贝蒂埃都得以封疆拜侯。

同时，拿破仑宣布：“荷兰还群龙无首，但它必须有一个执政长官，我要让路易亲王任之。我们要订一个条约……对我而言，整件事就算定了，或是如此，或并入法国……片刻都犹豫不得。”为什么“片刻都犹豫不得”？荷兰早已失去独立，它只需要一个加冕的臣子，“拿破仑把他弟弟封为荷兰王”这句话，已把它的附庸地位说得再明了不过了。荷兰人不乐意？那就只有被人整个吞并的命运，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不难的。弟弟路易并不因这一任命而感到异常高兴，荷兰气候恶劣，而且他自己身体也不健康。但“死为帝王比生为亲王好得多”，奥坦斯必须做王后，对此约瑟芬怀有强烈的愿望。荷兰人必须郑重地准备呈请书，而荷兰王则必须在杜伊勒利宫前接受皇帝的册封。这个场面实在滑稽，拿破仑在许多朝廷贵妇面前用嘲讽的口吻向他的小侄儿（荷兰新君的儿子）讲癞蛤蟆找国王的故事。

接下来怎么办？他的妹妹们已怨声载道，并且正酝酿着一场阴谋。难道大小王国都没她们的分吗？糟糕。还有几个大公的领地没被分配！于是乎，由于缪拉的晋封，卡罗利娜成为克里夫的女大公，爱丽斯成为托斯坎纳的女公爵；而美丽的波利娜却哭了，因为别的地方都物有所属了，她只好做瓜斯他拉的女大公。“这算怎么一回事，那地方只是一个小村庄！要我去做它的女主人？”但是，不久她就沉醉于美丽的钻石和众多的

倾慕者中，再无怨言了。

但是所有的拿破仑家族成员中没有一个新的位置上做得出色。约瑟夫王在即位后的第一封诏书里，就把他的臣民对他的爱同法国人对他们皇帝的爱相提并论。他的可笑和愚蠢使皇帝勃然大怒。路易王则满口怨言，因为对英国的战争影响了“他的国家”同英国的贸易。他写信向皇帝诉苦。“你实在是让我背负着过重的负担，”拿破仑怒气冲冲地答复他，“这只能归因于你的狭隘和对诸事缺乏兴趣……我不愿我的弟弟永远这样嗷嗷乞怜！哭泣和诉苦是属于女人的，男子汉要果断。你的统治太过软弱。竟让我负担全部军费……你必须招募三万军队……你总是想着自己；这实在既不度大又不英明……你要加倍努力才行！”

爱丽斯则掌控着她的丈夫，并给托斯坎纳颁布了一部宪法。她甚至亲自阅兵，对臣下更是喜怒无常。她的一段模仿拿破仑风格的话，使拿破仑自己亦觉得好笑：“我的臣民都很恭顺，反对派已不复存在，陛下的命令已执行。参议院也尊重我的权威，我很满意。”

忘乎所以的缪拉则受到拿破仑坦率的责备：“我已看到你发布的无聊的命令。理性在你心中似乎已经消失了……你除了统治，你心中别无其它！”

然而波利娜却因艺术家加诺伐为她做的大理石雕像而留芳百世，这座雕像的寿命长过所有拿破仑创立的国家。

年轻的杰罗姆以海军见习生的身份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未征得家族同意，就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结了婚。这位手里有许多王冠的皇帝，自然不甘心于他弟弟的现状，听到他结婚的消息更是愤怒。于是他让母亲出面否认了这桩婚姻。这个

拿破仑传

青年所乘的船一进入里斯本，便受到包围，只有杰罗姆一人被允许上岸。道别时这位青年丈夫发誓要和他的太太白头到老。他只身前往巴黎。皇帝一见到他，就威逼利诱，终于为了王侯的荣誉和一个海军上将的职位，或者某国国君的位子他抛弃了他的结发妻子。他太太经欧洲大陆去了英国，并在那里生了个小孩。在英国，她还碰见了吕西安，她苦难中的伙伴。吕西安在这里受到礼遇，便携妻带子居于该岛。他写了一篇咏史诗，题目是《查理曼大帝》。

在这个皇族家庭中，惟一忠诚，有作为，且谨慎、勤奋的就是欧仁，拿破仑的继子。皇帝喜欢他，不时地公开称赞他，现在欧仁已做了巴伐利亚公主的丈夫、意大利总督，拿破仑给他写信说：“亲爱的儿子，你工作太勤奋了。对你来说这很好，但别忘了你年轻的太太。她有她的希望……你为什么不能每周陪她去戏院一次，坐坐皇家的包厢呢？一个人可以在短期里做多种工作。我的生活与你相同，但我夫人年事已高——而且，我有比你更多的事要做！”他要求他继子的妻子一定要生个男孩，他写道：“万勿生个女孩！告诉你一个私方，每天喝点儿浓酒，你不会从来都没相信过我吧！”事与愿违，一个女婴出生了。于是他又说：“头生是女孩的女人，一定能生许多小孩。”

拿破仑这个语言大师应付环境的能力，令人惊叹不已——他时而恫吓，时而鼓励，时而赞美，时而惩罚，时而又说服。他用尽这一切方式来对付那些不听他话的人，他的家人也在内。这类事占据了他的所有空余时间。

皇帝的母亲在巴黎，她在儿子许可的范围内过着遁世的生活，并观察和调和着一切。皇帝让她居住在德瑞亚昂宫，并给

她每年一百万法郎开支。但她却让人难于理解地节俭。有人说她吝啬，但她坚持说：“我们科西嘉人经历过的革命太多，如果现在的一切马上终止，我的孩子可将如何？那时他们找到自己的母亲，总比向生人借贷、被人逼债好得多。”她时常款待宾客，并表现出自然的庄重，比她的头戴王冠的孩子们要威严得多。假如有人问她手里拿的玻璃值多少钱，她就会笑道：“你不能拿我的女儿的标准来衡量我。我不像她们那样阔绰，摆公主派头。”虽然她是一位皇帝的母亲，一些君主和公主的母亲，但却苦于眼前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她只偶尔同老友打打牌，或者晚间同忠实的仆人谈天，谈到“昔日的快乐”：“人们都说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母亲，却不知我内心充满烦恼。每一段新闻标题，都让我心惊肉跳，害怕皇帝战死沙场。”

依照贵族祖上的习俗，每个星期日她都同她的子女在杜伊勒利宫共同进餐。她并不惟皇帝马首是瞻，他约束她，她就愤怒不已。他清楚，她骄傲的心无法接受现实里的母子间的关系，而且无论何时只要他一照镜子，就会觉得自己长得越来越像母亲，尤其是他的前额，他的两眼，他的嘴，以及他的双手。有时他开玩笑地问他母亲：

“宫廷的生活单调无聊吗？看看你的女儿们！为什么你总是存着钱呢？大方一点吧。”

“如果你愿意，不妨给我两百万。但节俭是我的天性。”

她对奉迎之徒的察觉比拿破仑毫不逊色，并时时告诫他远离逢迎的小人。自己虽然已一无所求，但她却常常为那些来拜谒的同乡向皇帝提出请求，而且对她家的世交尤其尽心竭力。一天晚上，她提出了自己多年的愿望：以阿雅克修代替考特，

拿破仑传

坐科西嘉的第一把交椅。这是出于她的家族自豪感。皇帝完全了解她的动机，遵照她的意思拟定了诏书，并说：“我母亲生来就该是一国之主。”但她却从不为吕西安作任何要求。她说：“我爱他甚于他们，因为他没有他们那样幸运。”皇帝则一副铁石心肠：“任何感情都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只有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的才是我的亲人，不惟我马首是瞻的不能进入我们的家族。”

十三、进驻柏林

在巴黎，他的书房里，有一个拿破仑行动的静观者，那就是腓特烈大帝的铜像。他刚长成时，这位普鲁士最后统帅的大名仍如雷贯耳，确切地说，他去世时，拿破仑已经是一个尉官。正如那时所有的将军一样，腓特烈创造了崭新的战争艺术。虽然他个人还未同普鲁士的军队对过阵，腓特烈的继承人也未打败过法军，但他对普军却相当尊重。他知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软弱，之所以仍然诱惑普王与之结盟，以一起对付奥地利和俄国，无非是因为普军是欧洲惟一一支令他暗怀敬意的外国军队。但当他总是见不到普鲁士最强的军事面，却再三看到其衰弱的政治面时，这种敬意就不复存在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奥斯特立兹战役之前，他曾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提议结盟。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亚历山大和弗朗西斯曾暗中同普国有通，奥斯特立兹战役之后，当战争的形势有利于法国时，这位软弱的君主就犹豫了起来，他总希望中立在夹缝中求生。但当法国空前强大时，普军却第一次抓住借口向法军宣战。去年，法军穿越安斯巴赫，不就是对普鲁士中立

的回击吗？

普鲁士君主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他对于维持民族荣誉的拳拳之心，尤其几个对他不怀好感的将领的忠心受到他的猜忌。在纽伦堡有一个书商，因为在法国合法驻地发售诋毁法军的文书，而被军法判死。形式上，法庭的判决是公正的，但此事导致的道德激愤更为合情合理。拿破仑知道这一点，故极力避免战争。他提议双方互相撤兵。他派出他的使臣向威廉三世询问：对法国驻军威斯特法利亚一事他是否感到痛苦。之后他亲笔写信给他：“我一直守约如一……但如果您的答复显示出，您那方面要违背同盟，这样的话，我只有被迫作战。然而无论胜败如何，我的情感都不会变，因为我认为这是不义之战，所以我将随时准备讲和。”

然而他同时又带着轻蔑和怒气说了许多普鲁士的坏话。那个国家的疯狂使他难以置信，“它的内阁微弱无力，它的君主软弱无能，它的朝廷则被一些年轻气盛、偏激冒进的青年官吏所把持。”

在战争爆发前两周，他依然不相信战争将会到来。

这次他错了。出身高贵的普鲁士军官们，曾在腓特烈大帝的指挥下挫败过法军，后来虽被法军打败，但发誓要东山再起。中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则狂热至极。普鲁士人准备“拿一切来冒险”。他们一直关注着他们心中的“救世主”——普鲁士皇后，一个强烈的主战者。如今，普国已同沙皇结盟，亚历山大停留柏林时，皇后发现自己比夫君更具英雄气概。奥斯特立兹一役，使亚历山大迅速退回本土，等待良机。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

从塔莱朗那里，我们得知拿破仑的内心对于这次战争充满

拿破仑传

了不安。腓特烈大帝军队的功绩使他敬畏有加。这将是与这支久负盛名的军队的首次作战。“我想对付普军要比奥军困难得多。”如此一来，他必须马上渡过莱茵河！

进军一周后，他初尝胜果。萨尔费尔德一战，普军精锐尽失。路易·斐迪南亲王，普国的一流将领刚一冲锋就阵亡了。普鲁士的阵营大乱，这多半是普王之故。沙恩霍斯特将军请他提早两周进攻法军，但这位优柔寡断的统治者却坐失良机等待法军来攻。布伦瑞克公爵担任总司令，但却得不到全部作战指挥权，最后时刻君主却要亲临前线指挥。“我们不知道这作战大本营是由公爵主持，还是由国王主持。”公爵发布命令，却不得不先请示国王。等级差别竟使全军分为三部，因为霍恩洛厄亲王的地位在公爵之上，所以不可能在一个公爵指挥下作战。恰此时敌人又伸出了友谊之手：议和。在主力作战前两天，拿破仑对胜利充满信心，在给普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不量力地告诫您：您在政治中一文不值的错误震惊了全欧洲……好了，我们回到战争中来……然而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臣民推入火坑？用我大量孩子的生命换得的胜利我宁可不要。假如我从未打过仗，那我有理由惧怕战争的失败，自然也没资格来说这句话。但是，陛下，您就要失败了。您无谓地抛弃您臣民的生命和您安静的生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减轻您的罪责。我对陛下毫无所求，也一向无所求。但这次战争是不明之举。我知道我的信会伤害您皇家的敏感自尊心，但形势逼迫我不得不揭开温柔的面纱，直接跟您说明。我只是在告诉您我的看法……恢复您和您的国家的和平吧。即使我永远不能用盟友与您互称，您也会知道我的为人……我最大的原则就是永不同在工商业和政治上不对我形成威胁的君主进行流血的战争。”

拿破仑传

随夫君到前线的普后路易丝并不为大本营参谋部的各位野心家所欢迎。然而当看到这封信时，她向他们表达了同他们一样轻视对手的见解：拿破仑写这封信，是因为他预感自己大难临头了。难道她不知道天意安排她和今天这些人在一起，是为了让她左右她软弱无能的夫君而人道地平息这场战争吗？她的见识达不到这种地步！在她眼中，拿破仑不过是“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怪物”，无需片刻，他就会垮台！

“我的事情进展顺利”，这个怪物正给他夫人写道，“事事在我掌握之中。普王和王后正在埃尔富特。如果他们要观战，就会看到恐怖的场面。我现在感觉很棒，虽然要一天走八十乃至一百里，但我的体重却有增无减。我今晚八时上床，午夜起来，忽记此刻你尚未入睡。”开仗的前夜他不肯睡觉。凌晨三点钟某军官请他小憩片刻，他却喊道：“不行！我的计划在这里（他指着前额），但地图上还一无所有！”于是他向军官们解释他的整个计划。“你明白了吗？你骑马去找一个让我能综览战局的地方。六点钟我将到达那里。”说完他躺到行军床上，立刻睡去。

这天夜里，普鲁士大本营的将领们得到情报，说法军有新的调动。哈哈，何足为奇，明天再从长计议！但是此时法国皇帝已经御驾亲临前线，给他的卫队打气，这让人想起奥斯特立兹胜利之日。

在耶拿，他大败普军，同时达沃斯特在奥尔施泰特也力克敌军。勇敢的布伦瑞克受重伤之后，没人敢顶替他的职位，全军士气全无，残部只能经由萨克森向东面溃退。

“亲爱的，我只不过耍了个小小的花招，就赢得了昨天的大胜——俘虏两万名，许多军旗和大约一百门大炮……在此我

拿破仑传

们也已驻扎两天。我好极了。请自己保重，并盼你爱我，再见！”

在魏玛，他遇见了统治当地的公爵夫人。她的夫君，卡尔·奥古斯都公爵，近二十年来已形成一种普鲁士式的战争心理。他不听老臣们的忠告，执意同法兰西作战。耶拿一战中他作为一名普鲁士将领，早已逃之夭夭，不知所向。魏玛宫廷中的人也都跑掉了，剩下的只有公爵夫人和她的大臣歌德。当皇帝见到这位夫人时，说道：“很抱歉！公爵怎么能……”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夫人谈吐清晰，有章有法，而且仪态端庄，竟不无自豪地谈起公爵与普鲁士之间的友谊，这使皇帝愣住了，并对这个战败国的主人彬彬有礼起来。晚间皇帝又与她长谈了一回，先说明了必须取消她的小王朝，之后又保证对于她的这块封地将秋毫无犯，为什么？

因为这个女子一向不干涉政治，从不矫揉造作、做作掩饰，只是因单纯的配偶关系才替她失踪了的丈夫求情，仪态大方地为她的国家求请。她不卑不亢，不谄不怒，对于一个被征服的统治者，再没比这种风度更合适的了。多年以后，皇帝还向她问候——这个因风度高雅而挽救了自己的国家和王朝的女人。

在柏林，他遇到另一个女人。哈茨费尔德伯爵曾代表柏林同皇帝谈判，他极大意地写信给一个毫无信誉的将军，告诉他法军实力的详情。结果这封信被扣下了。皇帝盛怒之下发令，要军事法庭将此人以间谍罪枪毙。迫于拿破仑的权威，贝蒂埃只能执行他的命令，拉浦却想要使拿破仑息怒。结果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被带进来见他，她在他脚下跪倒。他请她到波茨坦营。“当我把伯爵的信给她看时，她以诚行事，呜咽中更显深

情。她说：“是的，这确实是他写的。”她念信时，我深受感动。我可怜她。”在给约瑟芬的信中他说：“你知道，我爱善良、温柔而质朴的女人。”

爱？这是一个有权威的人，对他而言，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而已，没什么意义，她的容貌和服装就更不用提了。但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女人的眼泪，请求，无言的悲恸，却深深打动了她。他将信投入壁炉，说道：“现在证据烧掉了。你的丈夫安全了。”

征服者拿破仑就是这样对待他们两个反抗者的太太。他之所以对她们如此，是因为她们的行为深得他心。

但他不喜欢路易丝王后，这个政客，促使她的国家和她的丈夫在可以享受光荣的平时出来，冒险作战。拿破仑讨厌这个女人，还因为她时不时地向他挑衅。他决意要剥夺她做女人的一切尊严。于是在正式公告中他嘲弄她道：“她是一个人面蛇心的女人……她给国家招致痛苦，她的良心将受到最猛烈的谴责。而她的夫君则恰恰相反，是一个顾及人民死活的人。”

他带着衣冠楚楚的侍从进入柏林，而自己的穿戴却还是依旧的简单，小帽子上嵌着个约值一便士的徽章。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无忧宫。腓特烈大帝的剑，被他视作有生以来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战利品，即使是普鲁士王位他也不愿交换。但对腓特烈大帝的后人他却一个也看不上眼，在公开场合他这样攻击普国王后：

“在王后的房间里发现了沙皇赠给她的照片，还有他们的往返信件……这些信件充分展示了那些容许夫人参政的君主们会是何等狼狈。国家的文书居然染上了麝香的气味，并和梳妆室里的绣边花带及其它琐碎物件放在一起。”

拿破仑传

无法忍受的文字！王后的爱国情绪被他放到哪儿去了？假如把这些嘲骂与一个非普鲁士人，但若与那时普国最伟大最优秀的政治家的施泰因男爵所描述的路易丝王后比较一下，我们就能理解皇帝的幽默；即使如此，他这种对一个女人的嘲讽仍让人感到过分。

虽然拿破仑已拟诏废黜普王，但他还不敢动摇霍恩佐勒王室，因为他还顾忌着沙皇。在柏林，他视欧洲为整个世界：“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上，我们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印度，我们的西班牙殖民地和我们的好望角。”这夸张的词句也不是在表明这航程的开始，随着轮机的启动，他要绕过他的好望角。在夏洛腾堡行宫里，他下了他有生以来最伟大、最缺乏血腥味但又最具有危险性的战书：这位查理曼大帝将对英国封锁欧洲所有的港口。既然他对这个岛屿鞭长莫及，那么从此之后，欧洲就要与英国绝缘！来自英国或运到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邮包和信件等一切，都在禁止之列；从现在起，大陆上所有的英国人，都是俘虏。

可是怎样监督这个计划的执行呢？在此之前，一切行动都完全接受着这个思想的指引。现在他需要和各国订约，尤其是俄奥两国。奥国占领着原波兰的领土，而俄国则提出这些地方应是他们的；波兰人在两大国夹缝这间艰难求生，并不向任何一国屈服。他们转而向这位皇帝求助，把他当作上帝。他——民族自由的拥护者，必能帮助，解放他们。可是怎样实施？拿破仑怎样才能解决波兰问题？

“要我恢复波兰王室，而使这一伟大民族再生吗？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解开这个谜。”他把这段千锤百炼的词句撒向了波兰全境。是的，只有上帝才能看见他在这一文告上签字时的

拿破仑传

笑容！此外他还提出三条：第一，波兰人供给军队，“除非你们能出四万大军，否则你们不配被称作国家”。第二，他建议普奥两国交换西里西亚和加里西亚两地。最后，他却认为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他敦促土耳其苏丹把俄罗斯人从摩尔达维亚赶出去，然后和自己在第聂斯特河上会晤。这样他希望不仅把俄国，而且要把惊慌的奥国拖到下多瑙河这一个泥沼里去。

他坐在无忧宫里，在那儿，腓特烈大帝书橱中的古老烛台上的烛光映照在他的额头上，照片中的伏尔泰在对他微笑。他独自一个人在那儿玩棋子，推算着远方敌人的行动，视野变得越来越宽。突然间，他的新仿效者的面容骤变，满脸的黄须不见了，鼻子变扁平了，眼睛里虽缺了点自信的神气，然后却显得更加勇猛。原来的查理曼大帝摇身而为伟大的亚历山大，是的，现在他要到印度去击垮英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统天下的伟业。

一个新的敌人又跳上了棋盘。西班牙叛乱的消息传来。顿时，他脸色苍白。整盘棋显得岌岌可危。拿破仑再度清醒地认识到：要消灭英国，必先稳住俄国，然而要征服俄国或与她建立友谊，在大陆上就需要一个支点。恰好波兰正在叛乱。拿破仑向华沙进发了。

这些星期以来，他一直在脑子里推测着世界各大洲的命运。他的心感到孤寂，却并非因为没有女人，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只挑愉快的事写。“我爱你，渴求你……这些波兰女人的心思和法国女人没什么两样。但她们在我心中，只有一个，你知道她是谁吗？本来我要向你描绘她的长相，只是我太恭维她了，你会知道，我心中的她，严格来说，我除了能说她好之

拿破仑传

外，不能再说什么，哎！长夜漫漫，只有我一个，茕茕子立，形影相吊。”

约瑟芬皇后具有猎犬般的觉察力，从这封信里她嗅到一个情敌的气味。她嫉妒了，写信说要到拿破仑身边去，然而实际上拿破仑当时并未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为此，他回信说：“你激情饱满的信让我知道，你们漂亮女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魅力。你们的愿望必须实现，而另一方面，我也承认自己是人类中负担最重的人。我的主子对我管束严格，因为我的主子是这一切的主宰。”

刚义正辞严地写完一件小小的风流韵事，信差就给他送来一个意外的消息，这是由他的一夜风流引起的。去年冬天卡罗利娜介绍了个漂亮女子和他幽会，在他出发前这女子就已身怀六甲，现在已经分娩了。这么一天终于来了！这证明了大自然赐予其他男子的一切能力他都拥有！上天的伟大恩赐：一个男孩。他掉头冲着知心朋友，带着青年天生的喜悦神情喊道：“杜洛克！我有儿子了！”

十四、波兰热恋

歌舞厅里灯火辉煌，映衬着那位最美丽的波兰女人和最珍贵的宝石。千载难逢的一夜！

在华沙历代君主的旧宫里，法兰西皇帝在欣赏着一个丧失主权的民族的表演才能。他会赞赏波兰的音乐、舞蹈和美女吗？那些波兰妇女斯拉夫式的诱人秋波会使他魄荡魂销吗？谄媚的言词，报纸上偶像般的比拟，会使他心软吗？在那些乐天派眼中，这些将决定波兰的命运。贵宾的行列已经过去，他曾

用愉快的姿态跟许多人谈话，现在他站在壁龛旁，一边应付向他攀谈的人，一边在那些跳舞的女人们中间搜索着。他是在想念巴黎。七年以来，每年正月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突然，他的目光集中到一点，连谈话都忘了。成百双视线都随着这位猎人的目光转移着。猎物是谁呢？很快，他走近一群宾客的面前，一一问候，然后笑着，用一种在公开场合他少有的礼貌态度，把他中意的妇人从这群人中拉了出来。她是一位贵妇，金发飘飘，娇小玲珑，两眼澄蓝，生就温柔，年方二九。她比别的女人打扮得更简单，举止也相对文静，不卑不亢。皇帝选她做舞伴，她的典雅大方和娇滴滴的声音深受皇帝喜爱，而更令他倾心的还要算她结结巴巴的法语。当她还在笑着，神情恍惚时，宫中耳语已经传遍了她的芳名：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

“她是谁？”拿破仑问他的好友杜洛克。她出身世袭名门，但家境贫寒，不得不嫁给一个富有的老伯爵，他最年幼的孙子比她还要大十岁。

“我的眼里只有您，”第二天他就向这位伯爵夫人写信道，“我只欣赏和尊重您。我渴望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刻。快给我回一封信吧，好让我胸中燃烧的烈火平息片刻——N。”但信使杜洛克回来时既没带来回信，又没捎来任何消息。皇帝一时不知所措。但这倒新鲜。十二年前他做少将旅长时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事，但从做皇帝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公主还是优伶，有谁不是一得君诏就千依百顺了呢？这位伯爵夫人对于一个皇帝露骨的愿望做处女式的回避，着实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我得罪了您吗？但愿我没有。或者您与我初见的感情已

拿破仑传

经消退？但是，我却在增加。您使我坐卧不安。赐给我这颗贫瘠的心一点快乐，一点幸福吧！回一封信给我有这样困难吗？您现在欠我两封信了。”这是第二封信。没有署名，假使一个爱情门外汉在情书堆里拾到这封信，他会相信这是拿破仑所作吗？既不独断，也不沉重，既不动情，也不花哨，但风格是浪漫的。但是，世风习俗迫使她对她的追求不敢越出一步，所以这第二封信又是无去无回。这个副官，受主子之命，二次出使，再告失败，处境可想而知。皇帝抑制住感情说道：

“假如我的地位和我的恳求对这个小尤物都难以奏效，那么我必须以无须履行的诺言来达到我的目的。”于是他写道：“在生命中有时身居高位是沉重的负担。现在我正感到负担之重……只要你肯！别无他人，只有你才能够打破隔绝我们的障碍。我的朋友杜洛克将尽力帮你解决困难。啊，来吧！我将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假如你能体恤我的心，我将对贵国更表亲爱。N”

现在，即使没有这“N”字，人们也可以断定这是出自谁手。然而，字里行间又流露出这位掌权者内心何等的孤独和寂寞。在第三封情书，这用智慧写成并且获得了成功的情书的背后，透出的是命运的悲剧性，这是一个仅仅听命于自己并为自己建立起的法则的命运，它把人生的全部幸福贡奉给了英雄式的狂热。此时他倒背着双手，徘徊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之中，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处于渴求的状态，但却一直孤独寂寞。他已几个月未接近过女人，但是现在却又深陷情网。他心神不宁，不同他的将军们会面，拒绝见他的秘书，拒绝接见外国使节，也不骑马外出。他一手组建的整个机构变得宁静了：军队、宫廷、巴黎、欧洲——一切都在沉默的等待中！他，固执

刚毅，从不愿为事物的定式所囿。四十多岁的太太已不能让一个年仅三十七岁的男人沉醉了。深深地迷恋着的一位少妇却两度拒绝了他，如今只有以其它的财富作为诱饵，以给予她的国家以自由来达到目的了。好在感情沉寂了近十年之后，他第一次把他的渴望寄托在一位少妇身上。

被男人热烈的欲望所惊扰的她下午正和亲朋好友在一起，他们正在劝说她为了国家，有必要作出牺牲。带着这种情绪，她终于去见了她，在他那里度过了晚上的三个小时。没有比眼泪更多的东西了。他的轻柔使她恢复了平静，她好奇地发现这位战场上的铮铮铁汉却也是一位温柔体贴的追求者。

“玛丽，最甜蜜的玛丽，我最关心的是你！”第二天一早她就看到了这封信。“我要在午餐时与你相见。我言出必行。我请求你，带上我送给你的花束，它将向人们证实我们彼此的感情，这样我们就心灵相通了，当我把手放在自己的心上时，你就可以感到，它是完全属于你的。作为回答，请把你的花贴紧你的身体吧。来吧，我亲爱的玛丽，攥紧你手里的鲜花。”

三天之后，她成为他的了。自此，她每晚都与他相会。除此之外，她还要出席所有的盛会，因为她不去，他也不愿参加。对于他来说她是什么呢？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对他一无所求的人；第一个是他的母亲。他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她从不向他索要这个世界上的财富：珍珠、王冠、宫殿和金钱。她不仅对他无所求，反而献给了他自己的一切：她，瓦莱夫斯卡夫人是拿破仑闯荡一生所寻找到的惟一一位可爱而又恬静的伴侣，他不愿意同她分离。“她是一位天使，公道地说，她的灵魂如同她的容貌一样完美无瑕。”

约瑟芬就要来了？现在吗？他笑了。自从出征埃及以来，

拿破仑传

拿破仑从不在军旅中和女人发生关系，而他的部下们却经常闹出绯闻。当然，这些桃色新闻会很快被夸大并传回巴黎，以一种隐秘的方式送入约瑟芬的耳朵。她在等待，等待被召唤到他身边。现在他用一个最巧妙的方法欺骗了他结发多年的太太：气候恶劣，路途崎岖，安全没有保障，她不能前来。“我多么希望能与你共度漫长的寒夜……如果你在哭泣，我可以确定你没有勇气，缺乏骨气。我无法忍受懦弱的人。一位皇后必须要她的威严和勇气！”

现在他骗她，“当我看到你的信中说，你嫁给男人是想和他长相厮守时，我笑了。我的粗浅见解认为，女人是为男人而生的，男人则是为了家庭、国家和名誉而生的。请原谅我的无知。美丽的女人那里总有一些可学的好东西……何况我实在没有一个可以通信的女人。即便真有，我可以向你保证，她一定会像一朵刚刚绽开的玫瑰一样美丽。你信里说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看吧，一件暧昧的琐事会使他多么的快乐。有时他的心是多么的轻松，他又多么的倜傥风流，就好像这世界从来都是太平盛世似的。当几个星期以后他又要出征时，他对他的波兰情人的告别词只是“再见”。

现在，广袤的俄罗斯的国土第一次呈现在他的面前：它宛如一片沙漠。无边无际的草原，覆盖着泥浆和积雪；几乎没有道路和食物。几次小战役之后，沙皇军队后撤了。可以追击他们吗？他将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军队粮草怎样补给？这里到处光秃秃的，与富裕的德意志不同，这里连仓库都没有。要不是几百个精明的波兰犹太投机商人和我们进行贸易的话，整个军队马上就会覆没，就在此刻，一八〇七年，当皇帝因故由坐车

改骑马向普尔图斯克前进时，他听到了军队中的怨言。这种他只在八年前的阿克勒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过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了。将军们报告军中已出现自杀现象，成千饥饿的士兵开起小差，在四处抢劫。皇帝听说之后尤为震惊，但他却无力制止。“我了解我的士兵们”，他说，“远征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法兰西真是太富足了。”

他被迫与俄军作战，并且没有取得胜利，这不足为奇。尽管他在普鲁士——爱罗并没有遭到重创，但双方惨重的损失却使二者不果而退。这是第一次不要进攻俄国的警告！战斗之后的报告显示：士兵们在争抢土豆，马在撕吃房檐上的草，伤病员躺满阵地，没有哪个军团长能说清自己还有多少名士兵。皇帝说道：

“我们还要在此地停留两天，然后后撤几里。韦克居尔河上所有的桥梁都要派兵驻守，除了残废军人之外不许任何人通过。对掉队的士兵不要进行责问，也不要处罚。”但是现在的一切都使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恼。他的老病胃痉挛现在又时时发作了，他说道：“我身上埋伏着早死的因素，我将和我的父亲一样死于同一种病症。”这是一种遗传病，他将和祖父、父亲、叔父、吕西安以及卡罗利娜都死于这种病症。

“我们生活在泥浆和冰雪中，既没有酒，也没有面包和白兰地。”在给弟弟的私信中他这样写道。在奥斯特立兹他同士兵住在同一间谷仓里，他们能弄到什么，他就吃什么，如当年征服意大利时那样与士兵同甘共苦。但在这所谷仓里他却向巴黎传出捷报，说俄国人已经溃败了。对于死伤数目则按实数的三分之一谎报，并说如果一切顺利，法军可以在俄国驻留一年。

拿破仑传

这是他第二次感觉到他的神经对等候的忍耐力是如此不济。像在埃及一样，这位总司令认为总停留在一个地方是不合适的。在他的十五年的征服和统治过程中这是第一次在远离巴黎的地方一呆两到三个月，这种谨慎而漫长的谈判使他紧锁的心充满了不安，他只能从田园诗歌式的浪漫情怀中寻找一些解脱。

芬肯施泰因，一个坚固的普鲁士的堡垒，是他在等待道路的解冻、敌人的妥协的过程中的主要活动场所。那里有大壁炉，这使他可以平静下来，他说：“这是因为我不能入睡时喜欢看黑暗中的火焰。”这里的院子和房间都足够大，可以接纳各国使节和信差。一连十个星期，这里成了他的领地的指挥中心。在楼上他的大卧室里，他在大床旁架起了自己的行军铁床。

除了他的马木留克仆人和勤务兵卢斯塔姆，没有人知道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就住在他房间的隔壁。她白天几乎不出来，偶尔只在天黑后出来一下。她总是在默默的等待中消磨时间，读书、刺绣，直到门被推开，他为她而来。他每天吃两顿，而且只和她一个人一起吃。这两间房间就是这位总司令的主要活动区，皇帝远离皇宫，在这里过着梦中的生活。这里远离了巴黎那种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远离了争风吃醋的烦扰，更远离了斤斤于珠宝、矜矜于名誉的累赘，这里只是一种愿望，一种遁世的愿望，一种一心爱他十八岁情人的出世愿望。

“我知道”，他对她说，“你宁愿我在你的生活中消失——是的，我说的没错，我知道。但是你善良，温顺，心地纯洁。你想把你每日赋予我的几个小时的快乐夺走吗？人们还把我当成世上最快乐的人呢！”

突然，噩耗传来，他的侄子、路易王的儿子、皇位继承人去世了。从他寄给约瑟芬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对他的影响，但是他不会告诉他的夫人他现在在这里的想法。在开罗的那个褐色小美人是否已给他生了儿子呢？如果身边这位他爱上的美丽的贵妇人也为他生个儿子的话，那他该如何呢？封她为皇后？为什么不能呢？他看了她一眼，但又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巴黎在说什么？

他在关注由波兰平原传来他这儿的谣言：公债下跌，大街小巷正散布着恶意的笑话，巴黎的人们在问：“我们英勇而诚实的青年们都哪儿去了？”小心！无声的小雨能迅速演化为大风暴，而懂得驱风逐雨的人又远在国外。他向已被征服的普鲁士人提出单方谈和，甚至举行外交大会，但普国王后却坚持与俄国结盟。奥地利对他的话也不予理睬。

尽管此时周围全是敌人，脚下的土地也难保全，但是他还是又一次拾起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计划。信差身携绝密书信从芬肯施泰因的宫院出发，然后，那些陌生的外国信使又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而来。波斯使节，万王之王的信差，来到了这北方的大本营，向这位西方皇帝鞠躬致敬。于是拿破仑和波斯达成了协议，他将强迫沙俄归还波斯的格鲁吉亚；作为回报，波斯将鼓动阿富汗人和坎达哈尔人向印度的英国人发动进攻。他将武装一批人进攻印度，法皇的军队可以通过波斯向印度进军。

波斯使节刚出宫门，就又进来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土耳其人，他带来了黄金礼物和一封信。一位戴眼镜的东方语言专家当即把信件翻译成法文。皇帝坐在大壁炉前，把东方外交惯用

拿破仑传

的复杂演绎归结为简明的利害关系，之后直接口授了给苏丹的回信：“我很同情您，您没有向我要一千人，而只请求五百人……把您的要求写清楚，我将满足您的要求。请您同波斯国王保持友好关系，他也是俄国的敌人……我要把炮兵部队送给您的使节，他却不愿接受他们，因为他怕穆斯林敏感的神经会受到伤害……我拥有足够大的权力，对您的胜利也惦念在心，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因为我们之间还有友谊，所以您的要求我不会拒绝。”

当天他又给弟弟路易写信。此前，路易从他新掌管的王国向他发出急切的请求信。这封信是对国王的训导信，长达五页。接着他又给约瑟夫写了一封关于他在那不勒斯的行为的信。在布莱斯，劳杰罗姆不整治自己的军队，却整天与一群漂亮的女演员纠缠在一起，拿破仑质问他为什么不呈上一份完整的报告，为什么把六百人驻在史威德尼兹而在布里格却只驻四百人，他要得到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好让我对你的情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他也给每一位在法兰西的牧师带去一点信息，要他们为皇帝的胜利召开一个公开的感谢会，但是他的真正目的则是用个人势力控制教会力量，因为他明白自己与教皇的争执使牧师们的内心感到越来越不安。

与此同时，他给傅谢下了十多道命令：关于施泰尔夫人和她的影响力大小的命令，关于贵族区的沙龙以及其他等等。他又问到巴黎两个大剧院的状况，包括戏单和经费。“我的图书管理员在哪里？”第二天他又问：“死了还是去农村了？那可真是一种巧妙的负责办法。我命令他把所有新出版的书和文学作品的目录清单交给我，但是他至今没有回音。”他还草拟了一份新的大学历史教学计划，好让青年们不只是按部就班地研究

古代故事，而且能研究现代的史实。他又给内政大臣写道：“应该鼓励文学的发展。请您给我准备一份关于如何促进高雅文学发展的建议。”他还问到了新证券交易所和马德林大道上建筑的修建情况。“国家图书馆有许多没有打磨的‘宝石’胚子，应该把他们送到巴黎最好的雕刻家那儿，这样既可使他们得到工作，又可以支持工业发展。”怎样才能很好地将六百万元用于鼓励工业发展呢？两百万元要花费在修建他的宫殿上，另外要以从布卡莱斯特和莱福斯得来的情报为根据在巴黎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俄国的窘状。

看着他安静的女友，他笑了。“你对我的工作表示惊讶吗？各个方面的情况我都要顾及到才行。从前我只是一粒橡树种子，现在则是一株橡树，是统治万民的君主。我受到万民瞩目，是因为我的地位显赫。一个人必须去努力做事，而不是听天由命。但是对于你，我愿意再成为一粒橡树种子。”如此简单的话语，平静如水。再同她共度良宵后，他就要重上战场了，因为五月已经来临了，冬天已去，芬肯施泰因的炉火也熄灭了，田园诗般的日子也要就此结束了。他们将再次相会，这一点他们彼此都知道。如果将来他忘了她，他也可以从她给他的戒指上看到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再爱我，请不要忘记，我心依旧。”

十五、提尔西特和谈

涅曼河的中流，流经提尔西特半岛的地方，一个大木筏正停泊在那儿。树干和木板上铺着地毯，中间支着一个五彩帐篷，六月的朝阳之下，法国和俄国的国旗迎风招展。两国皇帝

拿破仑传

的近卫军就驻扎在河的东西两岸。双方小艇从两岸驶出，同时驶入了河中央议和的帐篷。十天前还刀兵相见的士兵此刻正互相祝贺，站在前面的士兵向后面成千的士兵传播道贺的话语。昨日的敌人现在拥在一起，他们的统治者已摇身而为朋友。

弗里德兰大捷之后，拿破仑依照自己的惯例，向失败者提出议和。第一次谈判期间，苏丹给他的答复差强人意，于是他暗示，将来把十字架放在圣·索菲亚教堂的圆顶上的肯定是沙皇。这是一句经过再三考虑的话，因为他知道，就要听到这话的沙皇亚历山大是一个浪漫兼现实主义者。很快双方伸出友谊之手。现在这两位弗里德兰和奥斯特立兹的敌人已面对面站在一起了。用他那对灰蓝色的眼睛，拿破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大陆上惟一的劲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女性气十足的青年，纤弱，矮小，脸颊红嫩，视力不佳，耳朵也有些迟钝。看了两眼之后他知道，沙皇是个可以征服的人。

仅仅两周，这两个对手就由结盟完成了向朋友的飞跃。这是怎样完成的呢？

“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者。”因为拿破仑是个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所以这句话流露着嘲讽的味道。但是他又说，“一个年轻而漂亮的男子，他的精神受到的鼓舞远比在世俗中要多。”

后来，他说出了沙皇在他心中的印象：“他极富吸引力，有如玉树临风，与他一照面就会对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如果我只能看透人的表面，我会被他征服。但是他有一个特征，说白了，在各方面他都显嫩。特殊的是，我们看不清他在哪方面有缺点，因为这种缺点时刻显现在他身上。”所以，虽然拿破仑极为看重与沙皇的友谊，但沙皇在拿破仑眼中只是一个女性化

的男人。他最后以恭维的态度表达了对他的批评：“如果沙皇是一个女人的话，我肯定我会爱上她。”

所以这样一个人顷刻间就被一个强者掌握，毫不值得奇怪。至于后来沙皇离开了他也很正常：这一点与其他一样，都是女性化的结果。没有人比梅特涅描绘亚历山大更准确了：“一个男性优点与女性弱点的典型结合。未经考虑而认为可爱的情感会使他突然冲动起来；冲动完了，他又会懊恼。他随便地向别人承诺，然后又为履行这些诺言而陷入困境。他的野心不够大，对于纯粹的虚荣，又看得不够轻，他更像是一位老百姓而非统治者。他的冷淡和热心是有周期率的，五年一度，在这五年内思想产生了又被丢弃了，然后新的思想又会产生：一开始，他痛恨法国人，然后又甘拜下风。”

五年以后，当新的周期开始时，他们又将开战。

也许，拿破仑在这个华丽的帐篷中已对那样一天有所预料，他们二人在此讨论了两个多小时的世界形势。与沙皇同餐共饮，同车出游时他就已经有这种预感了，对于控制他，拿破仑驾轻就熟。开始，他装成是一个武士的样子，对俄国人的勇敢极力加以推崇，然后他又表示，他必须让他的大臣来保护他，以沙皇的魔力左右他。在桌旁他提及自己的好运——这是命运的宠儿未曾做过的事情——这是为了迷惑沙皇。他讲述了一个轶事，他睡在一堵古老的城墙下，忽然墙倒了，自己却没有受伤，醒来时他发现手中有一块石头——一个精美绝伦的奥古斯都浮雕像。这位皇帝在节骨眼儿上杜撰的一段轶事，极有效地激起了与他同桌用饭的相信神秘的浪漫主义者的想像，哪位剧作家的作品能比这更精彩呢？

沙皇仔细地倾听这个怪事！是的，因为他不如拿破仑见多

拿破仑传

识广！“我觉得，我和您这样的皇帝不一样，因为我被将军们架空了。”然后他向拿破仑提出了一百多个关于战争艺术的问题。出去散步时，沙皇很天真地问道：“这是什么地形？应怎样才能守住，或攻下它呢？”——“我给他解释，我告诉他，假设我再同奥地利作战的话，就让他在我麾下率领三万士兵，好好学习战术。”

有哪个女人被如此追求过？不久，一个攻守同盟就结成了。

“在涅曼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土地是分隔两个帝国的中间地带，从而避免两国因小矛盾导致冲突。”在这个条约里，双方都有让步，沙皇牺牲了普鲁士，而皇帝则让出了波兰，尽管两个人都曾向一个女人作出了使她的祖国完整的承诺。在波罗的海沿岸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的小屋里，两个人坐在地图边分割着别人的国家，如同演戏般地沉静。这样，皇帝把麦克伦堡、科堡和美尔堡割给了沙皇，而换来了爱奥尼亚群岛和卡他罗。只是当沙皇提出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皇帝提出异议：“君士坦丁堡？那是统治整个世界的关键！”在谈判的矛盾中，他们在正文和附件的背后遇到了这个有决定性的字句。这让人感到，两人在瓜分世界的同时也为日后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普鲁士国王也在场，但是因为他已无威望和精神上的优势可言，所以两位皇帝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拿破仑暗中称他为木瓜，非但说他既无情操又无才能，连与他有关的一切都被批评中伤，连他的制服都没幸免。因为国王最担心的是普鲁士的存亡问题，所以他绞尽脑汁，甚至把王后也叫到了提尔西特来。皇帝对他美丽的女对手很感兴趣，通知她想在那里接见她。以中立地带为理由，他没出去迎接她，但却为她准备了一

间华丽的房子。他衣着简便地骑马来拜访她，她正站在台阶上恭候着他。

她身着白色丝绸衣服，戴着古老的珍珠项链，美艳凄惨。她用听起来毫不在意的话打破了僵局：请原谅这个狭窄的楼梯，陛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什么不能接受呢？”但是当他这样答完并问她身上的丝绸是否出自西里西亚的时候，她庄重地说道：“陛下，我们是来这儿谈天的吗？”然后她以母亲和王后的姿态向他呼吁，以求博取他“博大而宽容的心”。

“您乐意回柏林吗？”

“那关键在于您是否愿意我们让毫无遗憾地回去。”

“夫人，我当然很乐意。”当她要插嘴时，他转问道，“夫人，普鲁士是怎样卷入这场战争的？”

“腓特烈大帝的圣名让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我曾多少次地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奥斯特立兹之战后奥地利倒变聪明了。”

“今天我请求您成全我们的感谢。”

“我对普鲁士的友谊不正是您毁灭的吗？”

“您的心地善良，宽宏大度，有着大人物的气度。”

“可惜，‘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政治方面的事我不懂，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女人的耻辱，如果我向您担保……”当她对他这样说时，他觉得很有趣，她也发现，“他嘴角挂着和蔼的微笑，这将会给我带来收获”——这时，国王进来了。

他们之间的这段谈话对政治没有什么意义，但却使私人感情进展了一大步。“很好，国王也来了。”皇帝以卖弄的口吻对

拿破仑传

沙皇说，“我想给她一个承诺……一个完美的女人。本想把她从王位赶下，现在却想将王位摆在她面前。”在他和她再次谈话之后，他给约瑟芬写信道：“绝对迷人的女人，她在我面前很可爱，你不需要吃醋……如果我在这里沉迷于女色，我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的统治野心已得到了惩罚，但于困境之中她却表现出许多优秀品格……我得承认，她说了些很有意义的话。”

他对她的影响则更令人惊讶，过去她曾一度称他为“地狱怪物”。“他的头颅结构很匀称”，她写道，“看起来像一个思想家，全身又流露出一位罗马皇帝的气质。当他笑的时候，嘴角的表情很和善。”

这是拿破仑最大的胜利：还有哪个女人能用更短的字句把他描述得更为可爱？然而她也有足够的理由恨他，因为尽管她已经卑躬屈膝，却仍无法有效地将他教化。不久，他就被她给激怒了。当所有文件都已签署停当后，皇帝“仅仅出于和沙皇的友谊”，保留下完整的普鲁士王国。她想乘机再度软化他，却只能无功而返。当一切都结束他送她上车时，她再一次问他，一个如此伟大的人为什么不愿成全她永远的感激。他戏谑地回敬道：

“您还要怎么样，夫人？我是不幸的，因为这一切显然是厄运在作弄我。”

十六、欲望难止

巴黎在说什么？

“就算我远离我的国家两千里，我也绝不容许那些刁民随

意在都城暴动！”现在，他离开法国已有十个月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因为他怕好提意见的巴黎人脱离了他。巴黎有对他高唱颂歌的人，也有迟疑观望的人，更有把他的远征当作笑料，并不认同的人。是的，他是正确的，这些巴黎人需要用“带绒手套的铁拳”来管理。现在，他们又将品尝这两种手段的滋味了，只是手套上的绒没以前厚了。整个巴黎现在处于何种状态？人们怀念执政时代了吗？拥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一种新的严格的新闻和戏剧检查制度传出了。历史剧只能上演百年之前的历史，甚至连他所崇敬的高乃伊的作品都难逃厄运。每一场演出他都要亲自把关，不仅是完稿后能否上演的问题，甚至连写作的题材也受限制，宗教题材绝对禁止，而神话故事则受到鼓励。他还下令修建了一所完全以他所深恶痛绝的教会学校为样本的大学，规模宏伟，耗资巨大，教师们除被要求一定程度的独身外，可以免服兵役。夏多布里昂受到了攻击，他的《法兰西信使》被列为禁书，因为他曾在反对派的沙龙里指责过皇帝，并引用塔西陀的话，说他是在为暴君尼禄复仇。

施泰尔夫人重返巴黎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因为她引导人们思考，使那些忘记思考或没有头脑的人思想”。他对宫内大臣说：“传 R 伯爵，并告诉他，他太太的闺房可能进贼了。”他又下令给傅谢：“巴黎的警卫工作你多注意一点，到处都是恶意的谣言，注意西特尼餐馆与福约依咖啡馆里的谈话。”为了使青年们知道上帝宠爱谁，每个法国儿童都要背诵：“我们一生欠我们的皇帝拿破仑爱情、服从、尊敬、兵役、忠诚……和为他的利益而做的热烈祈祷，因为上帝赋予他战争与和平的

拿破仑传

天赋，他代表上帝管理人间。”

他这一次跨步如此之大。历代王朝的继承人可以相信他，另一些人也可以相信他。但仅仅是三年前，拿破仑还曾在加冕仪式上声称，如果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恐怕连卖鱼婆都会笑掉大牙。

今天的拿破仑已与昨天不同了吗？对于私人问题，他仍像往昔一样不好表白吗？他不愿在办公室上浪费，这里除了大写字台之外，就只剩一把小坐椅，两个高书架，腓特烈大帝的半身像和一些枝形灯架；另一个办公室里则只有一尊恺撒大帝的半身像。看了几张账单，他说：“当我还是少尉时，这些东西没这么贵，我不想无谓地多付钱。”宫里要修剧院，他说：“我得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加冕时费了大批金钱购买的弹簧垫、灯台和凳子还剩下不少，这些东西肯定还在某个地方。”

莱姆莎特因为在办理御衣时多用了两万法郎而被革职了，他的继任者随后便收到了一份长长的皇帝亲自开的清单：“我认为，在御衣方面还可以再节省些，多计算计算，叫裁缝把衣服做好一些，新的衣服经过我检查，才可以进入我的衣橱。”对于每季一件的军服，他说：“这件衣服能穿三年……此外还要四十八套马甲和白裤子，每套八十法郎，共计要三千八百四十法郎。每周交货一套，要用三年……再要二十四双鞋，每十四天送来一双，要用两年，共计三百一十二法郎。”只有衬衫他才大量订购，每周收到一打，要用六年。

私生活方面，他一如往昔，如同在战场上一样，没有改变：充实但没有享乐。但在朝廷礼节和隆重仪式方面以及他所废除的那些旧排场方面，他不光是浪费金钱，宝贵的时间，还有最宝贵的做人的自由和威严。

拿破仑传

当那些贵族区的人来拜见他时，他再不嘲笑他们了，反而觉得很高兴。人的情绪是变化无常的，那些学生时代曾嘲讽他没钱的贵族同学们，现在却挤在同一个科西嘉人的庭院里，巴结讨好的身影在镜子一般光滑的地板上纵横交错。多年来与他势同水火的蒙特莫雷斯家族、拉吉威尔家族、孟德斯鸠家族、诺埃尔斯家族、土伦家族和纳波内家族，现在又回到杜伊勒利宫来了。那些身穿德意志式军服的莱茵同盟的君主们频繁出入于宫门，梅克伦堡人则可进出皇后的后宫，巴登和巴伐利亚的太子们得到了出席国家议会的特权。对于这些旧贵族，这如同游戏，但对皇帝来说，则是一种政治手腕，使这个阶层忠心耿耿的手段。

但是一件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拿破仑，这位计算衣服费用如同计算士兵一样精明的人，这位在军队里提拔有功将士从不顾及私人关系的人，这位曾与士兵同住牛棚，曾同卫队一块儿烧水的人，这位把等级特权从法典上删除的人，这位用个人卓越的新观念打破世代沿袭的旧思想而使世界的一部分发生巨大变化的人——这位建立波拿巴王朝的新贵族，在这年秋天颁布了新贵族制度，“因为不仅想把财富，而且愿把光荣传给后代，乃是人性的的一部分”。以前，只有勇敢的将军，能干的官员才被封王、封伯、封公、封侯，现在他们的子孙，胡作非为的人，那些有钱人，国家蛀虫，都享有封爵的特权，一代人的鲜血霎时全都白流了。

就是荣誉军团现在也被他自己糟蹋了，因为每一个士兵都曾为祖国竭诚效力，现在他们的功勋、爵位和称号，全都要像财产一样传给后代。这种爵位的世袭并没有给予特殊公民的权益，但新制度与拿破仑法典相悖。“自由只有一小部分天赋极

拿破仑传

佳的人才需要，我们完全可以限制自由。一般民众需要平等。当我颁赐爵禄而不牵涉关于门第的老问题时，多数民众的感情并未被损害。我颁布的是市民的王冠，人人都有机会获得，聪明的人以其思想路线引导他的人民。我的路线是进步的，所以整个民族也要向相同的方向前进……我知道，因为我而尊贵起来的公侯们已经远离我，皈依于他们的阶级意识。但我的步伐比他们更快，不久就会把他们抛在后面。”

像这样一个建立在如此庞大基础上的大错误是罕见的。几个月前，他还在信里向他弟弟指出不该在荷兰建立贵族制度，现在他对相同制度的解释是，法兰西军事帝国和经商的民族是不同的；然而，要把法兰西变成一个军事帝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险。其次的危险是他的皇权，这个权力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他的特权制度推及整个帝国。

过去，他做执政官的时候可以封爵而无顾虑，把大量的能量注入国内强大而精悍的齿轮上。但当他把土地产业赐给他最得力的部下时，必须给他们加封对等的爵位，而爵位又是世袭的；当他只是把爵位赐给他二三流的部下时，这些人势必也要求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这样，一个时代就有几千贵族，三代以内就会产生两万新贵族，既没有事业，也不服务于国家，徒具优越的地位。虽然不如过去，但也享有特权，而这正是当年人民革命的根源。

他在这里埋下的负恩和反叛的种子将会把他的错误证明给他看。是的，他给平等强加的死刑使他犯了比当年处死当甘公爵更严重的错误，那只是处决了一个旧时代的代表，这却是为复古开道。

他仍然经常半夜起床，向他的秘书口述旨意直到天亮。现

在他的神经变得愈加敏感，以至于除了长时间的泡热水浴再没什么可使他平静下来。此外，他的胃病也经常发作，非但不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

青年时代的苦闷忧郁现在又重新笼罩了他。他经常谈到风的怒号，海的咆哮，为了听意大利歌手唱悲歌，他常常用罩子把灯罩起来。然而，他的左右没有一个能理解他的各种行为以及内心苦闷的人。侍从们不知为何却又找不到答案，于是他们推测或许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皇帝的种种怪异行为。他们无法窥见皇帝的内心，现在他的梦想已变成了现实，但他却对这现实深感迷惑，眼前的一切与他的梦想是何其的不同，这使他的希冀幻灭，而且即使是这样的一些现实也来得太迟了。“你和他们一样平庸”，当一位大臣因为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向他道贺时，他动火怒斥道，“只有签订了君士坦丁堡和约后，世界才是我的！”

世界的霸权！亚洲！这些思想不断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并敲击着他的心灵。如果他想从古代悲剧的英雄角色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的话，那么他就必须从德国诗人歌德用以描述浮士德的不安心情的诗句中寻找帮助。他，法兰西帝国皇帝，正在把这种内心的不安，在欧洲大陆的各国中以一种越来越剧烈的方式传播着。

然而也有雨过天晴的时刻，他又恢复到了往常的精明和精确的计算中。他是这样将自己想像中的计划写给俄国皇帝、另一位大国的统治者的：“由法俄两国士兵组成的五万联军，或许再加上少许奥地利的军队，就是我们攻入君士坦丁堡的保证，并且从那儿我们可以向亚洲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旦大军抵达幼发拉底河，英国将不得不向同在欧洲大陆上的我们俯首投

拿破仑传

降……在我们互相达成协议后，一个月内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毫无问题。这一行动甚至将影响到印度……当然所有布署的实施只能是在我与陛下进行了会晤之后方能开始。三月中旬之前签字盖章若可以结束，五月一日，我们的大军就将抵达亚洲。而您的大军就可拿下斯德哥尔摩。如果一切发展顺利，英国将在这一重大行动中受到致命打击，从而使整个形势对我们有利。陛下曾与我缔约，贵我两大帝国将分享和平的果实……但英明的施政永远都应遵循命运的安排……这样那群侏儒就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他们没有看到：现今这个时代应该从历史中，从遥远的过去寻找自己的前途，而不应该以十八世纪的报纸文章所宣扬的东西为基础。以上文字是我献给陛下的披肝沥胆之言，万望三思。”

披肝沥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句话只是为了取悦这个昏庸的理想主义者——沙皇；他自己的梦想其实与拿破仑给他的信中所写的一样，这封信的寄出反映了拿破仑对此做过深思熟虑。大约与此同时，他召见了一位刚从印度回来的将军。这位将军说，他的计划并非如想像中那样困难，完全能够实现，皇帝的疑虑纯属多余。听了这些话，拿破仑亲昵地用双手抚摸了这个将军的脸，笑得像个孩子。

拿破仑富于幻想，由此可见一斑。

但现实又将他笼罩在查理曼的巨大阴影中。去年他就曾考虑访问罗马，同时加冕，把自己变成“西方皇帝”，而且想让教皇除了保留精神领导权之外，放弃其他权力，并且把他的财产收入限定在几百万之内。但红衣主教们明确表示，这不可能，因而他的计划至今无法实现。当时他就愤恨地说道，“整个意大利都在我的统治之下，我将保护宗教神圣的独立性，但

条件是神父们不会危及我对人间事务管理的独立性。毫无疑问，罗马教皇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但毕竟罗马的皇帝是我。”这种恐吓行为，这种加洛林式的威吓，显然将其置于与他的权力所依赖的国家大法相抵触的地位。对罗马，他也想用针对印度那种方式，用武力去为他伟大的先驱们所梦想但却未能实现的事业开道。

这预示着，拿破仑现实主义的精确计算越来越够不到他的历史幻想主义所能达到的范围，而这一切最终将导致可怕的结局。

在罗马，他暂时仍处上风，但他发号施令的习惯却越来越强烈。他对于自己所向披靡的武力笃信不疑，依赖程度也与日俱增，以至忽略了道德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十年前他作为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副司令官制定的，他清楚地看到了用于对付那些骄横专权的执政者们的道德条律，并随后将其列入了政教契约之内。现在，他竟给欧仁写信说：听闻某位红衣主教生前著有宗教史，“如果这本书是论述教皇给教会及基督教国家带来的麻烦及祸害的话，立即将其出版发行，不要耽搁。”

因为教皇不愿排斥英国，所以皇帝占领了安卡那港，并且在给教皇的信中说：“上帝保佑——我所有的事业都被加以胜利之冕——假如您想将我的使臣驱逐出境，或者即使您要接待英国人或君士坦丁堡的国王，我都不会介意。总之，我祈求上帝，让他保佑您多做几年圣母教堂的主管。您虔诚的儿子，法国皇帝，意大利国王，拿破仑。”

去年，他途经舅舅费什家时，就曾以同样慑人的威胁发出警告说，他将扮演与当年罗马大帝康斯坦丁一样的角色，并且还提起中古时期关于授地封爵的那场古老的争论：“对于教皇

拿破仑传

而言，我就是查理曼大帝，因为法兰西和伦巴底的皇冠都在我的头上，而且我的帝国已远达东方。……为了行善施德，我会维持事务的外貌，但如果教皇坚持与我作对，我一定会将他贬为一个罗马主教……而且还将在意大利推行政教契约，因为它在法兰西能使人民幸福快乐，在意大利它也同样能使人民快乐；而在此处对人民生活幸福有害的，在别处也同样会对人民的生活幸福有害。”

这完全是马丁·路德的口气。当他沉浸于幻想的神秘之中时，他就会胡思乱想，而当宗教的神秘披上人间故事的外衣，变成人间事务的托辞时，他又异常清醒。拿破仑的理性使他终身倾向于新教，可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他抗拒新教教义并禁止其在法国传播。这时，拿破仑决定与教皇决裂，因为教皇不肯排斥英国。拿破仑力主将南北两个意大利王国之间的这个障碍拔掉，这样，他就能把一个完整的意大利据为己有，宣称自己是意大利真正的皇帝。

现在他用军队式的命令口气给欧仁总督写信：“当前，教皇的权力过于强大了，神甫不应该插手人间事务的管理。为什么他不把本是皇帝的东西还给皇帝，自己停下来安享生活，别再干扰国事呢？我将召集法、普、波、德等国教会开会讨论，但将教皇排除在外，我想，这件事也许不久就该付诸实施了。”拿破仑想通过这次会议，将大批法国红衣主教安插进来，借以争取多数，但教皇拒绝增加红衣主教人数，只愿意为拿破仑加冕西方皇帝，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可是对他一年前提出的这个要求，此刻他已无太大的兴趣了，但毕竟由于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仍然欣然接受，视之为珍贵的成果。当教皇表示对财产收入事项也将作出让步时，拿破仑乘机得寸进尺，他竟然要

把“所有这些领地和土地立即并入法兰西帝国，而且还要收回查理曼大帝所赐的礼物”。

总之，欲壑难填，他企图一口吃下整个教皇领地，他的胃口实在太大了。自然谈判破裂了，于是皇帝下令占领罗马，四月，教皇的领地变成了帝国的一个省。

然而，此刻他对于是否去罗马却迟疑不决了，尽管他曾经经常从开罗开往维也纳，从马德里前往柏林，而且经常呆在意大利，在那儿还有固定的住所，就像在家一样：或许是出于谨慎或者是命运的安排，他从未到罗马去过。从童年时就开始的对于罗马的种种遐想与向往，却从未被他真正地实现。现在，他的将士们又一次占领了罗马，这座对他而言永恒不灭的城市。在他的左右并无一人反对这次占领行动，只有他的母亲认为他犯了大错，而且因为这一行动，她还病倒了。在这之前，她只是忧心忡忡地说一句：“但愿这一切都能长久。”但现在，她的预感已经越来越强烈了，而她只能把这种令人痛楚的预感告诉她的朋友们：“我已经看见了，他将给他自己和我们全家带来灾祸，其实他早应满足于他所得到的这一切。得到的太多了，反而会因此而失去一切。”

十七、期盼继承人

“德意志人民热切希望，那些出身贫寒的人可以凭借他们的能力，而不是依仗着祖辈传下的尊贵地位获得人们的尊敬，这样一来，帝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切不平等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障碍将彻底消失。《拿破仑法典》的优越之处，诸如陪审制度，审判公开，应当成为你所统治的国家的点。”为了将

拿破仑传

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完备，他接着在信中说：“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我对于以上所说的几条的效果是极其重视的，这种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一场大国间战争胜负的关注。人民必须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力，而这两样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以前都是闻所未闻的，它们将是德意志人民一笔巨大的财富。用它们去进行统治，将是你抵挡普鲁士最有力的防线，比起易北河要塞和法国的支持都要有力得多。难道一个民族，在经历了民主自由的统治之后，却还愿意重新回到原来的专制统治下去吗？”

在这些话里，皇帝试图向他最小的弟弟解释清楚一项重大的使命并把它托付给他，将他封为威斯特法利亚的国王，就是要他把革命的基本思想首次在德意志大地上加以传播，要让这些从来就只知服从的欧洲土地上的人民第一次尝尝自治的滋味。对于荷兰人或意大利人，自治并非那么新鲜，但对于莱茵联邦的君主而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慑于命令的威力，他们或许能将这些包含了自治内容的新法典在他们的统治区内介绍开来，但让他们改变自己的传统，自愿地进行内部改革，则无异于幻想。那么现在摆在波拿巴家族的这个最年轻的成员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德意志进行一次伟大的民主改革的尝试，让四百万德意志人民从只知服从的臣民变成具有自由民主以及平等意识的公民，通过这项改革，德意志人民就能避免在经历了一次民族自由解放斗争后，再一次沦为他们君主的奴隶的厄运。

但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波拿巴家族中最年轻的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竟把当国王看作一次潇洒的冒险活动，随意挥霍金钱和精力。在他眼里，青春就好像香槟酒，应该尽情享用。他将在符腾堡的情人抛弃后，和无数女人姘居，弄得臭名

昭著，债台高筑，到处都有他的子女。他自己尽情享受却从未有过与他的臣民们共享欢乐的念头。多年来形成的贵族恶习使得拿破仑赋予他的伟大的使命，变成了令他出丑的供人民说笑的材料。德意志人认为，即使他们必须要有一位铁腕人物来统治，这个人起码也应出自德意志皇室。但这位青年却毫不在意世俗的讥讽，甚至对他那位伟大皇兄的忠告都感到好笑。

拿破仑对他这位最小的弟弟却偏爱有加，就像父亲对最小的儿子的偏爱一样。而且这个青年生活上的快乐也与他的脾气相合：他对人总是很和气，从不发火。比如有一次，他要求拿破仑委任他为总司令，拿破仑的答复是：“你真的有兴趣做总司令吗？那么等你经历了六次大战役，六匹战马在你胯下被打死了之后，再说吧！”而对这些话，他也毫不动气。出征时，除了皇后，他几乎把后宫所有的美女和侍从都带在身边。他模仿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口气下命令，但却对下面一段皇帝对他的训话毫不在乎：

“我已经看过了你下的一个日常命令，它令我发笑，也让你成为了人们的笑料。人们会说，这就是一个国王，就是皇帝的同胞弟弟吗？战争中的可笑因素！在战争中你首先应该是个士兵！我的军营中不需要大臣，更不需要奢华。你必须与你的前锋部队呆在一起，日夜人不离鞍，和你的前锋部队共进退，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所有最新的情报，如果这一点你做不到，那么就老老实实地呆在宫里！你指挥战斗时简直就是一个昏君。天啊，难道这些就是我对你的影响吗？我打仗的时候总是身先士卒，从未想过要把什么外交大臣带在身边，而你的要求则太多了。你虽然有一些好的本质，但天资不多，但是这些好的本质也被你的愚蠢给淹没了。除此之外，你不学无术，对

拿破仑传

工作一无所知，却有着不可饶恕的妄自尊大。”

年轻的国王对这封信并不懊恼，反是漫不经心地将它塞进了内衣袋里。可皇帝呢？当他用父亲般的口吻训导他的兄弟时，难道他不明白，把大权交给昏庸之辈，是在毁掉权力的尊严吗？他赐给他们的金色皇冠和一枚枚临时徽章，不正是在制造昏庸之辈吗？难道他不知道小人一旦得志就会连主人都能嘲讽这个浅显的道理吗？对他的亲属们，他有一种常常使他做出一些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符的事情的弱点，这个弱点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尽管一开始他总是严肃地给他的兄弟们下命令，但到最后，即使他们违令行事，他也会做出让步，此刻正是如此：“我的弟弟，随信附上一份帝国的宪法。”这句话正是从一封讨论国家方针路线信中摘录出的，是给杰罗姆的，但却很像古老戏剧中的对白。如果恰巧他心情舒畅，他还会在一封充满斥责的信后带上一句显现着父亲般笑容的话：“我的朋友，我很爱你；但你实在太幼稚！”

而此时拿破仑自己却已不再是个青年了。随着他的计划的日渐扩大，他不时产生的粗暴与冷酷也与日俱增，这主要是他工作过度的缘故。十二年前，当他以征服者的身份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他的威名已在他之前传遍了整个伦巴底平原，他的青春之力创造了这次征战的伟迹，并赋予这种伟迹以一种浪漫的天真，这些使得他的同辈们无法望其项背。现在，那山谷中的湍急的小溪早已扩展成了滔滔大河，承载着载满世界宝藏的大船，缓缓地流向大海，不久，它将与大海相融，混为一体。这位伟人日益沉重的工作在他的面庞上、在他的心里都刻下了深刻的印记，平静安宁的日子越来越少，往日快乐的运动者的情

致也已荡然无存，英雄在事业上的开拓进取为他铸造了一座铜像，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

他已把他的波兰情人接到了巴黎，为她在当年那条大街上，那条曾让他心往神迷的大街上安排好了房子。出于某种迷信式的偏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后来的情人们全都住在这条街上。现在，他每天派他的御医为她检查身体，供应她丰盛的菜肴，但她仍然只是一个人生活，尽管世人对此早已不再陌生。她从不使用皇帝在国家大剧院为她订下的包厢，并且也不常去见他。这仅仅只是田园诗般的恋爱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他一直渴望她能为他生个王子，而且现在，一个王子的到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他的第一个私生子，因为他母亲不合理的要求而被他放弃了。当他回到巴黎时，她尾随而来求见，但他并未接见她，并放出风来，说未经他召见的人他一律不见。他给她买了一栋房子，又给了她一笔钱，从此就再也没见她。但是他把这个孩子带了回来，他经常逗他玩，而且曾一度想立他为储君。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看不见的主宰，被他称为自然的本性，有时也叫它“命运”，却不许他享受这熬到四十才得到的人类自然本性中应有的父子天伦之乐。好等歹等，他有了自己的儿子，继承人有了希望，但是作为西方皇帝的他却不能直接说：“这就是我儿子！”不过他至少已把自己名字的一半给了他，叫他“莱昂”。

但这个孩子的母亲和他完全疏远了，不久，让这个孩子成为自己继承人的打算就在他的脑中不再存在了。或者，他认为这孩子的母亲身上不太好的因素，会使这半个拿破仑将来成为半个罪犯或一个完全的败家子。

拿破仑传

日渐衰老的拿破仑急切地希望再婚，为此他曾多次和约瑟芬促膝长谈，理性与愁苦的多次交锋把他折磨得心痛。结果仆人们看到，泪光闪闪的不只是约瑟芬。“人进坟墓时还没有孩子，这是多么可怕呀！”有一次他这样说到。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他夫人的爱也日渐深厚。要知道，下定和自己的爱侣决裂离婚的决心是何等的艰难！而且，他保守的一面也使他对他的夫人更加依恋。“假如我和她离婚，”他对曾经劝他离婚的塔莱朗说，“我家族所有的魔力都将消失，并且，我还要重头开始来了解一个陌生夫人的生活习惯和她的种种想法。而皇后对我而言是完全熟悉的，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皇后曾经给了我许多帮助，如果我将她抛下，那对于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来说，我岂非变成了忘恩负义之徒。”这种理由，温柔而合情合理，平易而令人钦佩。一句话，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使他无法做出与夫人离婚的决断。

但是，困难越来越多，他不得不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了。当他考虑到休掉约瑟芬将可能在法国引起道德风波时，他一如既往按照他的办事风格，想订出一个出乎人们意料计划，以做到一箭双雕。他于是安排召见一个他一直都很需要，现在更需要的人，他的弟弟吕西安。一直以来他母亲都在调解他和吕西安的关系，为吕西安开脱。现在他正要出巡意大利，便趁机将他的弟弟召来相见。

他和吕西安的谈话是拿破仑所有的谈话记录中最有趣的。吕西安曾生动而真实地把那段描述了下来，拿破仑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十八、兄弟眼中的皇帝

一路上一直害怕兄长将会把他囚禁的三十出头的吕西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曼突阿宫。皇帝正住在那儿。这时正是十二月的一个晚上。

走进屋里，烛光闪闪，刺得他很不习惯，他只听见侍从的轻声传话：“陛下，您的弟弟吕西安来了。”

拿破仑听到这话后，不动声色。他坐在一张摆着巨幅欧洲地图的大圆桌旁，那种吕西安从未见过的大地图。拿破仑左手正托着头，右手在把五颜六色的针往地图上插，这些针代表着集团军或军团。他已多年没跟皇帝见过面了，这些年他又变了许多。吕西安一开始甚至在问自己，面前的人是皇帝吗？以至于自己在那儿一怔好分钟没回过神来。最后，皇帝打了个呵欠，起身了，背靠座椅，从桌上拿起一个小铃，用力摇了一下。这时吕西安向前走了几步。

“陛下，我是您弟弟吕西安。”

皇帝倏地从座椅上跳了起来，支开侍从们，拉起了他弟弟的手，这动作尽管有些拘谨却十分热情。吕西安觉得应该拥抱他的兄长，并这样做了，皇帝并未拒绝这一举动，但热情却不及弟弟，似乎他对如此亲密的举动已很陌生。然后他又拉起吕西安的手，略微把他向前推了一点，开始仔细打量起他的兄弟。“吕西安，真的是你吗？你还好吗？你的家人怎么样？你是什么时候从罗马动身的？一路上还顺心吗？教皇呢？他近来还好吗？他对你怎样吗？”

这一串发问，让吕西安感觉到皇帝心中似乎有着某种不

拿破仑传

安，于是他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说他很高兴看见皇帝健康如昔。

“是的，我很好，”他轻轻地抻了一下身上的马甲，又说道，“可是太胖了，而且恐怕还会越来越胖。”他用锐利的眼光扫了一下吕西安之后，又捏了一捻鼻烟，说道，“你呢？知不知道，你的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以前你太瘦了，现在发了福，好看多了。”

“陛下说笑了。”

“不，是真的，来，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于是，他们在那幅巨大地图的两边面对面地坐下了。皇帝的手又开始摆弄那些针，吕西安则一言不发，只等他开口，但皇帝却好久不吭声儿，于是，吕西安只好先开口说道：“陛下，……”话未落音，皇帝丢下了手中的针，突然问道：“怎么，你有话跟我说吗？”

吕西安说，希望皇帝能够原谅他以前所做的一切。

“我马上可以原谅你，不过这得看你的表现了。”

吕西安表示，只要不有损人格，他愿意做任何事。

“很好，但哪些事情？哪些事能与你的人格相称？”

吕西安于是提及自然和宗教。

“还有宪法、政治，难道你对政治一点都不关心了吗？”

吕西安没敢承应，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人而已。

“可这完全得看你自己的意愿。我说，你完全可以和你其它的兄弟们一样去做国王。”

“陛下，可是我孩子的地位，我太太的人格……”

“你怎么老是放不下你的太太，你心里应该清楚，她究竟是不是你太太，不是，永远不是，因为我永远不会承认这一

点。”

“哎，陛下！”

“是的，永远不承认，即使海枯石烂，我也不会动摇。你是我的亲弟弟，你所做的一切错事我都能够原谅，但是对她，我只能永远诅咒。”紧接着就是一大堆长长的讽刺攻击。最后吕西安苦笑着插嘴：“您别把话说得那么尖锐好吗，陛下？常言道，‘作礼拜的行列百变，而圣灵永存’。”吕西安觉得应该将这句话译为法文说给他听。可他的话还未说完，皇帝又继续骂他的夫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坏女人，这些让吕西安觉得很恼火。也许皇帝也感到自己有些过分，为了稳住吕西安，他又话锋一转，说自己的这些话也许是恶语中伤，但是如果非要他承认这个女人，那他宁可去死。而且现在有一部类似《萨利舍法》的基本法，其中规定皇室成员的婚姻必须得到皇帝的同意，否则就要作废。吕西安提醒皇帝，他们结婚的时候，该法尚未面世。“是的，但正是因为你们的婚姻，我才提出制定本法。”这是拿破仑式的逻辑，这让吕西安觉得好笑。

“你笑什么？我所说的有什么好笑的吗？我知道你的太太和我的对头怎样看这件事，可你却偏偏从我的对头之中选择朋友。有哪一个善良正直的法国人会赞成你的做法？如果你还想赢回丢掉的名誉，惟一的途径就是拥护我的主张，瞧瞧杰罗姆是怎么做的。”

吕西安此刻斗不过皇帝，他本不想再次得罪他，但皇帝的话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他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再也没坐下去。

“陛下，您在欺骗自己，如果您的侍从们不同意我的观点，而是对您的行动表示赞同，并认为您的布置是您作为对我曾经

拿破仑传

救过您的一种报答的话，那只能说明他们是在为您工作。同样的，我的侍从们也会赞同我所采取的行动。”听到这儿，拿破仑的脸色已变得阴沉，眼里喷出了愤怒的火苗，鼻子也颤抖不已，这完全是他这种类型的人愤怒的标志。但是，吕西安似乎对此毫无觉察，竟进一步说道：“国家到底想要我做些什么？它到底要怎样谢我？他们应当把我当作帝国的救命恩人……您竟然拿杰罗姆来衡量我，这会让我感到自豪吗？不，陛下，坦白地说，每个人只要找到合适的位置，能过自己认同的生活，就会比当个国王还要感到快乐，这一点即使是那些侍从们也愿意承认，您所说的那些并非事实。”

然而此时的拿破仑却异常冷静了。吕西安本来所担心的他气得从椅子上跳起来的情景，并未发生。拿破仑努力克制住自己，平静地说：

“塔莱朗说得没错，在这整件事中你都在推波助澜，与我作对，你是不是以为你那段好像是在俱乐部中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你错了，我的公民。你的那种雄辩早已不合时宜了，我当然不会忘记，你在雾月十九日所给予我的极大的帮助，但如果要说是你救了我，却未必有点不合实际了。当年为了拯救法国，我需要集中大权时，你第一个出来反对我，引起人们对我的做法的争论，结果为了让你以后在我们谈及同一问题时保持沉默，不再反对我，我不得不为约瑟芬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最终，你为反对而采取的个人行动才使我越来越接近胜利。一想起这些我就有一种轻松感，因为我不必再去想你曾救过我，我还要报答你，我们之间扯平了。”

“你真的认为我们之间已经扯平了吗？当日你在圣克劳德身陷险境时，若非我派去步兵，你能幸免于难吗？每当你这个

不思进取的坏兄弟真的把一些建议付诸表决时，你总是随意向我解释一下，草草了事，你是不是认为我太笨了，竟然对此一言不发？你以为我还会认为你依然是你所持的那种思想的信徒，像你一样的人早已放弃了信仰，选择了权力。”他一直没完没了地说着，说雾月十九日，说那些曾帮助过他的科西嘉人，特别是当他说到他的将士们，以及他们的忠诚时，他的脸上满是幸福，此外他还谈到了他与他的兄弟们立场不同的那些政治冲突，而事件的结果则都证明了他的精明。最后他停下来，转到另一个话题上：

“够了，所有的一切都像那个伟大的雾月十九日，如所有的历史一样。我来见你，不是想就此事与你吵个不休。”然后，又是一段长久的沉默。

“听着，吕西安，好好考虑我的话，我掌握大权，因此我尽量克制自己。你是信任我才投靠我的。法兰西皇帝也不能破坏科西嘉人的待客之道。我们的祖先和同乡的道德保障了你的安全！”皇帝在宫殿中来回踱步，长时间地沉思后，向他走去，握着他的手说：“这里只有我们两人，你和我，对吗？再没第三个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我对待你的婚姻的方式是不公正的……由此我看到了你自尊、固执的一面。你知道，被视为有道德的自尊是极其难得的，正像我们做君主的对待政治时要掩饰自己的热情一样。我不应该干涉你们两人的选择，在我面前有人诽谤你的妻子，也有人敢于赞美她，尤其是母亲，说她一定能给你带来幸福，能做一位好母亲，雷布伦也经常对她大加赞赏，以至于约瑟芬都认为他是爱上她了。我和我太太一起生活得很愉快。尽管有些人认为她很刻薄，但对我她从不那样，我并非蔑视你的妻子，我只是恨她，因为是她使你这个有才华的

拿破仑传

弟弟离我而去，但是美好总在瞬间消逝，迟早你会感到失望。当你重登政治舞台时，你将反对我的意见，而我会使你服从我的意志，因为欧洲是容不下我们两个人的，你必须站在我这一边。”

“您这话是在说笑吧？”

“不，我是认真的。不做朋友，就做敌人！对你而言，现在要比过去更容易做出选择！你不必惊讶，你将发现我的家庭政策已经更新了。过去你那些被我排斥的子女，现在对我有很大作用，但是必须首先由皇室承认他们，不被我所承认的婚姻所产生的子女，无权拥有王位继承权。你说，将心比心的话，你会怎么做？”

吕西安劝他在参议院上通过这一简单决议，以使他的孩子拥有王位继承权。

“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愿那样。正如你刚才所说，公众的意见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我按你所说的去做，那么那些每天都在关注我一举一动的人们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出尔反尔，会让我名誉扫地。”

吕西安指出他不能为了在拿破仑登基之前已存在好久的婚姻请求他的宽恕：“陛下，答应我的请求吧！因为您再也没有比我更忠实的仆人了，终其一生我都感激您。”

谈话一直继续着，拿破仑不断地吸他的鼻烟，显然是有些焦躁了，对此吕西安也有所察觉。拿破仑突然尴尬地喊道：“啊，上帝，你逼得太紧了，使我都再难坚持己见了，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无法承认你的妻子。”

这样一来，吕西安倒不知所措了，激动地叫道：“陛下，那么，你究竟要我做什么？”

“做什么？！当然是让你同你的妻子离婚！”

“但是你一直不承认我们的婚姻。那么我们又有何必要去离婚？”

“我早猜到你会这样说，我为什么坚持要让你离婚？显然我是想以此来承认你的婚姻，但不是承认你的妻子，离婚对于你的子女会有好处，正如我一直主张要你做而你却不愿做的事情一样，马上离婚，与她分开！”

“这将给我与我的孩子带来耻辱，我绝不会这样做！”

“你是聪明人，怎会看不出我以前的提议与现在存在差别呢？若是以前那样的废除婚姻，你的子女马上就会成为私生子！”

吕西安指出他的孩子在民权与皇权之间的差别：“陛下，你可以任意将爵位分配，这是由您多年南征北战所获得的地位决定的。但您不能掠去我的子女对波拿巴家族遗产的继承权，因为宗教和法律都承认他们与其他的孩子一样，教皇甚至把他母亲的名字赐给我的一个女儿！”

“你冷静一些！我要你们离婚的同时就有承认你们婚姻的意思。而且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与你的妻子离婚。如果她能为我的政策和法国的未来做出牺牲的话，她将得到我们的尊重，我甚至可以亲自去拜访她。如果她拒绝，那么你们将因为你们的自私而愧对你们的子女。你们的这种想法将来会受到他们的诅咒。”

吕西安满面痛苦。

“哎，你太固执了！总是把一切都看得那么悲观，而我不想任何悲剧发生，明白吗？你应该仔细考虑。”

在吕西安一再坚持己见并多次请求离去之后，皇帝又提起

拿破仑传

了王位的重新分配：他有意让吕西安去管理意大利，因为欧仁只是暂时在位；他对奥坦斯又不是很满意。目前没有人让他满意，只有波利娜还能够很明智地控制自己的野心，因为她是摩登女皇，而且变得愈加有风韵了。约瑟芬业已衰老，而且一直为离婚问题而忧心忡忡。

拿破仑继续谈论着，吕西安则侧耳倾听：

“你想想，她胃口一不好，就哭个没完，因为她认为那些想同我结婚的人向她下了毒。这是可鄙的，离婚是必然的事，如果我能早下决心，那么现在我的孩子可能已经不小了。因为你应该早有耳闻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生育能力，那是谣言。我有过几个孩子，至少肯定有两个。”他没有指明孩子母亲的姓名，相反，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却被他提起，“她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一位天使……我陷入了情网，你觉得很可笑吗？是的，我是陷进去了，但却没有耽误政治。她认为我应当娶一位公主，当然我也想让让我所爱的人成为皇后！你在与妻子离婚与否这件事上，也应当先考虑政治。”

“陛下，如果我的妻子只是情妇的话，我会同意你的做法！”

皇帝的话越说越多了，谈到了他最终肯定会离婚。他后悔将巴伐利亚的公主许配给了欧仁，她并不是欧仁自己的选择，所以欧仁并不钟爱她。他还提到了他早有将吕西安的女儿许配给奥国亲王之意。“别的亲王也行，甚至可以是一位皇帝……你应该在我之前离婚，或者我们同时离婚，那样我的离婚就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争议了。因为你一直拒绝离婚，所以我的离婚定会更多地吸引人们的关注。证明你的价值给我看吧！这是你应该做的。”

拿破仑传

吕西安瞟了他一眼，皇帝显然感到惊讶，又重新打量了一下他的弟弟，说道：“为什么不呢？”对这无理要求吕西安只是付之一笑，皇帝有些尴尬，但又迅即恢复了镇定，突然改称他的弟弟为“我亲爱的议长”——吕西安过去曾当过五百人院的议长——并继续强调说：“知恩图报是人的本性。这次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知恩图报的哥哥。”

吕西安感到“进入了一种并非不愉快的梦境”中，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根本没听进拿破仑的话。接着皇帝柔和亲密地说，他一定要吕西安离婚，是为了减轻他离婚所可能引起的道德非议。吕西安则尽量婉转地说，他妻子仍年轻，有生育能力，对他而言作用重要。皇帝对此毫不介意，“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将封她为帕尔马的女公爵，而且让你们的长子拥有她的继承权，但对于你作为法兰西亲王的权益，他却不能继承。这是我报答你所做出的第一步，直到令你满意。如果条件许可，你可拥有一个独立的王冠。”

听到“独立的”这个词，吕西安哑然失笑，因为他想到了他为他哥哥扮演的角色。这些拿破仑都看在眼里，他说：“对，真正的独立，因为你知道怎样统治……你只需示意愿否即可。”他一面说着，眼睛猛地亮了起来，一边用双手有力地敲打着这幅地图。“我并非胡言乱语，这一切都已属于或者将要属于我，即便现在我至少可以掌握。那不勒斯不是你的梦想吗？我可以从约瑟夫手中拿回来。意大利，帝国最美丽的明珠，只设了欧仁一个总督。如果他能够活过我，就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不过他会对此失望的：我会活到九十岁，将我的帝国完全稳固下来，他母亲与我离婚后，欧仁在我眼中将不再是意大利的合适人选。他想要西班牙吗？难道你没有看见，你所喜欢的

拿破仑传

波旁王室的失误，已使我完成了对西班牙的控制了吗？那个你曾出使过的国家的国王对你没有吸引力吗？说吧，你想要什么！只要在我之前离婚，一切任你选择！”

拿破仑的一串迅捷和热情的说辞并未打动吕西安，终于他说道：“陛下，即使您美丽的法国，也不能让我与妻子分开，而且……”他刚一停顿，皇帝已看透了他的心思，用一种吕西安从未见过的狂妄神情说道：“难道你认为作为一个普通人，就会比我做皇帝更保险吗？你难道认为如果我真的拿你开刀，你那些宗教朋友能保护的了你吗？”在强调了事实与权力诱惑之后，他又用一种严肃的口吻说：“你应该知道，如果离婚，马上就会一切到手，否则一无所有。”

吕西安向门那边看去，暗示皇帝允许他告退，而皇帝却反而拉住了他的手，用一种模糊的声音，带着能洞悉一切的表情说道：“如果我要离婚，你并不是除我之外的唯一人选。约瑟夫等我离婚后就会再次结婚，朱莉夫人的唯一优点是生了个女孩，而我需要的是男孩，女孩只能联姻。你的长女已经十四岁了，正合适。难道你不想让她跟母亲在一起？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会请示母亲为她准备。你所宠爱的孩子不需要你去担心。告诉她，我会当她是好朋友，而且我不会把她当成小女孩，去拉她的耳朵逗她。我需要更多的侄女和侄儿！将与我离婚的约瑟芬，奥坦斯孩子的奶奶，将永远成为我合法的或过继的儿子之敌。”接着他又喃喃低语道：“此次必须成功，因为除开废黜路易和奥坦斯子女的权力别无他法。”

然后他又提到了他的私生子女，说要认领他们，并涉及到一些细节问题，他突然叫道：“难道你不相信我手中的权力会使我的私生子成为合法继承人吗？就像路易十四使他一夜风流

而得的儿子获得王位宝座一样。”当他又提到约瑟夫的离婚时，吕西安的脸上现出了怀疑，拿破仑突然又兴奋地搓手说：“真的，真的！约瑟夫和你都要离婚了！兄弟三人一起离婚，然后在同一天举行盛大婚礼！”他又补充了许多听起来有趣的事情，然后又突然说道：“但是你变得太严肃了，人们都在把你和一位古希腊的智者联系在一起，你应该在我这里小住三天，我会在我的卧室旁为你准备一张床。”

吕西安以孩子病重为由没有答应皇帝的再三要求，因为他害怕一不小心会被皇帝利诱。

“你若想和你的妻子相互谅解的话就跟她说再见，与她做个朋友！”

吕西安强调，他担心自己的妻子会因皇帝的仇恨而忧郁而死。

“真的吗？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你应该悉心照顾她。无论如何她要活过离婚，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使你的妻子合法化。”

吕西安假装表示他会思考后给他一个答复。

“那好，如果你执意要走，就动身吧！但你一定要严守秘密！”分别时，拿破仑握住吕西安的手，并让吻了一下脸，但此举毫无手足之间的亲密之情。吕西安走出房间，听到皇帝在喊：“麦俄瓦！”

吕西安慌忙加快步伐，因为他又感到了惊恐不安。

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诗人——对拿破仑的描述比吕西安的记录更真实、更清楚的了。此夜，皇帝觉得进退维谷，因为他不能强迫需要帮他的那个人，而这个人又要有信义、可信才行。在这件事上，拿破仑表露了他所有的性格，

拿破仑传

在我们面前，他将他的动机一一展示出来。

他试图用各种欺骗手段将对方说服，每一个动作他都精心考虑过，利用对方的野心，通过言语征服他。当他接见吕西安时，他故意让吕西安看到他伏在欧洲的版图上沉思；当他向吕西安问候时，设法让他由慌乱转为信任；当他的女人成为中心话题时，他总是先诋毁，后称赞；他还使用雅各宾俱乐部的专有名词，称他弟弟为公民；一想起他们同为科西嘉人，就相互挑衅嘲笑，欧洲对于他们兄弟两人来说太小了；他提起妈妈和波利娜，路易和约瑟夫，想用这些亲人的名字唤起吕西安的手足情怀，争取用感情将他感化。

然而——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沸腾的本性、跳动的内脏、闪光的智慧、丰富的想像和高昂的激情使他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尽管他弟弟是他的对手，他却仍详细地把一切都告诉他：约瑟芬和波兰伯爵夫人；他的私生子及将领们；他所犯的错误以及远景的规划——所有的机密，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吕西安同他背道而驰，而且其聪明比塔莱朗毫不逊色，但毕竟是他的弟弟，强烈的家族观念使拿破仑可以毫无顾忌地信任他。打动人心的是，他尝试留住吕西安长夜恳谈，并希望吕西安小住几天以便把问题谈清。吕西安执意离开，不光是因为他必须得走，也因为他惧怕拿破仑那天才的说服力。因为兄弟之间有一种暗中的竞争，不为爱情，也不为离婚；既不是为荣誉，也不是为皇位，和七年前一样，弟弟不愿意躲在哥哥的光环下，这场竞争准确地说是他们之间自尊心的较量。现在，吕西安依然坚信自己对于事情的处理要比拿破仑高明得多。

因此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拥护拿破仑；他在谈话记录中

拿破仑传

尽量将兄弟间的仇恨掩去，但每句话中又都流露出这种仇恨，这导致他毫无退路。雾月十九日的政变必然会被重提，两个人都坚持己见，互不相让。当这两位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者对话时，口头上用的是过时的言语，比如法兰西的安全和伟大。然而真正支配他们的只是狂热，再没别的。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在大家面前故作姿态。是的，再没第三人，在一个陌生的外国宫殿里，大烛台上的蜡烛马上就要燃尽了。

拿破仑不光权高位重、富可敌国，而且智慧过人，想像丰富，但命运羁绊了他，他是那么不幸。他才能超群，权力无边，他却也成了追求想像中的权力的奴隶，受到舆论的奴役。这一切都阻止他同弟弟妥协，阻止他认领他的孩子，不许他同他所爱的女人结婚。这掌握大权者的无能，全出自于自己的一张嘴。他认为他有能力办成事情——然而他想做的事情他却不敢做。他对能随意支配这个久别重逢的弟弟的行动感到高兴。如果吕西安肯留下来待三天，他们定能达成共识——“啊，上帝，你逼得太紧了，我都不得不动摇了。”

难道不是今夜，当皇帝提出任由他弟弟选择欧洲的王位的时候，他提到过一个在荒岛上的波拿巴家族的遗产吗？难道不正是这位想隐瞒外国身份的法兰西皇帝引进了科西嘉人的标志，使得这位敌对者受到祖先的庇护吗？是不是现在所谈的只是在半夜曼突阿的壁炉旁所谈及的一段传说呢？没错，这正是这位当初的科西嘉少尉用生命之线所编织的传说：起初是一条细线，之后跟在他的身后扭曲打结，混色配样，渐渐汇成了一条毛毯；这一幅用生命线织成的图画，是王位和山川的图画，包含着海洋和人群。

这一切都是在人间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并非奇迹，智慧的

拿破仑传

运用，使他居于万人之上。今晚他还想再增加一位臣仆。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尽管他想活到九十岁，他不希望他的兄弟们生不出男孩，也不希望他们只同心爱的女人结婚；如果有人排斥他所梦寐以求的侄儿，那么他只有再以新的侄儿来对抗；如果有太太因为不安而想自行了断的话，也必须等到离婚之后才行；如果兄弟们都愿意将只会生女儿或是不能生育的妻子抛弃，他们再同一天结婚，那么，一切就都有条有理了。啊，他终于像一位小魔法师一样面对巨大的地图，满意地搓开了手。他像插蝴蝶标本那样把彩色的小针插在欧洲地图上，这时，蜡烛火苗已快熄灭了，东方破晓，新的一天开始了。

十九、盛会埃尔富特

西班牙王朝好像已经掉进了圈套，上次会谈后不久，便宣战了。正如皇帝所言，一个软弱到只能依靠他的妻子而生活的国王；一个心怀异心的大臣；国王与储君之间互相敌视，贿赂成风，骄奢淫逸，所有这一切使得西班牙波旁王族虚有其名。想推翻这个王朝，只需同样的手段即可。拿破仑不是不择手段的人，他并未如此充分利用对手的腐败荒淫。正如他对待每个人的手法那样，他运用浑身解数、各种诡计对待这个腐败的王朝，而诡计却是这个王室能得以生存的手段。但在这件事上他忽略了西班牙人不拥戴这种国王，这样会使他后悔。

支持英国，就是与我作对。基于这个原则，拿破仑已经废黜了葡萄牙王室。现在西班牙投向了英国，他打算充分利用西班牙国王与王子间的矛盾斗争，先捧王子，后又劝他维护父亲的利益而放弃，然后又在贝扬召开会议，通过恫吓将西班牙王

位纳入自己的掌握。从直布罗陀到加他洛：他必须掌握地中海和西海岸更多的地方，这对他发动对英战争至关重要。

起初，他的将领轻易拿下一些地方。“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迫不及待地入侵西班牙吗？”拿破仑问梅特涅，“后院的安全必须保证！”但是，他的后院已不安全了。

当他跟西班牙王侯们办完所有事情，并把他们软禁起来后，他便沉醉了，新的王冠让他激动不已，他的眼中已没有了西班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法兰西的大殖民地。一个在场者曾说：“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皇帝或是讲得滔滔不绝，或是不断畅想着未来……像一个傲慢不羁的人——他用一种极为生动的腔调，谈到了秘鲁和墨西哥强大的王侯，谈到了他们强大的统治力和影响力。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富于想像力，他太相信自己的命运了。”

皇帝缺少一个他认为能胜任的人来填补西班牙王位的空缺，因为吕西安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惟一的解决办法便是用处理一般官职的办法，像官场上的依次提拔一样，把所有的人都提升一级，弥补空缺。荷兰已经无力自保，只能将它当成一个省，路易只能被废黜。路易抗议道：“我不会只做一省之长的。国王只能作为神所授权的国王。如果登基之日的宣誓无以兑现，连自保都不能的话，我有什么权利来使我的人民效忠？”但是王朝悲惨的结果却再次降临到了人民头上。这位现代的古罗马皇帝派将军们来统治各省，同时又有随意罢免他们的权力，拿破仑把他的傀儡装扮得富丽堂皇，给他们举行加冕典礼，做弥撒，而这一切都是人民反对的东西，今天看来，当时路易是有权抗议的。

约瑟夫则激动得不能自控起来。既然昨天他可以是那不勒

拿破仑传

斯的国王，那么明天为什么不可能入主马德里呢？在贝扬阴谋暴露后不久，约瑟夫一世便搬到了马德里，虽然没有赢取人民真心拥护，却受到宣誓效忠者的礼炮和欢呼。缪拉的太太长期以来一直在她哥哥身边不断要求王位宝座，于是，缪拉，出身平民的将军，将成为那不勒斯的国王。盼呀盼，这对显赫的夫妻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阴谋的广阔场所，时机一到，他们便会反叛。

但西班牙事件是一个大冒险，其结果不太明朗。皇帝的“后院”早已怨声四起，因为对于这个自豪的民族而言，不经过斗争的屈服是无法接受。那些莱茵河对岸仇恨皇帝的奥地利人及普鲁士人，如今也在担心相同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准备起来反抗。在柏林拿破仑曾宣称，他在易北河边便将恒河征服，但却没想到，他为拥有塔霍沙河反为自己惹来了多瑙河畔的新敌人。只有沙皇此间牵制住奥地利，他才有完全控制西班牙的希望。正像两年前在提尔西特一样，对于沙皇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只要暗示才行。皇帝突然提出，在德国中部会晤沙皇，以新的政治形式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以前一旦他离开法国，便手握宝剑，首先考虑以战争解决问题。现在为了避免战争，他又在埃尔富特设置了一张会议桌。

拿破仑为了准备此事，所费心神不亚于以往发动战争所费。他每天召见元老和政界要员：“我的行程必须宏大壮观。我想要有够分量的人物成为我的司令部的新成员……我想要使德意志对我的辉煌惊叹不已。”因为此次前来的不只沙皇一个人：两束光芒会引起无数的小星的向往。皇帝在思忖，这次聚会的影响究竟会是怎样？他安排了一场戏剧表演，要借此激起帝王们的良知！他亲自精心设计这场戏，以致每一个细节都做

得完美无瑕，还特地叮嘱名演员塔尔玛，尽量使别人能察觉到他们的热忱和诚意：“你将作为一个下人在皇上面前表演。”

这一晚戏剧的上演果然使埃尔富特会议达到高潮，那里坐着四个君主，三十四位王公和众多希望以此来抬高身价的人，他们个个盛装出场，但坐在包厢中的东西方皇帝才是真正的中心，几乎每晚这些地位尊贵的观众都来听这些帝王大谈历史，不休地争吵或是容忍着什么，还听扮演奥瑞斯特的塔尔玛在舞台序幕中大声朗诵：

“诸神统治着我们的时代，
然而英名却来自我们伟大的事业。
上天的威胁为何会受到人民的接受？
决心营救不朽吧！你将成为地上的诸神！”

第二天晚上演的是伏尔泰的《穆罕默德》，皇帝大加赞赏，因为场景是连续的，中间几乎没有谢幕。年轻的先知抑扬顿挫：

“人人平等，无关出身，
只有品德才是人们的分水岭。
诸神所青睐的是那些
发挥才智成就伟业的人，
那些不在祖先的大树下乘凉的人。
才能成为我的领袖人选，
这世上配居领袖地位的只有他。”

拿破仑传

当人们看到包厢里的那个人时，心全在狂跳不已，即使满怀敌意的人也是如此。当这些世袭的王侯们看着包厢而胆战心惊时，不是在相互观望，寻求认可吗？他们在那个正偷听他们谈话的身穿简易绿军装的篡权者面前颤抖，没人敢笑，皇帝和同坐大厅的德意志王公对此感觉不到，不久更新而有力的言语又从穆罕默德嘴里说出了：

“看，罗马帝国瞬间崩析，
那破碎的躯体，拆散的四肢，
四散地上，无荣亦无生机。
在这被打破的世界上，
我们要建立永恒的东方，一位新神在盲从的世界中显灵！”

最后，载负着这位皇帝目前和将来的政策的话进入人们的耳朵：

“谁使领袖变为帝王？
只有胜利！
然而现在，在征服者的名字前面，
将加上和平使者的名号。”

此时，大家都怀疑地看着他，皇帝身体微抖，让人们明白了他的意图，在这具有政治意义的一刹那，这出戏所勾起的幻觉也募然而止。当另一夜舞台上的俄狄浦斯宣布“强者的友谊是上帝赐予人间的福音”时，两位皇帝同时站起来，抓起对方的手紧握良久。

拿破仑传

拿破仑自知亚历山大并非强者，这种友谊更非什么上帝的所谓赐福，而是他用以暗示这个不坚定的人的手段。为了让沙皇在今后的每次通信中都保证与自己联合分享世界权力，拿破仑让他用郑重的书面协议保证从提尔西特河向外扩展，这个人必须每天都喝一次迷魂汤才行。拿破仑几乎时刻陪伴着沙皇，不让他独处，把他当作人人垂涎的女人一样，唯有塔莱朗一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助手。当拿破仑大步迈进时，塔莱朗只能一瘸一拐吃力地紧跟其后，他们之间的敌意近来已愈演愈烈。

塔莱朗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早于拿破仑本人，甚至早于所有人看出了拿破仑事业上的裂痕。从一年前在爱罗败北，他就已看出拿破仑伟大的梦想将破灭于俄罗斯的苗头，于是一种阴险的、政治家的叛变意图开始滋生在心头。这个新的加洛林王朝必须以恺撒的思想作为指导，皇帝不得不信赖沙皇，拿破仑对于世界版图的构想使塔莱朗无法与他为伍，但塔莱朗并不打算离开拿破仑，仅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辞去外交部长职位，之后又弄到一个薪水丰厚的新职位。拿破仑和塔莱朗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此。皇帝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监视塔莱朗，而塔莱朗认为可以以此了解皇帝的动向。此外，他仍是侍从官，而接替他位子的高伯尼则只有被皇帝嘲笑的份。解职之后塔莱朗仍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的权力因他的奸诈而增加了。

西班牙事件证实了他的怀疑，他主子的这种劫掠行径，让他看到了不祥，因此他更卖力地煽动拿破仑去冒险，他对拿破仑说：“从太阳王开始，西班牙的皇冠一直是属于法兰西统治者的。”拿破仑听了这种看似真理的理论后，兴奋异常，决定占领加太罗尼亚直至与“英国缔结和约”。当塔莱朗看到自己的诡计在拿破仑身上得到成效，拿破仑在他的瓦朗西公馆召见

拿破仑传

囚禁的西班牙皇子时，这个阴谋家又马上对此大加批评，并心中窃喜，他不仅想秘密地通过王子了解英国方面的情况，还想亲自传出消息。从此以后，他与公开背叛之间便仅隔一层薄纱了。塔莱朗这样做与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一贯做法是一致的：他从那时起便向（俄奥的驻法大使）托尔斯泰和梅特涅通风报信。人们将怎样在他主子面前为他掩饰？他作为大臣，作为皇帝的心腹，作为宣誓效忠的人，却将他的主子出卖了。

看看下面这一幕：

“好了，你看，”从西班牙回来的拿破仑说，“我为他们织的网已将他们网住了！”

“我认为，陛下，您在贝扬会议上得不偿失！”

“何以见得？”

“这很简单，我可以举例为证。如果一个伟人做了错事，对他的朋友失信，虐待妻子，那么人们一定会责备他。但如果他有钱有势，那么社会不久就会宽恕他。但如果他打牌时出老千，则会被人从上流社会踢出来，他也别想得到人们的宽恕。”

塔莱朗这话一出口，皇帝脸上顿时没了血色，这一天再没有理他。为什么他不把塔莱朗赶走，把他放逐到西印度群岛？他，皇帝拿破仑，被这个旧贵族用道义鞭打，竟然还让他留在自己身边！或者他是在撒谎？塔莱朗的回忆录写于二十年后波旁王朝复辟时，因此它的真实性在我们面前大打折扣，它将他的两面做戏展现了出来，因为他只对正统的帝王忠心耿耿，所以他对拿破仑只付出一部分心血。没有什么人敢这么做，那么他——拿破仑，为什么还不赶走塔莱朗呢？

“他是惟一明白我想法的人。”这就是拿破仑对塔莱朗的评价。塔莱朗从不起对不住良心的念头，因为他几乎不信什么，

拿破仑传

他为皇帝提供了足够的余地，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周旋的舞台；而其他的人不是为原则所拘，就是因顾虑而迟疑不决，塔莱朗没有阶级和时代偏见，同时他也没有拿破仑那种处理突发事件的清晰思维，他只是一个圆滑的投机者，他只贪图享乐和金钱，因此对于那些不断用新计划来实现远大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言，他是最好的顾问。

因此他们两人虽然彼此了解，但却程度不深；塔莱朗蓄谋已久的叛变，拿破仑尚未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终于，在埃尔富特，这位“两面派”迎来了伟大时刻。当那些王侯们迫不及待地要他说出他在皇帝身边所得到的消息时，他对他们置之不理，因为他知道肯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出大价钱收买这些消息的人多的是。

塔莱朗抛出诱饵后，亚历山大立刻把它抓住了，因为他驻巴黎的使者早已告诉他，对这位法国人的了解应同对拿破仑同样重视。不久后沙皇便在德恩塔克公主的会客室里接见了塔莱朗，在戏剧散场后会客是这位公主的一贯做法。几十年后塔莱朗在他的自传中说的话，如同《浮士德》中的魔鬼的语句：“我所准备好用以取悦沙皇的技巧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我一开口，我的意思他便明白了，正如我希望他明白的一样。”

他们眼神都蕴含着特别的含义。第一天塔莱朗对沙皇说：“陛下，您在这里有什么计划吗？能拯救欧洲的只有您了，如果你能胜过拿破仑，那么您就能成就这桩伟业。法国人民向来是文明的，但他们的君主却是野蛮的。而俄皇是文明的，但俄国人民却不是，所以，俄皇应与法国人民结盟，陛下不应上了拿破仑的圈套，而威胁奥地利，您应担负起我主人一样的义务。”

拿破仑传

总而言之，在这些长夜中，塔莱朗一边喝着潘泼趣酒和茶，一边将他心中的希望和真理全部灌输到亚历山大的脑中。他的关于法兰西的秘密是何等的有价值，沙皇也因此对他极为友好。他向塔莱朗许诺，将公主许配给他的侄儿，那可是东方最富有的女继承人。

出门前就有人劝沙皇要小心些，刚到埃尔富特时，他也总是小心翼翼的，但现在他却敢与拿破仑对抗了。两人都企图以秘密会面的方式蒙骗对方；提尔西特的亲密气氛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气氛。

拿破仑大感惊讶，他命令塔莱朗草拟一份新的盟约，经过他亲自修改，并加上自己的意见后，托塔莱朗转交沙皇，并要沙皇发誓，绝对不将这份文件向任何人透露。沙皇照办了，但却在当天晚上将修改过的文本交给了塔莱朗，于是这位起草者也知道了被修改的内容。结果这份条约没签成字。

晚上，拿破仑召见了塔莱朗这个内奸，皇帝说：“我不能再与他合作了，他目光太过短浅了。”

“但是，陛下，您可以完全支配他呀。”

“那是他装出来的，你被他骗了。如果他真支持我，为什么不签字？”

“他生来是忠诚的，”塔莱朗说，“因此他的言语和对您的好感比条约更有作用。”

“我不能再与他谈这件事了，否则他会看出我对此事太过关心。这次秘密会议，已迷惑奥国，使之以为我们之间已有了密约，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偏袒奥地利。因为它的现行制度只是法国的旧制度！”

谈到基本原则时，塔莱朗便来了兴致：“我认为，那同样

是一种新制度，而且恕我直言，这与您自己的政策没有两样。人们都指望您来维护文明，陛下。”

“文明！……”拿破仑突然在壁炉前停下了，减轻了声调说，“你知道，没有人愿与我直接谈判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沒有孩子，因为一切都必须由我自己去面对。这是秘密，人们敬畏我，但却想从我这里捞一笔。对世界而言这是一种悲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没过几天，两位统治者已亲密得似乎忘了礼节，他们毫无顾忌地来往。拿破仑在不知不觉中张开他的网，对沙皇说：“是的，我需要休息，也需要家庭。但是享受不到父子天伦之乐的人是无法得到这些的。我的夫人整整比我大十岁。”他补充道，实际上把约瑟芬说老了几岁。“请您饶恕我，刚才我说的似乎很可笑，但我难以控制自己对您袒露内心的激动。”稍停一下，他又继续说：“马上会有个宴会，我必须把文生男爵打发走。”

这群出身贵族的人喜欢把拿破仑当作一个武夫，但他却能够在餐前巧妙地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又不再多谈。晚上，拿破仑将塔莱朗叫到床前，与他谈话，提问题，然后发出许多命令，直到最终把话题扯到离婚上：“我的命运逼迫我这样做，法国的安定也要求我如此做，我后继无人，约瑟夫能力不足，而且他没有男孩，我必须建立一个皇朝，说白了，我要娶一位皇室之女。亚历山大恰好有一个妹妹。你去同罗曼采夫谈谈。你告诉他西班牙事件之后我将考虑如何瓜分土耳其，别的理由也说一点，我知道，你是一直赞成我离婚的。”

第二天，塔莱朗立即将此事转告沙皇，但皇帝昨晚的暗示也鼓动了。他。“没有人看得透这个人，”亚历山大略显激动地

拿破仑传

说，“是他的地位迫使他造成所有这些不安因素的，没有人完全地了解他，你随他多年，你怎么看？”

塔莱朗当然不会说出心中所想，但他是个聪明人，明白现在应该透露出皇帝的企图：“本来我就是同意的……”沙皇打断道：“但是没有母亲的许可，我不能做主把妹妹嫁人。”

此后长时间的秘密谈话，使两位皇帝的关系重新显得甚为亲密，同时亚历山大也曾与塔莱朗密谋多次——但却毫无进展。广泛的盟约签订不了，联姻之事也久悬不决。尽管在埃尔富特皇帝受到的敬重可谓空前，但他起程离开时却很失望：缔约泡汤了，俄国新娘也未娶得，惟一有所收获的是塔莱朗，他为他侄子带回一个富有的公主。

在此期间，拿破仑及其随从对这三十八个君主或威胁，或赏赐，或赏识，或冷淡，塔莱朗回忆：“在埃尔富特，无人有勇气来与这只雄狮的利爪对抗……最后一天在他身边的君王们不是被他击溃军队后俘虏的，就是被他亡国的，但却没人向他提出请求。每个人都希望在拿破仑的视野里最后一个消失。希望自己能一直存在于拿破仑的记忆中。”

拿破仑认为，不管维也纳的人们相信不相信，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没有条约，恐怖亦可奏效。他并不知道塔莱朗在此期间也向梅特涅出卖了他，说：“与俄国恢复奥斯特立兹战役以前的友好关系，全靠您了。只有同盟维持下去欧洲尚未被控制的地方才能被拯救。”这位奥国外交家在他的报告中狂喜地写道：“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的盟友已来自法兰西帝国内部。”

告别时，皇帝当着所有君主的面，与亚历山大等进行亲兄弟般的吻别，所有的人都对这世界统治者之间的友谊敬佩有

加。只有塔莱朗，手里拿着帕子暗自笑着，因为他已有德意志贵妇喝茶时破坏掉这种友谊的基础。

四年的工作终于有了收获：他的工作成果已把拿破仑毒害了。

二十、歌德看拿破仑

这帮行将没落的王室阶层并未使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火炬有丝毫黯淡，它照旧光芒四射，“从这儿我可以带回巴黎的惟一成就，就是我能在你们心中形成一段美好的记忆。”皇帝在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向魏玛知识界说道。正是在这里及埃尔福特，他同这些真正的德国贵族们在一起呆了几天——他们都是天才而非世袭的贵族。他这位同样没有高贵祖先的天才同这些知识的贵族在一起时找到了归属感。虽然这两周已使他对一切都更加轻视了，但对于自己的对手德意志民族，他们的精神却令他十分敬佩。虽然他对德国文豪的著作所知甚少，但他们的声誉他却早有耳闻，深知他们在德意志人民与法兰西人民心中那无可动摇的地位，因此他决定找来他们，与他们见面。

皇帝已于两年前在波茨坦召见了穆勒，这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普鲁士籍瑞士人对整个事件所持的沉默态度是这次会见的意义的最好说明。那时皇帝用他那足以分辨一切材料的精确性，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足以使任何历史学家困惑的问题，然而三分钟后，他们就已直指这个历史问题的核心。

皇帝提到的是塔西陀。他谈到人类精神发展的几个主要历史时期，其中对古希腊文化借助基督教取代古罗马文化最为称道。它们是如此伟大而灵活，尽管已在武力上被罗马征服，但

拿破仑传

却能以精神夺取文化上的胜利。

耶拿战役后不久，拿破仑将这些他思索过的包含着他认知与赏识的观点与一个普鲁士的博学之士进行了讨论。皇帝向穆勒提出，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写出一本自己生平的传记。然而他又对宗教的基础及其必要性大加评论，穆勒写道：“这是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几乎所有的国家与民族都成了我们的话题……他谈得愈有兴致，声音就愈低，以至于我必须弯腰，凑近他的脸，才能听清他说的是些什么，屋中再没第三人可以听得见，因此有许多其他内容我会保密。”

从穆勒这不多见的结束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态度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何等的谨慎，同时拿破仑与名士交谈时的诚恳与坦白也可见一斑。

现在，魏玛那位年老的魏兰德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把他比做伏尔泰，但同时又以责备的口气问他，为什么将小说同历史混为一谈。“对于才华横溢的您而言，两者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把两者混在一起很容易引起误会。”

当魏兰德为他混淆历史进行辩解时，便以道德为例加以说明，皇帝一如继往地坦白说：“但是您是否知道？您所举的那些道德仅属于文学作品，这会使人们以为，道德全是假的。”

拿破仑又谈了塔西陀，他的眼睛半刻不离这位罗马史学家，就好像这位老人仍可像今天的施泰尔夫人一样，可以在沙龙里兴风作浪一番。“塔西陀并未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及其内在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他对神秘行为和心理的研究都不够深刻，因此他不能给后人留下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应该使人民思考一下他们处在那个环境和时代中能够怎么做……我听过大家赞扬他的声音，因为他驱走了人民对暴君的畏惧。可对于人

民而言，这是天大的不幸！我说的没错吧，魏兰德先生？噢，抱歉，打扰你了，在这里是不适合讨论塔西陀的。你看，亚历山大皇帝的舞跳得多好！”

魏兰德等待此刻已好久了：他用他思虑良久的演说替这位罗马史学家辩解，以至于那些听到了他演讲的魏玛贵族狂喜不已。

皇帝仔细地听着，看他到底有什么要说。他能够体面地避开一场辩论吗？拿破仑就像他在战场上估计形势一样，在这段时间内，静观他的这位对手能做出怎样的解释，怎样对付自己。这篇演讲显然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但魏兰德怎么会塔西陀这个话题早有准备呢？正当大家交谈时，拿破仑的脑子里忽然现出了两年前与穆勒会面的情景。

“我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老者说完后，拿破仑说道，“那些有利的材料被你充分利用了。你是不是和我在波茨坦会晤过的穆勒通过信，交流过看法呢？”

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爱智慧甚于爱自己的魏兰德也笑了，他坦诚地说道：“是的，陛下，从他那儿我得知您不喜欢塔西陀。”

“好吧，可是我不认为自己失败了，”皇帝说。然后他又重新回到了他关于古希腊与基督教的理想，并且这次更大胆地将其理论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他知道这位才华横溢的高龄诗人是个怀疑主义者。“顺便问一个问题，”皇帝走近魏兰德，掩嘴轻声问道，“这确是难答之题：耶稣是否存在过？”

征服者与诗人，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革新者，在理性的废墟上重建起了基督教信仰，但现在却对教会深感不安；一个是要靠扶手才能站起来的诗人，伏尔泰的批判者，一个用理智反对

拿破仑传

基督的人，同时也是已被征服国家里的一员。拿破仑在他耳边低语道，耶稣几乎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位被誉为五十年来德意志最博学的智者并不是虚有其表，他要向皇帝证明，并非只有莱茵河对岸的人才有涵养，他迅速反驳道：“我知道会有一些愚民怀疑耶稣的存在，但这的确太愚蠢，就好像有人怀疑，是否真有恺撒，是否存在陛下一样！”

魏兰德的这种法国人的措辞，既体现了德意志人的风度，又维护了耶稣的历史存在。皇帝丢下了这个问题，拍着诗人的肩说：“回答很机智，魏兰德先生！”然后，他高谈阔论基督教对于维护国家安定的价值。尽管他很想同魏兰德继续讨论，但魏兰德已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于是这一幕有意义的场景就提前结束了。如果当时有两把椅子，那么讨论将更有价值。

歌德一直在旁听这场会谈，但他一直未置一词。

几天前皇帝曾在埃尔富特的一个用于早餐、会客、发令、签字的房间里与歌德单独交谈了一小时。那是一次精神的碰撞，是两股对抗电流之间的协调，这两位时代的伟人高谈着世界形势，虽然他们对大多数事情并未直抒胸襟，但却流露出了对对方的敬慕之情。从自然中汲取知识的歌德，只能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验证他以前的美好希望。这次会谈被彼此视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并详细记录；但在拿破仑，这一次会谈却没什么影响。

近十年来，歌德一直关注着皇帝的行踪。在晚年，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拿破仑的重要言论，自他以后直至现在无人比他说得更为深切。相反拿破仑对歌德却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这位诗人一直景仰自己，因为歌德只对他的少数知己透露此事，

拿破仑传

而在面对皇帝之前尚未提及此事。《少年维特的烦恼》皇帝一生不知读过多少遍，但当时他已失去了原有的心境，就像人们青年时的心绪只是闲散的幻想的替代品那样。这位年老诗人，在当时只有不到一百个德国人知道，在法国甚至找不到一个认识他的人，他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国际声誉在那时影响并不广泛，以至于皇帝对于他竟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写了几本除了他的好友赏识外几乎没有读者的怪书外，再没别的。在耶拿战役时，歌德还是皇帝讨厌的萨克逊公爵的大臣，当皇帝会见他时，对他的期望比穆勒和魏兰德少得多。

但像拿破仑和歌德这类人物，却具有慧眼识才的独到本领。当时皇帝正坐在一张大圆桌旁用早餐，右边站着塔莱朗，左边站着达卢，当他看到走到门口的诗人时，便要他进来，于是他惊呆了：面前的这位六十多岁的健康而英俊的老人，身上显现出一种他那个年龄难以企及的和谐，这种境界拿破仑不曾拥有，即使有也只能拥有一瞬间。歌德使拿破仑惊叹，皇帝不禁低喃道：“好一个人才！”这是一支穿透心脏的金箭、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印象比判断多——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位世界统治者并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位老人也是一位世界统治者。这句他以前从未说过，此后也未重复过的话，证明这位天才与歌德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血脉相连的关系，这就像两个超自然生灵在空中穿过云层的缝隙，然后有意识地伸出双臂，直到他们的指间一触，然后才被重新飞来的云雾分开；这是一个极为罕有的机会，就像传说中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会面一样。

多年之后歌德才谨慎细心地回忆和记录了这次会面，而且不够完备，从他别的自传中我们也只能窥见只言片语。

拿破仑称赞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他说：“您这部小说的

拿破仑传

结局令我不满意。”

“我知道，陛下，假如这部小书没结局才更合您的心意。”

皇帝冷静地容忍了这一讽刺的言语。他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说维特爱情的结局将成为一切悲剧题材的模范。歌德笑了——他在两封信中曾提到这种自由是罕见的，他承认这个批评是有道理，但人们应该给予艺术家一定的空间，当他使用一点难于被察觉的技巧时。

皇帝对这个在陌生的领域获得的一点小胜利暗自窃喜，继而又提起戏剧，他有“许多有意义的发现，就像一个最热衷于研究悲剧的法官，发现了法国的戏剧情节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所以他对描写命运的剧本极为反感；这种剧本只能向人们展示黑暗的时代”。

“还谈论什么命运！政治决定命运！”

他的这句话表达出了他真实的想法，他又面向达卢，谈起了赔款问题，然后又与刚进来的沙尔特搭话，最后他又转向歌德，狡猾地转移了话题，谈起一些私人的问题。然后他主动问道：“您对这里感觉如何？歌德先生。”

歌德当然也深谙把握政治机会的技巧，回答道：“非常好，而且我希望，这些天会给我们的国家赢得一点利益。”

“你的人民快乐吗？”皇帝问道，没有发觉他在运用向君主提问的方式问他——也许他与君王们谈话时使用这种提问已成习惯。皇帝现在对萨克逊实在提不起兴趣，他此刻只是在想如何利用这位智者。他不写史书实在是人才浪费。但是作为小说家，他可以记录这次会议；作为剧作家，他可以很好地描述我的罗马远亲们，这两件事由他去做肯定比我的人会更好，而且对于外国人而言其价值也可大大增加。因此皇帝说：“会议期

间您应该留在此地，并把这一伟大演出描述下来，不知歌德先生对于这一建议有何看法？”

皇帝对于这位不畏强权的诗人的谈话就此终止，这与他一向独裁的风格大相径庭。歌德谨慎地答道：“在古典作家的文采方面，我很欠缺。”

“这话带有政治味道，”皇帝想着又说道，“您的公爵邀请我到魏玛，有一段时间他的表现相当糟糕，但现在好多了。”

“就算他不够好，陛下，但他所受的惩罚也太过严重了。当然我不适合评判此事，无论如何我们对他都很尊敬。”

“很好，”皇帝想，“他忠于他主子，但同时也说明，这位公爵是一头蠢驴，我一定要让这个天才为我恺撒般的事业立言！这对于法国的影响将远非一场战役的胜利可比。”他说道：“帝王与人民从悲剧中吸取教训：这是诗人的最高荣誉！你应该重写《恺撒之死》，写得比伏尔泰更伟大些、庄严些。这将成为你流传万代的杰作！在这部悲剧中你应该向世界指出：如果上天赐予他足够的时间去实现那未完的计划，全人类将因他而得到幸福！到巴黎来吧！我要求你这样做！在那里你的眼界将更开阔，你新的文学创作也将有丰饶的沃土。”

诗人礼貌地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对这一邀请受宠若惊。“我不能再深入了，”皇帝想——就像前不久面对沙皇一样，“否则他会高估我对此事的关心程度，需要明白的是，他并不想从我这儿获取好处，也不想吸引我的注意力，怎样才能引起这位淡薄名利的人的兴趣呢？一定要让他看到我们所排的戏剧，这样会激起他写出更好剧本的雄心。”

“今晚到剧院来！那儿有许多王侯，你认识普里马斯王侯吗？他常在包厢里靠着符腾堡王的肩睡觉。沙皇你见过吗？你

拿破仑传

应该贡献给他一些关于埃尔富特的东西。”

第三次暗示，歌德最终不再拒绝他的示意吗？诗人只是报以微笑，爽直回答道：“我从不做这种事，陛下，所以为此我也从不后悔。”

这位法国皇帝颇有同感，但让人惊讶的是，这位革命家竟搬出路易十四的太阳王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太阳王时期，我们的伟大作家却有不同看法。”

“是的，陛下，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后悔了没有。”

“很好！”听了这一带着怀疑的答复后，皇帝这样想，这回答也使他与德意志人的阵线之间再无障碍。皇帝不再挽留诗人，而诗人则以一个质问的手势同皇帝道别，这是歌德不常做的与宫廷礼仪不相符的一个动作。

两位天才半公开的会谈给双方都留下了令人吃惊的印象。只不过对会谈感兴趣的皇帝，想以这次谈话获取他平生最为敬佩的诗人的帮助，但以失败告终了。原因很明显，皇帝想利用诗人，诗人却对皇帝无所求。他需要歌德为他歌颂业绩，而歌德只把行为看的最为珍贵，因此他不愿去巴黎。

尽管诗人用充满诗意的措辞婉拒了皇帝的盛情，但多年以后，当皇帝陷入低谷时，他仍未忘记他那一句把歌德与同时代的人区分开来的话：好一个人才！

二十一、日耳曼刺客

会谈的两个月，拿破仑已站在了马德里城菲力浦二世的雕像前。他曾来过这个宫殿，并匆匆走了一遍，而现在他在这位皇帝像前则默默伫立了很久，仿佛在和这位国王进行人鬼交

谈，以至于他的随从个个都沉默不语。“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挂天空，”这位观像的人还不能如此说。难道他刚刚在进军西班牙途中废除的宗教异端审判法庭对他还有用吗？难道他一直都在真正的推行民主宽容吗？他不是曾在许多国家里将自由套上枷锁，使之成为自己的工具吗？或许他说的太多，写的也太多了。菲力浦用那深不可测的眼神默默地俯看众生，一动不动，他看起来并不幸福，可幸福的又有几个呢？

一场令人不快的战争把这位国王引到了西班牙都城，西班牙人策划的阴谋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恶果。那些在那年春天被他所废掉的王公大臣们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然而皇帝对西班牙这个民族了解并不深切，当西班牙人民为重新夺回他们引以为豪的生活尊严揭竿而起时，皇帝却只把它称为愚蠢的叛逆。“这些堂吉诃德的尊贵同乡，他们的残酷、自负、胆怯统统暴露无遗了。宗教法庭和修道士把人们变得无知……西班牙军队活像阿拉伯军队一样胆小如鼠，农民形同埃及的农夫，修道士无知而奢侈，上层贵族腐败堕落，毫无生机和活力。”

他没有认识到自己错了，虽然他在这儿征服了他们，但也仅仅限于今天。明天，民众们将拿起武器从屋里射击外寇，谁阻挡得了他们呢？皇帝早就在他的亲信面前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向参加过第一次战役的老战友文生道：“这是我生平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替我想个办法，出个主意吧，让我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

“您应该把这个国家还给他的人民，陛下。”

“哈！说得轻巧。想想我的地位和处境吧，我是一个夺权者，为了达到目的，我必须依赖全欧洲最锋利的剑和最聪慧的头脑。谁想阻挡我，也必须拥有相同的条件。这种武器和头脑

拿破仑传

的威信是永不能放弃的。我不能在世人面前说我犯了大错，而率领一支败军撤退。您考虑考虑，这可能吗？还是出个好主意吧！”

知错而不改，而向老友直接地展示困惑，以求得一个好建议：如今的拿破仑到底是年轻呢还是年迈了？他不是创造过八天内打败腓特烈大帝的著名军队的辉煌战绩吗？但在西班牙，他在八个月内仍未克敌致胜。他以前总是和君主雇佣军或贵族军团作战，那是在崎岖的丘陵地带，在沙漠里，在波兰的泥沼地上，或是在安达卢西亚的群山中。可是，这次不同了，按他的一贯作风，这真是迟缓而枯燥。这里的环境也使他的数学失去效果。

他的皇兄在这种局势下非但不帮他，反而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竟想成为西班牙人，以使自己更有教养和风度，而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争吵。他曾作为国王被迫逃亡过一次，最后又不得不跟随着正在前进的皇帝回到西班牙，他完全可以认为这会成为人们的笑料，而皇帝以其强悍的性格更可以在亲密的罗代莱面前埋怨皇兄：

“约瑟夫想博取西班牙人的爱戴并向他们证明他的仁慈。国王们的仁慈并不只是体贴，而应让人敬畏……他来信说他想回茅芳甸隐居，现在事情这么多，他想让我独陷困境。……他说他宁愿终老山林，也不愿看到邪恶的流血战争。……血不是法兰西人民的！今天他是国王，若非他心甘情愿，他还可继续呆在那不勒斯。阻挡我吗？我不需要家庭……我的兄弟们根本不是法国人，唯独我是……荷兰国王也谈到要隐退。我倒在想，我们三兄弟中最有权利隐退到茅芳甸去的应该是我。”

他为什么不同约瑟夫闹翻呢？沙尔特元帅，西班牙总司

令，可能也是他最器重的将领，而他为何不像对缪拉那样赐给他一个王冠呢？”约瑟夫写信说，如果我更器重另一个人，我就给那个人以王冠。可是，我并不是出于对约瑟夫的器重而封他为王的。我若是论功行赏，那我有完全不同的选择！我需要我的家族来支撑我的王朝，这是我工作的原则。”

现在，在马德里，他下令重建新秩序，可此事并没多少人响应，更别提拥护了，同时还受到大英帝国的威胁和西班牙人民的痛恨。但这一切都阻止不了拿破仑一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去年十月份，他还从魏玛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沙皇在舞会上尽情跳舞，但他没跳，因为“四十岁到底是四十岁了”。他一方面把自己日益发胖的体型当作笑料，一方面又在平安夜的暴风雪中，像娄地时代的将军一样带领人马徒步攀越了瓜达拉马山，偷袭了英国军队，但由于雨雪阻途，道路泥泞，他无法将败军追捕，正如弗莱得战役之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国人在自己的眼皮下乘船逃生一样。他应该追击躲入山中的英国败军吗？那将使他的军队离法国更远吗？当他驻停于卡斯第尔中部时，巴黎又在说什么呢？

这时秘密信使悄悄来到了阿斯托尔加的临时宿营地。现在他可以知道“家里”的情况了。在读到其中一封信时，他突然沉默下来，浑身颤抖不已，整整一小时，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没说一句话，就连最亲信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然后他突然下令，命令司令部立即回国，他本人则脱离军队和将领，假道瓦拉多里火速回境。

“啊，有远见的菲力浦国王果然是对的！”皇帝坐在马车里想，“不但不应取缔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而且应在法国建立

拿破仑传

起这样的组织。巴黎有阴谋，而且出自内部。只有塔莱朗和傅谢二人相互仇恨、相互监视、相互告发，我才能万无一失，现在他们却串通一气，结成联盟，连缪拉也加入了！”

这封使他火速回国的示警信来自欧仁和皇帝的母亲。尽管拉蒂西娅业已年迈，却能在危险时刻——而不是节日来临时——变得敏锐、活跃，她是一位科西嘉母亲，她的孩子她一定要保护。至于塔莱朗何时开始生出二心及到了什么程度还无法确知。皇帝所关心的是有人在他离法期间向奥地利公使报信，说突袭法国的时刻到了，至于是否是塔莱朗，无法证实；即使可以，这样伟大的主子又能逮捕这样伟大的奴才吗？渐渐地，无形的权力从他手中溜掉，聚集到了他们手中，然后被用来摧残他们所憎恨的他！在去巴黎的四周旅途中，对他豢养的奴才，皇帝心中郁积着熊熊怒火。

刚到巴黎，拿破仑就马上召开了一次国民委员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多数参议员和全体大臣都目睹了皇帝的报复。自然那两个“被告”也在场。一开始皇帝就怒斥塔莱朗道：“你这个小人，卑鄙的流氓，你毫无信义可言！你甚至能干出卖你父亲的勾当！我一直视你为心腹——但那毫无用处，你依然会做出这种事来。当初你竭力蛊惑我到西班牙冒这次疯狂之险，现在你又在公众前大声谴责它！你告诉我当甘公爵的行踪，并煽动我严刑对他……你和那些由你看管的西班牙被黜王室联合反叛。如今，你看到西班牙事件铸成了大错，便厚颜无耻地对每一个信赖你的人宣布，你曾多次劝过我……你把我给你的御前大臣的钥匙还给我……让你像一只玻璃杯一样粉身碎骨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完全有这个权力！但你实在太无耻了，不值得我一击！”

拿破仑传

拿破仑整整骂了半个小时，听者都惊呆了。塔莱朗则洗耳恭听，躬身后退，“多么可惜啊，”在外面他向他遇到的一个朋友微笑着说，“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竟会表现得如此粗鲁！”在会议室里皇帝又转而训斥傅谢，说控制公众舆论是他的职责，纵容皇帝的敌人则不可宽恕。

听者缄口不语，而傅谢只是无声地躬身聆听“审判”。皇帝接着以发命令的口吻说，所有的高级官员将被剥去言论自主权，他们只能是传达他意志的工具。他还威吓说，怀疑皇帝就是反叛的开始，而发表反对言论则是完完全全的叛逆。

此时，全巴黎都坚信这两个叛徒若不被流放，就定会受到监禁，但是两人连职都未免！傅谢留任，因为有谁能像他那样快速地获取情报呢？塔莱朗不动，仍然微笑着出入宫廷，周日宫廷觐见时，他总坐在皇帝视力能达到的地方，当皇帝向他邻座的人发问时，他就代为回答。拉纳元帅有一句话完全正确，他曾说：当你和塔莱朗交谈时，即使有人在背后踢他，他也决不会露出半点儿异样！不久，人们又在宫廷的夜宴中发现了他们，随后又一瘸一拐地，跟着他的主子离去，进入书房，因为能与我真正谈得来的，只有他一个呀。”

更要紧的事登上了议事日程。德意志已经苏醒，开始动荡起来，所有人都将目光聚向奥国；而普鲁士国王仍下不了决心，并从马德里下令，将冯·施泰因男爵逐出普鲁士；蒂罗尔人民的反抗情绪与西班牙一样高涨；奥国现在不仅和大英帝国结盟，而且还同土耳其订约，开始了第五次扩军备战。经过一番激战而被丢掉的萨拉戈萨，又有谁去过问呢？叛乱一天镇压不了，在西班牙的军队便一天撤不回来。当二十五万大军困在西班牙时，战败已成必然，这正是促使奥国反抗的原因。

拿破仑传

拿破仑惟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俄国能牵制奥国。当俄国公使罗曼采夫准备动身回彼得堡时，他以厚礼相赠，并保证说他会撤出普国，只希望沙皇亚历山大能宣布两国结盟，以威慑中欧。

但亚历山大反而犹豫了：他相信了来自维也纳、柏林、伦敦的保证，此外一向优柔寡断的他一面在他的大公们的压力下被迫让步，一面又下不了决心与他们同仇敌忾；同时维也纳方面让奥国皇太子娶俄皇之妹以结秦晋之好的计划也落了空，俄皇决定中立！

皇帝对他这位朋友的背信弃义伤心不已。他本不应如此信赖他，他的自尊受到损伤，他的苦心全付诸东流了，事实上他已无事可做，惟有操练士兵：预备役士兵都已经先期征召入伍，而军费的筹集仍需一定时日和努力。在西班牙事件的影响下，公债已下跌百分之七十八。但是，奥国完成预备的速度比他预计的还是快得多。四月，谍报说敌人已开始进军。当晚十点，拿破仑被此消息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发出全军动员令，要求这个庞大机构在四小时内准备就绪。

一到巴伐利亚他就轻易地看出了奥军行军所犯的错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如此走运，真的，一个亲历此事的人后来描述道：“皇帝好像高大起来，他的眼睛发光，他的目光、他的情绪，以及他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一种愉快，他叫道：‘他们被我抓住了！他们已无路可退！一个月后我要把军队开进维也纳！’”他把时间估多了，三周后他就到了那里，士卒在四十小时内行军超过一百公里，在接近进行的五次战役中连战连胜，击溃了敌人；后来他宣称这是他军事操演的最好成就。在最后一天里他的脚部却受了伤，从而使他全身不毁的神话遭到破

灭。子弹击中了他那阿希里斯的脚后跟。

但这件事没有阻止他继续前进，他横穿德意志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拿破仑的马车简易而舒适，既可以睡觉休息，也可以如同在杜伊勒利宫或帐篷里一样发号施令。战胜行旅困难的他是第一个人，进军速度虽未“绝”后，但肯定“空”前，只用了五天就从巴黎到了德累斯顿。车中有许多加锁的抽屉，用以放置公告、公函、备忘录，车顶上挂着马灯，用以照亮车厢。他前面还挂着一张行军地名表，行军所经沿途驿站一一注明。信使来时，贝蒂埃或是其他某个在附近的官员就马上过来，在嘎嘎作响的马车里记下紧急命令，随后传令兵便把命令传往各处。

那个马木留克人在御座旁孑然独坐，两个车夫驾驭着六匹骏马，侍者、随从、轻骑兵随侍在侧。队伍行进在越来越狭窄的道路上，热浪滚滚的尘土在白天是遮天蔽地，在长夜漫漫的晚上则烟雾迷濛。路旁农人目睹此状观景象，惊诧万分，他们确信这伟大的拿破仑就是撒旦的化身。人们从杂乱的车辙中可以清楚地指出他的行踪，因为在他的车后是一路的纸屑，拿破仑不仅把信封和其它废纸抛出窗外，而且把他认为已无用处的报告仔细地剪成碎片，连同和翻过的书籍看完的报纸也统统抛在马车外的烂泥中。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下车，总有准备妥当的热水浴等着他。凌晨两点或如拿破仑自己所说的更早一些，他口述命令；到四点时便抓紧时间休息，三小时睡眠后，又开始继续前进。总有四个轻骑兵环卫在他的四周，形影不离。当白天他用小双筒望远镜察看周围情形时，轻骑兵跟随其后；当他用大望远镜时，就靠在侍仆肩上，以省力气。战时不管停留时间长短，也不管

拿破仑传

在营地中、帐篷中、马车上还是火堆旁，必须准备有一份地图。任何随员若不能及时在地图上找出他要研究的地点，他就大发雷霆——就连纳夏泰尔亲王贝蒂埃也不例外。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在何处，地图总是不离左右。地图上面插着有色的小针，晚上点上二三十支蜡烛，并在地图上摆上一副圆规。这是他做祷告的圣坛，是这个征战四方的流浪者的真正家园。

现在，不费吹灰之力，他又占领了维也纳，把作战地图带进了美泉宫他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但战争的号角刚刚吹响。

此时在他的庞大帝国内发生的事对他的征战很不利，这足以鼓励敌人。西班牙的消息不妙，在北意大利，欧仁遭遇埋伏，此时，在那不勒斯，缪拉必须出兵。这位罗马皇帝于是立即与教皇中断关系，正如许多世纪以前霍亨斯陶芬家族之所为：四年前，从同一写字台上他发出废黜那不勒斯皇帝的谕令，如今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罗马教皇。因为此时拿破仑的宝剑须向四面八方出击，他已来不及也不能够考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后果了——为了与他在意国的军队取得联系，他下如此危险的诏谕也不在乎。

但恼怒也是原因之一。年初，他在西班牙中部提起过与教皇失和的原因：“教皇去年太无礼，他把圣烛送给其他国家的君主，而不是送给我们。写信告诉教皇，我们不希罕他的圣烛，我们的三位国王也不要他的。你们知道，圣诞节时，我自可以从我的神甫处得到圣烛，教皇的朱袍和权力并不能增添圣烛的价值。地狱里有和教皇座下同样好的教区！我的神甫赐予我的圣烛与教皇的一样神圣！我没有必要要得到他的蜡烛，我们的国王都不要他的蜡烛。”

他对付教皇的这种伎俩，就像个新教徒，也像个革命者，

拿破仑传

但这样做的却是正陷于西班牙泥潭和大混战中的拿破仑皇帝。在美泉宫里的办公桌上，他毫不犹豫地谕令贬教皇为侯爵，使其谪居梵蒂冈，每年拨款两百万。

皇帝这样的行为却使身边的一些人感到惊慌失措。因为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圣灵降临节，就是五天以后了。皇帝这不是在向上帝挑战吗？笃信上帝至于迷信的人，很快就为他们预期的灾难指出了证明。五天后，也就是在圣灵降临节那天，拿破仑将遭遇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败仗。

有人认为在阿斯佩恩——埃斯林发生的战役不分胜负，但反正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算作拿破仑的胜利。当时多瑙河大桥的意外被毁，这给战局造成的影响，正如他在马伦格、里沃利、莱地和其它许多日子中从上帝的即兴创作中榨取胜利一样。他忠实的朋友与部下拉纳元帅受了致命伤，拿破仑赶到他的身旁，据传拉纳元帅面带不满，对皇帝口出怨言。那天晚上拿破仑独自枯坐冥思，无心用饭，也拒绝接见任何人。

——输掉了？有可能输吗？他暗自思忖，揣测未来。我这阿希里斯的脚后跟被枪打中，那个枪手比塔莱朗瞄得还准？在敌人的眼皮下渡河的确是太冒险了，这全是我自己的错，已渡到河中心的拉纳是对的。还有巴黎，巴黎会说什么呢？怎样向巴黎通报这个消息呢？踌躇不安，他又回到美泉宫，这只是在敌国包围下的一座宏伟而冷清的宫殿。拿破仑想起了他的波兰情人！那可爱的瓦莱夫斯卡要是在此该多好啊！他知道她现在还在波兰的一所行宫里，但她的心一定在惦记着他，只可惜她去年没给他生个小王子。

他要召她来身边。

罗马传来了古怪的消息。不久前给教皇的废黜令即将执行

拿破仑传

时，教皇却针锋相对，驱逐拿破仑出教。这让皇帝不高兴吗？不，他笑了，他嘲笑这天主教式的中古主义。这位军人，这位靠自身奋斗获得今天的皇帝，轻蔑地暗暗思忖：

“教皇曾想亲手把王冠戴在我头上，但我却在圣母大教堂里自行加冕，或许这就是他的报复！但什么叫做神圣？教皇神圣？天主教神圣？耶稣基督是否存在都还得划个问号呢。我不会管这些，只要能利用它就行了。在现在这个开明的时代，只有对小孩和他们的保姆，那些诅咒才有作用。在雾月十八日，在科西嘉，我不也被革出教会吗？这类滑稽剧常带来好运气！”

拿破仑高兴起来，带着明显的良好兴致，他着手回击马尔希菲尔德的敌人。在瓦格兰，他卷土重来，就如过去的三十次战斗一样，凭借优于对手的“该死”的武器，被逐出教门的拿破仑再度大胜虔诚的奥国皇太子卡尔。一切进展顺利，在两天的战斗快要结束时，精力过人的皇帝也感到疲惫不堪，土耳其奴隶把熊皮铺在战场上，拿破仑要他在二十分钟后叫醒自己。他一分不差地醒了，又一次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而这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第二天，当他向他的皇后通报这次新的胜利时，他诙谐地写道：“我被太阳晒成了褐色。”他又恢复了常态，情绪极好。

回到美泉宫，波兰情人瓦莱夫斯卡正在等他。过去曾有多少俏丽的身影堂而皇之在这座豪奢的宫廷里娉娉婷婷，为哈布斯堡王室承欢侍宴！如今这个科西嘉的冒险家却对近在咫尺的伯爵夫人关怀备至，且形影不离。他俩再次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在芬肯施泰因他就曾向自己和她许诺这个日子的到来，但真正成为今日却要看世事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

拿破仑传

几周后，瓦莱夫斯卡觉得自己怀孕了。这一次，她可能给他以十二年来所祈求女人，而仅仅得到过一次的礼物吗？这首美丽的诗有了新的内容。现在是八月十五日的凌晨，拿破仑躺在波兰情人的怀里等待他四十岁生日的到来，想到一大早巴黎、全法国和所有受他统治的地方都将礼炮齐响，寿钟同鸣，以庆贺这一天的来临——教皇曾友善地定之为“圣拿破仑”节——而第一个祝贺者不是他的万千子民，而是这位年仅二十岁，又不太懂得他所掌握的两种语言，但眼睛却比语言更传神的美人，岂非有些奇妙？或许十年前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眼前，那时他从埃及返回，把命运托诸海洋，而那里英国的罗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捕获，但是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拿破仑已不是十年前的他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比那时快乐，因为他是“一切的主宰”的奴隶了。

就是与两年前在芬肯施泰因时相比，他也有所不同了。那时他是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接受东西方君主使者的拜见。如今，他的帝国已改为守势，就是对目前的大胜也不能盲目乐观。

在瓦格兰胜利之日，他意识到他的罗马臣民由于一件愚蠢行为而受到了伤害。“他们想拘捕教皇，真是无知之极！他们应当拘捕红衣主教，让教皇安居罗马。”他曾嘲笑过被逐出教门，“它只是一纸空文，毫无约束力，法国的主教们总有一天会将它取消。”但作为政治家，他敏锐地了解到拘禁教皇这位“引路者”意味着什么：这将置他于死地，因为被幽禁的教皇，其道义上的力量，较之把人“逐出教门”的教皇要大得多。

有来自西班牙的信件报告说，英国方面正在修复创伤，恢复实力，而那些公开的和隐蔽的西班牙人已与之联合，在荒郊

拿破仑传

野林里更顽强地抵抗。与此同时巴黎方面也报告说，傅谢违背命令，到处招募国民军。很显然，傅谢是要引起全法国对英国的畏惧，并在新募军队中煽动日益强烈的抱怨。

怎样的局面啊！其波及范围越广，相应的危险性就越大。收到罗马、巴黎的密函已有八天，来自西班牙的则有十六天了，等美泉宫的新命令传到瓦拉多拉特时，局势已经再一次急剧变化了。如果有一种工具将人的意志像光电一样迅速传送出去，那么即使在这个小房间里他也可以统治世界。但事实却只令拿破仑心焦不已。事已至此，他只有加速与奥议和。但奥地利由于受到匈牙利、英格兰的鼓动，故意把议和拖延了数周之久。这位胜利者前不久要求奥国割让其领土的三分之一以及上百万的奥国居民，遭到了奥地利的拒绝。拿破仑于是另辟道路，以一种令人赞叹的、完全不同于旧式外交家风格的坦率，在某次同巴布纳伯爵长达七小时的谈话中，向对手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阿斯佩恩—埃斯林根的失败是出于我的错误，那完全该由我负责，但士兵对我的信心与忠诚却没有丝毫动摇。”他接着概述了他过人的战争艺术：“我愿意指出你们常犯的错误……你们在战斗前一天就制定了作战计划，但你们所掌握的仅仅是自己的阵地情况，而对敌人的动向一无所知。而我从不早下命令，在战斗的前夜我会格外谨慎……天一亮我就派出侦察兵，亲自观察阵地，只要心中还有疑惑，决不散队伍……然后我向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绝不被地形拘束。你们说我大量使用火炮，伤人过多，这没错，但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我的军队已感到疲惫，我们渴望和平，这一切使我必须动用比从前更多的大炮，从而才能尽量避免白刃战。”

拿破仑传

随后他又谈到了他的盟国：“现在我可以相信沙皇，但我不敢保证这种关系能一直延续。至于普鲁士，你我都清楚，它在贵我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说完这些，他突然间把从前提出的要求减半，越过他的外交大臣，直接向奥国提议结盟。拿破仑此举实属无奈，他必须尽快返回巴黎了。现在议和的新基础找到了。奥国割让两地领土给莱茵联邦和俄国；同时给拿破仑出让一条通往巴尔干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上，谈判又持续了几周，瓦莱夫斯卡美丽的秋波缓和了他的急躁。

十月份，拿破仑在美泉宫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一个青年在忙乱中挤进宫来，其行为举止引起卫兵的注目，他被捕了，士兵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长刀和一张少女的照片。在卫兵室的审问中，青年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坚持面见皇帝。不久士兵把这个十八岁的金发青年带到了拿破仑面前，在皇帝面前，青年态度严肃、坦率、无畏而有礼貌。他是一个新教徒的儿子，叫弗里德里希·施达布斯，拿破仑用法语问他，拉浦翻译。

“我说的是实话，我要杀您。”

“年轻人，你一定是疯了，不然就是病了。”

“我很正常，既没疯，也没病。”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呢？”

“因为您在摧残我的祖国。”

“我摧残你的祖国？”

“也就是所有日耳曼人的祖国。”

“是谁指使你来的？”

“没有谁，我的灵魂告诉我，必须杀了你，才能挽救德意志和欧洲。”

“你以前见过我吗？”

拿破仑传

“见过，在埃尔富特，那时我是您最大的钦慕者，我相信您会终止战争。”

皇帝召来医生，希望证明这个青年是疯子，但医生禀告：他心智正常。

“您瞧，我早就告诉过您。”

皇帝局促不安，他喜欢这样坦率而勇敢的青年，不忍心把他处死。在他面前的，既不是党人，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更不是摧毁原则的谋叛者，而只是一个可笑而不令人讨厌的理想主义者。德意志派了个拿长刀的布鲁塔斯来对付他。

“我想你是精神错乱了，你知不知道你正在给家庭惹祸，请求我的饶恕吧，青年人，你只要说你感到悔恨，那我就饶你不死！”拿破仑从来不曾对别人，当然更不曾对一个刺客这样说过话。青年毫无反应。难道这个暗示不足以打动他吗？“你好好想一想？”

“我不要您的饶恕！而且也不后悔，我只是深深遗憾没能杀死您。”

皇帝生气了：“真见鬼！难道犯罪是你的理想？”

“这不是犯罪。它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施达布斯反驳说，依然不卑不亢。

“嗯，照片上是谁呢？”

“我的爱人。”

“你的爱人会赞成你的疯狂行动？”

“我没有成功，她将感到惋惜，但同样会为我的勇敢而骄傲，因为她和我一样恨您。”

“一个漂亮姑娘，”皇帝看着小照片时这样想，“真的要处死这个小伙子吗？不，我要赦免他，他要恨我，对我又有什么

关系呢？”他又一次盯住施达布斯，依然捏着照片，“假如我赦免你，这姑娘心中一定很高兴吧！”

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施达布斯坚定地說道：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皇帝转过身，吩咐卫兵把他押走。高伯尼当时在场，皇帝随后同他谈了很久有关“光明会”的事。突然间，他转变了话题：

“必须媾和了。你马上坐车回城，把奥地利人找来。重要条款已大致确定，只有赔款问题还未解决，对此，两方的出入也不过五千万。把我们的要求减半，在和约上签字吧，上次的草案拟得不错。你认为必须增加的条款我给你权力。我命令你全权负责这件事，但请记住：我要的是媾和。”

这位青年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这种印象虽不能称之为“惊惧”，但是“警告”总嫌太温和，也许这样说更准确：皇帝的内心已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亲自谈判了三月之久，而为了空出一天时间，他竟把如此大的事交给他的外交大臣！与此同时，他下令再审施达布斯一次，但这位狂热的青年宁死都不低头。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外交大臣送来了连夜拟好的和约。握着和约，皇帝很是满意，大大地夸奖了他。

就在这一天早上，那位青年被枪决了。

在卫队开拔前，皇帝又提到了那位青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一个年轻人，一个日耳曼人，一个新教徒，受过良好教育，却犯下了这种罪！他死的时候后悔了吗？”答复是施达布斯对着枪口高呼：“自由万岁！杀死暴君！”皇帝没有说话。

但拿破仑叫人把这把德意志长刀带回了巴黎！

二十二、帝国的继承人

约瑟芬皇后晕厥在地。拿破仑叫来宫廷总管，叫他把皇后背进房间，自己则手持蜡烛走在前面。因为楼道很狭窄，他把蜡烛递给侍从，亲自和总管抬着约瑟芬。他温柔地扶着她躺在床上，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离开了房间。拿破仑刚走，约瑟芬就睁开了眼，原来大叫、晕厥，都是装出来的。总管后来道出了实情，说当他背着约瑟芬上楼时，她悄悄告诉他，他抱得太紧了，弄得她很不舒服。

显然，她内心十分害怕，也十分痛苦，就在今晚拿破仑告诉她，她得离开杜伊勒利宫。在这里她可统治了十多年！事情再不能如此继续下去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计算着他的死期，国外是拿着长刀的德意志狂徒，巴黎则有和英国人密谋的傅谢。帝国需要继承人，继承人必须是和有皇室血统的女人生的。离开美泉宫，刚回巴黎，他就把这一切向约瑟芬摊了牌。也许这也是一个报应吧！他没有办法把已身怀六甲的漂亮的波兰情人扶上皇后的宝座，但是那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他期盼已久的。老实说，一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会选定哪个女人作为他的皇后。

母亲、兄弟姐妹一语未发，表情严肃，围桌而坐，这是在开家庭会议。约瑟芬也来了，但在沉默里她能听到这群人噎在喉里的无声的欢呼，今晚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这个老女人必须滚蛋。激动的皇帝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宣布：皇后不能为帝国生下继承人，为此他不得不与她离婚。“只有上帝知道我迈出这一步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为了法兰西的将来，一切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十五年来是约瑟芬使我的生活美满，是我亲手给

她加冕，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生都把我看作她最好的朋友，因此我决定，保持她皇后的身份和头衔。”约瑟芬努力克制了感情，她请大法官替她念了同意书。

所有人都在离婚议定书上签字。拿破仑的签字比他在公文上的要清晰得多。在他的全名下面，优美而有力地划了长长的一道杠。他以一个真正男人的气度了结了这件严肃的事情。约瑟芬精神紧张，紧挨着他的签名，在右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像仍旧在寻求他的庇护。皇太后写上了她的“M”，正如她的儿子写上的“N”一样，也在签字下面划了一道杠。

出乎意料地，那晚约瑟芬走进了拿破仑的卧室，她靠在他的床边，挂着泪珠，披散着头发。翌日，由拿破仑搀扶着，约瑟芬离开皇宫，坐车前往玛尔梅庄，活像哀怨的尼欧比。在离开之前，她还不忘玩了一个算不得高明的花招，她请求麦俄瓦尽可能多地在皇帝面前提起她。

拿破仑独自前往特里亚奴宫，如今那儿已人去楼空了。在那儿拿破仑举行了一个“葬礼”——一个情人为从此分离的爱人进行的“葬礼”。他在三天里不做任何事——这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就像一个佛教圣人在三天之内完成的工作。他不接待任何人，不下命令，不读书，不记笔记；这十五年里，由他的内在力量推动而不停旋转的巨轮静止了三天。不久之后，他到玛尔梅庄拜访他的“皇后”，回来后又写信给她：

“我的朋友，我发现你今天气色很坏，这不是我愿意看见的。你不应该如此忧郁，保重身体啊，不要令我如此牵挂。如果你爱我，就向我展示你的坚强和满足。你不应该怀疑我对你的满腔情意，也不要认为，如果你不高兴，我还会高兴得起来……当我重新回到杜伊勒利宫，大殿恍若无人，我无法不感到

拿破仑传

悲伤。我感到如此孤独……好好地生活吧，亲爱的朋友，记住，我祈祷着你能安睡……”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之后，这个年逾不惑的皇帝写出了如此深情的信，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花费：每年皇帝给她三百万，再加一副红宝石，“这可得用掉四百万，在此之前我会找人估一下价，以免珠宝商骗我的钱……在玛尔梅庄的衣橱里你可以发现五十至六十万法郎，是为你添置银器和衣物准备的。我已经为你订了一套漂亮的瓷器，但我吩咐瓷器匠一切听从你的安排，以便这套瓷器真正令你满意……今天早上，一个侍从告诉我，他看见你又在哭。难道住进玛尔梅庄，你真的就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吗？然而在这所房子里我们曾经真正相爱过，快乐过，这种爱情永远不能改变，至少就我而言，我对你的深情是不可磨灭的。我很想探望你，但我得先知道，究竟你是一个柔弱的妇人，还是一个勇敢的女子。我自己是软弱的，而且这软弱使我十分痛苦。再见，约瑟芬，晚安！”

那种久违的口气又回来了，仿佛又是当年年轻的将军从米兰写给巴黎的妻子充满激情的信。今天，他也是用曲调来传达那绵绵情意；只是当年他全副身心地演奏，而今却孤独地对着空荡荡的皇宫进行低音的独奏。

不久之后，首相举行假面舞会，维也纳前驻法大使梅特涅侯爵的夫人出席了舞会。一个戴绿面具的人拉着侯爵夫人的手走到外边。人们都知道那人是谁，因为不戴面具的拿破仑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但戴上面具的拿破仑却一望可知：他是这世上一出天才的独一无二的悲喜剧的主角。在闲谈了几句之后，拿破仑单刀直入：某公主会不会接受他的求婚。

“陛下，这我可不知道。”

“如果把这公主换成你，你会接受吗？”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位维也纳的贵妇微笑着说。

“多狠心啊！写信给梅特涅侯爵，问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陛下，那您得向施瓦茨贝格亲王说去，他才是现任驻法大使。”

离婚之后的拿破仑又恢复了革命时代直截了当的作风，这只不过是他的即兴之作。当晚他又委托欧仁，要欧仁于翌日清晨向奥国大使提出这个问题。哈布斯堡家族中无人具有如此敏感和单刀直入的特性，而且对于拿破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沙皇没有表态，经受了四度战争的维也纳必须加以安抚。如果不能立即得到不易到手的，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科西嘉岛人的家族观点又在作祟。甚至不愿召开作战会议的拿破仑在离婚之前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新婚之前又开了一次。像六个星期前一样，拿破仑家族的人围桌而坐，高官显贵都在场。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透露，尴尬的气氛始终笼罩着这间房子。皇帝表达了他想有个儿子的愿望，接着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我宁可在上流社会中选择我的新娘，或者从法兰西英雄的女儿中选择我的新娘，从而使最好的法国女子成为法国的皇后，而不是别人。但是我作为法国皇帝，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我的婚事要和他国的风俗相适应，要和政治任务相符合。许多君主愿和我结盟，我相信，任何欧洲皇室都不会拒绝我的求亲。我想在三家之间加以考虑：奥皇室、俄皇室和萨克逊王室。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拿破仑传

正统思想在这个独裁者心中开始起作用，这也正是他日后失败的关键所在。为什么皇后不能是自己所深爱的瓦莱夫斯卡，就算法国的皇后必须是法国女子，为什么不能是那些法国功勋们的女儿？可别忘了，她们的父亲是由他封为亲王的。正是这些法国英雄们曾帮助他改朝换代，曾经两次为自己加冕，把世袭的贵族变成仆从，把高贵的帝王废黜，而让小店主的儿子取而代之。而如今，贵为皇帝的他为了得到一个儿子，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惜与心爱的女人分开，这一切打破了人们对这位已神化的英雄的崇拜。

在这清冷的皇宫会厅中，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掀起讨论，因为大家像事先串通好了一样，一致反对选法国女子。欧仁和塔莱朗赞成奥皇室；缪拉不同意，他说玛丽·安托瓦内特会给国家带来不幸；一些人赞成萨克逊家族，又有一些人赞成俄皇室。皇帝倾听了他们的意见，然后散了会，按照心中早已打算好的开始行事。当晚，他就发信到维也纳。所有在场的人中只有一个大臣看得最清楚，极力主张同俄皇室联姻，但对其主张的真正原因却没说出来：“在两年内，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同这未联姻的两个国家开战——而奥地利是三国之中最不足为虑的。”

拿破仑在写给沙皇的信中说，他受约束已经太久了，并且在法国皇宫与一个俄国东正教牧师住在一起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他还得知“贵公主安娜年方十五，豆蔻当年，尚不能承担起皇后这一重任，皇帝迫切需要得到一个儿子，他不能为安娜公主再等三年，这与皇帝的目的相距甚远”。他用这种荒唐的理由来搪塞这次联姻。

哈布斯堡王族是一个丁兴旺的家族。拿破仑获悉，他未

来的新娘的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而她母亲那一辈人中，有一个生了十七个，还有一个生了二十六个，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这才是我要娶的女人！”毫无疑问，弗朗西斯将会接受这位法国皇帝的求婚，他十八岁的女儿也不会反对。拿破仑亲手对公主写了一封信，他的字迹潦草，虽然有麦俄瓦在旁边鼎力相助，但读信的难度实不亚于辨认小学生的笔记。

“亲爱的妹妹，您天生丽质，风度翩翩，我会拜倒在您的脚下，甘愿侍奉您一生。我请求您的父皇将您的幸福交付于我，也希望公主能给予我这个荣幸。如果您不只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顺从父母而接受我的请求，那将是我莫大的光荣。只要公主对我表示一丝爱慕，我将万分珍惜地保护这一份恩赐，永远忠实于您，永远顺从于您，并将此作为我一生最崇高的事业……”

此前可曾有过任何伟大的天才写过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信吗？他当然知道自己未来的新娘之所以同意这场联姻仅仅是出自对父母的顺从和孝心，她对他不会有丝毫的爱慕，在她心目中，他是魔鬼，正如魔鬼一样让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赶快划十字。当然他也明白，比起得到这个高傲的公主，他有更伟大的事业，这个他在信中盛赞的公主，除了带有哈布斯堡家族的血统，既不漂亮也不聪明，既不多情也不勇敢。从来不求人的拿破仑处在如此微妙的环境中，不得不写出这样的信来。

以苏丹似的奢华，拿破仑派他的朋友贝蒂埃到维也纳代表他向公主求婚，给新娘带去了他的镶钻石的画像和价值一百五十万法郎的宝石。在霍夫堡举行的代行婚礼上，新娘的叔叔卡尔大公代表拿破仑，卡尔大公曾多次败在拿破仑的手下。

此时，拿破仑抛开国事，注意起了衣着用具，他给玛丽·

拿破仑传

安托瓦内特价值五百万的聘礼，公主的嫁妆却不过五十万。他甚至细心研究玛丽·安托瓦内特到来的细节，以免失礼而被哈布斯堡家族的人耻笑。他在鞋匠那儿订制带扣的鞋，裁缝那儿订做时兴的礼服。为了对付发福的身体，他骑马、打猎，还学会了跳舞。

在来巴黎的途中，新娘收到一封又一封字迹潦草的情书，但不幸的是她只能认出信中“N”的签名，而且每天她都会收到鲜花。公主的车队越来越近地走近拿破仑，再过一天她将在贡比涅同她所嫁的那个可怕的男人见面，他同家人正在那儿等候。

听到了公主的消息，突然间，勇敢的率性、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和蓬勃的热情使拿破仑冲破旧礼节的樊篱。他脱掉礼服，穿上旧日戎装，跳上没有徽章的四轮车驾轻便马车，驶向公主到来的方向，去迎接新娘的到来。途中突遇暴雨，他本打算给新娘一个惊喜，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在途中换马时新娘的车夫还是认出了他，并大声叫道：“皇帝陛下。”他立即跳下车，坐在新娘的身旁，屏退侍女，亲吻她，然后又为自己的浑身湿透而大笑。在尴尬之余，新娘说了一句漂亮的话，打破了僵局：“陛下，您本人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她并不漂亮，”他想，“嘴唇有点厚，脸上有雀斑，但是晶莹的蓝眼睛令人喜爱，发育得很丰满，如花蕾般新鲜和娇嫩。”

那天晚上，宫廷司仪们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节目都没有派上用场。人们看到皇室家族并不是礼仪的迷恋者，而是自由来去。献花的女孩子也不得不尽量缩减她们的祝福，因为所有的人都全身湿透，冷得发抖。晚餐是临时准备的，卡罗利娜陪同

拿破仑传

新人一起进餐。凌晨一时，大家都休息了，拿破仑却叫来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舅舅——一个关于婚姻问题的专家。拿破仑问道，通过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行婚礼，玛丽·路易丝是否已经是他的合法妻子。“是的，陛下，根据民法，她已是您的妻子。”

第二天早上，皇帝叫人拿两个人的早餐到皇后的床上。一小时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种夜间的故事源自无法控制的冲动。拿破仑又把正统的世界征服了，正如他在战场上一样。无疑，他给封建传统的哈布斯堡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种行为与效果很适合他作为世界征服者的身份。

第二天，拿破仑用尖刻的双关语给他实心眼儿的岳父写了一封信：“她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们极为情投意合，我们不断地互诉倾慕之情……我要为这份可爱的礼物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在巴黎，舅父为他们举行了正式而隆重的婚礼。与约瑟芬的正式婚礼，是结婚八年之后的事情，而这次却只不过是两周后。

皇帝很喜欢新娘，他告诉身边的人：“你们应该与日耳曼女人结合，她们贞洁、善良、温柔，如玫瑰花般娇艳动人。”她与家人相处融洽，这使拿破仑十分感动，对于他来说，家庭和睦是件新鲜事儿，他跑到梳妆台前，爱抚着她的小脸蛋儿，轻唤着“美丽的小东西。”

还没过几个星期，从波兰传来消息：在美泉宫，他的孩子出世了，是个男孩。拿破仑百感交集：他的皇后也来自美泉宫，在那儿，趁主人不在时，他还暂住过一段时间，而他的皇后却没有一点怀孕的迹象。他犹豫了，动摇了，把波兰的情人接到了巴黎。但不久，玛丽·路易丝也将要做妈妈了。“皇帝的

拿破仑传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梅特涅向维也纳这样报告。而在很早的时候，皇后怀孕的消息就已经宣布给了参议院和全国，人们为这位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祈祷，为他举行盛大的庆典。

瓦莱夫斯卡来到巴黎后，她从拿破仑那里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拿破仑去看望他的儿子，拥抱他，抚摸他，封他为帝国的伯爵，并让首相做他的监护人。除此之外，两人没有更深的交往——拿破仑不再如从前那样拈花惹草，他成了一个忠实的丈夫。

在各方面，拿破仑的事业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辉煌得无可比拟。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彼此之间也有了新的变化。若是以前，约瑟芬会把这个敢来到巴黎的波兰女人的眼珠给挖出来，而如今，她却邀请她到玛尔梅庄去。而瓦莱夫斯卡，把拿破仑的孩子也带去了。而约瑟芬正是没有给拿破仑生个儿子，才沦落到今天这种被冷落的境地。两人站在平台上，一个是人老珠黄的约瑟芬，出生在西印度，曾度过铁窗岁月，也曾贵为法国皇后；一个是美丽动人的波兰美人，出生于没落的波兰世家，嫁一个老富翁为妇，在一次舞会上与拿破仑偶然相遇，从此便开始走向了另一条不归之路。在她们中间是一个男人的儿子，正是这个男人曾经爱过她们，又抛弃了她们——为了名垂青史而与一个愚蠢的哈布斯堡的小丫头成亲。其实，他的大名早已是永垂不朽了。

到了皇后临产时，拿破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全巴黎以至全法国的人都知道皇太子要出生了，所有人都等待皇太子的降生——拿破仑的敌人是在未来的皇位继承人还没有降生之前就惧怕他，普通老百姓此刻却只祈祷母子平安。整个晚上，拿破仑都守在皇后的床边，当他离开一小会儿时，医生带来了一个

不幸的消息：“胎位不正，母子生命都有危险。”

拿破仑仿佛感觉他的社稷整个儿都在动摇。当医生问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时，拿破仑这个军人皇帝犹豫了？是首先救孩子吗？除了拿破仑还有无数人等待着他的呱呱落地！玛丽·路易丝不重要吗？难道她的任务就是为皇帝生个儿子？难道皇帝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给普通人家接生时你们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吧，母亲的性命要紧。”

两个小时后，母子平安了，于是全巴黎的人都一心一意地数着礼炮声，十九下，二十下，二十一下——如果停了的话是个公主，当第二十二声礼炮响起时，全巴黎都沸腾了，当欢庆的人群围绕着古老的波旁王朝王宫庆祝时，炮声依然响彻云霄。这位年轻的炮兵中尉站在窗边，机械地从打出的炮弹来计算大炮的口径，看到下面欢呼的子民——他回顾着过去，又看到将来。

那双冷静的灰眼睛里，有泪光闪动。